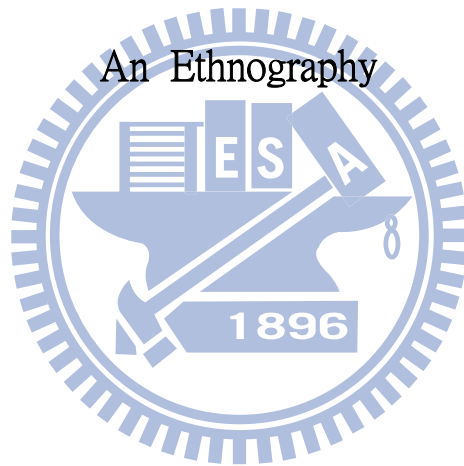


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碩士論文

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

Shihkang Hakka Women Life Historie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



指導老師：簡美玲 副教授

研究生：劉宏釗

## 摘要

本論文探討石岡客家婦女面對九二一地震災後現實生存的需要，選擇與突破伙房社會的規限，通過傳統美食工作的展演，詮釋女性角色與主體生命實踐的意義。相對於心理學者對於災後創傷的討論，本研究以人類學民族誌為理論與方法的基礎，針對石岡傳統美食小鋪婦女於 921 災後的生活進行深度訪談、觀察、參與體驗。透過婦女口述與實踐的方式，理解婦女災後的生命歷程。本研究發現客家婦女體驗災後生命的變化，選擇生存的策略，承轉生命的可能性。特別是客家伙房婦女展演的多元角色，在災後困境展現彈性。婦女以傳統廚藝為基礎，透過女性群組的方式，體認群己關係與自我實踐的可能性，進而理解女性生命的價值，建構客家婦女所蘊含的多樣性。

本論文的第一章首先通過描述石岡地區特有的伙房與父系繼嗣群體，鋪陳這群說大埔客家方言婦女的日常生活。第二章探討在強震的破壞下，如何引發婦女心理的變化與生存的危機。第三章接著敘述一群石岡婦女迫於震災之後家庭與家屋重建的需要，選擇務實的生存策略，她們以家屋內傳統客家食物的廚房手藝出發，轉換生命的舞台。第四章為本論文的核心章節，我採取實踐的理論視野，觀察與描述石岡美食小鋪婦女所經歷的形成、解散、重組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具體的觀察到這群石岡客家地區的女性，災變後結群的特殊性。延續前一章，第五章分析這群災後客家婦女的生命變化，以此來討論女性自我認同與主體生命價值的意義。最後，在結論章我嘗試以這個民族誌個案與災變研究、客家與性別研究，進行對話。

關鍵詞：九二一，客家婦女，伙房，傳統廚藝，女性群組

# **Shihkang Hakka Women's Life Historie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 **An Ethnography**

Hung Chao Liu

### **Abstract**

The Hakka women in Shihkang have to face the real need of the life, choice and breakthrough from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disaster.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akka traditional food, they annotate the female character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practice. The psychologist worked mainly on the discussion ab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contras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ethnography aims at finding out what these Hakka women are suffering from. By observing and joining their live experience on the Shihkang Traditional Hakka Food Shop, and through their oral narration and actual participation,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 women face their life challenges after the disaster.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Hakka women kept realizing the huge life changes, searched for the strategies to survive and to transform their life style. In particular, women from the lineage residence compound not only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ir life but also showed their elasticity during the harsh time. These women started to work in group for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isine. Through the working group, they recogn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elf-practice. Furthermore, they also realized the value and the full variety of women's life.

In the first chapter, it depicts the daily life of the women by describing the unique traditional big family and patrilineal descent groups in Shihkang region. The Chapter Two explores how the damage in the earthquake led these Hakka women to face psychological change and survival crisis. The Chapter Three stated women choose the pragmatic strategy to reconstruct their traditional houses and their big family. They took the traditional Hakka food out of their kitchen, displayed their special cuisine, and meanwhile they found their own performance field. The Chapter Fourth is the core chapter of the thesis. I observed and recorded these women from the Shihkang Traditional Hakka Food Shop about what they experienced during the harsh times. We can specifically observe these women how to cluster in group after the disaster. Continuing the preceding chapter, the Chapter fifth analyzes the life changes of these Hakka women after the earthquake 921. Herewith we discussed about self-approval of female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value. Finally, in the conclusion chapter, I try to link the studies of earthquake disaster, the Hakka traditional family and the gender roles together under this ethnographic case.

Keywords : 921 earthquake, Hakka women, lineage residence compound,  
traditional kitchen skills, female group

## 謝誌

若要給個理由為何每晚得花上 160 公里的路程往來東勢與新竹之間？說是只爲了博一個「交大」的美名吧？那倒真的圖染了些許浮華，折煞了「交大」的軟實力、硬底子。

一個四十好幾的人了，若非有什麼致命的吸引力，實在很難驅動如此的 couch potato，何況得拋妻棄子，當個追星伴月的夜歸人。說是對「客家文化」一個神聖必然的交代？老實說，雖有情懷，卻不至如此濃郁。

嚼了些舌根子，我定要掏心掏肺的說出個好理由：交大的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是個好系所，不僅寫客家的意也描客家的韻，卻不會有一絲毫的醬缸古味，跨越族群，取向多元，不囿於一方，視野夠寬、夠廣，也夠深。特別是由莊院長領導的師資陣容，包含連瑞枝老師、呂欣怡老師、許維德老師、林秀幸老師、黃紹恆老師、羅烈師老師（依筆者上課排序），以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族群等理論、現實經緯交織，端出了碩實的饗宴。讓我這個學生不顧每公升三十幾塊的油錢，不管刮風下雨也要奔馳前來聽課，真的很享受，很滿足，也很感謝！莊院長是親切的大家長，總讓人如沐春風，徜徉於浩瀚學海之中。平易如鄰姐的連老師是歷史的柯南，教我如何看歷史、解讀歷史。氣質高雅的呂老師帶領我進入人類學的領域，總能以優雅的微笑回報我的厥詞放矢。維德老師爽朗的笑聲像個朋友一樣，卻讓我明白族群運動的嚴肅性。對於秀幸老師總有一股莫名的感動與敬佩，小小的身軀卻有剛毅懾人的力量，對於社會正義的關懷總能化成具體的行動，令己汗顏。而在宗教與哲學的對話上，專注的神情令人著迷。紹恆老師，率真幽默，能把經濟學與產業關係講的如同一篇旅遊報導，清晰明白地讓客家成爲一個有數據的產值。烈師老師平實中肯的態度總能撫平學生緊張的心情。尤其在南庄的「歷史與田野研究實作」課程更讓我見識到老師不僅有紮實嚴謹的學問基礎與行政組織的能力，更有務實入世的情懷，把學問具體成爲社會營造具象的行動力。因此我可以理解口試時老師冀望我的研究能對於石岡或是更大的範圍營造一個整體性的影響與力量。

當然，既是個學生就必嚐學生之苦。客專班的師長都很親切，也能體諒在職的辛苦。然而教學上卻永遠只有「十個生肖---絕不馬虎」，不含糊，更不容輕率。是營養的課程，絕不是營養的學分。課前課後的作業，每次的報告，是夠苦、夠累，卻也夠甘甜。每每在夜晚疲累的回程路上，上課的內容、老師的對話總會令人回味，陪我一路回家。

如果說上課是一股傻勁，那我的「夜間求師」算是一股勇氣了！研二時，同學們已陸續「名花有主」了，我依然躊躇著。幾番思考研究方向，瀏覽師群，簡美玲老師的介紹中出現「性別」議題。我從未曾見過簡老師也未曾上過老師的課。一日上完晚課九點四十幾，忐忑的來到簡老師的研究室門口，猶豫徘徊，終於咬定決心敲了門。映入眼簾的是一位約莫四十幾頭戴靛藍頭巾的女士，室內是鵝黃色的燈光照射滿屋子擁擠的書籍，逆光拉長的陰影，加上桌面上一些小石文玩擺設，說真的，只差一個水晶球，我會以爲進入了占星師的房間。歷經了她驚訝、

我驚嚇的短暫過程，我略微發抖的表明來意，老師對於我的內容初感興趣，就這樣帶領我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同學們得知簡老師是我的指導教授，紛紛給我祝福，以及一抹神秘的微笑。我當然了解，但那不是我擔憂的事。走了那麼長的路，我不會選擇一條通融的路。

老師治學嚴謹細膩，有所要求，卻總能條理分明，輕柔帶過。老師不是一個會給你答案的人，卻會指導你如何找答案。一次一次的討論，我在老師不厭其煩的註記與提問中成長，從亂章之中逐漸有了雛形脈絡。有趣的是，每次見面老師都會帶著不同的頭巾，我從沒見過老師的「完型」，我曾暗想會不會跟「苗」有關。直到 2010 年年初的一次見面，我終於見到老師的頭髮，烏黑濃密看起來更年輕，驚訝之餘，更勝於老師當日稱讚我的書寫內容。

與其說老師有所要求，不如說是老師對我有期待。老師可以看到一個願景，一個我會達到的願景。我非常感謝老師耐心的指導，不斷的鼓勵我，尤其是用那很好聽的聲音說：「加油哦！」讓我這顛頗老馬總能打起精神，堅持到最後。簡美玲老師亦師亦友的鼓勵與指導，給予我嚴謹的學術訓練，豐富我的視野！

書寫過程是心情複雜的，特別是經歷九二一災後的深刻體驗。對於九二一有份特殊感情，一則來自母親賜我生命之日，一則我見證了百年來天地的變動，以及我不願與有幸的蓋了一所學校。第一次以災民的身分看待我生長的地方，我認真看待雙親在塵土中茫然失落的感覺。然而，尤在我還在驚惶之時，父母親已經用粗乾的手在塵土堆中進行家園重整。這樣的場景並不是唯一，畢竟在山城地區這是很普遍的景象。卑微的人用生命來維護一個家，特別是客家婦女。因此每每到夜深，寫的是石岡婦女，攪動的卻是心裏的獨白，竄流在自己遠近漂蕩的生命事物。徘徊在一個客家伙房生活中經歷的女性到自己內在的「安尼姆斯(animus)」與「安尼瑪(anima)」。<sup>\*</sup>湧上心頭的最後，是滿滿的感謝！遠及天地，近至家人。

感謝在校園重建中體恤我、飽我一塊糕的阿婆，引發我開啓一群婦女的生命故事。感謝三天兩頭容許我參與、進出如家後廚房的石岡傳統美食小鋪的婦女們。她們無私率真的生命敘述，讓我重新看待真實生活中婦女的生命力量。而且這是一個愉快的田野，也是一個美食口腹的田野！感謝田野中提供口述的每位朋友，他們的寶貴經驗成就我的論文研究。更要感謝這段日子陪我渡過、為我諮詢的雙親，災後的生命故事也就是他們的故事！要感謝呵護我心疼我熬夜的妻子，一杯熱茶，一杯溫酒，與一股濃情，以及不時給我打氣加油的寶貝兒子。最後我也要感謝關心我的東勢大埔客家之母---徐登志老師以及黃孝逸校長、劉宏基鄉長的提攜，他們對於客家的貢獻與使命感，令人敬佩。

若要給個理由為何每晚得再花上 160 公里的路程，對於人生的學習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我想我會努力的去尋找一個答案。

土牛 劉宏釗

\*前者為 Carl Jung 分析心理學中女性潛意識的男性特質；後者為男性的女性特質。

#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謝誌	iii
目錄	v
表目錄	vii
圖目錄	viii
附錄目錄	x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研究對象	7
第三節 田野地點	14
第四節 文獻回顧	35
第五節 研究方法	59
第六節 章節內容	60
<b>第二章 九二一災後婦女的困境</b>	<b>63</b>
第一節 資產流失	64
第二節 心理創傷	72
第三節 人性的考驗	74
第四節 客庄婦女的生活挑戰	78
<b>第三章 石岡傳統美食小鋪</b>	<b>95</b>
第一節 美食小鋪的崛起	96
第二節 小鋪的經營與運作	102
第三節 客家婦女與傳統美食	122
<b>第四章 女性結群與工作</b>	<b>137</b>
第一節 震前女性的群體經驗	137
第二節 震後生活重建與女性結群	151
第三節 結群關係中的個人實踐	159





第五章 生命的轉換	.....175
第一節 自我認同與蛻變	.....175
第二節 生命價值的詮釋	.....197
第六章 結論	.....217
參考書目	.....235



## 表目錄

表一	連家與劉家後嗣通婚系譜	.....24
表二	各鄉鎮傷亡數及房屋倒塌數比例統計	.....71
表三	美食小鋪獲獎紀錄	.....101





## 圖目錄

圖 1-3-1-1 石岡伙房分布圖	16
圖 1-3-3-1 土牛劉家老伙房，型態完整，現為 土牛客家文館。	19
圖 1-3-3-2 土牛劉家新伙房之一，正身左右兩側 震後未重建。	20
圖 1-3-3-3 震後重建單邊護龍的林連伙房(林姐家) ，正廳改為二樓。震後七二水災時曾 淹至二樓地面。	20
圖 1-3-3-4 土牛劉啓成公祭祀公業公嘗之地租及 雜諸稅費支出，確保馨香永傳與子孫 收益。	21
圖1-3-4-1 五、六十歲的婦女們天橋下路旁賣自 家種的菜。	29
圖 3-2-1-1 小鋪開幕席開百桌的盛況	103
圖 3-2-2-1 筆者體驗在櫃台叫賣	117
圖 3-2-2-2 走入人群中叫賣很不一樣	117
圖 3-2-2-3 婦女耐心向顧客說明	118
圖 3-2-2-4 婦女們忙著補貨擺設	118
圖 3-2-2-5 在圓桌上打版剪裁	121
圖 3-2-2-6 正在細心調整縫線	121
圖 3-2-2-7 一堆婦女正在為穿線傷腦筋	121
圖 3-2-2-8 花布袋完成圖	121
圖 3-3-3-1 型體縮小的「客家大封」	131
圖 3-3-3-2 耗時的去除每隻蝦米的頭	132
圖 3-3-3-3 劉媽咪起眼睛將一隻隻魚乾去頭	132

圖 4-3-1-1 小鋪婦女工作位置分配圖	.....159
圖 4-3-1-2 獨居老人用餐與婦女在背後縫紉	.....167
圖 4-3-1-3 阿公阿嬤各分桌享用	.....167
圖 5-2-5-1 文建會委託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 設計以「石磨」為字的造型設	.....212
圖 6-2-1-1 多樣化的手工藝品	.....230
圖 6-2-1-2 小鋪內的客家美食成果	.....230



## 附錄目錄

附錄一	傳統美食小鋪婦女簡歷(2008 年)	.....248
附錄二	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 的民族誌相關訪問人(2008-2009 年)	.....249
附錄三	石岡鄉 921 地震各村人員傷亡及家屋 毀損概況	.....250
附錄四	小鋪台北的一天	.....251
附錄五	訪談問題	.....260



客語文字書寫採用臺灣客家語拼音系統--大埔音

大埔	注音符號	例字		
b	ㄅ	-a 巴霸	-i 埤比	-u 晡補
p	ㄆ	-a 划怕	-i 被備	-u 舖部
m	ㄇ	-a 馬麻	-i 迷米	-u 模墓
f	ㄈ	-a 花化	-i/-ui 非	-u 夫胡
v	ㄨㄛ	-ong 黃旺	-i/-ui 畏	-u 烏舞
d	ㄉ	-a 打	-i 知抵	-u 都肚
t	ㄊ	-a 他	-i 第提	-u 凸途
n	ㄋ	-a 拿那	-i 尼宜	-u 奴努
l	ㄌ	-a 拉罇	-i 里梨	-u 鹵路
g	ㄍ	-a 加價	-i 居己	-u 姑古
k	ㄎ	-a 卡	-i 企其	-u 枯庫
ng	ㄋㄥ	-a 牙雅	-i 議汝	-oi 外呆
*ngi	ㄋㄥ一	-a 惹	-u 牛扭	-ab 業
h	ㄏ	-a 哈暇	-i 希許	-o 耗好
zi	ㄗ一	-a 借嗟	-u 酒	-ab 接
ci	ㄘ一	-a 謝斜	-u 秋	-ab 妾婕
si	ㄘ一	-a 邪寫	-u 修	-ab 洩
zh	ㄗ	-a 遮者	-i 紙製	-iu 周晝
ch	ㄘ	-a 車扯	-i 癡齒	-iu 抽臭
sh	ㄕ	-a 舍蛇	-i 屍時	-iu 收手
rh	ㄕ	-a 野也	-i 衣椅	-iu 有油
z	ㄗ	-a 楂詐	-o 糟	-u 租祖
c	ㄘ	-a 差查	-o 坐	-u 粗楚
s	ㄘ	-a 砂儕	-o 蓑	-u 蘇素
ii	ㄩ	z-資子	c-次詞	s-私士
i	一	d-知帝	g-居佢	k-企其
e	ㄛ	m-姆	h-係	s-細
a	ㄚ	b-爸把	m-媽罵	d-打
o	ㄛ	g-哥高	s-嫂掃	d-多倒
u	ㄨ	d-都肚	t-涂度	f-呼腐
ie	一ㄛ	g-計解	k-契乞	ng-蟻艾
eu	ㄛㄨ	o-歐漚	d-斗鬥	h-侯候
ieu	一ㄛㄨ	g-鉤溝	k-箍扣	ng-偶藕
ia	一ㄚ	d-蹠	p-撇	ng-惹
ua	ㄨㄚ	g-瓜掛	k-誇	*ng-瓦
ai	ㄞ	z-災債	c-採猜	s-曬徙
uai	ㄨㄞ	g-乖怪	k-快	
au	ㄨㄠ	b-包豹	p-跑刨	m-矛貌

iau	一么	o-枵	h-曉	g-攪
io	一ㄟ	k-癩	ng-揉	h-靴
oi	ㄟ一	b-背	p-賠	m-妹
ioi	一ㄟ一	c-脆(海)	k- (四、大)	
iu	一ㄨ	d-丟	l-流柳	g-久救
ui	ㄨ一	g-鬼貴	d-追	l-類雷
ue	ㄨㄝ	k-□		
im	一ㄇ	g-金	k-欽	h-歆
em	ㄝㄇ	z-砧	c-岑	s-森蔘
iem	一ㄝㄇ	g-□	k-□	ng-□
am	ㄩㄇ	f-范凡	d-擔膽	l-藍覽
iam	一ㄩㄇ	g-兼劍	k-欠謙	ng-驗嚴
in	一ㄣ	b-兵併	g-斤緊	ng-人認
en	ㄝㄣ	o-恩應	z-曾贈	d-丁等
ien	一ㄣ	b-編扁	g-見捐	ng-願原
uen	ㄨㄝㄣ	g-耿		
an	ㄣ	b-班半	d-單旦	z-贊盞
uan	ㄨㄣ	g-關慣	k-款環	ng-頑玩
on	ㄟㄣ	o-安鞍	g-乾干	d-端短
ion	一ㄟㄣ	q/c-吮全		
un	ㄨㄣ	b-本	t-屯吞	z-俊
iun	一ㄨㄣ	g-君僅	k-裙近	ng-韌
ang	ㄨ	o-盎	m-猛莽	g-耕庚
iang	一ㄨ	p-平病	g-驚鏡	l-領
uang	ㄨㄨ	k-枕		
ong	ㄟㄨ	b-榜幫	d-當擋	l-狼浪
iong	一ㄟㄨ	b-枋放	t-暢	ng-讓娘
ung	ㄨㄨ	p-蜂縫	d-東董	s-雙送
iung	一ㄨㄨ	l-龍壟	g-苜拱	k-共
ib	一ㄣ	l-立	g-急	k-及
eb	ㄝㄣ	d-□	l-□	s-澀齧
ieb	一ㄝㄣ	g-□	k-□	
ab	ㄩㄣ	d-答搭	t-塔踏	h-合盒
iab	一ㄩㄣ	t-帖墊	l-粒獵	g-挾劫
id	一ㄨ	b-筆必	l-力栗	t-特敵
ed	ㄝㄨ	b-北逼	d-德得	z-則仄
ied	一ㄝㄨ	b-鱉	g-結蕨	ng-熱月
ued	ㄨㄝㄨ	g-噎		

ad	ㄩ ㄉ	m-抹襪	t-達撻	l-辣
uad	ㄨ ㄩ ㄉ	g-刮括		
od	ㄛ ㄉ	g-割葛	t-脫奪	l-掙
iod	ㄨㄛ ㄉ	j/z-嘸		
ud	ㄨ ㄉ	b-不	f-佛	m-沒歿
iud	ㄨㄩ ㄉ	k-屈		
ag	ㄩ ㄍ	b-伯	t-羅	g-隔
iag	ㄨ ㄩ ㄍ	b-壁	g-遽	k-屨
uag	ㄨ ㄩ ㄍ	g-□	k-□	
og	ㄛ ㄍ	ø-惡	b-博駁	g-各角
iog	ㄨㄛ ㄍ	p-縛	l-略掠	ng-弱
ug	ㄨ ㄍ	b-卜	d-篤督	g-谷穀
iug	ㄨ ㄩ ㄍ	l-陸綠	k-局菊	ng-肉玉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拼音聲調表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陽去	陰入	陽入
大埔	v <sup>+</sup> 33	v <sup>ˇ</sup> 113	v <sup>˘</sup> 31	v <sup>˘</sup> 53	vt <sup>˘</sup> 2	vt 5	
◎大埔腔陰平調變調為 35 時，其調號為「 <sup>˘</sup> 」。							
成音節輔音注音符號	客語拼音		例字				
ㄇ	m		毋				
ㄋ	n		你				
ㄥ	ng		魚、五				

一、本辭典之拼音系統大埔部分參考臺中東勢地區調查

二、〈客家語大埔腔調聲母、韻母對照表〉

三、表中「□」部分表示大埔客家語有此音無此字例

筆者整理自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hakka.dict.edu.tw/>)

## 第一章 緒論

回顧 2001 年的暑假，筆者正忙於為「地牛翻身，土牛重生」<sup>1</sup>的九二一校園重建且限期完成的工程中。那時整個石岡、東勢重災區，到處都是倒塌的房子。煙灰瀰漫的空氣中充滿時間、空間與心理擠壓的壓迫。儘管當時山城<sup>2</sup>處於殘敗、驚惶、傷痛、茫然與失序的狀態(尤其是對於救濟資源的競爭)，但是鄉民很快的一邊處理家人的安置，一邊也進行家園的重整。一股穩定復原的力量已經悄然成形。雖然沒有具體研究顯示這與客家族群性格有關，但是日後每每與老者閒談，常會有山城「客家人硬頸」、「咬薑啜醋」、「認天不認命」等言說出現。見證於當時部分受災者一邊處理喪儀、一邊整理家園，還要咬牙兼顧採收果園殘存的果實，如此的情景具體反應出客家人親情與生計兼顧的現實觀，不免對此種說法有所認同。或許是九二一地震的破壞太慘重，導致為了支撐個人生存與維繫家庭生活的壓力下，性別角色表現出既清晰又模糊的曖昧性，特別是重建中婦女所扮演的角色。

筆者在一次充滿粉塵的工地裡，一位學區好心的阿嬤，體恤筆者的辛勞，特地帶來點心。(阿嬤約略六十幾歲，住在梅子村，由於孫子是本校的學生，每日會接送孫子上下學。當時校園重建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階段，筆者待在學校的時間相當長，每天十幾個小時，三餐經常便宜形式。)點心是一塊看似傳統平常且不起眼的「發糕」(筆者當時的認知)，但是樸實的外表卻有肥沃土壤般的黑褐色，厚實而沉甸甸，長條如土磚卻香氣撲鼻。筆者顧不得滿手塵土，狼吞虎嚥起來了。當下的感動與好奇就從阿嬤的點心開始，從這塊樸實而風華內斂的「發糕」<sup>3</sup>背後，牽引著一群災後婦女的生命故事。

---

<sup>1</sup> 土牛國小位於台中縣石岡鄉土牛村豐勢路旁，1921 年建校，隔大甲溪與東勢相望。以清朝挖掘漢番為界的土牛溝為名，校園內至今仍有當時訂定的土牛地界碑。1999 年九二一地震中校園幾乎全毀，並進行校園重建工作，當時在政府主導的限期完工政策下，將原本需要三百工作天的工程壓縮為一百七十二天。

<sup>2</sup> 此指的是台中縣東勢鎮、石岡鄉、新社鄉與苗栗縣卓蘭鎮等四處靠近中央山脈群的鄉鎮。

<sup>3</sup> 外表類似客家地區傳統年節的發糕，是具有地方鄉土色彩的點心。九二一地震後，石岡美食小鋪媽媽們研發，融合客家元素，參入黑糖與蜂蜜，命名為「蜂巢蛋糕」，是小鋪的招牌產品。



這是由一群災區婦女經營的「石岡傳統美食小舖」所創發的點心。這群中高年齡的鄉村婦女，分屬於幾個傳統的客家伙房聚落，地震前默默的扮演從屬輔助的角色，雖然不盡然全為客家族群，但久居客家村落或為客家媳婦，在行為、觀念、精神與價值的依循上，承襲典型客家婦女的特質。<sup>4</sup>一場九二一地震的機緣下，把她們串連在一起，就此展開一段女性生命變化的歷程，激盪出不同傳統婦女的多樣性與可能性。

##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猶記得 2001 年初次到「石岡傳統美食小舖」購買那一塊像客家發糕的「蜂巢蛋糕」時，所看到店內全是一群中年婦女，生澀的向筆者招呼。面腆又樸實的國語很快的暴露出她們的過往。用那一雙雙粗糙笨拙的手指頭，忙著張羅包裝「蜂巢蛋糕」。更誇張的是開收銀機找零錢時，生硬又緊張的表情，使我不得趕快用客家話說：「沒要緊。定定來。」。媽媽們顯然聽了我的話，解除拘謹，放聲笑了出來。用客家話說道：「唉叻。第一擺正做恁泥个事，毋莫見怪哪。後生人，汝戴哪位向？你係這項人嗎？……」（客家話，意為：唉叻。第一次從事這樣的工作，請勿見怪。年輕人你住在哪裡？你是這兒的人嗎？）。這對我而言是一種既鮮明又濃郁經驗的類化。如同筆者生活周遭的許多客家婦女，平日在家務農務就是她們的生活世界。但隨著社會經濟轉型，這些原本不會騎腳踏車、不會騎摩托車、更不會開車的農家婦女，卻在農業銷售體制的轉變下，迫使自己學會駕駛笨重又嘎嘎作響的農用搬運車，到果菜交易市場上，操作簡單生硬的台語，向全省來的盤商，販售一年來的辛勞成果。當下在筆者心裡起了幾個想法：首先，從這群媽媽生澀的招呼用語來看，之前一定不擅長做生意，<sup>5</sup>也少有直接面對顧客的經驗。其二，從它們樸實的裝扮與生硬的肢體動作來看，顯然過去也不是從事此

<sup>4</sup> 主要以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一書中，描述客家人的特性，強調客家婦女不纏足、獨立自主性、勞動生活、操持家務、講求內在、無怨無悔等特色(楊國鑫 1993；鍾永豐 1994；江運貴 1996；劉佐泉 1991；丘彥貴、吳中杰 2003)。

<sup>5</sup> 店長呂媽表示：她們並不擅長這樣的生意，回想那時候根本不知道一塊糕的成本是多少？

類的工作。其三，為什麼這一群生澀的婦女們會齊聚一起，開店做生意？至少在這整個豐勢路到東勢鎮的路上並未見過此類的店鋪與組合。其四，鋪內販賣的雖然是一些包裝新穎的點心，但本質上都是筆者從小生長在客家庄熟悉的食品，如發粿<sup>6</sup>、米粽、芋頭粿、涼糕等。在這簡樸的客家庄內它的消費顧客是誰？這些想法雖然在往後災區重建的日子中逐一找到解答。然而這些答案究竟只是表面的輪廓，並無法說明這群人婦女進入這個領域演變的深層意義。因此，就當下目睹的現象與想法做為命題，整理成一個概括的描述：

這群婦女之前的經驗應該不擅長做此類生意，至少也沒有直接面對顧客消費應對的經驗；從她們樸實素顏的裝扮與生硬的肢體動作來看，這項工作應該是新的體驗；豐勢路到東勢鎮的路上並未見過如此的店鋪與組合；鋪內販賣的雖然是一些包裝新穎的點心，但本質上都是客家庄熟悉的食品等等。

筆者就上述的輪廓進行概略的解析：

一、就經營者身分而言，這群使用客家話或是閩南語的媽媽們年紀都在四、五十歲以上，應該來自石岡鄉及鄰近的村莊。這裡以客家伙房聚落是主要生活網絡，婦女主要是從事果園經營及幫農的角色，以及一些剪髮、小吃、零售等小生意，顯少是專職的家庭主婦，是相當典型的客家地區傳統婦女。

二、就動機而言，石岡鄉為九二一重災區，山城區域，幾乎家家戶戶多少都受到程度不一的災害，面對一家生計維持的困難與家園重建經費的沉疴，需要尋求一個支撐經濟的就業機會。

三、就經營內容來說，鄉村婦女普遍都具有廚藝經驗，對於傳統點心製作多少有所認知，藉著石岡鄉推展觀光休閒旅遊的政策帶動下，開設一間以客家美食為主題的店鋪，能夠吸引來自各地的觀光客，營利生活。

---

<sup>6</sup>「粿」為客家米食之一，閩南族群稱為「粿」，主要以米或糯米磨成米漿做成。筆者的生活經驗中，將磨好的米漿裝入「粿布」內，至於長板凳上綁束，用力壓出水，瀝乾後成「粿粉」，再製成各種粿類成為客家人的糕餅點心，可以單獨或參雜其他如芋頭等製成糕點做為生活點心或節慶祭拜之用。常見的有發粿、芋頭粿、菜頭粿、紅姑粿、碗粿、水粿、艾粿等。

對於眼前的人、事、地、物，粗略的清理出一個概念性的輪廓。然而面對「一群中高齡的婦女」、「歷經九二一災變」、「客家人為主的石岡鄉」以及「傳統美食為主題的小舖」等所建構的想像，顯然石岡婦女是穿越這些組合的關鍵，成為筆者關注的焦點。藉由爬梳她們在這一連串事件所建構的脈絡，探究這群災後客家婦女面對生命變化過程所採取的選擇與態度，進而發展出的種種體驗歷程，理解婦女在生命實踐上如何詮釋自我的角色與定位。

儘管研究九二一災後相關的論述豐碩，包含硬體建設、法規政策、產業文化乃至於輔導醫療與心靈重建等等，但相關人的生活與生命經驗的研究，尤其具有特定族群意義的客家婦女而言，還是相對的缺乏。整個九二一地震發生個體傷亡、硬體損壞最嚴重的重災區，幾乎涵蓋了整個中部以客家族群為主的東勢、石岡兩個地區，<sup>7</sup>對於向來被視為恪守客家傳統文化——硬頸、節儉、保守、勤勞特質的客家族群而言，尤其是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經驗的探究，顯然別具意義。

回顧九二一震災至今，對於「石岡傳統美食小舖」婦女們在重建生活的發展與傳達出來的訊息，並不單是一群婦女承受百年劇變的壓力，同時也是展現個人災後創傷經驗的省思，轉換這些內外纏繞的力量，從「自我」、「人我」、「世界」三大向度中改變(胡欣怡 2005，見文獻中詳述)，<sup>8</sup>進而扭轉傳統客家婦女的印象，在現實的生活中，具體實踐女性主體的力量。

面對九二一地震的災後世界，客家婦女對於生命的意義、生活的選擇與人生的態度是否產生新的認知？對照於災後現實生活中的資源流失，婦女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與策略來面對生活挑戰？客家婦女嘗試以群組的形態進行，女性主體利益與情感如何在群體組織內維繫與運作？婦女生命歷程的轉變，是否提供了女性對於自我角色的詮釋有了新的可能性？這群婦女形塑了甚麼？在新時代中表達了哪些重要的意涵？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石岡傳統美食小舖」婦女為例，探討客

<sup>7</sup> 九二一地震死亡人數最多是東勢鎮 358 人，死亡率最高的是石岡鄉 174 人，地震死亡率達 1.12%。資料引自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江澤予先生，九二一災後重建 Q & A，頁 6-7。

<sup>8</sup> 胡欣怡(2005) 以創傷後成長的內涵與機制初探：以九二一震災為例。研究結論分別以自我、人我、世界等三大面向分別檢視災後居民認知與成長的改變。

家婦女在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中觀念、態度與行動的變化，主要觀察著眼在於三個面向：

一、就石岡鄉歷的史發展而言，屬於族群獨特的伙房社會結構，規訓著居民的生活型態。從思想的灌輸到行為的實踐、乃至於集體的制約，族群特性與組織結構都表現在鄉民的日常生活裡。因此對本地歷史發展的背景進行剖析，有助於瞭解現實生活中婦女的展演型態。然而，這種經驗的概念並不足以闡述現實生活中客家婦女的感知與想法。相較於個人的成長經驗、家庭構成、生活形式以及社會發展的演變，圍繞婦女生活的因素並不是以靜止的狀態呈現，而是不斷的交織互動著，使成為今日顯現的結果。所以對照傳統客家婦女的生活經驗，至少提供一個可供辯證對話的機會。

二、如果說對於客家婦女的認知是一個承襲傳統經驗的動態結果；而九二一地震又是一個改變自然生命的重大事件。婦女們置身如此驟變的環境，面對災後心理創傷與維繫生存的方式，是否回到人性生命的起點，或是承襲過去生活的軌跡，還是針對災後生活的需要，調整主體本身的觀念，嘗試進行選擇與改變。

三、婦女為了重建家庭經濟，試圖改變傳統的事務範圍，選擇參與不一樣的生產位置。藉由婦女群組的集體關係，從傳統既定的價值體系與現實生存的需求中尋求突破，體驗家我、工作的我、社會的我到文化的我，創造新的生命價值。因此，透過理解九二一災後客家婦女生活重建的過程，除了展現個體成長的動能之外，探究婦女個人的成長經驗與走入人群背後的支持力量，重新看待「一群婦女聚合」的對應關係，尤其是婦女群組在創業中展現的應變策略，是否意味著女性群體力量的展開，同時也是女性個人賦權的開始。

本研究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思考：傳統價值的存在是如何選擇、啟發與創造的，如同客家婦女一方面為了生存的需要試圖脫離傳統的印記，展現婦女自主的能力；一方面又擇取傳統的養分，在開啟自我能力與發展事業的同時，成為認同

的優勢。<sup>9</sup>災後婦女選擇「客家傳統美食」的再製與原始初衷大相逕庭。然而食物本身呈現的手法與族群文化傳達的意象，透過客家婦女勤儉、辛苦的概念，以及廚房、溫飽與母親的印象作為情感的連結，加上婦女歷經九二一苦難的想像，婦女成為傳統與創新文化的載體，也成為客家婦女新時代的精神與象徵。這樣的過程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空間：兩性對應的關係與權力的支配，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角色是可以重疊、選擇、取代的。這條紐帶提供了並非二元化的思考方式，也不是兩性權力關係的對立，而是婦女基於實際生活中與環境互動下具體權衡的可能性。因此基於上述的理由，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本研究以「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女性為對象，瞭解九二一地震造成石岡地區空間、資產與人員的重大衝擊，對於生活在從夫居現象結叢與父系繼嗣群體主導下的客家伙房婦女，為了生存的需要，如何的展開應變策略。並且反思女性的成長經驗與傳統的客家生活，嘗試突破規限，自我感知，理解自我存在的價值。

二、客家婦女在九二一災後生活重建工作中，選擇可能的發展位置，體認個人與群體運作的關係，發展主體的生命經驗，擴大女性生命的版圖，理解賦權的意義與責任，建構客家婦女為主體所蘊含的多樣性。

本研究經由探索客家婦女在重建過程中的必要性，表達女性對家庭經濟支持的選擇與自我發展的多樣性，了解婦女歷經重大事件後，體認自我生命的轉變與在現實生活發展中的具體實踐。這段歷程可以提供現代農村婦女另一種不同的經驗，改變傳統的視角，透過女性自我經驗的選擇與群組建構的力量，開啟女性發展新的可能性。

---

<sup>9</sup> 此指客家族群本身與其他族群而言，對於客家婦女的刻板印象形成的集體認知，表現在求職、工作態度甚至是嫁娶上，且大都是正面的評價。



##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這塊傳統樸實樣貌、厚重紮實又散發著濃濃香氣的「蜂巢蛋糕」<sup>10</sup>背後的一群生產者與執行者---「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婦女為研究對象。整個九二一地震演變為時間發展的軸線，探討這群客家婦女在九二一災後所發展的生命歷程。這是以婦女為主要對象的研究。背景分屬客家與閩南族群，她們因婚配而居住在石岡及鄰近的幾個村落（見本節後小舖人物介紹：11）。年紀屬中高齡年，震前的工作不是家庭主婦，就是道地的農村婦女，主要從事農務包含果園、菜園、幫工或為服務業如小吃廚工、美髮等（見附錄一：248）。地震之後，婦女除遭逢家園損毀與身心受創外，也面臨失親、失業與重建的重重困境。這群婦女一方面要迅速的調整自我身心從受創中爬起；另一方面又急需維繫家庭生存與家園重建經濟的需求，迫切尋找就業的必要性，展開一連串自我角色轉換的歷程。

筆者認為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對應下，群體呼應環境的方式，會形塑空間範圍內有形與無形的文化特質，促使我群與他者易從外顯的特徵劃分屬性，形成定義。然而這樣被定義的特質對於「人」的真實感受是難以探知。尤其規限下的「人」所演繹的方式，難以真實表達個人為主體---「我」的主要論述，遂此經年累月，產生許多對特定族群的既定概念或刻板印象。是以研究「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婦女使我們拉回真實的點，特別是九二一災後生命機制回到一個特定的位置，透過研究、觀察這群婦女的主體敘述，除了可以瞭解女性生命真實的感受，又得以探知婦女呼應時空環境下維持生存所選擇的方式，給予文化特質對話的機會。

此外，除了觀察石岡客家婦女現實生活中的改變之外，家人的態度與想法，以及地方村民（見附錄二：249）如何看待，也是本研究的重點。特別就兩性共同經歷九二一地震的生存考驗與災後的生活重建，提供彼此的感受與筆者的看法，有助於理解這段生命歷程更加完整。此外，本研究也會涉及有關參與協助的公、

---

<sup>10</sup>「蜂巢蛋糕」為「石岡傳統美食小舖」媽媽們於 2001 年間，以客家發糕為構想所研發創新的客家點心，主要以黑糖、蜂蜜、麵粉等原料，製作成為外具黑褐色、其內充滿氣室孔洞有如客家發板的食品，是「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暢銷商品之一。

私立單位及其他的團體，這些單位提供婦女實質或政策上的支持，對於災區婦女境遇改變的歷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他們的看法，有助於瞭解客家婦女對於家務以外的參與和學習成長提供務實的經驗。

震前的石岡鄉是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生活型態，災後的社會發展並沒有顯著的變化，農業經濟一直是石岡居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在社會結構方面，自歷史拓墾以來建立的龐大家族體系，形成伙房組織型式的大型集村(見下節田野地點)，基本上就是以父系繼嗣群體(patrilineal descent group)為主的親屬群體，歷經幾代的發展，子孫後裔盤根展葉，形成以宗族為主體的綿密網絡，透過繼嗣、通婚、招贅等形式的發展，使得地域性的繼嗣親屬網絡更加龐大與發達。

因此，本地以墾殖團體、姓氏宗親到家族體系發展形成為聚落(許雪姬主持，賴志彰主編 1993：159-161)，<sup>11</sup>在石岡鄉內只要從對話中聊起家戶、姓氏，很可能就劃上親屬的鏈結。<sup>12</sup>客家婦女在這樣父系繼嗣及從夫居現象結叢(patrilineal-patrilocal complex)的親屬網絡裡，伙房居住空間就表達了倫理階序的機能，並且除了遵循傳統角色操持內外家務之外，客家婦女既定的美德概念與社會普遍認知產生的集體約束力，鞏固了原有兩性生活上的分配位置(孫智嫻 1980；鍾秀梅 1994；李竹君 2002；劉欣芸 2002)。然而，現代工業生產的過程，社會發展與經濟活動有所變化，石岡鄉耕地有限的農業生產分配已不符合現代生活的經濟需求，加以地處於豐原、東勢與新社橋接的位置，以及高速公路國道四號往來台中縣東、西部，同時連接中山高速公路南北的便捷性，使得石岡鄉產業有著質地上的轉變。因此本地的婦女有較多的工作選項，有機會從事離家較遠的生產工作，同時婦女活動的範圍也較以往廣泛。然而對於女性觀念與想法，尤其在傳統伙房社會網絡的牽制下，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

九二一地震發生當時，石岡地區除了地形、地貌嚴重的改變，對於生命的損

<sup>11</sup> 中部客家族族群沿大甲溪而上，發展出防禦群聚的居住形態與社會網絡，形成伙房的特色。

<sup>12</sup> 本研究的田野對象林姐，其先生正是林連伙房的後裔，雖然已經不掛雙姓，與小鋪另一田野對象林嫂的原生家庭有共同的血脈關係。林姐與林嫂甚至是在災後的烘焙訓練研習上，才了解原來彼此有姑嫂的遠親關係。



害與創傷也與以重擊(見附錄三, p250)。在那一段時間生活在災區的居民幾乎都退守到生命生存的起點與人性考量的基底線。換言之九二一震落了許多歷史、文化、社會的建構,反應出真實生命的原形。<sup>13</sup>即使這些現象是短暫的,鬆動的歷史、文化、社會的鍵結在災後迅速組構,過程中一部份強化了以往的價值,一部分也產生新的變化。如前所言,一些較難撼動的文化韌性依然存在,並且表現在災後重建的衝突中。以石岡鄉家族網絡發達的伙房重建而言,伙房是集體的共業,處理伙房為主的祭祀公業一直是最複雜的問題。<sup>14</sup>

「...九二一地震後客家伙房的祭祀公業、共同共有的情況最複雜,山線地區客家伙房相當多,根據台中縣文化中心清查的資料至少有二、三百棟,多屬於祭祀公業或共同共有...」(2002-09-25/聯合報/18版/台中縣新聞)

許多伙房的分割或籌畫,就連繼嗣群體成員輩份較低的男性都顯出無力,<sup>15</sup>更惶論婦女只能謹守其邊緣從屬的角色。然而伙房的複雜性在九二一災後帶來新的可能性,地震造成大量伙房的倒塌,伙房象徵集體權力位置的崩解,加以原始複雜的產權下難以重建,這意味著擺脫集體約束的開始,產生婦女自主獨立的契機。

本研究對象的石岡美食小舖的婦女們基本上也都沿習著傳統客家婦女的特質(羅香林 1933;陳運棟 1978;楊國鑫 1993;劉錦雲 1998)。然而,面對重建的千頭萬緒與壓力,再加上災後生活經濟的現實,就連一向父系繼嗣組織下的男性也充滿惶恐與不安。因此,面對生命的重大轉折,支持基礎生活與家園重建的經濟收入,成為災後生活中重要的課題。這樣的機緣迫使災區的傳統婦女不得不走出來,從傳統的廚藝經驗出發,找尋工作的機會。一方面要面對新的工作與環

<sup>13</sup> 地震造成人員傷亡與心理恐懼,對於生活中的傳統倫理、宗教信仰、社會秩序與自我信念產生動搖甚至崩解。殘存者為維持最基本生存的條件,產生暫時性失序的對資源競爭。

<sup>14</sup> 石岡地區的開發過程中,以血緣為發展的歷時下,建立了許多以宗族為主的客家伙房聚落。地震後多數的土角厝集體伙房倒塌,祭祀公業土地資產分配的複雜問題又浮上檯面,象徵凝聚力的伙房開始解構,意見不一造成重建難度(王鴻楷 1999:9、31)。

<sup>15</sup> 此指宗族輩份,依字排序,通常見於名字的第二字。以劉家為例,來台開始依次為元、永、文、章、衍、吉、第、發、嘉、祥、宏、開、天、寶、運、奕、世、兆、其、昌,筆者為劉宏釗,「宏」排序即為第二十三世、來台第十一世。在參與重建工作伙房中各分支出席代表,其發言與決策的強度,與族群輩分有關。

境，不斷的自我學習與成長；一方面要反芻自己的生命經驗，展開女性個人與群體間的對話。更要在維護小鋪的正常運作下，展演自我的角色與權力。特別是這群中高年齡的婦女，一路走來歷經了許多困難與挫折，在壓抑與釋放之間不斷的調整與凝聚，誠實的面對生活挑戰，並在小鋪群體的發展過程，感知自我的存在意義。婦女透過「人」、「我」、「環境」的變動，表達女性在生活實踐中展演生命的可能性，與體驗自我生命的價值。

### 石岡傳統美食小鋪人物介紹：

**呂媽**，1965 出生，個頭高大，閩客語皆能說，有雍容白胖的臉龐，總是掛著爽朗的笑聲，古道熱腸，是美食小鋪成立的靈魂人物。原生家庭是豐原望族，由於家族經商居多，自小接受較現代民主的教育觀念，據她表示她是生長在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自小父母總能跟他們用說的，住重教育，並沒有重輕女，對哥哥總是比較嚴格，哥哥現在是位醫生。與先生大學認識，二十幾歲就結婚了，育有一男一女。嫁到石岡鄉客家村落，先生也是九房村黃家旺族在銀行當職員，與婆婆同住。婚後並不習慣客家伙房的生活與信仰活動，以及婆婆對媳婦的觀念，甚至和先生在子女教育的觀點、夫妻財產的觀念都有所差異。婚後不想一直待在家裡，先後參加過鄉內的媽媽教室及家政班，當過婦女會的理事長。其間也開過美容院、參加各種證照研習。地震後住家半倒，但自己卻忙著救災，又因為災後文書工作需要，苦學電腦，是鋪內唯一會用電腦的媽媽，擅長申請計畫與餐飲實作。因此幾乎都坐在鋪內電腦前處理文書工作。她認為自己在這個過程領悟很多，甚至是別人，像之前申請一位替代役在此協助小鋪每月辦理獨居老人送餐服務，悟到自己年邁的老爸，改善以往對立的關係，重新認識自己與父親的關係，很令人感動。

**林媽**，1951 出生，有濃濃的臺灣國語味，精通閩南語，客語普通。略三角的臉龐總是燙著高聳的捲髮，有一雙精明的眼睛，而且臉上鋪著一層時髦的粉，一有

機會總是忙著補妝擦口紅，據她表示她從年輕就很愛美，至今鋪內抽屜裡還有一張年輕時髦擺 pose 的照片。早年從事化妝品彩妝，有機會到外地工作，認為女孩子又上妝才有禮貌。29 歲媒人介紹嫁到東勢夫家吳姓旺族(親族曾為立法委員)，育有二男一女，先生在豐原從事鐵工，每天都會到鋪內來接太太回家。她說婆婆很嚴，也因婚後不習慣在家裡就去學美容班、餐飲班，因此認識呂媽。地震後家中全倒，幸好還有住處，她認為平安就好。震後取得小吃研習班丙級執照。由於精明仔細，計算清楚，是鋪內負責管理櫃檯、調配菜單、接客排餐的主要人物。來小鋪她認為學習多，連自己也不相信可以做到去比賽，她很看重他人的意見，常會問「這樣好不好？」、「有沒有要改進的？」。口頭禪總是說「我很愛錢」、「佛祖有保佑」、「感恩啊。」。

**劉媽**，1954 出生，高長的身材不施粉脂，但是卻有極好的膚質，連擅長美容的林媽都嫉妒。說話聲音低緩，個性溫和，閩、客語都精通。原生家庭務農，住台中北屯。年輕時在潭子加工區上班，賺的錢都交給媽媽保管標會。在加工區認識先生，由於先生忠厚老實，發展純樸的愛情。不顧家人反對嫁到石岡偏僻的龍興村山上洪姓伙房，育有二女一男。為了子女上下學交通，被迫學會機車與汽車。由於先生平日開貨車，公公需要到鄰鄉新社枇杷園工作，家裡及周邊橘子園都是自己在打理。認為客家人拜拜特多，又要負責很多祭拜品，感到恐懼與印象深刻。因為山上孤單，孩子較大與農閒時，曾參加家政班、衛生所義工。地震時伙房全倒，公公及伙房叔伯都身亡，山上幾乎成孤島。先生忙於重建工作，積勞成疾，震後三個月即因猛爆性肝炎一星期內去世。劉媽身心重創，幾個月都不語，幸好娘家的鼓勵與志工團體、慈濟宗教的撫慰又重新站起。為了生活重建，參加小吃研習班後進入小鋪。目前主要負責為烘培工作，負責家庭的主要生計。來小鋪工作成為家中的英雄，她的孩子甚至放棄一位不願意和媽媽住在一起的婚嫁女友，他說：「媽媽很辛苦。媽媽只有一個。」。如今劉媽的兒子已婚，育有二子。劉媽總是默默的學習，溫和靦腆，很有求知慾。

**林嫂**，1955 出生，閩、客語都精通，略胖的身材短小精幹，圓圓稍黑的臉加上說話短節宏亮，粗曠質樸，客家的俗語經常掛在嘴邊，說起來臉不紅心不跳的百無禁忌，常惹來小鋪婦女開懷大笑。腳趾頭總搽著鮮豔粉紅的指甲油，有一個不對稱的稱號---小丸子。她是小鋪裡最傳奇的一個人物。她出身德興旺族，周邊圍繞著劉家及鍾家伙房，父親非原配所生，在鐵路局工作，育有二個哥哥，獨她一個女兒。小時候的生活不被期待卻很自由。年輕時經歷曲折，16 歲到潭子加工區做電子零件，做過理髮、百貨行店員、家庭代工、印刷廠女工、梨山果農、夜市珠仔台擺攤，賺的錢都當自己的生活費也自己存。從 20 歲開始有過幾次婚姻。第一次因家住新竹的張姓先生外遇離婚。第二次嫁給德興村的外省子弟王先生，因婆婆外遇後，自己也游移不定，選擇離開。第三次嫁給由和平鄉移居九房村的年輕時的同伴何先生至今。現任丈夫並無固定職業。兩人都以喜愛麻將，據她表示，幾乎到了一天不可無的地步。地震後第三位女兒才出生不久，與前任女兒相差 17 歲。大女兒已經結婚生有二子。地震造成家中半倒，債務高達三百萬，八年後由她一個人獨力還清，是家庭生計的主要支柱。她是最後一位加入美食小鋪的成員，做事明快俐落，負責烹飪、糕點、拿大鍋鏟的工作。原以為她的經歷會造就她有一雙粗糙的手，她很自豪的向筆者炫耀，她一雙軟緻圓尖的手，她說適合摸麻將。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有機會讓第一任分給人的兒子回來認她，雖然兒子住在石岡鄉，也曾經過小鋪來買蜂巢蛋糕，但並不知道眼前的是她的生母。

**林姐**，1961 出生，一口道地的客家語，說話字字短節有力。烏黑的頭髮下，一雙烏黑的眼睛在不施粉脂略白的臉龐中透露出堅毅的性格。她的堅毅如同她出生在東勢中崙里山上困苦的生活經歷。父親在山上種梨子，她排行老三卻最像大姊。從小就被教導什麼都要會。很少到東勢鎮上來，她說到東勢都會迷路。國中畢業也到潭子加工區去上班，錢都交給母親，當成家裡主要的生活費。她甚至認為母親不願意讓她早點結婚。一結婚就沒有辦法到加工區上班，家裡會少了一份

收入。先生出自石岡和盛村林連伙房，他自幼父母雙亡，由伯母照顧。之前是瓦斯送貨員，她認為先生身世很可憐，也很老實實在，就不顧家人反對(認為她窮以及同姓關係)嫁給他。婚後未生子前也都在加工區上班，生子之後就十七年來未曾到外工作，都是在家做手工顧小孩。她最深刻的是自己背斷三條背帶，因為沒有公公婆婆，所以三名子女全由她一個人照顧。地震後家裡伙房全倒，伯婆壓死，重建後不久又遭受七二水災淹水，但都堅然渡過。地震時她先生時任清潔隊員，前幾天忙著要到各處去搬運屍體，清除廢棄物，她自己要負責整理家園，她覺得自己與先生都很驕傲。她都叫她先生為「大兒子」，夫妻都很珍惜家人要在一起，每個月都會辦一次烤肉居聚餐。她在小鋪主要是負責廚房的工作，她認為來小鋪讓自己變得很了不起。

**江媽**，1950 出生，閩南人，客語普通，是小鋪內年最大的婦女，講話慢條斯理，動作也慢。原生家庭在潭子，父親是做手工醬油生意，兄弟姊妹 5 個人，排行老三。做醬油很辛苦不管天氣多冷常要洗豆子、晒豆子、洗瓶子，還要挨家挨戶去補醬油。她說自己較憨慢，不會讀書，家裡哥哥姐姐都會幫她，哥哥很會讀書，讀到博士。年輕時到加工廠工作，經由媒妁嫁給呂媽的哥哥，所以呂媽都喊她「嫂世」，小鋪內大家都跟著這樣叫。她說婆婆對她很好，像親生女兒一樣，她很「感心」，先生家什麼事都可以用「參詳」的，不會罵來罵去。育有一男二女，都已成年。地震家中半倒。先生從鋼鐵廠退休了，迷上慢跑，衣服都自己洗，會幫忙作家事。她是小鋪第一批參與六個月小吃班職訓的七十位媽媽之一。參加小鋪是為了當時為了能聚充人氣與集資，其中有十五位，再募集五名，總共有二十名媽媽們加入。即使第二次重整，大家不看好而退場，她還是捧呂媽的場。由於她的動作較慢在小鋪是負責雜役支援性的工作，遊走在店面和廚房間，雖然時常被大家唸，她的脾氣很好並不會因此傷和氣，反而會因為她的執著努力而感染大家，得到大家的包容和認同。



### 第三節 田野地點

選擇以九二一災後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客家婦女做為研究對象，其生命發展的主要舞台---石岡鄉是本研究主要的田野地點。石岡鄉舊稱「石磴仔」、「石崗仔」，一稱取其石多、形像甕缸之意，二為大甲溪河谷平原上石多壘成小崗之稱。日治時期為石岡庄，光復後改為石岡鄉至今。石岡鄉位處台中縣的東北部，介於大甲溪與新社河階群間。東北隔大甲溪與東勢鎮相望，南與新社鄉毗鄰，西與豐原市相銜接。中間呈狹長平原，東西略寬，南北稍窄呈一東西橫置之葉形狀。台三省道豐勢路段橫貫個石岡鄉，將石岡鄉分為南、北兩半，而台三線省道為台中東部重要的南北向聯絡道路，亦為由豐原進入東勢及中部橫貫公路著名景點重要的交通聯絡要道。鄉內居民大都沿道路中軸線分散居住，沿途主要集居分布在萬安村、九房村、萬興村、梅子村、土牛村、德興村及和盛村。由於東勢、豐原兩處較為發達，外地民眾只是往來經過，並不會多加停留，凸顯出石岡的中繼特性，以至於居民日常生活，主要以出入東勢與豐原居多，並透過石岡村的長庚橋、梅子鐵橋與東豐大橋往來於東勢、石城等地。或經土牛派出所右轉上新社臺階，通往新社與台中市，形成工作與日常活動留在鄉內較少的特性。特別自從國道四號東西向高速公路通車後，更加速人口往外的移動。

鄉內除了北側的大甲溪外，緊鄰屬於新社臺階群的南眉階地山丘下，由農田水利會管轄的八堡圳與社寮角發電廠所需的電火圳，相互平行於臺三線。引自大甲溪的八堡圳是本鄉重要的農業灌溉水渠，從和盛村依序而下，水脈網絡遍及全鄉，支撐著全鄉平地的農業經濟。

昔日有往來豐原、東勢間為了運送大雪山林木的豐東鐵道及日至時期運送八仙山林場木料的八仙山鐵道兩道鐵路經過。前者於 1991 年停駛後發展為著名的腳踏車步道又名綠色隧道；後者於 1960 年間停駛荒廢，至今連軌跡也無法確認。

正因地理位置靠近山區，以及客籍人士拓墾東進的歷史發展，建立起山城

伙房結構的生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型鄉村。由於位處中繼站的特性，往來接觸外來商業活動，以道路兩旁為主。震前深入中軸線兩旁村落依然保有相當傳統的伙房生態。近年因為對外交通網絡的發達，以地方文化為特色的休閒產業蓬勃發展，對於保有過去石岡開發過程的歷史背景與文化遺跡，遂成為發展產業創新的有利條件，為石岡鄉帶來一股新的動力。特別是客家伙房所宣達的文化概念與客家人、物的特質，在時代的變遷下有特殊的意義。因此，剖析石岡拓墾的歷史發展與伙房結構下的生態環境，有助於了解本研究嵌入傳統伙房下的客家婦女，其生命歷程變化所面對的核心問題。

### 石岡的風貌

自省道臺三線往東勢方向走沿經翁仔社(翁子)、朴子口(朴子)過後，進入石岡鄉，與北側的大甲溪並行東進東勢鎮。從道路兩旁觀察，石岡村一貫道的天皇宮、九房村腳踏車天橋、梅子紅色天橋、土牛村綠色天橋直到與通往東勢鎮橫越大甲溪的東豐大橋橋頭兩對巨大的鎮橋避邪之龍等，是比較醒目的建築以外，其餘與郊道路兩旁的建物，並不能看出石岡的特別之處。若從每村臺三線兩側眾多的小巷道分別往北側大甲溪及南側山群方向走，就會發現有很不同的景象。

首先由兩側進入的道路幾乎都很小，很多只能容下一輛汽車通過，會車只能在一些路邊瘤狀的空間交會，更多的小徑只能容下摩托車。或許以為這些道路顯少車子路過，或是通往人煙稀少的郊區。其實非常不然。這些小道伴隨著水渠沿著果園田地蜿蜒，轉彎處常見一叢茂密的大樹，底下會有香煙繚繞的土地伯公祠。小道行間處處會有家戶聚集的出現，即使震後重建的現在，大部分都已經改成琉璃鋼瓦等具有休閒風格的樓房，也處處透露出一些過去的訊息和端倪。若觀察這些建物的位置，幾乎屋旁都有大片的田地，而且屋群似乎都圍繞一處為中心，越往中心屋群越密集，建築型式較為老舊，中心之處常會有家廟、宗祠之類的建築出現。無論是現代建築或是震後閒置，都可以看到類似「冂」字形的地基排列，有些「冂」形的地基後方，往往有壘石堆積環繞，而屋群中心處，也常見



一方半月型的水塘，旁邊種植著龍眼樹。這些躲藏在臺三線道路兩旁建物後方的特殊風貌，正是本地所謂伙房，亦有人稱為圍龍屋或圍屋。不只數量眾多，每處聚集都會有一個明顯的「姓」氏群集，彼此有血緣上的關係。若從見面時彼此的稱呼上來體會，特徵更為明顯。例如：「阿叔婆，啊去那位？」、「阿伯母，這隻拜伯公个雞，安滿肥哦。」、「叔公，恁煞猛哩，恁當晝還在鑲葡萄。」等客家對話出現，明確的點出族群性與親屬的關係。不僅如此，鄉內有非常多處的地名是以姓氏伙房或加上「屋」的稱呼，例如德興村的連屋、林連伙房、鍾屋伙房；土牛村的劉屋；萬興村的郭屋；九房村的黃屋、詹屋；更有地區就是以姓氏加上地理環境特徵當做地方名稱，諸如：土牛山下劉屋、石岡崁下林屋、梅樹下劉屋、九房山下羅屋、南眉頂鄧屋等等。這種以血緣為主的繼嗣群體發展出來的伙房聚落正是石岡鄉特殊的風貌。(圖 1-3-1-1)



圖 1-3-1-1 資料來源：石岡伙房分布圖。筆者彙整臺灣堡圖與農會總幹事張東海及職員林柏煌先生等口述後編制。

## 伙房的形成

人類社會的行為與制度，經常是由自然環境與人們求生存的動機所推動形成的，表現在移民之初的維生過程中，尤其明顯(張翰壁，2000：116)。石岡鄉的開發按石岡鄉志(陳炎正1989：29-61)的記載：

石岡鄉早期以潮州人移民為主，其中以祖籍大埔縣籍所佔比例最高。昔為拍仔海平埔族 (Pazeh) 落腳於樸仔籬(Varutto) 與社寮角社，常與泰雅族(Atrayal)交疊。自康熙末年以來，先後有客籍移民入墾，其較大規模者有雍正年間之岸裡社通事張達京(大埔人)組成「六館業戶」，開發台中平原之西北部一帶地區。康熙五十年(1711)，有廣東省大埔縣劉元龍與其子劉永萬、劉永順兄弟移墾石岡仔；饒平縣人劉廷魁、黃可文，從員林入墾；雍正元年(1723)，更有饒平縣人林仕泰墾坎仔腳一帶。乾隆年間，客籍墾戶已進入東勢角向岸裡社承懇大甲溪中游地區。嗣後，因漳、泉移民大批湧至，遂釀成分類械鬥，粵人勢單，退走內山，這種開發遞嬗，形成所謂「客家人路線」之特殊現象。由於移民來墾者日多，遂向東方近山地處移懇，造成與土著族之生存關係緊張，侵害頻仍。乾隆二十六年(1761)官方在本鄉今日土牛村立碑禁越，挖壕建溝堆土為牛，為漢番之界。<sup>16</sup>因遺有十九個土牛，「土牛庄」因而得名，並嚴禁漢人越界進墾。光緒十三年本鄉隸屬於台灣府台灣縣棟東上堡。日治後期於民國九年(大正九年，1920)本鄉改稱為台中州東勢郡石岡庄。民國三十四年(1945)，改屬台中縣東勢區石岡鄉。民國三十九(1950)年底，改稱台中縣石岡鄉迄今。<sup>17</sup>

從石岡鄉歷史開發的過程中，發展出典型的客家伙房聚落，以劉、黃、林、張四大姓所佔比例最高。分佈如下：

一、土牛村的劉家夥房：以劉元龍公子嗣永萬、永順等兄弟為主的拓展，永順之子劉文進(啟東)建立起以土牛村為基地的劉氏家族龐大的宗族體系，並遍佈鄰近各村，子嗣各闢伙房，後裔數千人，其中以土牛德承巷內的劉家德馨堂九二一地震前已列為三級古蹟，震後更為土牛客家文物館，使得劉家伙房更具意義。此外

<sup>16</sup> 此碑為「土牛民番地界碑」，現存於筆者服務之土牛國小校園前庭，碑文橫書為「奉憲勘定地界」，內文為「勘定朴子籬處南北計長貳百捌拾五丈五尺，共堆土牛壹拾玖個，每土牛長貳丈、底闊壹丈、高捌尺、頂闊六尺，每溝長壹拾五丈、闊壹丈、深六尺，永禁民人逾越私墾 乾隆貳拾陸年正月 日 彰化縣知縣張 立」。

<sup>17</sup> 此段整理自陳炎正(1989：29-61)石岡鄉志貳開關志與沿革志。

劉家伙房位於金星村「美女照鏡」穴位葬有元龍公配偶陳氏，每年元宵節之後的掛紙(掃墓)，都會有大批的劉氏宗親從全省各地回到石岡來參加元龍婆的掛紙，人數眾多，祭品豐厚，採取所謂的「滿漢全席」和「五湖四海」，並搭配客家八音獻奏以及客家古禮「三獻吉禮」儀式，成為當地劉家與客家每年的盛事。

二、九房村聚落的黃家伙房：黃家以黃五常(十四世生元之五子：榮、華、富、貴、全)為族號，江夏堂為堂號，由黃英隆於乾隆十六年(1751)定居九房村，開枝散葉，家族顯赫。其後裔黃演渥更曾任司法院大法官，演熾為國民大會代表，至今仍為九房村最大家族，同時也遺留不少極具特色的日式建築，其中外中內日混搭的宗祠至今仍可看出家族繁華的氣勢。

三、石岡村崁腳的林家：由開台組林仕泰於雍正年間所建立。由於派下人丁旺盛，祖厝面積竟達七分餘地，組自衛隊以巡防自立。林家子孫眾多，並坐擁「梅花穴」的好地理，子嗣表現傑出，有不少的醫學博士、校長、將軍等。清光緒十七年(1891)建關聖帝君鑾堂設有講道堂，其祖先祭拜祠堂名為問禮堂，至今林家對於石岡鄉的政治發展具有舉足的地位。

四、金星村張達京後裔的張家：由岸理總通事張達京玄孫張七貴所建立，以清河堂為堂號。而七貴後裔石坤另建百忍堂是融合客家與日式巴洛克的建築，雕刻高雅精緻，極具特色。現今石岡鄉農會總幹事張東海為其後裔，對石岡鄉農業發展有前瞻性的貢獻。<sup>18</sup>

座落各村的伙房如石岡村：林、黃；金星村：張；萬安村：黃；九房村：黃曾、林、羅；萬興村：郭、羅、唐、陳；龍興村：黃、管；梅仔村：林、郭、朱黃、羅、劉；土牛村：劉、陳、朱；德興村：劉、連、鄧；和盛村：鍾、劉、李等伙房不下三四十座，<sup>19</sup>而其中有很多是子孫綿瓞，在幾個村紛紛建立分支伙房，加上不同宗族彼此聯姻，形成整個石岡鄉是屬於以客家世系群(lineage)與氏

<sup>18</sup> 此段整理自 2006 石岡鄉村史導覽手冊：土牛村史、九房村史、石岡村史、金星村史。

<sup>19</sup> 2008 農會總幹事張東海(金興村張家)及職員林柏煌(梅子村林家)口述。

族(clan)為主的社會網絡。<sup>20</sup>即使九二一地震後，伙房倒塌無數，災後搬離或他處自建增多，這種伙房遍佈的結構形成特殊的文化性格，仍然掌控整個石岡的社會秩序。

### 伙房的社會網絡

石岡伙房的發展，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展演成龐大的血食宗嘗<sup>21</sup>集團，分別以原生家族墾拓基地向周圍展開，又逐次發展成另一個個的次集團，也就是以家庭--家族--宗族的形式發展。這種發展有幾項特色：

一、以拓墾家族為中心，形成以家族集居形式，確保人力供給與安全防禦功能。特別是石岡、東勢地區在拓墾時期因應山區泰雅族的對峙關係。伙房大多常以三合院「冂」字形的構成來發展，並重視自然風水概念，前有禾埕，外有圍牆或半月形水塘，後有竹林與化胎高臺。伙房排列與居住的分配講究倫理序位的安排。家族規模擴大後會形成主要伙房聚落，並以主要伙房為中心，向周邊發展衛星式的伙房。無論伙房形成散居或集居，大多是興建在自家的田地上，在以安全防禦及守祖宗土、善用地利概念下，路徑都相對狹小，並經常伴隨著灌溉溝渠。



圖 1-3-3-1 土牛劉家老伙房，型態完整，現為土牛客家文館。

<sup>20</sup> 石岡境內有不同的劉姓、黃姓世系群，但都有氏族的宗嘗，如劉開七公、黃峭公等嘗會。

<sup>21</sup> 客家人早期自大陸移墾臺灣，基於地緣或血緣的關係，為了敬宗祭祖以及協力互助，建立起的宗族祭祀組織。其中分為合約字與鬮分字兩種祭祀團體。後者指自開臺祖以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在鬮分財產時提設的嘗會與祭祀公業，作為子孫後代祭祖敬宗，饗血食之用。同時，也福蔭後裔做為經濟的用途。(參考陳其南 1990：86-87、劉煥雲 2009：107-115)



圖 1-3-3-2 土牛劉家新伙房之一，正身左右兩側震後未重建。



圖 1-3-3-3 震後重建單邊護龍的林連伙房(林姐家)，正廳改為二樓。

震後七二水災時曾淹至二樓地面。

二、伙房通常在開台第三、四代後會發展成規模較大的家族集團，並且開始成立祭祀公業與血食宗嘗。一方面鞏固家族產業，維護族人基本生活，以共同產權形式，避免產業易於異動分化。一方面藉由土地生產利益，減輕族人生活負擔，並獎勵後進勤奮向上。同時，定期對祖先的祭拜，凝聚宗族向心力，維繫宗族意識。





圖 1-3-3-4 土牛劉啟成公祭祀公業公嘗之地租及雜諸稅費支出，  
確保馨香永傳與子孫收益。

三、伙房建築本身就是一種族群文化意涵的展示，藉由空間佈局充分體現了客家人崇尚儒教的倫理觀念(劉煥雲 2009)。尤其宗祠、家廟、公廳是家族權力的象徵，家族歷代祖先的牌位宣示男性血統的一致性與繼承權力的合法性。房屋的分配位置傳達長幼、男女的概念。並透過每日與時節的祭拜活動，<sup>22</sup>強化祖先宗法的意識。通常女性操持這些繁冗的祭拜工作，不同時節用不同的食物祭品；男性則負責過程中彰顯權力、位置的部分。如清明掃墓時擲筊儀式中的祝禱、擲筊、釋義的任務，由家族男性族長執行，表達以父系為主的位階、權力與秩序。

四、伙房的社會組織相當強調階序倫理。宗族昭穆輩分鑲嵌於男性名字的安排上<sup>23</sup>，對內以示血緣位階高低，對外展示族人的認同與強調我群的識別。生活中以輩份高低來稱謂，反倒是比較不在意年齡的差別。因此常形成客家話中「生鬚孫、拉(lai113)屎叔」的現象。<sup>24</sup>以本地為例，這種安排並不適用在女性的取名上，顯

<sup>22</sup> 客家的祭拜分為每日祖先的「換神茶」及祖先週年忌日之堂祭、清明掃墓的祖墳墓祭、宗祠或家族祠祭等。祭祀時禮儀內容須準備牲禮、香燭、茶酒、紙錢等，並依各類等級不同而有差別，且有一定的儀式程序與配置，不能混亂交錯。

<sup>23</sup> 以筆者而言，名字以「宏」為首，若見劉氏中名字以「嘉」為首者，不管他年齡為何，即要稱呼他為叔公，若是以「第」為首者更要稱呼他為叔公太，以此類推。

<sup>24</sup> 客家話中「生鬚孫、拉(lai113)屎叔」的諺語意旨：家族成員兄弟，各自籌組家庭發展後，其輩分差距三代，輩份低的一邊已具相當年紀了，另一支輩份高的卻還是剛出生不久，形成輩份低年紀大的成員要稱呼大他兩輩卻年紀小的成員為叔公的現象。

示女性並不是家族血緣的主要代表人。

五、伙房生活中的兩性關係有特定的秩序(侯娉婷 1995；曾坤木 2004；楊文毅 2005)。如同傳統社會中的兩性分配位置「男主外，女主內」。而客家族群似乎有特殊的詮釋，並非單指空間的概念如戶內與室外而言。所謂外與內是指以公領域和私領域來劃分，公領域是指超出單位家庭事務範圍的社會運作，包含宗族嘗會代表、地方性社團組織如農會代表、鄉民代表、村里長等。私領域是指維持基本家庭內生活事務運作的區塊。客家族群女性當然要負責一般家戶內的生活事務，但是對於戶外的田地農事，婦女卻無所避免的也要承擔。女性在客家伙房家族內雖然是附屬的角色，但卻是實際生活操作的重心。

由家族組成的伙房社會網絡以幾種型態進行。一種是強調以父系繼嗣團體為主的人際網絡。大多是生活在共同區域範圍內的家族關係，也經常和鄰近兩三個家族形成生活網，形成一個集村的生活圈，如萬興村的郭家、土牛村的劉家、鍾家、德興村的林家、連家；或是以繼嗣、招贅、婚配形成的親屬網絡，產生家族與家族的互動關係，這種生活範圍有時會跨越幾個村甚至到其他鄉鎮，兩者均屬於家族內的社會關係。筆者以林連伙房及劉、連的通婚為例。

德興村的「林連」伙房位於石岡鄉的德興村，因其林家與連家招贅婚之故，發展出以「林連」複姓的伙房組織，使得林與連氏家族的結合拓展其在地方上的勢力。

連家伙房的開莊祖為十四世祖永清公，諱作文，於嘉慶元年(1769)與族人鄉親渡海來台，遇寇幸而不死，至台以僱工謀生，嘉慶三年(1799)，在葫蘆墩與人合夥營生，以獲微利。因永清公為人忠厚，為順發公妣林媽簡氏所賞識以獨子早夭之媳婦張氏招贅，生三男一女，長子維政還林家傳承宗嗣，次子維紹、三子維善歸連家，以傳林、連兩家的薪火。嘉慶十五年，永清公返故鄉葬父，而攜兄作朋公及二姪來台，作朋公並將子維任過繼給永清公，公於是有三子承續連氏之祚。妣張氏於嘉慶二十五年卒，時子女尚幼，再娶妣廖氏，以撫養幼年兒女，遂建立火房號曰「燕冀堂」，此後子孫瓜蒂延，十分興盛。……林連伙房來台開莊祖為十三世祖順發公，公生於雍正五年(1727)九



月二十九日，妣簡氏。生十四祖贊，早亡。簡氏以媳張氏招贅連作文公，生三子。長子維政留林家傳香祀，故本火房有不少後世子孫以林連雙姓冠之，以示不忘連作文公。其次子維紹、三子維善則歸連姓，自此連作文公為林家、連家兩火房的共同先祖。(整理自王峙萍2009：421-422)

從上文可知，各家族與伙房為維持發展，藉由招贅、過繼等不同的型式，在傳統繼嗣觀念下做適切的回應。這樣形式組成的伙房社會網絡，能藉由結合各家族不同專長的領域，換取生存發展上所需的資源，尤其在石岡客家地區流行換工的合作方式，有了親屬上的關連，更能確保人力資源的獲得。從以下連家的與劉家的發展關係可以加以說明：

連姓伙房，緊鄰在劉家啟成公祖祠的火房旁。連家子孫指出，連家在大陸時與劉家是同鄉（大埔縣），當時是劉家先渡台發展，爾後連家始跟進來台，跟隨劉家到石岡來。連家石岡地區開台祖作文公（永清公）便在龍眼樹下現今連家祖厝的土地開始發展。據劉家子孫說，清時劉家富甲一方，聘有地理師、土木泥水匠、長工等，連家即為所聘之工匠，而鄰近的鍾厝先祖則為劉家之長工。亦有連家耆老（年約七十多歲）指出，連家從前便以工匠聞名，自其祖父輩起，從事工匠者曾多達二十六人。……連家伙房自十八世祖孟聰公，向南眉泥水師朱師父學藝，此後連家的泥水師父在十九世有十二人、二十世有七人、二十一世有六人，共有泥水師父二十六人，為東勢地區泥水師父最多的火房。而本地區的泥水建築業，皆以連家火房馬首是瞻。(同上引：421-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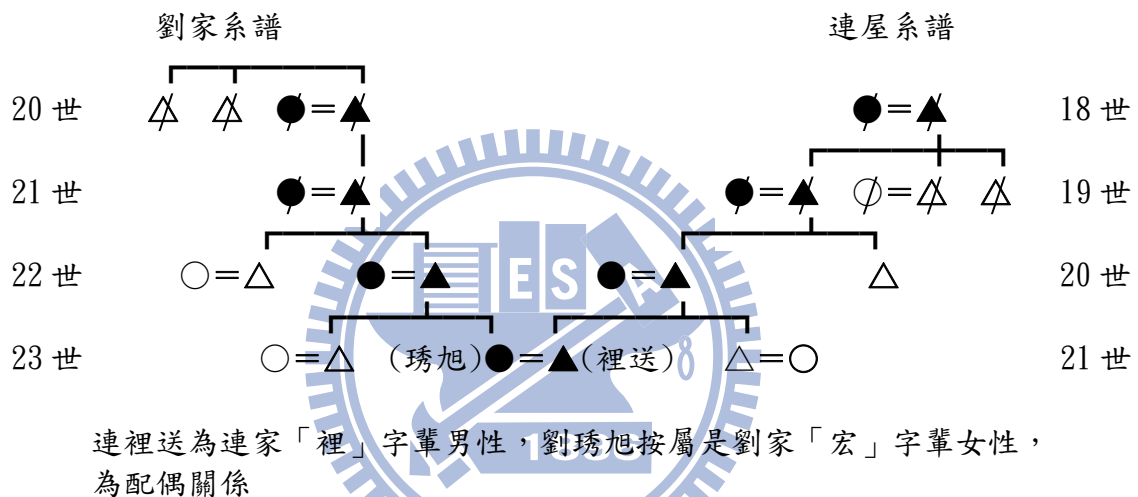
而隨著家族生存發展的經過，各姓伙房之間也衍出一些通婚的規則，並且在家族世代之間流傳。比如土牛村劉家與其周圍德興村連家不通婚的流傳，在筆者2009年的田野訪談上也獲得證實，即使在現今的生活中，這樣的觀念依然存在。

關於連家不與劉家聯姻的說法是，當時土牛劉家人有一人為官，路經河邊遇到一位身背幼兒在河邊洗衣服的連家婦女，當時他喝令婦女離開，但此婦女以僅剩一件衣服尚未洗滌，待清洗完畢後再行離開為由，不願離開，而劉姓官員竟令下屬將之驅離，結果此婦及其所背之嬰孩為標槍所刺死。為此故，連家號令後代子孫，不得與劉家人結為姻親。

(同上引：421)

然而，如以為長久以來遂行的規則仍為村民生活觀念依循的同時，2010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筆者發現了家住土牛村的連家第二十一世「裡」字輩男性後嗣與劉家第二十三世女性子嗣結婚(對比男嗣為「宏」字輩)，這兩個家族通婚的事實(如表一)，打破了傳統規範的傳說，以及劉姓連姓家族成員間固守的觀念。<sup>25</sup>

表一：連家與劉家後嗣通婚系譜



由此可知，不同姓氏的伙房間彼此通婚，讓伙房的體系更強大，也促使家族傳統階序社會的觀念更加延伸，相對的對於傳統女性的束縛力也如影隨形，從婚前到婚後的生活。

另一種是屬於地方廟或伯公等以信仰圈為主，祭祀活動的網絡。是以地方廟或伯公為中心所形成的社群組織，這些組織會藉由各種神明特殊的日子相互連繫，比如土牛村慈雲宮每年三山國王的誕辰慶典「吃福」、每月的「犒將」；萬

<sup>25</sup> 筆者與連家當事人訪談，當事人與宗親的說法並不一，一個認為時代在變了，不能有這麼守舊、沒有事實的想法；另一個則認為如此作為，有違祖先的遺訓並不妥當，會有不良的結果。然而，從田野資料發現，無論是如林姐夫妻倆的同姓結婚，或是如劉家與連家後裔打破傳統禁忌，相互通婚等，都透露出一個訊息，即便在背後擁有龐大家族傳統的規訓社會下，真實的生活情境與個人的發展仍具有相當的彈性與可能，外在的約束力雖然具有隱喻式的批判力量，但是個人在真實生活中實踐的好與否，基本上還是以家庭為基礎的份際上。

安村萬安宮每年正月媽祖繞境；各村大廟與伯公每年年初「祈神」、年中「太平福」、年尾「還平安」等聚會及輪流宴客的活動。而這些活動範疇涉從各村輪值到各家輪流，並以伙房為基本單位運作，對內緊扣著血緣關係的小公會或宗族的大公會組織，對外延伸到其他伙房、不同村里間的競合關係，加上吸納了地方廟宇、伯公信仰圈的「會」屬組織如古君會、義民會、福德會等，層層疊疊，使得以伙房為主的社群網更加密實與廣闊。

由於伙房家族組成的集中性，本地居民習慣以姓氏來作為地理位置的標示，也標示著身分群屬，久而久之遂形成當地的地名(如前節所述)。不同家族間也有聯姻的關係，藉由聯姻可以壯大家族聯盟，增加實力。特別是在是農耕社會中，需要密集的勞動力，耕作上屬性相同，有配合時令的壓力。發展出藉由「搨工」(換工)的型式來解決同時間、勞力需求的問題。各伙房的菁英份子，經常掌握家族龐大的社群資源，因而得以容易進入地方政治及組織，取得具有影響力的地位。所以不管是以公所為代表的公務系統如鄉長與代表會成員，或是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會組織成員，都可以看到各伙房組織下的社會運作。<sup>26</sup>



客家地區的生活直接表達在他們的社會結構與職業選擇上，兩者息息相關。如前所述，石岡鄉從拓墾的歷史變遷至今，伙房的結構固實，主要是以勞力密集

<sup>26</sup> 石岡居民多數以農業耕作為主，農作的產銷由石岡農會主導，而掌管農會理監事成員大部分來自石岡鄉各大伙房。伙房的大批祭祀公業土地委由派下管理人管理，這些管理人也是各宗族德高望重能受以重託的族長，在客家傳統階序上有一定的分量。平常除了主持家族事務也熱心於公共事務，比如廟宇活動、選務活動、村里事務。以石岡農會總幹事為例，第一屆至第六屆為土牛劉家劉雍、第六屆至第九屆為石岡村黃家黃登湧、第九屆至第十屆為社寮角郭家郭潮成、第十至十四屆為梅子林家林保獅、第十五屆為金星村張家張東海等皆為家族與伙房的重要代表。而隸屬於農會的相關班會，如各個產銷班會、各村的媽媽教室家政班(約 550 人，以 97 年石岡鄉總戶數 4746 戶計約占 11.59%)也都深入本地的伙房社區。另一方面公務系統的公所是影響石岡鄉社會發展的重要機關，有趣的是公所行政與監督的單位成員也幾乎出自各伙房。歷屆鄉長分出自石岡鄉劉、林、謝、鐘、郭、江等幾大家族，更早的日據時代石岡庄協議員也是如此。而從歷屆的村長可以更細緻的看出伙房與區域的關係，其中最明顯的以土牛村和九房村為例，迄今十七屆的村長中分別各有十五屆土牛村由劉姓、九房村由黃姓當選，其他各村也以當地大姓的伙房成員當選居多，除了顯示眾家伙房勢力的龐大，族人凝聚力旺盛之外，更彰顯了宗族伙房主導石岡鄉的社會發展力量。(整理自王峙萍 2009)

的農業型態基礎形成的鄉民社會。並在分布在大甲溪南岸的河川地以及鄰近新社鄉以降的大甲溪河階丘林地與平地，進行農業活動。日治時期石岡村設立主要行政區，有計畫的規劃通往東勢街庄的道路，於是人口逐漸集中在交通軸線上，同時串連原本伙房集居的聚落，形成台三線沿線帶狀的生活區域。

由於氣候溫和，水量穩定，年均溫在22到25度之間，相對溼度及降雨量尚屬豐富，適合農業發展。加上山坡紅土與平地黃土的特性，使得在這些河川地與丘林地間非常適合以水果為主農作物。其中與新社鄉交皆處的龍興村、金星村主要以柑橘、柿子為主，較為平坦的各村延伸到大甲溪岸，大多生產高接梨、葡萄、楊桃、桃子等水果。而近年來也漸有種植蘭花、五葉松等觀賞植物。水果的生長相當依賴節氣的循環，生產的過程節奏鮮明。由於生產類別、種植基地、養成、採集與產銷過程，難以大規模的機械化，須仰賴相當密集的勞力付出，經常是男女老幼都一起投入，各有各的分配角色。<sup>27</sup>此外，為了能增加收入以及充分的運用最大地利，本地農民並不是種植單一作物，通常會種植一至二種不同時令的作物，岔開耕作採收時期，比如水梨、柑橘、甜柿等。一方面為了善用人力與地利閒置空暇的時間；一方面可以作為風險管理，避免一項作物收成不佳所帶來的衝擊。然而，授到大環境與產業結構改變的影響，以往高經濟作物的農業也抵不過生產成本增加，加上少子化與年輕勞力的外移，本地農業逐漸凋零。雖然客家人不輕言放棄「祖宗田」是重要的祖訓，但是考量伙房內「面子」與現實生活經營的困境，善用時間與人員的分配，外出工作與土地耕作內容的靈活運用，不使之

---

<sup>27</sup> 以山城地區目前農民從事的人口數最多的也最大宗的高接梨產業為例，觀察其整個生產的過程有基肥期：鏟溝、施肥；嫁接期：剪枝條、買紅(穗)、削紅、沾蠟、剖目、插梨紅、網TAPE、套小塑膠袋、包黑紙；開花結果期：重新嫁接(未開花者)、解袋、噴營養劑、打蓀(芽)、疏果、套袋；等待期：施肥、殺菌噴藥、打梨子(打除非高接梨為樹本身的橫山梨)；採收產銷期：梨園剪包、裝箱(藍)、運送回家、卸貨、磅秤分級、裝盤、裹保麗龍網、貼標籤、入箱、封箱、運送至果菜市場、拍賣。這些必要的過程就令人繁雜，更遑論這些過程是有時間上的壓力與限制，特別是嫁接的時候，務必在農曆雨水前完成，否則今年梨作就報銷了。而農曆七月半前完成採收的緊迫性，也是農民心中的一大壓力，像「豐水梨」採收期約一星期，過了就開始過熟爛掉；「新興梨」約三星期，過後就開始過熟或「抽胖(組織失水空洞化)」，這些層層疊疊密集的工作，彰顯了人力運用的重要，傳統男主內女主外的界線因此而模糊了，但這並不代表男性就此進入所謂「內」的工作，反倒是取而代之的是婦女角色與領域的擴張性，從「內」到空間上的「外」，從廚房到山林再到市場無所不包。



荒廢，是兩者兼顧的一種方式。<sup>28</sup>亦即許多職場上的鄉民，利用上班前、下班後或是假日時間來經營，其他時間分配家族成員來維持，一般是配偶或是父母雙親，以確保田地的生產與維護。婦女同時要操持家務並兼顧照育小孩的工作，又要忙於田地農作，婦女的角色顯得多重而複雜。(筆者研究對象的幾位婦女即是如此，向劉媽利用早晚或休假時，要照顧屋邊的橘子園；林媽也協助婆婆種菜做為小舖辦桌的食材。)

產業生產的方式直接造就生活的形態。常以為農民的生活是最單純的，「日出而做，日入而息」，這樣的概念運用在山城農戶的日常操作並不足以顯示確切的生活細節，並嫌籠統。以梨農為例，為了善用白天在山、田工作的時間，按時令節氣運作，夜裡還要做白天工作的做前置作業，比如：嫁接期的「削梨紅(穗)」與沾蠟，這是非常耗時又不能馬虎的重要工作。每到嫁接季節的夜裡，看到左右鄰居家家戶戶在削梨穗(村民常架起老花眼鏡仔細的削紅，一一的點數數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能符合次日可完成的數量，否則梨穗會失去水分而無效)。由於梨作嫁接有一定的時間限制，過了節氣整年的農作就無法收成。因此小面積梨作夫妻可以自行完成，但大面積的需要較多的密集來進行人力。常見的是幾戶換工，組成小團體聚在一起運作。嫁接過程中剪枝剖目需要較大的力氣，大多由男性來負責，女性則負責插穗網帶；現在由於切割工具的進步，女性也可以獨立來完成。由於從事農業的人口幾乎都上了歲數，四十歲以下少有年輕人從事，再加上男工比女工工資較高，效率卻是相當，因此本地有許多臨時嫁接工組都不請男性，都是請中年婦女團體，這些自組的婦女團體是相當熱門，如果手路(指嫁接成功率高)不錯，連隔年都被先預訂。這段其間，常看到幾組婦女帶著封套斗笠掩著臉露出一雙眼睛，在沒有葉子的梨園中一邊工作一邊「躡愁湯」(nang53 ham33 ton33，插譚打科)，成為梨園中的另一種風情。通常主人家的婦女除了要負責原有家中一般事務之外，也都要投入這項工作，包括這些工人的飲食餐點，

<sup>28</sup> 客家人很在意他人說自己散賣或荒廢祖先的產業，特別是伙房內宗親的指指點點，甚至會指向婦女「恁懶尸an31 nan 33 shi33(那麼懶惰)，老公出門做事，婦人家毋曉會顧屋家。」

也都要一一打理，經常都會準備一些家常點心，在早上十點與下午二點左右，供應梨園工人，非常忙碌。

除了以傳統農業來審視石岡鄉的產業生活之外，捨棄農業而進入士、工、商業的職場上是社會工業化過程的一個趨勢。由於本鄉狹長的地形與對外交通便捷的地理位置，加上大甲溪石岡水壩行水區兩岸限建的限制，阻礙了工商的發展，促使臨近豐原市、台中市、潭子加工區等都會型發達的城市吸納了多數的就業人口。從1960到19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階段，加工製造業蓬勃發展，本研究中的幾位婦女早期不約而同都有參與加工區工作的經驗，當時本地也有數家製鞋、玩具、成衣、橡膠、馬達等製造業工廠，提供許多在地人工作機會，也都為家庭經濟帶來相當的助益，甚至是家庭發展背後重要的支柱。1990年末期受至於產業外移與景氣的影響，廠商紛紛出走，改變人口的就業方式。

九二一地震之後，軟硬體建設嚴重破壞，除了少數果園農作，本地少有就業機會。這幾年國外金融海嘯的影響下，全球性的經濟蕭條，使得原本做為本地家庭經濟主力外出工作的青壯年也深受影響，中高齡失業人口驟增。在這種情況下兩性在工作的選擇與態度上有明顯差異。筆者認為這與男女雙方在工作與生活角色上女性遠比男性較為多元活潑有關(將在第四章女性結群與工作中討論)。<sup>29</sup>因此，災後常常會看到幾位五、六十歲的婦女，利用自家空地種植葉菜，在清早與傍晚蹲踞在梅子天橋底下的路邊排成一排叫賣(圖1-3-4-1)，換取微薄收入，遂以成為路景特色了。

---

<sup>29</sup> 筆者曾於2007、2008兩年擔任學校輔導主任期間，負責有關弱勢兒童調查與補助的職務，訪查學區和盛、德興、土牛、梅子、萬興等五村中，有相當多的家庭失業，而支撐這些失業家庭的力量大多數是依賴母親以打零工維持包含梨園裝套、剪香菇、除草、賣菜、挑剪檳榔、店員等，女性較容易接受臨時性的工作，而男性則對工作有較多的挑剔，造成閒賦在家或消極酗酒，成為生活中的另一種負擔。據梅子阿輝、土牛阿娥均不約而同表示，這與習慣生於大伙房內男性愛面子與幻想祖先虛榮的不切實際有關。





圖1-3-4-1五、六十歲的婦女們天橋下路旁賣自家種的菜

災後生活重建過程，伴隨著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開始以田園觀光休閒的方向轉變。如種植文心蘭、五葉松、經營羊牧場或是轉行為園藝餐飲事業，經營休閒民宿，或是以健康為概念發展植物產業，結合當地歷史發展的景觀以及彰顯客家族群生活的文化特色，特別是地震後由劉家伙房重建而成的客家文化館，營造一個客家溫馨的、集體懷舊與環保健康的休閒文化觀光產業。境內以廢棄的鐵路改成為綠色腳踏車步道，步道兩邊可以看到一些婦女販售自家的農產品，而最大的商機莫過於腳踏車的租賃與休閒餐廳，可惜涉及商業的活動需要資本與經驗，對於本地保守的客家人來說，經營者往往以外地的人居多。

整體觀察本地的產業與生活結構，仍以農業形態為主。因此，與農作生產息息相關的客家生活內涵及傳統規範，特別是由伙房組織所形成特殊的社會結構，仍然是生活中主導的力量。

### 客庄婦女

本地婦女的組成大體可分為世居、婚姻、就業、遷移等構成。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祖先來自廣東潮州府包含大埔、豐順等地以血緣為主的移墾團體披荊斬棘進入石岡仔並以土牛為界建立拓展基地，客籍居多。而隨著開發的腳步變遷，族群人口移動不斷的進行，鄰近豐原地區已經成為福佬客或是閩南人的天下。1970年代國軍第十軍團進駐新社，石岡和盛村也入遷不少外省人口；同時近年來農村

就業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男性迎娶外籍配偶日亦增多。即便如此，本地的語言使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此地依然是相當典型的客家模式。同時，不管是夫妻雙方都是客家人、配偶一方是客家人或是夫妻兩者不是客家人，甚至類情形推往更早的時間，皆已所謂「入境隨俗」、「日久他鄉是故鄉」了。<sup>30</sup>因此本地的婦女日常作息與生活方式，皆以客家人的生活型態來操作。

對於客家婦女的詮釋，似乎成為他者的集體想像與族群本我的集體記憶。按照Bartlett的說法，那是一種「心理構圖」(schema)的概念，也就是對於過去經驗與印象的集結(王明珂1997：48)。一般人對於「客家婦女」除了本身的經驗，泰半來自既定的刻板印象，其中有不少背後形塑的動機或原因。筆者以為「生活是以生存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活動，操作生活的內涵及所建構出來的任何型態，皆可視為延續生存發展的理由」，以此觀點來了解本地的婦女，可以獲得較務實的認知。

一個生活在伙房的婦女，面對的不只是配偶個人或是一個簡單的家庭，以石岡鄉而言，通常是一個家族，一個家族建立的龐大伙房社會。在這個架構下的婦女同時要學習兼扮多重的角色，並且要致力於扮好這些角色，否則會招來龐大的壓力與批評。若以社會學家Goffman根據劇場環境所言的「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來解釋(Giddens1993：105-106)，客家婦女必須在這狹窄的舞台演示客家婦女所應該有且符合期待的角色，而客家伙房社會正是主導這些戲碼的安排，努力來維持劇本的原味。這樣的演飾下，客家婦女的生活是「無閒𠵼𠵼」(mo113 han113 chid21 chog21，忙得不可開交)，一切活動都是以家及家族為依歸。管理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是最基本的工作，而「勤、儉、直、樸」的態度是恪遵的準則。如同劉媽所說：

嫁過來這山頂麼个都愛自家來，這項離市場十分遠，買東西真無方便，使得自家種、自家做個就自家來，偃七係恁泥正學曉騎odobai(摩托車)。平常想愛食个菜，屋邊做下有種，除了豬肉以外，雞鴨鵝啦，做下嘛自

<sup>30</sup> 此處如此說明，旨在避免落入客家族群界線的複雜認定之中。

家畜。吾老個孤分僱一屑屑錢，無罇个(mo113 la53 gai33，不夠的)就自家想辦法。僱斯除了照顧屋邊个柑園，就做一屑手工加工，娘家也會分僱一屑搵手(ten53 shiu31，幫忙)，斯恁泥樣行過來。(劉媽1954-)

同樣的情形也在林姐身上：

自從結婚後僱斯辭撇加工區个事在屋家做手工，老公雖然係林連大伙房个後進，毋過因為分个耕地少啊，無麼个「祖父業」(繼承財產)，無法度靠收成生活。僱就在家渡細人(tu53 se53 ngin113，照顧小孩)做手工攞人公(lion113 ngi113 gung33，縫娃娃)、修皮球、做燈飾个手工，自家結婚後十七年毋識到外地做事，吾个一男三女做下係僱自家帶大漢，你信毋信？僱一連背(ba113)斷三條背帶。(林姐1961-)

配偶繼承家庭祖父業從事農業生產者，按照耕種果樹內容有不一樣的生產作息。婦女即便如此，也要忙於家庭事務與農業耕作間。而生活中受制於有限的耕地與生產經濟規模不足等因素，農業生產又容易受天候影響，一年收成經常在一些重大天氣變化中損失殆盡。因此，對於擴展財源、減少家庭支出、增加自給自足，成為累積家庭資本的積極目標。婦女為了拓展業外收入以彌補本業不利的影響，一方面又要兼顧家庭母職的角色，婦女們會補綴空閒時間投入家庭代工產業來增加收入。例如塑膠球、聖誕燈花飾、縫鞋、穿馬達線、車帽子、做娃娃、套接電子線材等不需強調技術性的二次加工，這些或論件或論斤的計酬來貼補家用，有的做為自己的「私伽」(sii33 kia33，零用錢)。如此可以照顧家庭中的年幼子女或老人，又可挹注家庭經濟。若是子女稍長者，則外出做一些幫工的工作，通常是在住家村落的附近，可以回家煮三餐的距離。此外，婦女會在自家的畸零地上，栽種平日生活所需的蔬菜，豢養雞鴨等，一方面可以自給自足，一方面也可以將多餘的生產販售，貼補家用。

另有一些家庭毋耕地的婦女嘗試不同性質的工作，投入美髮、美容或飲食小攤的事業，這不需要高的資本門檻，也有免於在戶外雨淋日曬的風險，可以自立門戶，也可以受雇於人。石岡媽媽劇團團長楊姐婚前是在台南新營服飾店當店員，過的是逍遙自由的小姐生活。嫁到山城客家山區後，受限山上耕地，曾經當

過捕蝶人，也為了改善生活，做過日夜顛倒的夜市滷味生意。地震後自己在租屋處前經營早點生意，自己學做饅頭、煎蛋餅、煮豆漿。而小鋪林媽年輕時喜愛美髮、美容工作。認為可以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一方面又可以賺錢，也有較多的工作機會，相較於工廠有較佳的工作環境，還可以認識不同的顧客群比較不會單調。

在九二一地震後，政府為了要讓災區婦女能有一技之長，且能在家園重建中可以自食其力，辦理一連串的就業計劃。透過職訓中心舉辦串烘培小吃班的訓練，取得丙級證照，做為就業開發之用。吸引本地不少的失業婦女參與此類研習，並於研習結束後投入小吃、烘培的工作，石岡傳統美食小鋪正是如此而來。

近年來，本地年輕婦女有別於中高齡的婦女，普遍都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或是利用客運、鐵路交通，往來於豐原、臺中等都會城鎮，從事的職業也較廣泛，不管是百貨店員、老闆、加工人員……散布於各個行業，為不折不扣的上班族。

除了工作之外，客家婦女是生活事務的操持者，也是鄉民信仰的執行者。如前文所言，石岡鄉是屬於伙房網絡密集的鄉鎮，各村有各家姓氏的伙房、公廳或宗祠。客家人「祖在廳，神在廟」的安排，重視祖先祭拜的活動是平日生活重要的部分。一般婦女除操持循常三餐家務外，對於神祇祖先的祭拜也是主要的執行者。除了早晚的祖先祭拜，一年中固定的三代祖先生辰祭日、家族「房公」的輪值外，舉凡各村、廟神明的節日慶典包含：「神生」（神明的生日）、伯公的祈還福、犒將或是生命禮俗中小孩認神明為父為母的「脫𦵏（tod21 kien53）」、「還𦵏」等，<sup>31</sup>以及傳統生活中大大小小節日禮俗的科儀內容，都是客家婦女必須承受之重。因此，客庄農村每到活動舉辦時，伙房妯娌、坊鄰居皆相互吆喝，走在大小路徑上，婦人「開擔拜爺」（客家語，挑著供品拜神）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婦女操持複雜的儀式與祭拜內容，有如課表一般，也是一種精神、身體上沉重的負擔。在筆者的田野訪談裡，無論是本地或是外來的婦女多次表達對於客家

<sup>31</sup> 所謂「脫𦵏」、「還𦵏」之「𦵏」是指認神明或神物做其契子，養子之意，而以「𦵏」為信物，以古錢幣如「乾隆通寶」或廟方鑄造的錢幣中的圓孔，穿入紅線繫戴在契子的脖子上，直到長大約十六歲，再告知神明解除認契關係。



祭祀信仰上的繁雜，產生焦慮，也是客家媳婦一種入門艱辛的過程。

頭擺，輒輒(常常)都愛拜爺，廳下祖先牌上三代祖先个生辰忌日，做下愛做祭，輒輒都毋記得。世大人(公婆)都會罵。將恁泥恁一個計(像這樣想一個方法)，將阿公婆該生辰忌日寫在一張紙貼在門背角，門背角放尿桶，逐擺要屙尿佢落去該時都會看到，正會知哪時到了。嫁過來麼个都毋曉，以前做細妹个時，屋家肚有阿姆在捍。拜爺个事情做下係阿姆在處理，這滿自家嫁人了，正知做人薪白个辛苦。佢還記得第一次拜伯公愛刷雞，佢毋知刷雞前菜刀愛磨利，正卡好割，將按泥雞捉來頸頸毛拔撇，斯用生鹵个菜刀割落去，仰脣都割毋斷，雞一疾就著屎驚乒乓跳，頸頸一半吊緊頭就走撇了，害佢驚去嗶嗶掣(害怕顫抖)，跔緊後面逐..... 佢家娘看到斯面北北講：麼人婦人家恁毋曉，做細妹人家阿姆無教好來，會分人見笑.....(阿英嫂1943-)

由上可知，即使為傳統鄉間婦女，原生家庭不見得就學會傳統定義中女性事務所認知的事。一旦面臨，還得忍受來自家內或社會結構下的批評，從頭學習。

此外，客家婦女是生活中「食」的重要操持者，也是飲食文化執行的核心。舉凡敬神、祭祖、婚喪喜慶乃至於平日的點心，依照不同節令、性質準備不同食材，而且在勤儉與受限的環境下，幾乎都不假他人之手，鮮少購買，這樣不致招來鄰里訕笑，也能博得好名聲。

.....差毋多逐個月都愛「打板、做粿」。佢唸分你聽：正月十五拜天公愛做大板，二月掛紙做圈板，三月媽祖生做紅姑板(大板)，四月清明節又愛打圈板，五月節又愛打粽、米粽、板粽，還有个煨粽該搵糖異好食，六月關聖帝君生嘛愛打紅板，啊無斯打大包，七月半拜祖公問神明也愛「打」粽，七月還有普渡該同樣愛打粽，八月中秋節做月光餅、同芋板，九月重陽節拜祖公用大板，十月廟肚神生，也愛用大板，十一月完神打大板、大紅板同大發包，十二月月尾都愛過年咧。平常時做兜點心，打糍粑、打惜圓、炊茭糕、打菜頭板、芋卵板，還有祖先做祭神..... (劉媽1954-)

婦女為了準備這些家庭或區域性的活動，必需要不斷的觀摩學習，而且經常是獨立運作，特別是婚後成為必須無可免的成長課題，以做為達成「好薪白」的

形象。這些過程訓練出婦女具有獨立自主的能力，也藉由活動中的交流，成為婦女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建立女性個人和群體網絡的重要一環。

本地婦女在平日操持家務、宗教事務與本身工作之外，也參與一些鄉內團體與組織。這是源自於1969年起臺灣省發起「社區發展十年計畫」中推動加強社區的活動。1990年起各村陸續成立長壽俱樂部、媽媽教室、舞蹈班或其他社團班隊。農村社會中，本來參與此類如烹飪、土風舞、插花、國樂等班隊，皆必需要排除農忙、家務的時間，自然而然，參與的對象會顯示出一些特殊的屬性，如特定職業的婦女、某些年齡以上的成員或是孩子已經成長較無負擔的家庭。由於這是從上而下的政令，有地方任務與績效競爭的壓力。有趣的是，鄉內各村伙房的網絡在這些活動上是有些幫助的。因為原本地域性的領導者或執行者就屬於伙房中的成員，也是伙房的菁英，加上農村社會中公務體系享有較高的地位，由他們來發動，很容易領導同村或同伙房的人員加入。再者，舊有大家族的體系妯娌通常會輪值管理家庭事務，妯娌呼朋引伴也較為容易，婦女社群的產生也有共伴效應。同時客家人愛好面子，各村彼此默默的較勁，也容易推波助瀾。鄉間生活沒有什麼娛樂，藉由參加這些較為輕鬆、休閒性的活動，參與者可以學習新知，又有共同的話題，也能搭配一些現代性、進步性的議題，使得不同伙房的婦女有更多對話與認識的空間。

九二一災後的婦女生活更為多元。除了以前的團體組織之外，部分的客庄婦女也進入校園參與校務的運作，參與家長會、班親會或是義工組織如故事媽媽、導護志工、圖書室志工。有別以往一般只由男性擔任家長委員的概念，而且婦女年齡殊異，除較少從事農業的婦女之外，在排除工作與家務的時間後，能夠以能以群體的方式參與校務的運作。2000年五月石岡鄉更成立了一組婦女防火宣導大隊，每月選定二個村里進行訪視、宣導、診斷居家安全等工作。以女性纖細的特質更能打動一般村里居民，成為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另一項成果。另外有兩組新興婦女團體相當受到各界矚目，一組是本研究的對象石岡傳統美食小舖(見第二節田野對象)；另一組是石岡媽媽劇團。石岡媽媽劇團是一群災區婦女在災後生



活重建中參加由鍾喬所帶領的心靈輔導課程，以劇場表達的方式進行心靈重建，自發性地組成的劇團，啟發婦女對於本身的探討。兩組同樣是客家婦女，同樣是肇因於九二一地震的機緣，由於出發點不同、發展的角度也不同、相對的面對的挑戰與壓力也有所差異，然而對於客家婦女的認知卻表達了多元而豐富的面象。

#### 第四節 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九二一地震為分界點，探討在地震後生活在這區域內特定族群屬性的婦女對生命產生的感知與領悟歷程。婦女經由自我選擇與改變，回應自九二一災後所產生的變化，並建立主體的地位與價值。因此，本研究對於文獻回顧上必須採取三個面向來探討，分別為「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創傷復原經驗」以及「災後生活重建婦女拓展生命版圖的具體實踐」等三個方面來討論。

首先，對於時代的變遷下形塑「客家婦女」文化體質與對應方式，必須有所理解。同時在不同領域層次上，分別就學者之論述檢視客家婦女呈現的意涵；其次，理解九二一地震的重大傷害對於傳統建置的伙房生活產生影響，災後生存中乍見生命的原形，藉由「九二一災後創傷復原經驗」探究人的心理內、外成長機制的過程，探討婦女生命力量轉換的可能；再者，這股動能在災後生活重建中，整合婦女過往的經驗，考量現實生存的需要，選擇、嘗試與突破，展開面對生活的具體實踐。原本「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創傷復原經驗」似乎是不同的範疇概念，但也就因為九二一地震不止是發生地點、受災類別都與客家婦女交疊，地震穿透了自然、社會景觀的形貌，同時也衝撞文化體質與人本之間的關係，反應在解構、建構的重建生活行動中。以此三者出發試圖進入出一個交織時間、空間以及事件的全景，並且聚焦在婦女的生命經驗，有助於釐清客家婦女既定的概念與事實的詮釋。

#### 客家婦女的研究

客家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種族概念(房學嘉、宋德釗 2002)。即使強

調「客家婦女」是在族群競爭下被凸顯的屬性，對於族群認同與傳統文化辯證時，刻劃與標記的符碼。本質上它是族群性別在從夫居現象結叢下的生活展演，卻在族群競爭時，標榜為族群特質，日積月累，竟成為普遍的概念與想像。然而，「客家婦女」一詞實應不只是單純的族群性別，屬於特別指涉的範疇，具有排他、比較的特殊屬性而以。撇開「族群」不談，它呈現的就是一群婦女呼應環境、具體生活的方式，是不斷建構、依循已久的生活文化，女性主體並無感知哪些凸顯的特別意義。鄉民社會一直視為最能固守與實踐傳統的場域。傳統文化與規範下的婦女，已為鄉民所承襲與教養為固定的角色。客家婦女儼然成為族群與文化的實踐者與維護者。於是透過結構性的安排與演飾，從居住形式到思想層次，規訓與被規訓之間同樣都沉浸在高度精神層次的領域中，視為客家女性的人生境界。因此，無論在大傳統或小傳統展演儀式的轉換與創新 (劉曉春 2004)，或是移墾先民「土著化」尋求社群認同與地緣、血緣意識的轉型過程(陳其南 1990)，也依然遵循傳統價值的軌跡，並且不斷的複製與強化。

對於客家婦女的研究隨著時代的發展，筆者歸納大至可分為四種面向來論述，分別為以客家婦女等同傳統美德，強調族群的優越性；以女性主義的觀點批判客家婦女是父權下的犧牲者，<sup>32</sup>認為客家婦女應該突破結構的壓制，自省自覺；從真實的生活出發，探討婦女展演的方式，選擇與創新，探究婦女發展的可能性；另一種為比較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反映現象的描述，提供反芻與思考。

首先，認為客家婦女等同傳統美德，強調族群的優越性，建構「客家婦女」美德。圍繞在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中描述客家婦女的獨特性為主軸，以勞動為本能，強調客家婦女不纏足、獨立自主性、勞動生活、操持家務、講求內在、無怨無悔等特質，成為文化的正統與族群的特色 (陳運棟 1988；古國順 1992；房學嘉、宋德釗、周建新、蕭文評 1992；劉錦雲 1992；楊國鑫 1993；劉錦雲 1998；丘彥貴、吳中杰 2001)。或是以文學的方式來表達客家婦女的特質，客家文學中最顯著的「大地之母」的角色詮釋更是推到最高點，如鍾理和(1996)《笠山農場》

<sup>32</sup> 本研究論文中有關「父權」一詞係筆者引用自文獻的觀點，並非筆者認同之定義。

下成就淑華的阿喜嫂、鍾肇政(2005)《台灣人三部曲》下〈滄冥行〉的玉燕、〈插天山之歌〉的奔妹、〈流雲〉的銀妹，甚至是開大河之作的李喬(1980)《寒夜三部曲》筆下的燈妹等，層層加深了客家婦女「吃苦當吃補」、「把工作當權力」、「勞動寄予靈魂」(楊國鑫 1993)等苦行德懿的境界。文學筆下的客家女性，一方面無盡地撫慰客家男性如幼子般的依賴性格；另一方面又必須壓抑自我情感，呈現忘卻私情獨當一面的剛毅性格。如此的落差與張力，幾成為男性眼中的完美「印像整飾」，也幾乎讓人以為「台前」、「台後」的女性是如此，也應該如此(Erving Goffman 1969：128；轉引自Giddens 1997[1993]：105-106)。<sup>33</sup>

如此不斷的在道德與精神正面加持下，維護客家婦女形象的方式還不時利用生活語言來警醒鞭策。這從客家日常生活使用的俗諺中可以一窺端倪。<sup>34</sup>客家諺語中對於女性的敘述是貶多於褒，負面多於正面，以警示婦女應有的位置與作為，不斷的教化以鞏固傳統的價值(黃永達 2005)。例如：

- 1、阿婆同契哥---公館。本指地名，確用女性出軌的方式來表達。
- 2、心舅嗽家娘---肩膿滑痢。意指媳婦對婆婆去世的哭泣不是真心真意。
- 3、心舅毋賢良，出外洩家娘。意指媳婦不賢能，有損原生家庭的名聲。
- 4、細妹人做人家的家神牌。意指女性出嫁後與原生家庭的無關性。可是真實世界女性在夫家的家神牌卻常不見名號。
- 5、細妹人肩尿毋上壁。意指女性再怎麼行也是有所限制。字意為女性小便無法像男性生殖器的構造能夠尿高。
- 6、男人斷掌有官賞，女人斷掌守空房。意指男人手紋斷掌可以飛黃騰達當官，女人同樣斷掌卻是會剋夫守寡。
- 7、男人嘴闊吃四方，女人嘴闊食虧郎。意指男人臉像嘴寬可以事業通達四處，女性卻是虧空揮霍，拖垮丈夫。

<sup>33</sup> 高夫曼以劇場概念分析社會互動。如果按照此種男性眼中的完美說法來看，客家婦女是沒有台後的。

<sup>34</sup> 客家俗諺或俚語是來自於俗民的生活觀念與實踐，透過日常的語言表達，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隱喻生活中的風土人情與觀念，也暗示著一股鞭策與維持的力量。從這些使用的語言文字，可以直接的窺探客家人傳統的性別觀。

- 8、熱天的日頭，後哀的拳頭---得人畏。指後母令人畏懼。
- 9、男人的帳簿，女人的乳姑---動不得。指兩性社會的禁忌。
- 10、細妹割脰---愛有。「脰」為男性的生殖器，此指生活用語「有嗎？」

否定的意思，意指沒有。(黃永達 2005：74-310)

從上述客家俚語俗諺對於女性充滿貶抑甚至歧視，反映客家以男性為主的社會觀念與價值。而矛盾的是女性卻是具有男性建構理想社會中所必要依賴與不可或缺的功能。例如：

- 1、一代毋好妻，三代毋好兒。本指沒有一位好妻子，三代兒孫都不成材。意指賢妻的重要性。
- 2、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本指賢妻幫夫避凶趨吉，孝子讓為父寬心。意指賢妻的重要性。
- 3、腳骨大踏地穩，尸肏(shi33 vud21)大坐金椅。<sup>35</sup>本指腳大站地穩，屁股大穩居祿位。意指選擇女性配偶身材的指標，能夠幫夫。
- 4、乳姑打橫。指非常忙碌勞動，連胸部的乳房都晃動得非常厲害。(黃永達 2005：5、198、367)

使用生活語言鞭策的力量，不斷的灌輸與強調，一方面主導分配婦女的從屬位置，一方面強調婦女在家庭、家族的重要性，捍衛客家婦女既有的形象。然而，對照真實生活中客家婦女擁有如傳統美德的說法：刻苦耐勞、勤儉樸實、堅毅頑強、自立自強、聰明進取等優秀品質與精神(房學嘉、宋德釗 2002:176)，除了肩挑幾百年的傳統教諭外，難道就沒有想要放下重擔，展翅翱翔、實現自立自強的念頭與勇氣？用另一種現代性又「大男人式」反諷對照的說法，是否隱喻客家男性在自我品質與精神上需要強化，竟無法給予家庭成員一個安居且樂業的生活。因此，隨著明智已開，這種單向思考為主的觀念很快的就受到反擊與挑戰。

倡導女性主義者，關注「女性勞動」、「公私領域」、「空間配置」、「女性身體」、「性別歧視」等議題，發展出對不同層次空間的討論，強調解構男性壓制下的社

<sup>35</sup> 尸肏(shi33 vud2)為客語屁股之意。


會結構(李竹君 2002、何玟娟 2002、陸緋雲 2002；謝艾潔 2002；張典婉 2004)，認為傳統社會是由男性所把持，女性被建構成為奴化與欲望的角色，「輔娘」是為男性主人所服務的，必須破除這種現象。畢恆達(1997：9) 指出女性在生活中細微之處受到歧視，應該找尋改變契機，同時男人應該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女性在家庭受到剝削的角色，符合於資本主義的需要與維持統治階級的利益，也由於家庭勞動的因素，女性只能從事低薪及集中於某些被切割細微到去技術化的職業或工作。激進女性主義認為這種剝削有利於男性，在父權體制下享受女性的無償勞動，女性在家庭的妻子/母親的地位，使得女人被男人/父親所支配。社會主義的女權捍衛者認為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結合迫使女人需要依靠男人(Heidi Hartmann 1978；Sylvia Walby 1986)認為工作中家父長式是維繫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迫使女性維持忍受家庭無償的勞動與工作環境，因為與外在雇傭工作並無太大差別。同時女人成為無償照護的角色，丈夫的親族如公婆、子女、未婚的小姑或叔叔，提供他們生活的「常態化」，就是對已婚女性家庭生活的「去常態化(denormalize)」。亦即，婚後的女性被迫統合負責家庭內所有勞動事務(Abbott & Wallance 2003 [1995]：106、108、183、209)。

因此，李竹君(2004：83-91)認為客家農村女性在不對等的性別分工與勞動角色是受到「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共謀的結果」，並且以「定義女性工作為貼補、掌握技術、強調母職天性無可取代」等方式來確保男性工作地位；而忽略客家女性在物資困乏的環境所展現「節儉、順從或是刻苦耐勞的生活態度」是一套必須「妥協生活現實，衍生出來的智慧及生存策略」的說法，甚至透過母女之間代代相傳來鞏固父權體制。這種所謂「客家婦女/傳統美德」的族群榮耀標記---已成為壓迫女性的具體證據。詩人杜潘芳格與張芳慈就以現代詩的形態來描述傳統文化下客家女性的處境與心聲，藉此批判客家女性在族群、家庭中被迫犧牲自我，甚至是身體、思想的權力，以此來喚醒女性應該有的自覺，做一個有聲音有權力的自己。以張芳慈(2004：52)《天光日》中的〈砧枋〉一詩為例：



人講細妹人係菜籽  
請裁風仰循吹...  
一生人个生活  
麼該東西都放上去  
分人切剝  
像一塊孔孔缺缺个砧枋  
結婚了个人生  
層層个負擔  
家族个項項事務...  
粗疤罹害个剝痕  
留下一刀刀深刻个往事  
細妹人啊  
請裁人使橫使直  
係汝唯一個路

以菜籽、砧枋比喻客家女性的命運，承載了瑣碎生活事務，來自婚姻、家庭、家族的壓力，女性主體並無自主的權力，依生均受到支配支使的命運。同樣的描述也出現在利玉芳(2010：102-103)〈濛紗煙〉一詩中：



雞未mang113啼  
窗仔背霧濛濛  
月光還裡di33眠帳肚發夢  
緊性个家官  
喔喔喊炕床...  
灶下火煙煙...  
火屎相爭飛上天  
想愛變星星...  
掀開包等田坵个面紗  
打赤腳个婦人家  
將濛濛个心事  
躅入禾頭下

在家族體制下的客家婦女，權力中心由「世大人」(shi53 tai53 ngin113，公婆)掌握，不管是公公或是婆婆，一天的開始就是受長輩的意旨支配，婦女心裡的憧憬，



遙遠孤單如星，但終究要回到現實，再多美麗的幻想也抵不過柴米油鹽的繁雜，忙於廚房而無暇想像。

簡單又深刻的描寫出客家婦女的生活景象。筆者無意反駁此種幾乎涵蓋華人社區的婦女生活位置；但，我們不禁要問男性在哪裡？當婦女大清早埋沒在廚房的煙塵當中時，客家男性在哪裡？筆者在田野訪談其間，曾經就廚房議題：「若老公會入灶下搵手無？」、「好比三餐係若老公煮食恁泥好無？」、「你對細佬入灶下感覺仰脣？」與婦女進行對話，其結果令人玩味。幾位婦女認為丈夫很少進廚房幫忙，除非是太太生病了；也反對三餐由丈夫來煮，理由認為他們不會煮，煮的也不好吃，一兩次還好；對於男性進廚房她們認為「恁無核卵(ant31 mo113 hak54 lon31，當什麼男性？沒有生殖器)」、「脛衰人(zhi53 soi33 ngin113，真丟人)，做無事係無？」、「出去會分人笑死哦」等等。這些是來自社會整體輿論的壓力支配著家庭內部的分工，甚至會內化成自我認知與價值判斷，矛盾的是她們不反對嫁出去女兒的丈夫進廚房，卻不贊成自己的兒子進廚房取代媳婦角色。從這個觀點來看，Ann Oakley(1982)就認為勞動的性別分工是社會建構的，而非基於自然的性別差異，在這些建構過程中，某些職業漸漸就變成男性或女性的工作了。女性在家事工作中得到讚賞或獎勵漸漸成為一種自我設定及統合自主感，成為一種客觀性的存在，將自己捆綁在這種標準上(同上引：170、181)。

就世界歷史的演進過程而言，各種社會體制運作經常把兩性關係放置在不平衡的翹翹板上，女性受支配壓迫的位置值得思考。然而，若以單純的二元對立來理解性別的意義，或單以權力與聲望來說明性別的落差，疏略了現實生活展演的過程與具體實踐，那麼就容易放棄生活中兩性體質上與文化上互補、互融涵蓋的部分，同時也無法說明個體對於社群中認同的邏輯。這樣的「共業」啟發於華人的傳統文化深受儒化的影響，強調以國家領導為最高地位，建立起階序的概念。並巧妙的以國家領導人為天之子做聯結，塑造常倫的思想，常倫為綱，是律令生活的準繩，鑲嵌在祖先的排序之上。《荀子·禮論篇》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不少宗族祠堂上就書寫

「天地君親師」等五恩來祭祀；《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把國家、家庭及個人整個階序、權力與性別定位緊密聯繫。以家廟廳下為中心的伙房結構就如同國格階序的縮影，客家伙房不斷複製標準化空間模式，個人生活動線及空間分配所隱含的性別權力關係(楊文毅 2005)，伙房社會的發展型態講究宗法倫理序位(曾坤木 2004)，「家庭—家族—宗族」終極目標就是國族。遂把忠孝節義文表直書於廳廟祠棟堂聯上，時時耳提面命「國族—宗族—家族—家庭—個人」的重要。許烺光先生認為中國傳統家庭是以父子倫(father-son dyad)為主軸的家庭，具有四種特性：延續(continuity)、包容(inclusiveness)、權威(authority)、非性特性(asexuality)，其中非性特性的特質在中國傳統社會不強調兩性的差異特徵，甚至於有意掩蓋性的特徵(李亦園 1992：280)。服膺在此常倫常綱下的整個華人社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幾乎都鮮少為自己而活，也都被分配該有的位置。更具體的說，應該都是服務於國家統治需求下的生存法則。為了鞏固這個想法，客家男性是否也是受國家常綱壓制下衍生如此「生活現實的智慧與生存策略」的應變者，顯示出來到底男性是「被『父權』下的父權」或是客家文學內經常描寫成「『戀母』的軟弱男孩」。果若如此，無法解釋何以土牛劉家元龍婆及溫氏齋婆太的崇高地位(房學嘉 2000)，或是今日那些客家婦女在各行各業脫穎而出，成就自己的案例。「對應生活現實的智慧與生存策略」非但客家婦女所獨自承受，對於其他族群婦女甚至是男性，在傳統的制度中顯然也沒有絕對的選擇權利。也就是說此種傳統社會、文化不單是歷史群體的產物，更化為一種大環境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強烈支配個體의思想和行為，無法單純只視為兩性的意識戰爭。黃有志(1991：3-4)在社會變遷與傳統禮俗中提到：

一個社群的文化類別，分為大傳統與小傳統，以中國傳統社會來說前者為禮後者為俗。前者據有貫通古今呈現抽象、普遍、永恆的性格，據有統攝力、延續力與滲透力，又稱之為禮文化。後者來自實際生活經驗，重視人際與環境的關切。顯出相對、特殊與現實的性格。是一種現實生

活的人生實踐，具有簡便性、強韌性與適應性的特徵，稱之為俗文化。

可知這種傳統禮與俗的文化也是通過體制與實際生活發展的經驗。況且石岡鄉的伙房社會是歷時發展的結果。百年前移墾此地時，許多人都是抱著神主牌及一片草蓆的「羅漢腳」、「單身哥」而已，胼手胝足，從零開始，他們的目標也絕對是為求現實生存的發展後，期能衣錦原鄉，為子孫建立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基地。類似的性質發生在九二一地震之後，石岡鄉大環境幾乎都遭受嚴重的損害，生存的壓力不若祖先單身漢身無片產來得簡單，而且一切幾乎從零開始卻還要照顧耗齒繁重，他們的目標也絕對是為了改變現有的生活，以及為往後子子孫孫重新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基地。

此外，張典婉(2002)以德國社會學者Norbert Elias的優弱勢組構(figuration)理論來解釋文學文本中客家婦女所處的位置與角色。認為在客家在族群/家族/父權/女性間彼此權力關係的對應中，藉由強化客家族群的特色與鞏固內部的凝聚力，以爭取族群競爭上的優勢；同時為了維持父權的結構與兩性的位階，形塑客家女性服膺的典範<sup>36</sup>。張氏認為文學文本提供了上述兩性優弱勢的落差，但隨著女性教育水準與經濟能力的轉變，提升兩性間的依賴性。並且社會功能民主化可以帶來男女權力的趨近，達到兩性的平衡，解除傳統觀念中兩性對峙的可能。雖然作者以女性在文學的表達上已有對於傳統客家婦女的角色進行批判，然而作者並未提出現實生活中兩性實質改變的作為。筆者認為這是為了順應時代的兩性關係變化，維護家庭生活運作的基礎，自然而然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的結果。反倒是引借文學作品中的「客家女性圖像」，來說明男性一廂情願地投射在客家女性的完美形象下，以及藉由現代文學批判過去被壓抑的女性生活，產生張力。文學雖然可以反映部分生活，但畢竟無法呈現時代持續變動下的真實生活；同時對於其他族群而言，獨攬完美形象塑造族群落差，無形中也再度強化「客家女性圖像」；或是簡化過去生活的現實而單一的對於兩性權利位置的批判，反而無法帶來兩性趨

<sup>36</sup> 即所謂的客家女性一般印象：高勞動力、生產力、生育力、順夫從夫、苦難大地之母等印記。

近的可能性。

近代客家婦女研究中發現，婦女跳脫傳統緊箍與自許道德光環之間的矛盾性，鍾春蘭(1991：127-130)認為傳統的勤勞節儉美德固然要保持，但邁開步伐，調整觀念，勇於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挑戰，是今後努力的課題；而客家男性揚棄男性威權，學習更尊重女權，也是刻不容緩之事。余亭巧(2004)就以婦女從參與文史工作的經驗，重新思考客家婦女的定義對於族群的認同。特別的是客家婦女夾在新舊兩個時代之間，呈顯了不同時代交錯下可能有的矛盾與掙扎，並且在異鄉的都會生活與環境互動的過程，客家女性的生活內涵產生衝突，一方面有著急於掙脫來自於所謂「父權主義」建構下的客家女性意象的束縛，另一方面在家庭與職場之間又呈現內心對於客家女性的殊榮感，感知客家女性獨特於其他族群者的認知與讚美，有別於傳統社會概念中非主體建構的價值觀點。<sup>37</sup>尤其選擇「客家文化」工作產生了自我對話，找到族群的自我認同，成為一種原鄉情愫的出口。余氏並不認為客家女性已擺脫了以男性為主建構下的規訓社會，從私領域到公領域之間，不見得得到配偶的認同，而是妥協的空間增加了，外在的認同與時代的呼應也給予正向鼓勵。再者，因應時代的進步與都會中有較大的空間，添增客家婦女本體的動能性。<sup>38</sup>弔詭的是，越是從事與客家事務相關工作如文史或歌謠

<sup>37</sup> 此指為中國傳統社會一般概念中：「男主內、女主外」、「男性剛強、女性柔弱」、「男耕女織」、「男性為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與宣揚者」等等。

<sup>38</sup> 筆者認為五位女性客家工作者選擇的方式是對應「三個家」的心理詮釋。「三個家」不只是空間的形式意義，同時是女性主體表現自我的實質經驗。五位工作者早期為了求學或工作離開客家原鄉地，在婚後的家庭與選擇都會區居住許久，少女離開「第一個家」，對原生家庭產生的依戀感，這種「原鄉的形象」是來自客家地區傳統文化所形塑的概念，因此勢必對於受訪者的觀念與行為有深根涵化的作用，因此選擇對原鄉家庭的回應是既依戀又哀怨的矛盾心態：前者對原生家庭血緣牽絆是很難割捨與拋棄屬於生物性層次的部分；後者隨著社會性的文化影響，與原生家庭成員的更迭變動，加以女性婚姻的定位(嫁出去的女兒如拋出去的水)，形成時間、空間與心理的距離漸行漸遠。婚後的「第二個家」--夫家，夫家同樣為傳統觀念所形塑，女性由外來者變成家庭成員的一部分，顯然不是空間決定的距離，而是心理態度決定的距離。婚後媳婦的角色遠比原生家庭女兒的角色更加複雜，維繫情感的繩索也由原生家庭轉移到婚姻伴侶的身上，這條繩索的掌握是不對等的權力，弔詭的是這條繩索牽繫的另一端往往是更牢固的婆婆角色，因此面對丈夫的態度遠不如婆婆的態度來的重要，要真正破除這個心理距離，顯然努力的歷程很長。諷刺的是隨著兒女的出生、婦女工作的經濟貢獻以及新時代女性運動的觀念，婦女在第二個家的權力、地位日亦增進，也逐漸形成另一位「準婆婆」的角色，當然這種競合關係並非絕對，但促使一端焦慮產生。然而終究是一個慢慢成為像「原生家庭」的家，婦女即使角色轉移，也難以跳脫傳統建構的定位。於是尋找另一個窗口可以真正行使自我意志、拋開他者眼光、肯定自我價值，甚至是躍升更高層次執行具時代使命感、向來以男性支配的客家文



團體者的客家女性，對於族群認同先於女性認同，並且對客家文化和客語的認同的非常深切，積極背負鄉土文化、語言傳承的特殊使命。她們看待自己是客家文化存續的傳承者，表達出當仁不讓的企圖心。

近年來客家婦女研究逐漸擺開傳統地位與女性權力的兩端，回到時代生活的發展中，從真實的生活出發，探討婦女實際展演的方式，透過自我選擇，探究婦女發展的可能性。對此，徐霄鷹(2006)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以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考察客家婦女從事山歌與敬神的活動，認為婦女展現自我選擇與自由的態度實質詮釋了婦女「賦權」的真實意涵。這種以文化主位的視角來審視客家婦女的生活經驗，是一種個人在主動與被動、有權和無權之間游移選擇的歷程。個體作為在傳統與主流意識和個人選擇間的行動者，是一種相互的關係，利用自身的能動性迎合、反對或利用，為自己爭取更多發展空間，也就是通過社會實用性的角度發展性別的需要為基礎，使性別轉化為更積極自我實現的手段。研究者認為這是種「自下而上的方法」，不強調提高兩性的地位，而是尋求內部具體位置上的權力重新分配，在「實用」的地方，通過「實用」的方法賦權於婦女(徐霄鷹 2006：273)。

因此，審視客家婦女必須以多元的角度來觀察，包含族群經驗、文化傳統與社會脈絡等。更重要的是著重在婦女的具體生活上，觀察其生命週期與不同生活環境中，其主體意識的產生與實踐。是以關注客家婦女的歷史傳承，更要瞭解客家婦女現實處境，不同區域的客家婦女受到當地小傳統的影響，伴隨著不同的權力和地位；再者隨著整體社會受全球化、現代化的影響，生活內容已有改變，今

---

化工作，這種任務具有高度的文化詮釋權與神聖性，遂使「客家文化工作」成為第「第三個家」的歸屬，客家婦女成就自己使自己成為家的主人。「第三個家」由於具有恢復客家文化、族群認同兼具時代感的神聖使命，層次上超越丈夫、家庭、工作以及具有文化傳承詮釋的特殊性，這種工作的實踐逐漸轉化成一種殊榮、一種優越感。

游離在這三個家的探索歷程，展現客家婦女角色的多樣性，藉由文化的傳承者漸漸成為文化的詮釋者，更進一步惕勵自己成為客家新文化的創造者，取得客家婦女新的發言權。這種從試圖跳離傳統客家文化的束縛，到對傳統客家文化的反省與理解，改變的不只是一種對族群經驗的自我認同，甚至是超越族群的婦女地位的詮釋。然而解開客家婦女傳統制約的緊箍，卻又跳入以宣揚傳統客家文化的工作，兩者之間存在著矛盾性，須藉由五位客家工作者的爬梳與覺醒，喚起兩性之間的理解與尊重。



非昔比，對於婦女的影響也要有所關注 (陸緋雲 2002；葉怡文 2004)。

## 小結

傳統客家女性深受父系繼嗣結構，以及凸顯客家婦女等同於傳統美德的印記成為他者與自我觀念的定義所影響，表現在各個生命週期歷程。在石岡世系群聚的伙房社會下，傳統客家婦女的態度尤其明顯。然而，現代生活中固有的結構形式依然存在，但也因整體社會的變遷、女性意識的覺醒下，以及基於現實生活的考量下，兩性的發展有新的變化。真實的生活中，選擇生存的方式、改善生活的方法以及定義人生的目標相較於傳統侷限的觀念更為寬廣。儘管傳統美德依然影響現代生活的內涵，但是面對現實處境的變化，婦女不僅在生活中有了支配經濟與生產的能力，現代婦女多元的角色得以適當地跳脫傳統框架，展現其自由選擇的喜好。也就是說婦女在生活表現與自我認同上，在有限的實用空間裡發揮了主體的行動力，增添較多主體的選擇性與能動性。客家婦女怎麼看待自己、定義自我與創造自我價值，成為突破規限的空間下最可貴之處。就如九二一災後的石岡婦女而言，維持生存與重建生活是超越兩性權力關係的大前提，與其去挑戰傳統對婦女的限制，不如視為在生存與生活之間，尋找彼此適合的發展位置，營造共存共融的生活空間，展現了自我力量的可能性。

## 九二一災後創傷復原經驗研究

以本研究的客家婦女居住的石岡鄉來說，九二一震災是百年以來的重大災難，山崩地裂，房屋倒塌，連大甲溪的石岡水壩也造成斷裂，一夕間壩水全部漏光，河床也出現斷層壟起，遑論地面上的建築與人員傷亡慘重。向來以客家伙房著稱的山城地區，傳統伙房建築及廟宇幾乎無依幸存，人員傷亡密度與數量更居全省之冠。地震瞬間抖落了傳統文化建築之外衣，也迫使人們暫時拋下社會與文化建構的束縛，人與物間的關係裂解，把人震回生命的原形。正因為災害造成環境結構的改變，導致傳統制度的鬆動，牽動著所處族群性格的特殊性也發生變

化。因此，針對生命原形的災後創傷經驗的研究，特別是觀察傳統客家族群在災後個體的生命變化也就格外有意義。筆者可藉由研究對象實際的生活內容，對照心理學的角度研究個體災後心理層次的成長內涵，從人性心理到生活實體兩者關係的驗證。

胡欣怡(2005)以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在九二一震災後的三年半時間，以山城客家地區四位復原良好的受創者為研究對象(由於研究對象多半居住客家地區，與本研究在地緣與生活內涵上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探究個體「創傷後成長」的內涵的呈現與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尋找成長的中介變項與關鍵機制。胡氏認為復原的受創者在「自我」成長向度中，明顯有屬於「自我感的重建」，也就是自我認識增加、自我效能增加與自我期許肯定。同時以更高概念群組劃分為信念、情緒、行為、人格等範疇，分別出現能情緒調節、建立新生活習慣與模式與人格變項等，分別展現在災後生活的具體行動中。藉由體認自己的重要性，認同苦難價值，以及學習新的因應技能，使得自我的效能提升。

而在「人我」的成長方面，出現同理心、自我情感表達增加，新的人際態度形成與改變人我評斷標準。研究者認為與他者互動的「情感性社會支持的獲取」，具有立即性情緒的紓解外，主動尋求他人的支持與援助視為成長內涵的一部分。

在「世界」向度的群組中，表現在基本幻覺破滅、生死關的轉換、惜緣惜物，把握當下積極行動、生命優先與生活重心重建、生存意義的建構、靈性宗教的態度以及人生智慧的體認。對照於生活中生、死、存、滅、得與失的看法，更加珍視現存擁有，化為對生活的積極性。同時強烈的「把握當下」的信念，進而更加珍惜週遭的人、事、物，並且善盡人的本份，成就真正的人生。胡氏的研究有助於對於觀察災區婦女心理層次的變化，也可以由實際的生活表現加以印證。<sup>39</sup>

相同的創傷經驗也呈現在林耀盛(2003)對於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的心理社會

---

<sup>39</sup> 對於「創傷後的成長」簡稱PTG(posttraumatic growth)普遍上在自我知覺、人際關係、人生態度有所轉變，同時也隨著時間的向度與個體的差異有所不同，而所謂的成長指涉的是一種信念、情緒、行為、人格的質或量的轉換，屬於正向的提升與發展，並且超越原初的個體，表現在「自我」、「人我」以及「世界」的分際中(胡欣怡 2005：100-106)。

療癒經驗研究中。林氏統整出受創療癒者的普遍結構，包含：空間崩塌、自我瓦解、身體規限、時間補綴與世界重建的五個並置多重的心理現象，彼此互動於瓦解與復原之間的歷程。林氏提出一個「現實身體」與「慣性身體」的平衡，前者是當下的狀態，後者是歷史歷時性的結果。換言之，個體在已適應慣例的經驗，也要正視當下變化的結果，兩者之間企圖尋求妥協與調適，並且要迎接後續的生活型態與持續的事件。也就是說生活的空間經由身體而被介顯化(林耀盛 2003:49)，是一種雙向感知投射的結果。

筆者認為從心理學的觀點探究創傷後成長的內涵與機制，是能夠避免一味強調災後硬體重建、生活重建的觀點下，忽略正視生活的中心應該以人為主體出發的意義。畢竟唯有人的心智與感知健全，生活才會有意義。並且心理學上的討論不僅僅是創傷復原的機制，對於以人為本的自我重建，顯然除了個體「復元」更積極的作為即是「成長」。然而，胡欣怡、林耀盛以人的心理向度關係為主要論述，屬於個體內在的機制與統攝的結果，無法具體說明生活中促成復原的具體作為為何？災後的重建工作有無轉換心理壓力成為積極行動的可能性？並且是否人性的複雜超越研究者的歸納，主體成長對整個現實生活而言展現出何種變化。特別是在災區受創的不只是個人，而是與個體有關的整體生活內涵，包含家屋、社區的空間以及維繫空間內的人、事、物等連結。就人類學民族誌的視野而言，觀察人類的行為不僅在於個人的心理層次，而是整個人所置身的整體生活世界。個人的心理僅就反映生活世界的一小層面。人類生存在要應付整體生活中三餐的供給之外，也要維持經濟交換的能力，以及個人生活以外的人際、社群互動關係。因此，在災後重建的序列中何者對於災區的居民來說才是相對重要的？支撐與維持個人及群體的主要生活方式---「工作價值」對於受創者災後的成長有何影響？災後心理學的討論並未多述。同時因為切入研究時間的因素，很難判定此「成長機制」是階段性的表現，亦或再幾年之後「自我」、「人我」、「世界」的態度有崩解的可能。而筆者的研究無論在時間點與觀察主題上，正好可以延續這樣的議題，研究婦女九二一災後的生命歷程，提供啟動心理成長與改變的具體作為，了

解自我、人我與世界向度在實際生活中的轉換關係。

有別於從心理層次的探索，林秀芬(2004)選擇貼近現實生活中主體支持需求的程度來考量，以石岡、東勢、新社三鄉鎮的災後喪偶單親婦女為對象，拉高創傷者與常人的對比性，探討災後喪偶單親婦女接受社會支持度變化的情形。支持的面向分為情境、功能、結構等面向，並以發生時間、服務來源、內容性質、需求感受等說明各種支持對九二一災後喪偶單親婦女的影響。林氏認為在不同災變階段，婦女獲得的社會支持類型以災變危機時期的工具性支持較多，重建時期則以情緒支持為主。支持的主要來源，可以發現災變危機期雖以非正式支持優先，但仍以正式支持為多。<sup>40</sup> 隨著災後重建期的正式支持逐漸減少，支持來源也就回歸到個人的非正式支持網絡，多為親屬或朋友。而婦女婚後逐漸減少和娘家、朋友的往來，改以夫家的支持網絡為主。山城農村地震喪偶女單親雖然在災後獲得大量社會支持，不過有些社會支持可能會隨時間產生質變或不穩定。同時，災變前兩性既有資源的不公平，也可能再次複製性別不公的待遇，形同二次弱勢災害。這些包含傳統地區資訊流通的方式、對象、甚至是交通工具的使用。一如畢恆達(1999)所指出，愈是需要公共資源協助的弱勢人口群，愈容易受限於弱勢條件的重重障礙，所獲得的公共資源反而愈少。而女性展現其異於男性自我調解的處理方式，表現在有關情緒的恢復方面，地震喪偶的女性單親災變後確實善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恐懼、焦慮、痛苦與挫折，也願意接受正式或非正式的情緒支持，顯示女性對受災者彼此具有獨特的同理與敏銳度，能適時適當地給予鼓勵或安慰，提供受災者情緒支持的環境(Fothergill 1998，轉引自林耀盛 2003：43)。相對於男性在傳統禮教下，為維護男性權威，必須壓抑個人情感，不輕易示弱。國外災變研究發現男性災後缺乏情緒支持，不但不輕易求助，也缺乏女性所擁有的非正式情緒支持網絡。所以男性災後的壓力症狀不僅延至災後兩、三年出現，甚至轉為憤怒、攻擊他人的暴力行為(Fordham & Ketteridge 1998；Wilson, Phillips, &

<sup>40</sup> 林秀芬(2004：62)認為災後得社會支持以正式支持為多，包括救災指揮中心緊急救援、物資運送、死亡慰問金、房屋全、半倒慰助金及重傷慰問金等各項災害救助，再加上安置或就業之各項措施，如租金補貼、九二一重建低利貸款、以工代賑及臨時工作津貼。



Neal 1998，同上引)。

此外，林秀芬(2004：69)認為女性受限於農村的以男性為主的意識型態，未必享有支配資產的權力，<sup>41</sup>婦女運用這些資產支付資本市場中的相對支出比如高額房貸和育兒費用，所掌握的資源就大量減少，甚至配偶生前部分的財務規劃或債務問題有些還是因災後才知道，也必須承攬下來。除了反應男女就業競爭、農村、經濟局勢等不利女性就業的結構限制，是女性單親貧窮化的結構性危機，面對育兒與經濟上的雙重壓力，讓婦女就業選擇多加限制。而地震擾亂災區的日常生活秩序，但社會結構卻未因此瓦解，反倒隨著災害遠離而加速「還原」，性別機制即為其中之一。這群山城農村的女性，深受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女性婚後從夫，社會支持也以夫家為主，但她們在喪夫之後，卻逐漸失去夫家及丈夫朋友的支持，這與一般喪偶女性或女單親的社會支持變動相同。災後重建是一場資源爭奪的角力戰，愈容易取得資源的優勢者，重建與復原的速度也就愈快；相反地，愈不易獲得資源的弱勢者重建也就越困難。對此林秀芬建議(2004：74)：重建支持需特別加強穩定、長期規劃的工具支持及正式支持，避免她們容易陷入女單親的貧窮危機。子女年齡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家有學齡前的子女者極需育兒及就業方面的正式支持，介於學齡期至未成年的子女者則需就業及經濟方面的正式支持。

林秀芬的研究顯然點出了客家山城地區從夫居現象與農業結構性的影響，特別是石岡的伙房社會，宗族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但面對資源分配與權利競奪問題時，助力往往是阻力。尤其是災後婦女重新就業與獲取支持更要面對重重困難。筆者延續此觀點，就學中的子女隨著學齡增長所支付的經濟負擔就越加沉重，因此更凸顯穩定長期之就業支持的急迫性，對於政府在九二一災後推動的臨時工作津貼方案，雖然侷限於短期、低薪、低技術性的工作，無法長久解決災變重建農村婦女就業問題。對此探討女性災後就業的議題就呈顯它的意義與價值。

---

41傳統民間俗慣認為女性對於資產的支配權力除了受限於婚姻如嫁出去的女兒一般不參與原生家庭的資產分配；家族資產以房或男丁為主要繼承對象，女性很難提出處分的要求。



同樣的想法，蔡素妙、洪寶蓮(2001：150)就針對九二一震災家庭壓力與資源需求調查中，引用吳英璋(2000)對於「活力」、「生活」與「資源」的觀點，<sup>42</sup>認為增強或補足家庭資源的需求，有助於維續或重新促進家庭的活力。並且指出受災戶個人資源較缺乏的是工作技能、社交技能與自尊自信；情境資源較缺乏的是資金包含積蓄、貸款、資源流失、收入減少等。因此認為重建應更重視穩定維續家庭生計與關顧家人，也就是重建的支援工作著重在民生大計的改善，以及家庭關懷的層面，而非僅為物資捐助與個人的心理復建。這點應和林秀芬(2004)的觀點，均認為對於災區重建支持的力量須特別加強穩定、長期規劃的工具性支持，並與情緒性支持兩者相互作用的必要性。也藉由外在的社會支持如親友人的協助不但可以強化彼此，又可以擴大外在的潛在資源，進而發展回饋行動，成為社會支持力量的再醞釀。蔡素妙(2004)更從家庭復原力的觀點來觀察：認為部分災後受創的部分家庭何以展現強韌的對抗逆境的復原力，強調復原力是家庭與環境間的一種健康導向的交互作用，認為影響地震受創家庭復原力的發展與內外部資源結合與變化有關。家庭內部資源從流失急需外部資源如人力與物資進入，到家庭內部潛在資源與力量被激發增強，降低外部資源需求，轉而致力於家庭內部與外在關係的情感維繫與經營。其中，穩定家庭經濟是一向重要支撐家庭維續的力量，並可以促進家庭成員間的親密感。

這也再次凸顯穩定的工作與互助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助於個人及家庭的復原力量更進一步可以轉化為對社會回饋的正相機制。若以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 1970)的需求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來看，<sup>43</sup>物資捐助與個人的心理復建，相當於滿足暫時生理與安全的需求。至於屬於社會性動機的愛與隸屬的需求，則當社會關懷團體逐日減少，滿足的機制主要還是來自於親子、朋友、手足、配偶或是鄰居親友。然而本次地震的區域因素與傳統繼嗣結構叢的影響，

---

<sup>42</sup> 吳英璋(2000：19)認為活力是生活的力量，資源是活力的來源，要能成功因應危機與壓力，原則在於建立及累積活力與資源、保護活力與資源、減少活力與資源的耗損。

<sup>43</sup>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指出人類所有行為係由需求所引起，並依五個層次級而生，從低往上包含生理、安全、愛與隸屬、尊重、自我實現等五大滿足論(轉引自張春興 1986：430、431)。

上述的個人或團體也可能是遭受災害的重疊範疇之內，所以尋找另一種可滿足替代的方式之一就是工作。穩定長期的工作可以重振家庭的生計，也可以緩和前述不安的情緒，帶來生機的願景。因此，做好家庭的安置，建構婦女就業的機會與準備，以及滿足心靈層次關懷的問題也就格外顯得重要了。而本研究中的災區客家婦女，同樣是面臨相同的問題，她們如何克服重重阻礙，從工作中展開家庭復原的生命力，並發揮群體力量，提生個人成長的層次，可以提供一些參考的答案。

### 小結：

九二一震災對於生活在災區的人們而言，基本上是一種普遍身心創傷經驗的歷程。個人創傷後的成長指涉的是一種信念、情緒、行為、人格的質或量的轉換，屬於正向的提升與發展，表現在「自我」、「人我」以及「世界」的分際中。換句話說是個體重新認識自己再出發的經驗，提供個體對家庭、社會等群體關係新的態度與想法，呈現的是個體調整後發散外界與回饋的變化。這對於石岡婦女歷經九二一震災的生命歷程而言，跨越了近十年的時間變化，無疑的是可以通過探索，與上述的不同研究產生對話。而災後客家婦女的創傷成長經驗，也由於傳統的角色與地位等不利因素影響下，致使其承受更多的壓力與挑戰。筆者以為「地震後社會結構卻未因此瓦解，反倒隨著災害遠離而加速『還原』(林秀芬 2004：73)」的看法是值得辯證的。同時有鑑於胡欣怡認為地震影響「自我」、「人我」、「世界」的態度的改變，何以林秀芬認為無法撼動原有社會結構甚至是權力的說法，顯然兩者有不同之處。筆者傾向於由於個體想法因地震而改變，傳統社會結構是有突破的可能，何況社會的現狀是朝向兩性良性的發展趨勢，這個脈動基礎是有加速的可能。是以通過石岡婦女災後的研究對於來自內、外支持的力量是否是協助婦女成長復員的重要關鍵，以及除了情緒性的支持之外，是否以工具性的支持提供就業，帶來家庭經濟的穩定更為需要，或是由於他者的協助與支持，使得個體的成長轉化，成為未來回饋社會的資源。這些由災後個體創傷的復原機制到以女性為主體的生活經驗探究，有助於對客家婦女災後生命歷程提供更深層廣

泛的瞭解。

### 災後生活重建中客家婦女拓展生命版圖的具體作為

探討災後客家婦女生活重建的有關論述，有別於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觀察個體災後復原的變化之外，從觀察婦女具體的轉變原因與作為出發，何玟娟(2002)針對九二一石岡地區受災婦女所進行的心靈重建機緣，<sup>44</sup>導以民眾戲劇的概念與技巧協助石岡災區婦女審視自我，反芻身為客家女性的意涵。何玟娟觀察鍾喬導入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的「受壓迫劇場」實施過程<sup>45</sup>，轉化石岡婦女桎鎖的觀念，意即父系繼嗣群體的社會結構下客家婦女受支配的角色，透過戲劇演示的歷程，<sup>46</sup>察覺---言說---表演自己，讓生命的自己和生活的自己產生對話，從壓抑中體驗出來，正視自我的生活價值，為傳統觀念下的客家婦女帶來主體意識的思維。研究者發現，一旦自我轉化機制完成，能以一種既和協卻堅定的方式，嘗試進行挑戰既有不對等的結構，化解兩性既存社會概念的可能性，其中包含婦女生活中的私領域與公領域的參與。尤其經由一連串的民眾劇場體驗過程，婦女不但從戲劇的心靈治療中獲得啟發，進而自發的成立了「石岡媽媽劇團」，幾位婦女甚至共組了「石岡果菜生產合作社」，<sup>47</sup>透過集體參與，突破現有的限制，展現出女性從個人到組織力量的結果。對於能察覺自我的存在意義與言說，體驗自我的價值，發展成實際的行動力。這段改變的歷程甚至促進家庭成員間彼此的瞭解與緊密性，更重視個體間彼此的感受。

基本上「石岡媽媽劇團」的媽媽與「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婦女有許多異同

<sup>44</sup> 2000年差事劇團以奧古斯都·波瓦民眾戲劇的概念與技巧，於石岡重建區，藉由開設「媽媽戲劇工作坊」的方式，與當地的媽媽們共同進行「心靈重建」的歷程。

<sup>45</sup> 奧古斯都·波瓦的「受壓迫劇場」實施過程包含：瞭解身體(knowing the body)、讓身體具有表達性(making the body expressive)、把劇場作為語言(the theatre as language)、劇場做為論述(the theatre as discourse)。(何玟娟 2002：15-17)

<sup>46</sup> 石岡媽媽聚團在民眾劇場體驗過程分別為：戲台頂的媽媽—地震、戲台頂的媽媽—家、媽媽的伙房、心中的河流(同上引：45-47)。

<sup>47</sup> 2000年由盧思岳領導的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基於災後鄉民面臨到地震後家園破碎，水果滯銷的問題，遂協助媽媽劇團成員及其他農民籌組「台中縣石岡果菜生產合作社」，建立果菜直銷網(引自石岡鄉誌，王峙萍 2009：440)。

之處。婦女們居住在石岡鄉，有著相同的地域文化，也都是生活在傳統客家對婦女的概念下，年齡層前者落差較大但也都是中年之上，同樣也是一群已婚婦女，共同經歷了九二一地震，房屋或成員都有不同程度的傷害與經驗，也藉由群體的組織，成就社會的價值與參與公眾事務的能力。然而，災後的接觸有所不同，前者是由於參加「差事劇團」的「媽媽戲劇工作坊」，是以心靈重建為目的過程中，藉由肢體展演生活中的自己，打開心靈的對話，挖掘主體的意識，反芻女性受壓制的一生，試圖尋求解放，進而在現實生活中展現自我的可能性。後者以災後生活經濟維持為訴求，直接面對災後生活的壓力，在面臨生計的困難下，參與實際的工作輔導後，進入就業的場域，展現婦女的意志。從女性群組的人我關係與工作成就中察覺自我，同時在工作主題的實踐中，婦女重新發覺在傳統與創新之間的價值。婦女在拓展自己的生命版圖時，體認到在族群認同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成為挑戰傳統的嘗試者與改變傳統的創造者；一方面也可以是傳統價值的擁護者與傳承者。兩者皆為客家女性帶來新的詮釋。

此兩個團體的石岡媽媽自我認知的歷程方向並不相同，參與社會價值與公眾事務的方式也不相同。「石岡媽媽劇團」的媽媽們以戲劇傳達婦女自我察覺，並突破個人空間的範疇，挑戰傳統父系社會的觀念，企圖改變現有結構，正視婦女的行動力，基本上表現的是一種審視自我由內而外、思想的、強調女權釋放的整合過程；而「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婦女則是從災後實際的生活實踐與自身經驗，並非以挑戰父權喚醒女性意識，而是經歷一連串面臨生存工作的挑戰，發現自我的價值與婦女群組的力量，是由外而內的、生活的、具體的、創造的認同歷程。

此外，兩者對於「廚房」概念的表達意義也不相同。「廚房」是一個常被認為與婦女的有關的概念，詩人張芳慈暗喻廚房空間是婦女「分人切剝像一塊孔孔缺缺个砧枋」，或是「夫娘儕將自家當做磨石，迷迷迴到三光半夜」，或是石岡媽媽所說的：「廚房是一早開始照顧家人健康、維持活力的地方」，還是「灶頭鍋尾」傳為客家婦女美德之一的場域。「廚房」甚至是家族維持生命熱度的中心，所謂男性「起家」正是以廚灶的概念來發展，這個中心卻是由婦女來維持。侯娉婷(1994)



認為廚房空間意義上作為父權社會禁錮、控制女性的場域。負有掌控經濟意義的廚房，是婦女最主要的生活區域，卻呈現權力掌控意識的矛盾，也是實現兩性權力、勞動落差的場所。在這些概念下，兩群婦女基本上也都是從「廚房」出發，前者是藉由「走出廚房」、「踏上舞台」來表達婦女解放、賦權的概念。<sup>48</sup>後者卻是擴大「廚房」的範疇，尋找自我的元素，成為生活工作中發展的基地。

廚房廚藝是許多自行創業者入門的基礎，曾玉惠(2003)以高雄區營農婦女副業經營意願調查，發現最受青睞的是小本生意的餐飲業，認為小額資本的早餐店、小吃、米食餐點及飲品等為農婦們的最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2001 年起，陸續針對全國各基層農會家政班，輔導辦理「農村婦女開創副業發展班及經營班」，並取予起自田園農村婦女形象的「田媽媽」名稱，泰半以農村婦女「廚房」傳統經驗作為創業的基礎。「廚房」甚至成為婦女走出家戶朝向世界的窗口。運用於傳統創意產業之意念上，「廚房」關懷的對象不只是家人，呈現的意義也有不同，表達的是「懷鄉」、「思親」、「生長記憶」的概念。這樣創業的歷程中婦女獲得自我察覺與成長的機會。同時，後者的婦女群組是長期性的，有別於前者定期或短暫的聚合，操作的內容也有明顯不同，因此遭受的困境來源也有所區別。

楊金燕(2002)研究中寮農村婦女在災後生活重建的工作發展中，開啟婦女自我角色的自覺與認同歷程。並透過植物染手工業，成為當地特色，活絡地方的經濟。研究者套用傳統「男耕女織」的概念，認為在傳統農作經濟裡只有邊緣角色的婦女，善用邊緣經濟，為災後中寮產業的復甦提供了一個創新的可能。其中觀察的重點在於婦女參與與自主變化的過程。楊金燕認為傳統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是由男性社會所主導，即便是災後的重建，主要的決策與決定也幾乎是由男性來發聲(2002：26)。卻在較為邊緣化的空間以及農村經濟支持的必要性為前提

<sup>48</sup> 筆者並非質疑媽媽劇團對於婦女自我意識及主體自覺的喚醒的努力。然而，在筆者訪談過程中發現主體自覺與主體改變似乎是兩碼事，因為必須建立在由兩性關係相處與相互認知的平等才有意義。否則婦女認為自己獲得心靈思想上的權力，而丈夫卻認為是「丈夫釋放出的權力」、「我肯讓她去」言下的恩賜，或是「女人要先把家事做好啊！什麼是做好？怎樣才算好？這是沒有一個比較的。」，甚至是「頭都洗下去了，要不然怎麼辦呢？」隱含著面子的問題。顯然兩性認知仍有落差。相較於石岡美食小舖的婦女在兩性關係相處與相互認知，確實獲得明顯的不同：丈夫樂於分享妻子的榮耀，也能在家務上進行分工，包含廚房內的事務。



下，這群中寮婦女得以藉由公務部門的協力，踏出傳統空間範圍，展開新的嘗試，由此啟發了自我的意識與價值。特別是婦女在創組工作坊的過程中，婦女面對許多前所未有的經驗與既有的限制，展開了自我能力實現的驗證。

婦女工作群組的最大壓力還是來自於經濟的因素。但是婦女在過程中享受屬於自己自主獨立決策的權力，發展婦女群體有別於家庭的歸屬感。點出了在傳統家庭的生活中，婦女即使有配偶的支持，並不容易表達婦女的自主性。尤其是旋繞在婆媳、子女與周遭環境的複雜牽引下，婦女很難有表達自己的機會。

楊金燕（2002：24）指出婦女由於處在傳統壓制下的各種角色，如女兒、妻子、媳婦、母親、婆媳關係等多元的換置，也必須承受各種角色的分際與壓力。弔詭的是在九二一災後這種性格分際與壓力，竟然轉換成為災後生活重建中，適應生存需要的包容與彈性的能力，因而能突破傳統困境，開啟另一段人生旅程。這樣的說法也呼應了呂玉瑕(2008：616)以經濟資源與家庭地位的研究，在較不穩定或貧乏的家庭經濟下，家庭採取存活的經濟策略，女性生角色顯著，淡化傳統的制約，提高決策的地位。

巧手植物物染工作室婦女們歷經波折後獲取自由的空間、平等的地位與能力的拓展等，特別是女性群組的關係經營上，克服內部的衝突，提升到另一個尊重彼此個別差異，自行建構的平衡機制，達到生存運作的最佳境界。這與筆者所研究的「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婦女們有許多值得參考對話的地方，同樣是災區婦女、同樣是災後創業、同樣是群組關係、也藉由外來協力成長，當然也有因實踐內容、發展層次或因地域性、族群性或群組關係等表現的差異性，將在研究進行的同時加以比較。

此外，災後生活重建中由政府或民間組織所促發的婦女就業組合，讓傳統女性有機會共同參與工作學習的機會。但不管是學習初始階段或是工作具體運作期間，對於女性群組間互動的描述，並未有清晰的描述。女性群組的經驗，因為性質、目地、屬性的不同，表現出來的相處態度、對應方式也有差異。常見於農會家政班組、鄉鎮媽媽教室或是社團組織，如土風舞班、插花班等。也見於宗教信

仰的公德會、誦經班，或是志工性質的故事媽媽、導護媽媽、宣導隊等。或是有特定屬性如黨政體系下的婦聯會、女青年團。或是以專門為女性權益服務的婦聯會、晚晴協會、彩虹婦女事工中心等。以及少部份強調女性情誼關係的姊妹會。儘管女性群組有不同的類別與性質，但是以女性成員為主的團體內部還是有一些同質的屬性與功能。王智珉(2005)研究花蓮縣東昌村阿美族女性結拜認為：「女性透過結伴成群，建立姊妹情誼，其意義在於分享生活經驗、凝聚集體力量及維繫人際關係，所延伸的價值是共享相同的文化體系與記憶」，並且女性結伴成群在兩性分工的社會中則出現了轉換與維繫，以及對應的功能。

傳統女性生命歷程的階段，彼此有著共同被支配的經驗<sup>49</sup>。而災後婦女皆面臨著生命與生存的困境，對於劇變後的殘存者(survivor)心理容易開啟相互關懷與同理心；一起參加職訓工作也有共同的話題，可以彼此的言說與相互的撫慰，體質與心靈上很容易發展出姊妹情誼(楊金燕2002：26、81)。但是一旦共同進入工作場域，有別於以往加工區或是果園幫農由頭家指派工作的經驗，由女性群組內部自行或是選出代表來分派工作，同酬不同工、同工不同環境、同環境又不同角色的情況下，質疑、猜忌、口角、磨擦開始鬆動相互的情誼，彼此信賴關係受到挑戰。更由於向來傳統男性主導的結構中，對於女性的溝通經常採取是命令、指揮與責罵的方式，無形中也教育著傳統女性的處事認知。因此，在工作上沒有男性或權威者的指揮下，以彼此的背景類似，很容易也複製這套處理模式。

女性群組如何處理彼此的競合關係、如何表達彼此的情感差異、如何面對衝突與解決問題、如何的接納與認同，鮮少有相關的具體描述。即使是農委會「田媽媽」的組織研究中，也認為成功的條件在於情感融洽、默契良好的精神及態度(曾玉惠2006)，卻無法具體展現「一群農村婦女」共同參與，組織分工，調整彼此差異，整合共同意見的過程。石岡傳統美食小鋪的組織運作過程，正好提供上述缺少的明確經驗。

---

<sup>49</sup> 一般女性生命經歷扮演女兒、媳婦、母親、婆婆等角色，以及承受重男輕女對待的地位。

## 小結：

九二一災後的生活重建中，面對被改變的生活內容以及維持務實的生活需求，凸顯了兩性共同生存的重要性。儘管兩性傳統定位落差依然存在，但當來自於外部的支持力量逐漸減少時，兩性依存的关系更加密切，婦女傳統角色的定位必須被重新思考與調整，使得婦女有展現自我能力的可能性。特別是工作對於重建生活經費需求的必要性，婦女藉由不同的選擇與參與，以群組的方式開啟就業的契機。在工作組織與運作的歷程中，女性展開自我意識與實現的啟發。並且在群組的關係上，展現了婦女特殊屬性互動的平台，除了共享生活經驗之外，又可以在工作角色上，展現自我獨立的一面。同時女性個體對於處理群組情感與工作組織的間的關係，發展出調合的機制。婦女工作上的實踐與處理調和的機制，同樣的運用於兩性關係的發展與家庭的經營上，得到彼此的共識。再者，由於婦女過去有多種角色詮釋的經驗，加上經歷九二一災後生命變幻無常的啟示，當面臨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時，無論從家庭事務到公共事務，可以展現較高的承受性、包容力與適應性的動能。

釐清了有關「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創傷復原經驗」以及「災後生活重建中客家婦女拓展生命版圖人的具體作為」等相關文獻的探討，理解研究者每個不同階段所發展的結果。九二一地震造成原有鑲嵌於時空下的事物暫時解構，也包含屬於歷史建置的傳統文化結構，並且對於生命造成的變化，促使客家婦女有重新審視自己和他者關係的機會。同時，肇因九二一地震後生活重建的需要，婦女得以思考在傳統位置下變動的可行性。轉換以往由男性支配下的各種角色與經驗，給予了婦女災後成長、就業更大的能力。雖然不見得足以迅速改變整體傳統所建構的思維，但也因為婦女展現自我的能力。並透過群體的組織，發揮女性群組的力量，提升了兩性調合的空間。石岡傳統美食小鋪婦女九二一災後的生命歷程，正可以表達這些發展的過程，彌補了上述片段的文獻成果，成現出更完整的面相。也可以從這些歷程中說明客家婦女所堅持的是什麼？客家婦女可改變的是什麼？客家婦女如何從傳統經驗塑造的角色，轉換成為自我成就新局的主角？更

重要的是現實生活中，客家婦女們如何的看待自己的人生、成為自我的主體。

##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人類學民族誌的方式進行。這是一種質性研究的方式。民族誌的主要論點在於「掌握土著的觀點，他與生命的關係，來瞭解他對於他的世界所持的觀點」(科塔克 2005：63)，並且對於這種被研究者「一讀就懂、熟悉不過」的文化現象進行再發現或詮釋。特別是對於女性的研究，即使取材來自於客觀的現狀，也經常是從男性視角出發或是長久以來社會所建立的價值體系下得到認知，左右了真實的意義。因此以民族誌的方法進行女性研究，是針對具體的、可經驗的、直觀的、現實的生活經驗，由被研究者本身的感知與經驗進行理解與詮釋。

對於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的生命歷程的探究，筆者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及「參與觀察」的方法進行。針對「石岡傳統美食小舖」參與經營運作的婦女進行深度訪談，時間長短與次數視訪問內容與資料的收集而定。在進行訪談之前，筆者準備一份半結構式的參考提問，以能掌握有關以九二一災後為主軸的生命感受記錄，並以錄音器材與相機輔助，若受訪者不願接受錄音，則以訪問時所作的筆記替代。訪問使用的語言，以石岡本地生活使用的大埔音客家語為主，主要的用意為客家地區的生活內涵以客家語表示較能傳達生活的俗常性與特殊性，避免語言轉譯與語意傳達上的落差，以及較能了解受訪者在語言選擇上呈現的個人性格。同時，配合受訪者的反應，當受訪者的語意告一段落時，再進行提問或發言。訪問的過程撰寫田野筆記，一方面補充錄音資料不足之處，一方面幫助自己思考，俾利訪問進行順利。

訪談內容初期以石岡美食小舖經營現況為起點。從網路、新聞媒體、報章雜誌等收集而來的社會評價與銷售產品出發，回溯以小舖成立經過等議題正式進入以婦女為主題的探究，接著再以婦女個人為單位，蒐集婦女生命成長過程、婚後

生活狀況，直到推向九二一地震的生命經驗，進入參與災後生活重建與婦女共同組事業團體經營等歷程。並且筆者也藉由進入舖內參與產品產製、銷售過程與店舖生活，以實際觀察婦女團體彼此互動對應的情形，用以瞭解婦女群組間情感如何流動與運作。並藉由共事的經驗收集婦女對於男性參與廚房事務的想法。此外，筆者會訪問公務部門、私人團體與幾個客家伙房團體或組織管理人進行一至二次的訪談，瞭解災後重建中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以及對於現代客家婦女的想法與態度。再者，筆者還會以隨機抽樣的方式採訪當地婦女如何看待這群婦女的變化與想法。最後再將蒐集的資料進行比對分析進行書寫，剖析客家婦女生命歷程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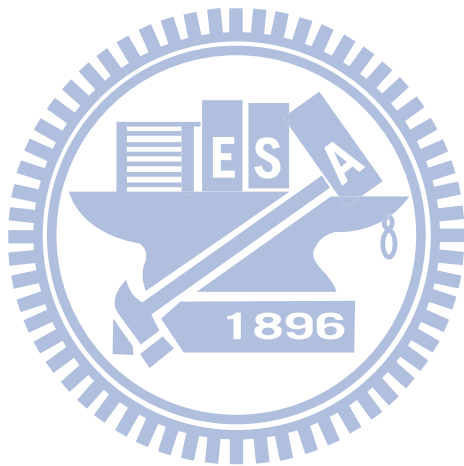
本研究的訪談地點以九房村的美食小舖為主，婦女家中進行為輔，並以能對其在家庭成員的互動有更多的觀察瞭解。而為能反映真實田野訪查的客家婦女觀念與想法，本研究書寫方式採用婦女口述資料。對於其中客家語的部分含有族群的特殊生活史觀與態度，所以用客家語的文字書寫來表達。筆者採教育部臺灣客家語拼音系統進行，與國語文意相同或接近者不加標註，其於標註拼音與調質，並以標楷體呈現，在後以華語轉意譯。除表達族群語言的特殊性外，俾能記錄婦女在鄉土生活中過去與現在的變化，更珍貴的是維護與尊重婦女言說的權力。

## 第六節 章節內容

本論文主要探討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地震災後的生命歷程。婦女面對現實生存的需要，選擇與突破伙房社會的規限，通過傳統美食工作的實踐，詮釋女性角色與主體生命表達的意義。相對於心理學者對於災後創傷的討論，本研究以人類學民族誌的理論與方法為基礎，針對石岡傳統美食小舖婦女於九二一災後的生活進行深度訪談、觀察、參與體驗。透過婦女口述與實踐的方式，理解婦女災後的生命歷程。本研究首先對於田野地點發展的過程進行描述，特別是本地特殊的伙房社會結構，有助於了解客家婦女震前實際的生活背景。再者，描述九二一地震



的發生對於本地生活內涵的影響，尤其是客家婦女災後所面臨的生活困境。過程中筆者會處理文獻上關於客家婦女研究的討論，並且融入有關災後心理創傷與復原的研究，以觀察婦女體驗災後身體、心理與伙房社會下的生命變化。其中也會對於幾個災後新興的女性團體與產業組織進行對話，以了解女性面臨困境時所發展出來的可能性。本論文的第一章首先描述石岡地區以父系繼嗣群體發展成特有的伙房社會，鋪陳這群說大埔客家方言婦女的日常生活。第二章探討強震的破壞下，如何造成資源的損失，引發個體心理的變化，顯露人性的複雜。以及在既有傳統伙房對於婦女的規限，成為災後客家婦女必須面對的生活挑戰。第三章接著敘述一群石岡婦女迫於震災之後家庭與家屋重建的需要，選擇務實的生存策略，以日常家屋內傳統客家飲食的手藝出發，轉換生命的舞台。第四章為本論文的核心章節，特別是女性結群與工作的經驗，我採取實踐的理論視野，觀察與描述石岡美食小鋪婦女們歷經組織、解散、重組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具體的觀察到這群客家女性災後個人與群組表現的特殊性。延續前章，第五章分析這群災後客家婦女的生命變化，以此來討論女性自我認同與主體生命價值的意義。最後，在結論章我嘗試以這個民族誌個案與災變研究、客家與性別研究，進行對話。以表達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所展現傳統婦女生命經驗的可能性。



## 第二章 九二一災後婦女的困境

### 九二一地震

如果說要讓石岡婦女選擇二十世紀最令人驚嚇的事，大多數的人都會提到九二一地震。1999年9月21日凌晨，短短幾分鐘天地的劇烈翻騰，以南投縣集集鎮為中心，順著台中盆地東邊與中央山脈西側的丘陵沿線區域，撕裂整個空間內自然與人為建構的物質環境，造成人員嚴重的傷亡，<sup>50</sup>讓人們體驗到芮氏規模七點一數據的意義。人類的生命歷程普遍上是有其時序階段性的，比如生命中的生、老、病、死的過程。即便有些偶發，總的來說也是佔生命史裡整體的少數。舉凡建築物的老化與建設，人們透過計畫、秩序與節奏性的拆毀一棟建築物，然後很有步驟的完成它，或是有計畫性的改變區域內的環境，就像挖一條馬路、蓋一座橋樑。亦或是生活中普遍認同的價值與謹守的信念，常以為好心有好報、天公疼好人，只要不是為非作歹、只要不是逾越常規、只要能有個維持生活正常的工作，一般而言都可以保有自我意識的安全與財產。因為我們都是有預期、有次序的活著，很少有在「亂」與「失序」的狀態下生活。

然而簡單的地殼能量釋放卻徹底推翻了這個生活定律。詩人向楊(2004)寫道：「……一夕之間，房子失去了支柱，生者失去了家人，幸福失去了依靠，希望失去了寄託，連明天都有讓人岌岌可危的感覺。」石岡鄉的婦女萬萬沒想到在一個世代子孫再熟悉不過的地方，會一夜之間變成如此觸目全非，寸步難行。擺在眼前真實的駭人景象就在身旁：暴露水泥裡冰冷的鋼筋如法會中縷縷的香煙柔軟纏繞，倒塌斷裂的滿地廟宇神佛、石岡村旁堀裂迸開的滿山墳塚、到處散落紅瓦土磚的客家伙房、坍塌層層疊疊的教室、橫躺在溪河裡貼著地平線的碑豐橋、長庚橋及玉成橋、平地隆起三樓高的道路以及崩落露出黃色底土的兩岸青山，組成一個驚恐、殘酷、現實的景象。瞬間「離開」與「等待」有著特別的意義。透

<sup>50</sup> 本文指的「物質空間」係參照黃應貴(1995)空間、力與社會一書，導論中對於空間的定義與人的活動關係闡釋。由於九二一地震損毀的層面太廣，包含物質的、個人的、文化的、社會的交織結果，還包含生命的終結。因此筆者認為引用此觀點較能符合地震損毀的全觀性。

過電視畫面向全世界播映來自世界各國的救難隊員在東勢王朝大樓的斷垣殘壁瓦礫堆中探巡生存者、石岡德興社福館空地上躺著一具具包裹的亡者已看不到親屬哭紅的雙眼與肝腸寸斷，一些人驚覺到昨晚一起用餐的親人不見了，昨日一起遊戲的同學不見了，一起吃消夜才剛離開的友人不見了。原始的生物性與文化中的人性界線開始模糊，人性的卑微、羸弱與強韌；親情、愛情與友情；信仰習俗、倫理制度與傳統法則等，一一在地震中被篩顯出來並且重新檢視。往後的數年，災區塵土飛揚中伴隨著全倒、半倒、失業、救濟、補助、責任、政策、效率、規劃、重建……等等，均在這條被譽為客家人沿線<sup>51</sup>的車籠埔斷層帶，反覆討論。

由於九二一地震所遭受的災害和影響涵蓋的層面太廣，不單是一個瞬間破壞的結果，而是一個持續動態演變的過程。這樣的環境與氛圍，對於災區婦女的生活來說更是艱難，長久所面臨結構性的問題更加深災後婦女所遭遇的困境與挑戰。婦女眼前所要面對的除了是自身與親人的暫時安危之外，一生辛苦經營的資產被損毀，生活中資源嚴重的流失，對於未來不安的生存環境與遙遙無期的生活復建更是一種嚴重的身心威脅。這些瞬間驚悚的結果深入撞擊災區居民的心理層次，考驗生存者對於維繫生命的態度。在處理災後生活重建的同時，原本就屬於弱勢的婦女，承接如潮湧來的難題，不啻又是另一種災害的來臨。這些傳統架構下的婦女角色如何面對這前所未有的經歷與困境，以及採取何種對應的態度與方式，將在本論文中逐一被討論。

## 第一節 資源流失

九二一強震造成有形實體與無形結構的損失，對於生命財產造成重大的傷害(見表二：各鄉鎮傷亡數及房屋倒塌數比例統計)。除了人員傷亡之外，來自鄉民生活核心最直接的損失，可以概分為有形及無形資源的流失。按照吳英璋(2000：

---

<sup>51</sup> 指涉的是客家人的居住地帶。中部縣市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於台中縣的神岡、豐原、潭子、石岡、新社、東勢及台中南屯一帶；彰化的埤頭、員林、和美、田尾、永靖；南投縣中寮鄉、國姓鄉、水里鄉、魚池鄉、埔里鎮等地。九二一集集大地震車籠埔斷層正是沿著山線北上，其主要的災區正是這些客家人居住的區域，稱為客家人沿線。

16-35)的分類認為因應資源流失的情形對應資源的需求來看，分為物件資源、情境資源、個人資源和能量資源(蔡素妙、洪寶蓮2001：151)。所謂的物件資源指的是生活周遭的各項物件，包含房子、車子、衣物.....等；情境資源包含環繞個人喜好重視的生活環境，如穩定的工作和諧的家庭良好人際的關係、社區的機能、衛生的生活空間等；個人資源指的是個人的特質與能力，包含工作技能、態度、社交能力、自信心、自我效能.....等；能量資源係指用以獲取其他資源的資源，如金錢、積蓄、知識、個人信用、個人服務等等。這些資源在不同的時間點分載不同的意義，也就是說地震造成資源的流失，流失的層面有深有廣，會分別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場合反應出來造成影響。因此探討流失的意義也就是尋求日後復原的機會以及可能性。一別於以往觀看平面媒體或閱讀其它國家地震新聞的疏離感，筆者嘗試以訪問石岡婦女人回憶的形式，理解受訪者體察到九二一地震當下的經歷，描繪有形、無形資產的流失的情形。嫁到龍興村三十幾年的劉媽感觸特別深刻：

該一日臨暗在龍興村个山頂，跔(ten113，從)屋家肚看出去歸天頂係紅色个雲，風也異像比平常還較太，偲(en113，我們)都同平常共樣，暗夜當早都睡咧，偌同老該係睡在改建後較新个三合院平屋，隔一个坎頂面還有一个老伙房。到了暗夜玄玄風(hien113 hien113 fun33，突然間)搖都真厲害，隆隆滾个聲，搖有異好久哦，嚇都嚇死人了。你知龍興村山頂無麼个人家，一到暗夜就烏到看毋到手指，偌同老公拼命摸烏遽遽走(gia31 gia31 zeu31，趕快跑)出來，家官(公公)因為戴在較舊个老伙房，眠床上个探筭(tan53 sii31，衣櫥)壓落來，壓緊走毋出去。吾老公因為天特烏看毋到，就用喊个，毋過無聽到聲，就又衝入去，該時麼个東西都轉(zhon52，倒)落來，又烏烏烏，到尾聽到家官在哀，吾老公慢慢東西搬開耙開，一个人扛無麼起來，撼(met21，弄)真久，將同家官拖出來，佢已經受重傷，排骨斷了幾下支，上背伙房两个阿叔公無走出來，分(bun33，被)泥磚壓死了，直直到天較光正尋到挖出來，滿身係泥灰，頭拿爛(頭部破)一大孔。該時喊人救也沒用，總下尋毋到人，落山个路都坍撇了，到了第二日朝脣家官就過身了。落山个路斷做幾下截，路面又匏起來有一尺，一路又屙山(o33 san33，山崩)，用一個傳一個，傳到山腳下，盲(man113，未)知梅子天橋斷落來歸條大路封死死，恁泥(and31 nel13，像這樣)爬上爬下送到社福館，



死人排著真多啊。吾家官對佢異好，做下卍會講佢麼个，佢真毋盼得。歸个老伙房祖屋都無了，翻整過个護龍裂撇幾下搭(dab54，好幾處)，歸屋頂(整屋頂)紅瓦片掉到滿地泥，翻新个日本瓦也彼惇(zhun33，抖)撇真多，看起來一個孔一個孔，辛辛苦苦起个屋家都恁泥壞壞撇，看到目汁流都留卍出來。(劉媽1954-)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和盛村的林姐身上，她是從隔壁鄉鎮不顧家人的反對，嫁給同姓的先生。林姐有著堅毅樸質的性格，家裡唯一也是所有的房子全倒了，所幸家人安全逃離，回想當時恐懼中透露出一股硬骨氣：

佢這位林連伙房，該暗晡上上下下搖一大力，吾妹(我的女兒)差一層分衫櫛礮到(壓到)，佢先出來，佢同吾老公踉緊撞出來，差一秒，前腳正出來，無一下那，隆隆滾个聲，對四圍八方對頭拿頂壓落來，暗摸胥疏(am53 mo33 ci33 so33，黑漆漆)看到屋个烏影轉轉(倒)落來，歸个伙房二十幾間屋一下都變空空了，逐儕(dag21 sal13，每個)走出來驚去嚶嚶掣，伙房前面該魚塘水都激(gieb54，水搖盪溢出)出來。共伙房个阿伯婆踉吾老公細漢時就無爺沒哀佢盡照顧，盲知，盲走出來都彼礮死，吾老公真毋盼得。屋家麼个做下沒了，東西總下轉轉撇，礮撇咧，自家婦人家搬也搬卍動，地動又密密來，沒幾日，阿兵哥就來刻刻撇(挖掉)，孤孤拈一屑屑等(單單撿一點點)。該時吾老公在清潔隊，聽到滿內做下恁壞，死恁多人，逐日(每日)愛去載屍體，手扛屍體扛到手臂擎卍起來，佢講這係做功德，屋家人平安就好。該恁久，歸家人只好在梅子租屋戴，無想到又堵到七二水災，歸屋家又入大水，卍過地動了後，屋家肚都無麼个東西了，所已損失也無嘛大，反正人平安無事斯好，天最大，佢愛恁唇漾，人也無法度啦。(林姐1961-)

相較於生命的損失是災民心中最沉重的痛，房舍、田地、財產的損毀也令人痛心。居住土牛劉家大伙房五十幾歲的阿明，對於十五世祖文進公辛苦打下的劉家江山，建立了氣派非凡、雕樑畫棟，內有「仗義卹鄰」、「海甸瑚璉」、「兄弟貢元」的伙房大宅院，提到祖先總有一股優越感。提起那晚的遭遇，仍然起伏激動，不勝唏噓：

地動該一剎那，左右扯啊扯，上下搖啊搖，這種泥磚屋仰脣受得了？劉家幾百年恁輝煌个屋，無幾下斯橫橫(van53 van53，直直倒下)落來，

俚記得最清楚係第二到6.8个餘震，原本快會轉撇个伙房搖搖鬆鬆會掉落个大樑，本來還有邊脣斜倒个橫樑堵緊，盲知(mang113 di33, 怎知)經過恁泥過搖，倒去過徹底，該八卦大樑啦、歸屋頂該瓦析(nga31 sad21, 瓦片)總下嗶嗶啲啲落來。貴貴个(pun33 pun33 gai33, 厚厚的)泥磚壓在身頂就已經動彈毋得，要拉都真難拉得出來，再加上通常五、六十年个屋天棚頂、棟樑項做下有好幾十年貴貴烏烏个粉塵，對頭頂蓋落來，rhiung33(粉塵漫天)也rhiung33死了。村項裡肚異多屍體分人扛出來，根本看毋出人个面。伙房前个半月池本來離地面水有一尺高，結果地動該日暗夜大家對禾埕走出來，八十幾歲个阿婆嚇到嗶嗶掣(bit52 bit52 chid2, 顫抖)，走出來大家都認毋出來，滿面滿頭做下係灰。該一夜大家蹲睡在禾埕肚，夜裡感覺面項有東西爬過，拿起手電筒一照，竟係半月池底肚个龜，又還較分人驚奇个係看到逐個人都著緊烏襪，仔細一照，係池窟底个烏泥分地動搖到禾埕上來，差毋多有三十分高，四周圍空蕩蕩，幾百年來祖先辛苦打拼威風个大伙房，一下那就無撇了。正好得祖先也有保佑，這隻伙房个人大家做下有走出來，毋過一看，續無阿叔，正遽遽過轉去轉倒个屋樑爛瓦肚尋，孤看到分無麼清楚个一隻手在泥磚灰肚。該慈雲宮後背个劉家另一個大伙房斯無恁幸福了，一個伙房十七個人全無撇，其中有租分(bun113, 給)七個係番戴，因為位所在較偏僻个八堡圳山邊，歸伙房个屍體直直到天光正有人發現。(阿明哥1962-)

平日所熟悉的、習以為常的甚至是忽略的人或物一下子都會鮮明起來。人們常是由「他」的不存在後才認識「他」的存在，在失去後才驚覺失落，體現出與自己生命關係的意義。尤其是在瞬間毫無心理準備的狀態下所帶來的影響，如同受訪者所提到的幾百年來，每日生活作息間接觸熟悉的房屋、熟識的人、每日習慣經驗的事，或是存在腦裡互常堅固的觀念，在生活中偶有變動，但很少會思索他的存在或毀滅，就是太習慣於經驗所謂的「常」，而驚恐於少經驗、未經驗的領域成為「無常」。所以對於躺露在土角磚灰外的一隻手與八十幾歲的阿婆嚇到嗶嗶掣，也都是這些無常經驗下的震撼。

重大天然災害中體會生命的幸與不幸只是一線間。對於婦女們來說，當下除了生命存活之外，資源流失不是比誰損失的多，而是還剩下麼。舉目望去，生活中食衣住行總總損失慘重。災區內還能生火煮飯的家庭還真是屈指可數。停水停電且不論，用品器具損毀殆盡。林姐說她三合院的房子轟的一聲，廚房全壓垮了，

鍋碗瓢盆沒能用幾個，電視機也砸下來，那是存了好久才買的，也就這樣沒了。林嫂家衣櫥倒下來被厚重的屋樑壓毀，屋簷下的摩托車也沒能倖免，待地震稍停趕緊將滿是灰塵的衣服拉出，還可以用。劉媽說房子是公公、先生和她一點一點累積擴建的，住在山坡上連通往三合院的前後坡路，一土一石也都是親手鋪上的，一夕之間全崩坍了。屋前幾十年的橘子樹也被刨起，幾天之後全枯死了。離開小鋪的賴媽更慘，家裡全沒了，索性住在貨櫃屋裡。梅子阿生家三合院不僅倒了，也因為溝渠改道全泡在水裡，搶都沒得搶，成為蛙鳴的濕地。就像小鋪呂媽所說災區的小居民或許看來財產不多，器具的金錢價值也不高，但對他們來說，這點東西幾乎是她們的全部，是辛苦勞力付出的累積，還有有深刻的情感。這種宿命即便平日表現剛強硬頸的客家男性，也會哭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純樸的伙房聚落與生活空間可說是面目全非，婦女們家中賴以為生的農事生產基地及工具也蒙受損失。大甲溪東側的山群部份有如刀削了一片，沙蓮河北岸整片山坡滑落，數公頃株橘子樹滑落溪底；地震造成土地刨起使得石岡梅子村百年芒果樹旁的梨子園、以及土牛村的葡萄園地震後的幾個星期果樹陸陸續續枯死，連帶耗資數十萬的農作給水管線設施一一破壞殆盡，也直接影響到日後的生活問題。而對外交通幾乎全數中斷，產業道路更是柔腸寸斷，舉步維艱，山區豐水、新興等高接梨都無法採收，而連接東勢鎮的橋樑幾乎全毀，只有剩東勢大橋勉強可通，各種運輸幾乎停擺。農業生產基地與對外連絡交通的損毀，已經為日後災區經濟復原的路形成重大阻礙。

山城地區除了可見的有形資產損失以外，無形的資產更是不復計算。環繞在人類生活周圍的所有景象文化是一種集體記憶的總合，它不單只有存在個體當下的表象當中，它也藉由實際的形體，承載著過去的記憶而延續。因此，「睹物」不只「思情」，它更是一種儲存人類努力歷程的證明。人們可以眼見所及這些載體還原當時的現象，並成為發展的能量，並藉由了解這些實體紀錄，內化成為思想、情感與知識。可想易見的，地震造成這些具體的、實際的載體毀滅或損壞，對於人們探索過去或是未來瞭解的路徑已經出現斷裂，成為一種文化斷層與失

落。<sup>52</sup>誠如林姐的先生如數家珍的介紹家族倒掉拆毀的伙房空地，哪裡是小時候遊戲的地方、林連伙房以前公廳的擺設燈籠是如何懸掛、從小養育他卻遭地震壓死的阿伯婆住在哪一個伸手間。同樣的在學校服務的劉老師說起劉家倒掉的第三房，裡面具有歷史意義的八卦桌子、太師椅子、文人畫聯、棟對、彩繪博古雕飾，都是他小時候阿公教他學習文字典故的教材，如今倒了、挖了、沒了，連一張照片也沒有。他也不知道如何跟他的孩子說這些往事。又如，學校是記錄每一個人一個特定階段生長發展的地方，學校的一磚一物、一草一木也就成為那個階段學生的集體記憶，甚至是祖孫連結的共同記憶。即使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學校的進步與改變，但是地震所造成許多歷史悠久的老校倒塌，文物喪失，讓很多的校友感到失落，就像在個體記憶中被截走什麼。以至災後校園重建，保留老樹、文物、水渠或是儘可能留下記憶的元素，成為必要的主題。<sup>53</sup>

## 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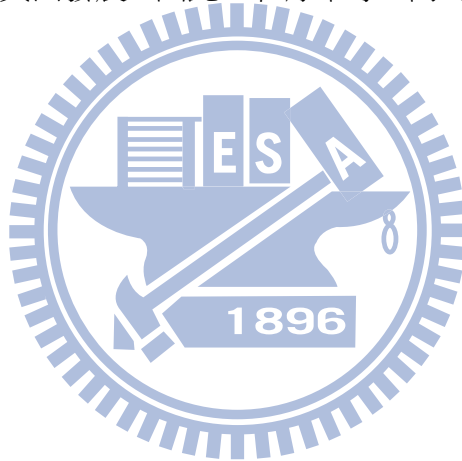
村民對於種種資源的流失，並不是從有到無或是從無到有的單純問題，它涵括了心理的層次與生命的感受，更直接反映在村民的日常生活行動中。這是一種從個人到家庭，屋內到屋外，擴及整個區域感受到的驚恐與不安。就是「我什麼也沒有了.....我以後要怎麼生活.....叫我要怎麼辦.....」的資源落失危機感，特別是經濟資源的危機。這種資源流失除了嚴重引發災民的心理壓力與恐懼外，更

<sup>52</sup> 就單以石岡、東勢兩處的伙房為例，伙房的形成記錄著祖先移墾的發展過程，主體的建築形式與群組排列的關係，具體的說明族群性格、重倫理階序的文化，也記錄著族群移動發展的過程，是對原鄉的延伸，同時也是家族凝聚力量的中心。其建築內涵更包含與自然天地共生，不逆而為的風水哲學，同時也是人文藝術與現實生活的共融共合。

<sup>53</sup> 一種長期以來累積的無形文化資產如典章制度、生活規範等，經常透過建築如廟宇、宗祠、伙房、墓塚或繪畫、書法、典籍來傳遞；另一種傳遞的方式是藉由這些實體所營造的氛圍，日積月累凝聚而成為生活中的經驗與形式，包含信仰、習俗、飲食、習慣與語言。這些經常是鄉民生活中所依循傳遞的規則，一旦重大災難的發生，資產化為灰燼時，對於傳統所建構出來的社會秩序與生活內涵，也就面臨考驗。文化資源是一種宰制的力量，當文化喪失時，權力結構業產生變化。比如祭拜祖先是鄉民傳統中顯少動搖的部分，祖先的牌位是家族至高的聖物，九二一地震倒塌的伙房眾多，亂石瓦礫堆中許多牌位都找不到，連親屬血脈也沒了，對於維持傳統的型式產生疑惑，認為拜再多也沒有保佑，有的便把祖先牌位收起來，改變成另一種生活態度。又如地震災害中不少石岡、東勢當地老年人在災害中喪生，這些上了年紀的長者，對於家族史的演遞、客家生活習俗的理解以及族群語言大埔客家話的保存通常較能掌握與運用，一旦死亡，隨即這些無形資產也就消失了。



促發各種次級壓力的產生，連帶的影響個人克服困境的能力與生活目標的期望。所以光修補財產的流失尚且不足，還需重整個人的信念，重建個人的信心以及重起生活的動力。學者吳英璋等(1999)指出災後家園重建中「活力是生活的力量，資源是活力的來源，要能成功因應危機與壓力，原則在於建立及累積活力與資源、保護活力與資源、減少活力與資源的耗損」，也就是說增強或補足家庭資源的需求，有助於維續或重新促進家庭的活力(吳英璋、洪福建、蕭仁釗 1999：19-36)。蔡素妙(2004)也認為找尋內、外資源的整合更直接反應在家庭生活的復原上。這些不管是個人心理、三餐家計、或是工作與財務的滿足等，都影響著受災家庭的復原過程。而資源流失是一段持續演化的歷程，流失的越多復原也越加困難，而且會不斷的朝負面發展。因此，唯有即時正向的予以修補，才能早日回到基本正常的生活。





表二：各鄉鎮傷亡數及房屋倒塌數比例統計

	死亡 人數	死亡 比例%	重傷 人數	重傷 比例%	全、半倒 戶數	全倒比例	全、半倒 比例
排序	鄉鎮區 人數	鄉鎮區 比例	鄉鎮區 人數	鄉鎮區 比例	鄉鎮區 戶數	鄉鎮區 比例	鄉鎮區 比例
1	東勢鎮 358	石岡鄉 <b>1.122%</b>	東勢鎮 99	石岡鄉 <b>0.284%</b>	埔里鎮 12,850	中寮鄉 53.18%	中寮鄉 82.97%
2	埔里鎮 210	中寮鄉 0.998%	埔里鎮 57	東勢鎮 0.168%	南投市 11,531	集集鎮 49.35%	魚池鄉 77.17%
3	中寮鄉 179	東勢鎮 0.607%	大里市 55	鹿谷鄉 0.167%	東勢鎮 10,580	魚池鄉 47.60%	石岡鄉 <b>74.70%</b>
4	石岡鄉 <b>174</b>	國姓鄉 0.461%	豐原市 54	集集鎮 0.146%	大里市 7,435	石岡鄉 <b>45.74%</b>	集集鎮 72.27%
5	大里市 162	新社鄉 0.433%	石岡鄉 <b>44</b>	新社鄉 0.144%	草屯鎮 6,560	東勢鎮 31.91%	東勢鎮 65.70%
6	豐原市 160	和平鄉 0.369%	新社鄉 39	中寮鄉 0.123%	竹山鎮 6,057	國姓鄉 28.78%	國姓鄉 56.91%
7	新社鄉 117	集集鎮 0.340%	鹿谷鄉 35	埔里鎮 0.064%	霧峰鄉 5,358	埔里鎮 25.45%	埔里鎮 52.32%
8	竹山鎮 115	埔里鎮 0.237%	竹山鎮 27	和平鄉 0.063%	太平市 4,306	新社鄉 21.93%	南投市 39.83%
9	國姓鄉 112	竹山鎮 0.186%	南投市 25	魚池鄉 0.056%	中寮鄉 3,966	鹿谷鄉 20.46%	鹿谷鄉 38.70%
10	北屯區 96	霧峰鄉 0.128%	太平市 23	國姓鄉 0.049%	魚池鄉 3,851	南投市 18.01%	新社鄉 38.14%

資料顯示石岡鄉死亡與重傷比例高居全台之冠，原因是來自於伙房結構的集合式土造與磚造住宅所致。整理自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1921災後重建Q&A，江澤予編製，謝志誠主編(2000：6-7)。

## 第二節 心理創傷

隨著地震造成的破壞，導致生命與資源嚴重的流失，伴隨而來最直接的是居民心理的傷害。心理創傷(psychic trauma)，Terr(1985)認為是「一種由外界災難破壞了個體因應與防衛功能的強烈情緒反應，使個體經驗感到無助(轉引自胡欣怡2005：1-2)」；國內多位學者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認為是一種心理能量固著阻塞的狀態，使某些事物無法象徵化(symbolized)以語言完整清楚的表達，並壓倒正常的調適能力(同上引)。而這些創傷的影響按照O'Leary(1998)的說法，人們面對災難後可能引發的四種結果：一是有些人功能持續惡化，限於困境；二是存活下來了，但某些功能仍有缺陷；三是有些人回復到災前的功能，回復的速度可能快速或漸漸地恢復；四是有些人功能不僅恢復甚至是超越原先更加成熟(轉引自許文耀2002：263)。林耀盛(2003)則認為對於災後心理創傷的歷程，災後受創者心理呈現空間崩塌、自我瓦解、身體規限、時間補綴到世界的重建等異質並置與多重心理的複雜過程。

毋庸置疑的九二一災區最難過的事情莫過於人的傷亡，尤其山城伙房建築多以舊有土墘厝及木構磚造之合院為主，慘死的人員都相當集中，親屬關聯性也都相當的高。<sup>54</sup>當時街上走幾步內路就經常會遇見雙眼紅腫、披頭散髮、髭鬚未理、面容枯槁、傷心欲絕的人，也經常傳來家戶內哭泣哀嚎的叫喊，漫天塵土中參雜香煙繚繞、紙錢焚燒的氣味和道士頌經解鈴的聲音。種種與昔日正常生活脫節的氛圍，就在同個時間、同個區域內進行。這種視覺的震撼影響著當時的心情，隨著時間長久或許遺忘一些瑣微的事情，但是也讓一些殘存深刻的記憶化繁為簡，更加清晰，影響日後的生活行為。家住梅子村的林先生，地震時公司派他出差，結果當晚家裡倒了，雙親全部罹難，即使經過十年後的現在，只要目睹地震消息，

<sup>54</sup> 因此區域性的家族家戶傷害都非常的大，往往一個家族就同時死了好幾個人，如土牛慈雲宮旁八寶圳邊的劉家十七人、粵寧整個里就九十多人、東勢王朝大樓十四層中一至七層陷入地下死亡高達四十一人，不少是同門同戶或同家族的群體。小鄉小鎮客家族群，遠親近鄰本來就互動緊密，加上好客多禮的性格，平時若有不便，互相支援換工幫忙皆是常事。如今面臨大規模區域內人員的傷亡，鄰里親戚幾乎家家在辦喪事，連幫手都不足，心裡的創傷更是無法形容。

心中總是相當難以釋懷，而且堅持家人都要睡在一起，假日也都要一起活動，不要分開。小鋪林姐的先生也堅持每個月家裡要辦一次的烤肉或聚會，子女都要群聚在一起。<sup>55</sup>而在災區幾處傷亡嚴重的伙房遺址，就如和盛村的阿萍表示，至今她都不願意回去，因為那裏有四個至親受難，就連災後受到嚴重驚嚇，重傷成為植物人的母親也在照顧八年後去世，說什麼她再也不願意接近那個地方。即便是沒有傷亡的村民，也會忌諱著避免經過那些受難嚴重而沒有整理的伙房遺址。經過多年以後，加上經濟能力有限與產權複雜，這些伙房遺址，不少成為荒煙蔓草。小鋪的林嫂便說：「沒事情莫恁好，行過去心肚怪怪。」(沒事少經過那裏，走過去心裡毛毛的)。平日總把「阿彌陀佛，感恩啊。」掛在嘴邊的小鋪林媽也說：「有時候比較晚我就會繞路回石角，儘量不要經過東勢王朝那裏，雖然那裏已經變成停車場了，不過看起來還是陰陰的。」這也應證林耀盛(2003)所提出「時間補綴」裡，受創者或許能夠與「現實協商(reality negotiation)」，面對改變的新事實，也或許透過「幻構真實」，以打造幻想或擬象的方式打造所知覺的事實。

問到小鋪的婦女有沒有因為震而心理受創傷？就會得到像林嫂說的：「想恁多做麼？三餐食飯卡要緊？」或是像林姐講的：「田庄人沒病疾毋會看醫生。生活都過毋去咧，沒閒的事情恁多，哪有時間講『心理受創傷』？」，即便筆者用國語、用客家話舉例解釋，她們也多半質疑這區塊，或是認為是有稍稍的相似只是很短暫。就像人稱阿嫂的江媽認為當時太多事要操煩，生活與生命是同樣的重要，沒有空去思索心理的問題。

事實上她們都經歷了災後創傷這一區塊，只是純樸的客家庄沒有人會願意或習慣去談心理的問題。她們常會安慰受難者家屬「要想卡開」、「愛為到太細(小孩們)」、「屋家還有世大人(老人家)」或是說「這係命啦，又毋係單係你自家(又不單只有你自己)」，希望儘快的從哀慟中抽離出來。雖然理解災後個人的心理變化，大多數的學者提出災後創傷成長的歷程，也嘗試著提出支持力量與資源的

---

<sup>55</sup> 林先生是清潔隊員石岡鄉地震時每天都協助搬運送屍體，而那些屍體很多都是鄉內且平常熟識的人。

影響，試圖提供一個進入明確與穩定的路徑。但是面對混亂的家園，如何從驚慌到穩定，解決個體的心理創傷轉換成為復原的力量，<sup>56</sup>充滿許多變數。也就是如林耀盛所言：「促使這些災民得以培能擴充、涵納周遭的心理社會資源，將實質失落的缺口轉化為『後創傷成長』的入口」。況且兩性在災後創傷的歷程中是有些歧異的，部分心理學者認為女性較易男性從災害中言說釋放出來，也較容易進入調適的位置。弔詭的是女性卻在重建中，資源獲取相對較少與弱勢的一環，特別是勞動階級與中低階層的婦女，所面臨就業結構的限制(林秀芬、馬小萍，2004)。也許提供「現實的如何生活」並不是心理學家所能解決的事，或許親人能彼此提供支持的力量，可以短暫支持個人或家庭的復原。然而，對於這些客家地區遵守倫理階序、男尊女卑，強調剛毅硬頸、寡言檢僕的災民而言，平日內心的情緒是隱忍，甚至是刻意忽略、不容許表達這個部分。因此對於此時遭逢的重大傷害，能在短暫的時間內從心理創傷中走出來，接受事實重回生活，勢必選擇其他的路徑。<sup>57</sup>這個提問將在客庄婦女的生活挑戰一節中論述。

### 第三節 人性的考驗

「我們都習於現代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我們為生活的物質所約制，牽引前進。」在筆者2008年的田野筆記曾經有感而發的紀錄了這一段感想。九二一地震卻抽離了生活的物質，我們所依循被制約的習性頓失依靠。這依循的物質基礎一旦中斷、停滯或消失，從頭歸零時，整個生活畛域就面臨極大的威脅與恐懼。這是對於維持生存的無力與未來的茫然失措，也就是整個生活空間的失序狀態。因此，災區的居民很容易退守到以捍衛個人生命為核心、以維持生存為競爭，退守人性考量的基底線。

<sup>56</sup> 蔡素妙(2002)在九二一受災家庭復原力之變化分析研究中認為災後受創家庭復原須經歷驚慌期、安置期、重整期與穩定期等過程，轉換的機制、因素也有所不同。

<sup>57</sup> 胡欣怡(2005：1-2)認為災受創者有「發掘或創造自我存活價值」、「肯定事件受苦價值」、與「建構事件理由」等可能為創傷後成長內涵關鍵機制的概念的產出。

這種人性的表現是單純的，也是複雜的。單純的如惻隱之心、同理心或是一股感動的心。可以是溫暖的，也可以是陰暗的。複雜的是人們規範自己的生活行為或方式。石岡鄉的高課長就舉他的親身經歷：

地震發生一大早就急忙騎著摩托車從豐原出發，一路上路樹、房子、電線杆倒塌。來到卦子口當下傻眼，昨天平平的馬路，眼前竟創起二層樓高的土，爆裂開來，兩邊的房子像炸彈開花倒向兩邊，只能用手腳攀爬過去，終於來到公所。一個阿嬤哭著來求救，她的孫子被壓在倒下的土堆，已經氣絕身亡了。當時到處紊亂一片，沒地方安放屍體。隊長趕忙派出僅有的派遣車前去載運，載回公所前空地放置。公所主管認為屍體放置公所前面影響出入，於是載去九房村的一處空地，但當地的人認為土地公廟前放置屍體是不敬的，又匆匆載到九房村的萬安宮旁空地，當地廟公又認為屍體放在廟前成何體統？又催促載回公所。就這樣一具屍體在車上車下來來回回，陪在身旁的是老淚縱橫手持一炷香的老阿嬤不斷的叫喊：「吾个孫子啲~~吾个孫子啲。」最後終於顛坡地載到德興村的社服館前安置，因為那邊沒有廟宇。(高課長1960-)

對於老阿嬤的遭遇，孫子的死，真情流露。所有協助的人也都很難過，真心的想要幫助。人們生活的常俗與觀念也認為「死者為大」，但卻對於屍體擺放的位置有違常俗，有違對神的信念。因此波折輾轉，是阿嬤單純的真情與常人複雜的矯情。小鋪林媽聽到這則消息則忿忿不平的說：「吼。台灣土地哪該地方無死過人，敢奇怪？神明有講使毋得放無？斯已經無地方好擺咧，仰脣恁死豬腦？放老阿嬤恁在過(可憐)。」，言下之意，是人在定義這樣的規則，也要因時制宜。

另一種人性的表現，則是在歷久的傳統觀念基礎上，對於資源分配得失的態度。特別是以「家庭」為最小單位所擴展出來的親屬關係，在面對處裡外在環境與內部關係的不安時，容易產生失落的恐懼與捍衛的心態。以客家人來說，勤儉樸實、刻苦耐勞，再怎麼困惡的環境中，都能日久他鄉是故鄉。從渡海來台發基石岡拓展鴻圖至今，建立起固守穩定的伙房性格，注重內外、長上、親疏的倫常關係，強調血緣為主的家族凝聚力，從生產分配、經營管理到家族公共事務都遵從家族權威，並習於大家庭共居、共財的生活模式。而對外人際關係又易於防衛，



缺乏變通不易協調的特點，意氣用事互不相讓。原本族長父權下就缺乏溝通、協調、整合討論的機制，一旦涉及各房各戶的利益，更互不相讓，動不動就以「背主(數典忘祖)」相稱。這種個性在九二一地震後顯露無遺。包括家族財產的畫分、重建經費的分攤、公廳資源的分配、土地產權(過去許多伙房土地是口頭約定，未完成過戶或法定程序)等問題，甚至是全倒、半倒的補助款都可見到叔伯、兄弟、妯娌間「刀刀入骨」的互不相讓。婦女在男性繼嗣的家族裡，無論對外與對內的意見表達與權益爭取，都面臨實際的困境。<sup>58</sup>難怪小舖林姐說：她們家位在伙房龍邊，幸好地震前就已分割完畢，而且劃分清楚沒有糾紛，她們可以自己蓋自己的。而橫屋虎邊的叔伯兄弟他們堅持不蓋，而且爭奪最激烈、計較最厲害的正是妯娌，最後鬧得只願意出錢蓋公廳，因此現在林連伙房看起來很奇怪，單伸手，且護龍和正身是沒有交接的。火申哥帶筆者去看劉家的一房，伙房倒塌之後，分割不成大打出手或是僅將昔日處於富麗堂皇宗祠中的昭穆牌位簡易安置，甚至棄置於窄小的幾片鐵皮或是蔓草之中。出現了地震「不怨天怒，只怨人怒」的弔詭現象。這和向來強調客家人注重祖在廳、神在廟與重視倫常節綱，崇尚忠義，孝友傳家的美德形象大相逕庭。

然而，人性顯現可以是光華的。大地震之後，大大小小的角落都有數不完感人的故事。許多國內外的救援團體、宗教團體、自發組織都投入救災。來自日本亞細亞大學的三十幾名學生彼此互不認識，卻馬上揪團來到石岡的學校及社區，不分男女頭綁毛巾，他們說哪裡最髒他們就清那裡。小舖林姐的先生地震第二天，家裡已經全倒了，在確認家人均安之後，馬上投入搭載傷患、運送屍體的工作，一連幾個星期。當時林姐頗有怨言，但是事後她為先生感到無比的驕傲。小舖林嫂說當時她的女兒剛出生三個月，女兒要喝奶粉，公公爬入倒塌的屋內拿出保溫瓶的水，幫她泡牛奶。她說這是以前從沒有的事，她也笑著說她這位四十歲才生的女兒真有「食祿」，各地捐的奶粉尿布一直到五、六歲都用不完。災區的大人忙著搬運殘存可用的資產或是照顧傷亡的親人，而人本教育基金會小丸子姐

<sup>58</sup> 此處指的對外是指婦女自我家庭以外，包含丈夫家族的成員以及家族以外的範圍。

姐卻能第一個想到災區的孩子們怎麼辦，於是組織志工帶領孩子們玩遊戲、說故事，撫平孩子們的不安與恐懼，讓大人可以安心處理災務。

隨著災後時間的長短，人性在不同的時間，顯露出它的複雜性，也有機會讓人們檢視過去的觀念，包含兒子與女兒角色的觀念。以下的例子連不同村的林媽、林姐都感慨的提道：

住在和盛村二十七歲的阿萍，父親很早就遊離在外，顯少照顧家庭，家中由母親持家，家裡還有二個妹妹及一個開怪手做零工的哥哥，並且另闢生活。這個家由母親一手辛苦的維持。九二一大地震，家裡三樓混泥土建築的房子全倒了，全家人睡在二樓，阿萍與小妹睡在第三間，小妹感覺地震，急忙起床要叫睡在第二間的媽媽、當護士的大妹及小姪兒逃出，結果當場壓死在二樓走廊，母親受重傷成了植物人，第二間的大妹及小姪兒也壓死了，睡在第一間的哥哥沒事，但嫂嫂壓死了。家裡領了政府的傷亡補助金、房屋全倒補助金以及石岡鄉為全民保險的死亡補助金，還有母親生前的保險費。心靈受創哥哥領了一筆錢就搬離到外地住，沉落不振，飲酒度日。留下阿萍自己一人照顧植物人的母親，除了與哥哥分領的補助金額之外，沒有家人也沒有其他人協助，自己從頭開始，每天除了上班之外都要到醫院照顧母親，並且受限於醫療制度每隔幾個月要出院一次，往來奔波十年，從沒有一夜睡好過，曾經從當初一心想要救活媽媽的心到考慮讓媽媽安樂死，與是否讓媽媽活下來是個錯，好幾年的重擔折磨，一直到了2009年母親去世為止。期間阿萍棄家在外的父親屢次回來要求分領補助金，鬧得天人交迫，雞犬不寧，連駐區員警都看不下去。而不爭氣的哥哥也覬覦這剩下的金額，屢屢向妹妹伸手要錢。阿萍為了照顧母親緊守所有的錢都花在醫療看護上，也為了完成母親的心願，在2003年讓插著管子的母親坐在輪椅上看她完成婚事，半年後死去。(田野筆記)

丈夫的角色、兒子的角色、女兒的角色如同一齣活生生的戲劇，地震給了它舞台，人性是最佳的導演。過去「父慈子孝」、「養兒防老」、「女兒是別人家的神主牌」觀念徹底瓦解。重大災難的發生，可以讓人性變得更真實。個體一方面要面對災後資源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要解決個體所遭受的創傷，更要面臨重啟生活的基礎，解決經濟穩定的問題。從自我存有到生活世界之間，同時串流個人、親屬、社群的交互複雜關係，考驗人性的核心價值。筆者觀察到災害發生時，國

家力量的主導，軍隊、救災組織、各級單位日以繼夜全力搶救與善後處理；更多國內外的宗教團體、善心組織深入災區，提供緊急救援、物資補給、生活安置以及心靈輔導給予最大的支持。各界的救災物資集結堆滿各處救濟站，一股集體熱血悲憫的力量空前。如同筆者的親身經驗：

在災後第二個星期天晚上，家裡角落裡一部骨董手撥式的電話突然刺耳的想起，在地震方歇時而復起的當下，鈴聲是令所有人驚嚇的。那是一通來自臺北鶯歌鎮的電話，一接通筆者說明身分，未聞對方是誰，對方隨即哭了出來，高興的喊到：「老師你還活著。」原來那是筆者十三年前教過的學生，九二一地震後知道東勢鎮斷垣殘壁死傷慘重，特別是筆者住處本街一帶屍體橫陳。她第二天隨即拉著全家人到捐血站捐血，並且拿出她積存準備上大學的錢去捐獻，心理一直掛念筆者，但是始終沒有勇氣去面對，直到有一天她那在做女工的母親做夢，夢見筆者還活著，趕快告訴女兒，她才鼓足勇氣打了這通電話，她說甚至於雙手都是顫抖的，聽聞筆者回應，立刻喜極而泣。

人性的表達是最單純也是最複雜的部分，人性隱含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常俗法則牽絆，不容易表現出來。唯有歷經重大事件時，才能凸顯出來。它存在每個人的心中，事件撞擊越是深層，表現越能見真。人們依照生活的實踐給予是、非、善、惡、對、錯的評價。從九二一地震石岡災區中觀察，生存環境的改變，讓人以更真實的原貌呈現，不管是男、女、老、少或是其他族群，人性內在的本質與外部建構的物質環境彼此形塑，也相互拉扯。

#### 第四節 客庄婦女的生活挑戰

震後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嚴重損失，生活的完整性與步調瞬間打亂，居民身體、心理均受到衝擊。災區婦女不僅對於內在要調解心靈的衝突與創傷，看待生命的各種變化；對外要承受資源流失的種種壓力，解決生活現實的問題，重建生活的秩序。學者林耀盛(2003：55)就指出：他們/她們所面臨的生活作業，不僅是持續整裡面臨災難的創傷經驗，更需迎接挑戰是震後「被改變的」生活形態與「後

續的/衍發的」生活事件。即使資源的流失深深的影響復原的力量，但接受事實的不可逆性，繼續的走下去，是災民不可逃避的課題。災後的驟變，終究要回歸正常生活的節奏。

傳統婦女對於內心情感的表達是隱諱的也非常短暫的，這並不意味著她們不願意說出來或是有足夠的時間調適心情。而是災後問題千頭萬緒，如浪潮一波一波的打來，無論是生產環境的破壞、工作機會的喪失，以及各種生活的必要開銷如房屋貸款、保險、孩子的學費、托育的費用等，若是家庭成員震災受傷，又要增加醫療照護的支出。這些需要長期持續的開銷，並不是一時的優惠或補助可以解決的。即使政府為了解決災區就業問題，適時提供以工代賑、臨時工作津貼和擴大生活補助的措施，也暫時只能紓緩災民的經濟問題。生活的難題讓災民捉襟見肘，窮於應付。只能將個人情感發洩與心理創傷暫置一旁，儘早投入家園整建的工作。顯而易見的，維護僅有資源、彌補資源損失，進而爭取資源是回歸正常生活位置的必要方式。這個方式在生活的運作上，分為被動支持與主動支持的力量。前者有來自各界提供的支持補助包含金錢、物資、優惠、減免與關懷；後者是指主要依靠災民自我本身的力量，付出勞力心力，得到經濟性的回報，以恢復正常的生活功能。前者是短暫、階段性、條件的與被動的給予；後者是屬於較長期、穩定、可期望、積極主動的作為。

因此，災後生活重建的力量主要還是要回歸災民本身主體的投入。謀求一個經常、穩定性的工作，讓自己有一個心理依靠與填補生活的時間，以及最主要的穩定的收入，對於生活可以有所寄望。

### 婦女的束縛

解決生活層面的需求，或是尋求一個較長期穩定的經濟來源，對於居住在石岡鄉的災區婦女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許多原本屬於歷史結構上的包袱，包含族群、地域性的限制。而這種限制經常固瑣在婦女的身上，阻礙了婦女就業的發展。楊文毅 (2005)客家女性的氣質還是較符合傳統女性理想與道德的



形象，而客家男性的氣質表現的特質，則往往是承續著傳統男子氣概的觀念，這反應出社會上為維護父權式的社會秩序，所持續建構的性別意識形態。

事實上，客家婦女居住的伙房，是一種不斷複製的標準化空間模式，它忽略了居住者個別的選擇與性別差異。客家男性的自主性高於客家女性，活躍於伙房的公領域範圍；而客家女性則以私領域空間為主要的活動範圍，且不論在真實生活中或教化的觀念上，都受到較多的規範與限制。客家文化的特殊性及封閉性，深刻地影響客家性別的關係。就以石岡伙房下的婦女諸多限制，逐一說明：

一、觀念的限制：從石岡鄉的歷史發展來看，向來都是以家族性的農業墾拓，成就了以伙房形式的社會結構。這種以男性血緣群體的群聚社會，不但有著族群普遍性的規範，也有著歷時發展下形成特有的儀式與講究。<sup>59</sup>強調家族的緊密性，宗法禮制、血緣階序、男尊女卑的從屬關係，只能在限制規範內行使個人的意志。個別家族行之有年、約定俗成的習慣與約定是不容輕易更改的。如地震前小鋪劉媽提到一年四季有做不完的祖先生辰祭日，叫做「做祭」，準備的牲禮也煩不勝煩。原本家庭經濟就很辛苦了，哪來一年到頭那麼多的雞鴨魚肉，造成不少負擔。有時忌日又相隔太近，造成一連幾星期都吃同樣的食物，形成「窮得吃肉吃到怕」的情形。她好幾次向先生建議，先生也知道，但是卻也不敢隨意更改。另外提到生活細節中曬衣服時，男生的一一定要在上面那一排，女生要在下面那一排，即使男生的衣物沒幾件，也要獨立一排。劉媽說好幾次都被隔壁的阿叔婆碎碎唸：「細妹人恁見笑。真毋像樣。(女孩子真丟臉，不成體統。)」。小傳統的觀念，很難撼動，遑論「男主外女主內」、「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輔從的傳統位置緊扣著婦女在其他領域的發展。

二、居住的限制：石岡各村伙房式的集合住宅居多，防衛性濃，伙房內家戶間的安排，不僅是緊密扣結，排列有序，缺少個人的私密空間，一言一行都受到家族的矚目，亦受「東西(dan33 sai33，閩語：妯娌)」的指指點點。呂媽就提到剛嫁

<sup>59</sup> 劉曉春(2003：22)認為不同家族在具體的生存環境下創造確立了自身存在的時空制度。時空制度包含著傳統的年節村落社會自身發明的祭祀周期以及村落社會發展中形成的獨特的儀式與規範。



來石岡黃家大宅院時，有一次清晨要起來上廁所，就看到直條格子的窗櫺外有一雙眼睛正往內看，她嚇得要叫出來，指聽到乾咳一聲，原來是早起的婆婆。合院的聲音穿透性與共鳴性很強，又有一次玉美與先生在房間討論要開美髮店的事情，兩人觀念有異不知不覺聲音稍微大聲起來，沒想到隔日，妯娌即熱切的與玉美提起美髮開店的事情，讓她驚惶不已。還有一次因為孩子上學需要有一個像樣的書房，因此想要整修老舊的房子與粉刷牆壁。沒想到婆婆反對，婆婆甚至說房子是她的，誰都不能隨便動，要動自己搬出去住好了。她那一陣子就搬出去開美髮院了。由此不難看出連居住的空間形式是個人的，實質是家族共產的概念。

三、資金運用的限制：大家庭資金原本是由家庭成員位階最高的長輩管理，但隨著子女年齡的成長與就業，個人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會提出部分上繳家庭的管理者，特別是還未分家、分房的家族。即便已經分了房，成了家，資金的掌控權也是由男性來管理，這可從農會的儲簿上，普遍是男性居多來應證。原生家庭中婦女能分到財產的情況仍屬少數。而日常生活瑣碎開銷幾乎是由婦女來採購執行，家庭主要資金財產的管理，卻是由男性掌控。小鋪劉媽就指出讓她很不服氣的是大伯與叔叔出去工作在外面住，每個月拿一些錢回來給公公，自己先生和公公一起種橘子、種枇杷，做山做田都還要身手向公公拿錢，採收了也不是存到自己的戶頭，都是由公公掌管，只有拿一些生活費給丈夫，丈夫又拿一些當成生活開銷。想到此，好脾氣的她，還是有一些忿忿不平。

另一種情況剛好相反，一位在外地開店的本鄉婦女表示，每個月婆婆都伸手向她要錢，以為外面開店很好賺，就一直向她拿錢，逼的她有時生意不好還得向朋友調頭寸。令她氣結的是婆婆拿了錢卻不時給同樣在外上班的大伯，甚至要向她要孫子的托育費。最令她受傷的是有一天丈夫對他說：「他現在終於財產比她多了」，她聽了很生氣，她什麼時候跟他比財產，生活不是大家一起共患難嗎？娘家的財產是他父母給的疼愛，為什麼會被自己的丈夫拿來比較？他嫁過來也都是遵從夫家的生活規範，甚至資金運用也是兩人一起討論，怎會分你的我的資產呢？氣到一連幾個星期都不說話。後來她逐漸能體會這就是客家男性的壓力。

四、工作的限制：整個石岡鄉是以農業生產的經濟為主<sup>60</sup>，生產基地也是承繼家族的山林田地，從業人員以小規模農業居多。客家婦女除了料理三餐、處理家庭勞務與日常的祭祀活動是基本工作之外，泰半時間也要兼顧從夫農務。也有不少的先生因為在工廠或公務單位上班，對於家中田地的照顧就成為婦女的另一項責任。小鋪劉媽先生原在托運行上班，先生過世前後家中幾分地的橘子園一直是她一手照顧的；小鋪離職的張媽，先生開遊覽車，家裡幾分地的果園是她要照顧的，離開小鋪後就種起絲瓜，收入還與先生不相上下。

客庄裡很少會讓祖產閒置，男性在職業選擇產生對祖產的依附性。過去婦女比男性在工作上的選擇更少。男主內女主外的觀念下，日常家務、養育子女、照顧老者又得兼顧家族土地養護，加上鄉下地區女性工作機會原本不多，考量交通工具與工作距離等因素外，先天與後天婦女職業訓練的向度更為不足，使得婦女在工作選擇上處處受限制。

五、學習的限制：客家婦女對於生活學習的基本來源有兩種途徑：一是由原生家庭母親的教導；另一是夫家女性體系以婆婆為中心的學習。正如劉媽提到婚前娘家並沒有學很多，嫁到客家庄很多習俗的內容都不知道，像什麼節日什麼禁忌要做什么飯、要什麼牲禮，都是隔壁的阿伯婆教的。她甚至曾鬧了個笑話，就是開擔去拜伯公的三牲之一「雞」，因為不懂的將雞腳反折入雞臀內，而兩腳就這樣伸得直直的，擺在供桌上讓左右鄰居婆婆媽媽指指點點，羞愧到不行。由於兩者皆是女性在傳統禮俗、體制下養成的知識，學習的對象與來源同質性高，也囿於傳授者的生活空間，常窘限於日常生活的內容，不容易有新的觀念與資訊。因此學習來源絕大部分是複製重於創新，灌輸重於體會。

而婦女的教育歷程除少數較開明的家庭之外，傳統家庭仍以男性受教育重於女性。尤其是筆者研究的這群五十歲以上的婦女更為明顯。阿嫂江媽的哥哥繼承醬油家業，弟弟供讀到美國博士，自己初中就不讀了，即便她說自己不愛讀書怨

---

<sup>60</sup> 依據石岡鄉志經濟篇統計，截至 93 年止，即便鄉內工商業的崛起，農業人口計有 5474 人，依然占總人口 15650 之三分之一強(王峙萍 2009：321)。

不得別人。林姐也是為了成就弟妹，國中畢業就到加工區上班兼顧家計了。筆者母親民國四十幾年間甚至已經考上了不錯的商職，家裡收到通知硬是藏了起來，直到報名結束，至今讓她惋惜不已，只因當時當家的「阿婆太」不同意。很少有像呂媽經商的父母鼓勵所有孩子唸書，哥哥念醫學，她則讀到大學。當時的背景，婦女的工作學習不少是為了貼補家用。國中畢業就到加工廠上班，如製鞋工廠的阿嫂江媽、紙版工廠的林姐、電子零件廠的林姐、林嫂、張嫂。或美容業的林媽、燙髮業的林嫂、呂媽。或在婚後接受一些像馬達零件、製鞋穿線、燈飾、修橡膠球的家庭代工，如林姐、劉媽、林嫂、江媽、張嫂、賴媽、游媽等，均是一些較簡易機械式且不須經過思考創造的工作。

而對於人生態度的學習，婦女平日接觸的人群在同質性高的情況下所發展新的觀念就不多，表達在人生的議題上也相當受到周圍親友的影響。唯一令筆者訝異的是，幾位訪談的婦女很多的人生經驗與態度是得自於電台廣播節目，並且深受影響。比如說林姐與劉媽在家從事家庭手工時，就常聽「李俊男俱樂部」的廣播節目，裡面提到一些夫妻之間、婆媳相處、宗教觀點、各地趣聞等，影響著她們對事情的看法。林媽與呂媽則認為近些年來慈濟與宗教性的電視節目也是她們吸收人生觀念的一大來源。

六、活動與人際關係的限制：婦女受到生活事務舉凡三餐家務、子女孫女就學、幼兒照顧、老人照護及工作地點的牽絆，婦女的活動範圍主要還是以環繞住家附近的空間為主。即便一些日常宗教信仰、禮俗活動也脫離不了以伙房、廟宇、村落的區域限制。而婦女日常往來的對象通常也是以夫家為中心的親屬群體，或是娘家就在鄰近村落的親戚等。雖說近幾年來，各村婦女陸陸續續參加每月或每周一次屬於公領域的公所媽媽教室、農會家政班、長壽會、土風舞、元極舞的社團或是地方志工團體如衛生所志工、慈濟志工、消防隊志工等，算是有長足的進步。但是投入的人畢竟是少數，而且參加人員相互重疊，如小鋪劉媽、呂媽就加入村的媽媽教室、家政班、衛生所志工、慈濟志工等，顯示婦女成長學習向度的規限。

婦女參與活動是否是自由意志的行使，是值得商榷的事。通常是所謂的私領

域家務處理好後，還得經過丈夫的同意，正如同地震前先前參經參加過環保志工的林姐，先生不同意下就作罷；或是阿明哥的太太參加了石岡媽媽劇團，後來也因為家務出了問題而停止。就如同呂媽說的通常先生都會要求太太把家裡三餐、子女、公公婆婆先顧好，行有餘力才去參加社團，令她納悶的是為何先生不能也分擔一些照顧的責任，否則忙完這些家務，這些有年歲的媽媽誰還會有體力來參與這些東西？所以，這些參加社團的婦女大多數是子女已經長大或在外求學，或是公公婆婆仍能獨立自主或是已經不在了。像她這樣能和先生協商的真的不多。

七、言說與情感表達的限制：如前面所言，客家傳統婦女對情感的表達是隱諱的，尤其是內心世界的表達，這是大傳統的普遍原則。或許常以為伙房結構的親屬組織有婆婆、妯娌、姑嫂的女性群體，居住同的空間也有共享的生活環境，較容易建立起相互交心言說的關係。事實上伙房聚落的婦女群體，對外雖有凝聚的象徵，對內卻有彼此競合的微妙關係。實質上的同居共財也並非是否視彼此為一家人的關鍵。特別是公婆姑嫂的權威是媳婦壓力的主要來源，婦女地位也相較其他族群婦女低(徐正光2002：317、325)。妯娌之間會對家庭公共事務的分攤或是家庭資源的分配相較於男性來得敏銳、計較，是競合的微妙關係。公婆姑嫂同時站在監督與輔助的角色，容易著眼點在很小的事情上。而婦女離開原生家庭之後進入夫家，彷彿進入另一個國度，不但要重新建立新的人際關係也要確保自己的資源獲得。媳婦的角色經常是家庭分配位置的末端，表現得過於強勢或是逾越「媳婦」、「婦德」的本分，往往得罪的是整個夫家的女性群體，上自婆婆下至同為「媳婦」的妯娌。再者，伙房結構使得生活緊密，接觸多磨擦也多，若是大人能跳脫出來，宏觀以待，有時孩子間的問題也成為大人間的戰爭。使得婦女對於自己的情感不能釋懷的言說，或是僅能夠表達也顯得拘謹制肘。筆者訪問一為閩南媳婦剛到石岡的心得：

丈夫是住石岡鄉的德興鍾姓家族，據丈夫說客家人很重視名節，對於孩子的教導都很嚴厲，怕小孩不學好，像他小時候常被長輩用鐵或筷子處罰，他們比較不懂得互相傾聽溝通，用的言語也都是用責罵或訓示的，

這也就為什麼婦女群體間姐妹情誼的伙伴很少是妯娌，而多為其他關係的婦女上。同時，婦女往往可以在其他女性群體間，或是特殊場域裡，語言的表達特別奔放，甚至是插科打諢的葷笑話與輕挑的舉動，這在伙房的婦女關係中是鮮少有的。筆者觀察小鋪成員的女性關係互動時，就發現即使在相同群體中面對不同的成員伙伴，女性言說對象也有程度上的差別。

八、震後客家男性面臨生活就業的限制，加重婦女的負擔：石岡自墾拓以來，一直是以農業為主的生業的模式。各大家族在歷時的發展下，開疆闢土，除了建立血緣團體的宗族、伙房之外，也擁有屬於自己家族的祭祀公業土地或分留下來的祖產田地。是以客家人對於土地資產的認知上，認為有土斯有財、墾賣祖產田地視為子孫之不長進的作為。因此，本地多數的男性，基本上仍以承襲祖產，從事小農經濟行為為主。即便土地利用已從早期的稻作進入一些高經濟作物的水果產業，生業的模式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生活。然而，隨著宗族（lineage）及家族（family）日益擴展，祖產被分產切割，耕作面積無法達到生產支持的經濟規模；且隨著時代經濟的變動，年輕人口外移，農村耕作人口邁向高齡化；一些高經濟作物的生產需要較高的資本投入，使得原本艱困的農業環境更加惡劣。地震後，山林田地深受損害，農業生產資本與工具也無法倖免，使得本地的生產環境更是雪上加霜。

檢視這些承襲祖產耕作的人員，多以男性為主，女性為輔。本地的男性承襲著「男主內、女主外」的傳統觀念，主要的工作就是田野山林的農事，所習得技能也是與農作相關。因此在前述多項條件的影響下，災後這群屬於中高齡的農作



者，不但面臨耕作困難的命運，也因為承襲的職業技能過於單一化，無法面對農業以外變化的就業市場。即便之前在外就業的男性，也因為單一性的職業技能無法在災後緊縮的就業市場找到工作，面臨中高齡轉業的困境。即使短期內政府有相當多的「以工代賑」等協助措施，部份災區「失意」的客家男性，一時間也難以接受這有關「面子」心態上的問題。筆者提供以下兩個例子來說明：

諒哥，1964年生，家住土牛村圍，屬於劉家伙房祥字輩的諒哥，雖然是地方望族也曾經擁有諾大的田產，無奈在祖父輩時因經營不擅，致使田地一一變賣，留下的只有一席居住地而已。因此，1964年生的諒哥在國中畢業後，一度有過賣水餃、推車小吃攤等經歷。據諒哥表示，這樣的歷程似乎得不到族人的看重，後來拗不過叔叔的要求，就無償經營叔叔的梨園，並且經常在果菜市場賣自家生產的梨子。

地震那晚，家裡土磚造的五間房子全倒了下來，大女兒和老奶奶睡在鐵皮屋倒還好，自己和太太與兒子睡在土磚屋裡被壓得動彈不得，一直到三小時後才獲救。太太重傷不治，自己輕傷，五歲的兒子奇蹟似的毫髮無傷。諒哥相當的難過，但苦得更在後頭。母親年紀七十幾，女兒也才十歲，房子也倒了，所有生活重擔他要一肩挑起。但令他更生氣的是七子後事尚未料理完畢，叔叔卻惦記田裡的梨子樹，催促他去照顧梨子園，讓他氣到與叔叔絕裂。那一陣子他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覺得做一些打雜的事授人指使來只使去很「沒角肖」，他鬱卒難過幾乎天天都喝酒澆愁。一直到2003年左右房子總算安置好了，也花光了妻子死亡補助金和他的積蓄。只好硬著頭皮接下「以工代賑」有一頓沒一頓的工作。一下子是公所的清潔工、一下子是林務局的植樹人員、也當過攤販區的警衛、果園零工、賣過麵食。由於要兼顧家庭小孩又要照顧老母，工作地點沒辦法離家太遠，工作的選擇性相對受限。2004年感到工作總是不順遂，連親親戚戚都看不起，認為他不做正事，不認真照顧果園，盡做那些有一天沒一天的工作，看短沒看長的事情。諒哥提起當時的心情實在很想一走了之，可是想起年紀大的母親，以及二個孩子認為自己不可以那麼不負責任，就算做乞丐也要讓家人有飯吃。於是哪裡有零工就哪裡做，只是心情實在很鬱卒，酒也沒停過。2007年正想重啟爐灶要經營麵攤生意時，擺在家前的白鐵快餐推車竟然被偷了。只好在家做三角圓（客家地區流行的食品類似三角形的水晶餃），拿到情人木橋販售，賣了二個星期，生意並不是很好，天氣一好又容易發酸，最後就賠前收攤了。眼看著入不敷出，生活的大小開銷不斷，連電話費也都被通知要斷線。心情煩悶，每天喝酒也就喝得更兇了。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天他載著小兒子去看醫生，由於喝了酒，也沒睡好，就這麼直直的撞上電線杆，

七歲小兒子的腿竟然撞斷了，必須住院緊急開刀。兒家中的老母親又不時身體不是，讓他兩地奔波。就在自己與家庭陷入谷底時，一位素未相識的婦女看到他自己一個人在照料兒子，知道他就業上的困難，又急需要錢，就建議他不訪去受訓當看護，只要十幾天，也在兒子的同一個醫院內，一方面可以就近照顧孩子，一方面等孩子腳可以行動出院了自己也有專長。諒哥覺得這個提議不錯。沒想到十天的短期訓練他駕輕就熟，特別是在協助復健方面以他男性的身分相當吃香。當時共有 23 位 (16 女 7 男) 共同受訓，集訓後由派遣公司分派。派遣公司並非單純，對於工作客戶自己常要極力爭取，甚至有一次他把他全家人的生活困境都賭上，派遣公司才把他優先分派。他認為自己若是不積極，連一些在眼前的機會都沒有。截至 2009 年底止，當時參加的人只剩下他一位男性在做，女性也只剩下三位而已。可見這個工作的壓力以及時間的不便，讓很多人打退堂鼓。而諒哥認為他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金錢，解決生活經濟的壓力。…雖然時間極不方便，無法和家人正常的團聚生活，但是他很滿意，他說：「為了生活他要忍耐。為了家庭他當一個父親要有父親的責任和樣子。他不能讓家人挨餓。生活是很現實的，沒錢誰麼都免講。」諒哥目前仍在從事看護的工作。

阿郎，1963 年生，老家住東勢，雖不是望族，但在曾祖父那一輩也算地方上的名望。擅長竹編手藝的祖父在太平洋戰爭時參戰失蹤了，家裡的田地竟然被鄰居強豪侵佔。加上國民政府 1949 年實施三七五減租，家裡的田產幾乎都被清光了，以及之後土地重劃，僅剩的土地又被道路分割，留下居住的宅院以及零星的田地而已。…高工畢業的阿郎，在當時台灣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階段，讓他工作一路順遂，尤其他學的是當時前衛的電腦設計，在幾個電腦公司間流轉任職，有不錯的收入。三十歲出頭。與朋友到中國大陸共組鞋廠當老闆。在大陸工作了六、七年，也在當地娶了老婆，大兒子就是在 1996 年深圳出生的。正當事業日正當中時，發生了產權被伙伴之一吃掉，並且投訴無門，只好回台發展。…九二一地震，家裡的老房子倒了，原本就想好好買一棟房子，因此並不急，先在石岡梅子租房子以待好好規劃。地震後一年，小女兒出生了。一家人歡歡喜喜。震後阿郎謀職的工作並不順遂，也並不積極。一開始以為只是短暫的過渡期，加上自己又一些存款，可以邊走邊看。萬萬沒想到妻子捲款而逃，一下子生活出現劇變，生活馬上墜入困頓，三餐都出現問題。…地震後的整體環境不佳，需要男性的工作不多，加上自己會的東西很少，對於中年男性人家比較不喜歡，就連去應徵短期洗碗與香菇園採香菇，人家也不想用他。當時阿郎曾投擲一百多所履歷，不是被拒絕就是無下落。由於一直沒有工作，生活自理能力相當糟糕。筆者在 2006 到 2010 年間，為了孩子補助與學業的問題，親自造訪組合屋不

下十次，屋內臨亂失序，食物隨地擺放，氣味難聞，孩子無法正常作息，衣物雜亂骯髒，造成孩子人際關係差，經常上課期間都還在家中睡覺。阿郎後來參加了他一開始很輕視的以工代賑，先後在學校、地方協會、公所、村活動中心等地方當零時工。…生活沒有收入實在辛苦。兒子的境遇更讓父親心疼，兒子沒有一個起碼清潔、健康的生活空間，更沒有一餐「普通」正常的晚餐。這正是暴露出阿郎身為單親家庭父親的無奈：早出晚歸工作疲憊，回到加以過了正常供餐的時間，孩子經常是以泡麵果腹，或是以一鍋滷了再滷、熱了再熱的爌肉(筆者曾經看過電鍋的肉已經滷到深黑黏稠了)配上一鍋反覆保溫、顏色泛黃的飯了。更不論一堆汗穢未洗、散亂的衣物在沒有洗衣機的狀況下，一個十歲的孩子怎能洗得乾淨或處理完善？一間 72 平方公尺(8m×9m)的組合屋內，除廁所浴室有隔間外，包含臥房、客廳、廚房全部在一起，父子倆唯一的獨立塑膠帆布衣櫥拉鍊早已脫線垂下，擺在幾張塑膠椅子上與床邊的是一堆未摺破舊的衣服。撿來的沙發像破掉的布娃娃早已開腸破肚、鬆鬆垮垮。一張佈滿油汗的茶几上擺放未收拾的鍋碗與殘餘，以及一堆瓶瓶罐罐的成藥，而桌上露出些許的空間就是兒子的書桌。種種狀況暴露出阿郎對於處理家務的生疏。

對於當時的狀況，阿郎不時的紅了眼眶掉下男兒淚，…已經三個月沒有收入，幾近身無分文的他，面對 2009 的過年，只能紅著眼和孩子說他沒有錢給他買新衣服，更慘的是那一年過年也只能吃泡麵。面對社會他真的很失望，失望的不只是懷才不遇，失望的是社會的不公不義，他說：「為了一口飯，我連尊嚴面子都可以不要了。為什麼社會沒法接那我。」他極度的沮喪與憤怒，社會拒絕他的生存，連臨時人員申請，竟然還要民代關說，他氣得打電話到縣政府工業局聲名若是再拒絕他，他就要去自殺。結果奏效了，接著就到殘障協會當送麵包的臨時人員，結束後又轉到清潔隊，最近又將轉到消防隊。

目前阿郎仍在從事政府短期臨時工作人員，下一站到哪裡他也不知道。

從上面的兩個實例來看，災後男性的遭遇與面臨的困境也不容忽視。當然這樣的困境也不能以偏概全，指稱客家男性災後的消急或不作為，只是相對於客家女性在生活上扮演多元的角色與操作多樣性的內外家務，在角色適應與生活技能上較為通融寬廣。這樣的結果直接影響的就是災後已經困頓的家庭生計，客家女性被迫擔負起支撐家庭經濟的角色。

傳統農村社會的規範與石岡特有的伙房結構，使得婦女的發展處處受限。即使近來工、商、休閒旅遊業的觸角已經進入本鄉，交通工具的發達也足以讓婦女



行動到更遠的距離。然而婦女本身觀念的養成與家庭瑣碎事務的牽絆，加上婦女自身以中高齡的條件二次就業與學習資訊、來源的不足，使得婦女在災後因應新的環境需求與工作選擇時，置身於嚴峻的困境。

### 逆境中的契機

從人類發展的過程來看，每當生存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一個社會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得將原先已做最佳適應的文化，加以改變，以適合新的環境。甚至會衍生出創新的方式以增進對環境的適應力。同樣的，當九二一災民處在驟變的生活空間與環境感受生存危機的同時，目睹資源流失，連帶破壞了原有社會秩序的建構，也在這過程之間產生變化。正因為天災來得驟然慘烈，範圍廣泛，撞擊石岡鄉百年來所形成綿密的伙房網絡，宗族、紀律象徵的建築物倒塌，解構原本傳統規律的客家生活，釋放出個人對於思索生命意義，化為具體行動的可能性。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生命在經歷重大的考驗時，嘗試從歷史束縛的經驗法則中掙脫，選擇更多可能的發展位置，具體實踐在災後生活重建中。

因此，檢視石岡傳統社會對婦女的限制與束縛，在九二一地震崩解與整建當中，似乎有所鬆動，帶來不一樣的景象。

一、伙房象徵形式倒塌所帶來的可能性。伙房建築是客家族群凝具血緣力量與維護傳統秩序的實體象徵物，同樣的家族權力也要靠實體來宣示它存在的延續。石岡鄉各村將近三十幾處伙房及公廳、宗祠受到地震倒塌，改變原本家屋緊密的生活空間，也使得實體象徵權力的崩解。這種權力未必會完全崩解殆盡，但是它給了權力短暫釋放的機會。而原本伙房產權的複雜性，促使許多村民在房屋倒塌後另覓他地選擇獨立的興建，有別於震前親族共居的生活，有了個別獨立的空間，可以不受伙房階序、倫理結構的限制。<sup>61</sup>相對於之前伙房婦女每日都得面對公

<sup>61</sup> 按照以往伙房建築格式講就倫理階序的排列，三合院中祖廳與兩側護龍伸手依照輩分而居，同時房子階序的高度也受到限制，無論如何都不能比正身祖廳高。再者講求風水的觀點，廁所要設在虎邊，所謂龍要動、虎要靜，連門前植花都有一定講究的禁忌，帶刺的玫瑰、泛紅的桃花都是有所顧忌。

婆、妯娌、姑嫂的環境，生活接觸減少，壓力頓時減輕許多，不用處處觀照他人臉色，從他人意志而行。其次，伙房倒塌紓解了不同家族間的防衛力量。由於震後居住地的搬遷與重建住宅不限於原本的伙房範圍，以及伙房宗祠也未必興建，模糊了以往徑渭分明、過於防衛的界線。這些都因為伙房的倒塌解除實體結構的限制，也間接釋放了伙房的象徵權力，相對的也給予婦女帶來自主的空間。

伙房倒塌最大的意義在於居住的選擇給予婦女有脫離壓制、自我掌控的機會。如前所言，因為伙房產權的複雜，使得伙房倒塌後災民的居住空間被迫或主動有了新的選擇。獨立住宅戶的興建讓婦女有機會脫離集體式住宅的羈絆，也包含對於婆媳妯娌朝朝暮暮相處的緊張關係。婦女在這從夫居父系繼嗣現象結叢體系的群屬網絡與居住空間表達的倫理階序機能下，使得伙房內婦女的地位與決策權力除了受制於男性之外，往往還有同為家族父系或姻親的其他女性。因此脫離集合式住宅興建新居的同時，婦女成為個別家庭中除了婆婆之外次高的位階，對於日常生活所言所行有更多自主的機會。同時在災後重建的歷程中，家庭經濟的普遍蕭條相對於婦女的經濟貢獻就顯得相當重要。地震造成的損害已不是單獨男性就可以讓家庭恢復正常運作，不管是住宅補強或新建都需要大筆的資金，即使有政府式優惠補助，自有經費與長期經費的挹注，也都需要婦女的投入。所以婦女面對重建住宅，有機會參與空間的規畫討論，實現有別於制式的伙房配置所表現出婦女被動的位置。

再者，由於重建亟需經濟的資源挹注，原本大多數以農業為主的生產基地與工作場所毀損嚴重。婦女為了尋求更多的經濟資源，對於工作的選擇也就更加迫切需要。同時在政府各部門釋出「以工代賑」、「短期就業」、「多元就業輔導」的多種措施，<sup>62</sup>以及許多民間團體的熱心協助進入災區參與重建工作，婦女更有機會走出戶外，接觸不同屬性的單位、團體與個人，更增添學習的機會與動力。這樣的機緣對於以往僅限於伙房內親屬互動或村落之間的人際關係，視野相對寬

<sup>62</sup> 包含臨時工作津貼、就業重建大軍、永續就業工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僱用獎勵津貼、職業訓練措施、重建工程僱用三分之一災區居民查核工作、重建區弱勢戶就業輔導方案等各階段多項災區就業輔導協助措施(謝志誠 2000: 31)。



廣，對於知識的來源與獲得更加多元。

二、地震後生命態度的轉變，給予婦女更平等的機會。九二一地震山城地區人員死亡慘重。由歷史來觀察，山城屬於以血緣家族拓展與農業生產居多的結構，以父系繼嗣群體為主的社會群體，歷經幾代的發展，子孫後裔盤根展葉，形成以宗族為主體的綿密網絡，更由於通婚的關係使得地域性的繼嗣群屬網絡更加龐大與複雜，造就於山城居民或多或少有血緣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單從許多家族嘗會派下成員來看，其子孫範圍擴及山城石岡、新社、東勢、卓蘭等四鄉鎮。而此四鄉鎮多屬集合式聚落居多，為此次地震的重災區，人員傷亡即以此四鄉鎮中東勢、石岡最多，不乏為近親或遠房、直系或姻親等受難。這些平日往來熟悉密切的村民，一夕間不管貧賤富貴、長幼尊卑、男女老少，幾百條人命就此福禍無常、天人兩隔，甚至於同個家庭、同個家族、同個社區、同個村里多位成員同遭罹難。地震造成生命的無常與短暫，把人震回生命的原形，改變了生活常態的結構。也讓倖存者得以重新體認個人與群體關係的維繫，思考生命的意義，並在尋求暫時滿足生理與安全的需求後，朝更高層次的愛與隸屬的需求發展，表現在「自我」、「人我」、「世界」三種關係的意涵上。不管是對自己、對家人產生相互依存、生命共同體的信念，也認為活著是一種福氣，是一種生命延續的使命。

對生命意義有了轉變的基礎，也表現在兩性之間的態度與觀念上，更能打破對傳統的看法，鬆綁傳統對女性的束縛，讓女性得到平等的機會。特別是在生活重建的過程中，包含家庭事務的分配與分擔、公共事務的參與與權力等，兩性之間的位置與角色相對變得模糊，不少男性都主動加入傳統婦女的位置，擔任起「媽媽」或是「媳婦」的角色與工作，就如林嫂的公公竟然會想要替孫女泡牛奶、先生會在他沒下班之前煮飯菜，這是她以前想都沒想到的事。也不少女性成為家庭的代言人，負責起「丈夫」或是「兒子」的角色，就像劉媽負責整個家庭上上下下的經濟命脈，照顧兒女、照顧孫子、照顧祖先留下來山林；林姐雖然嫁了出去，她卻要負起原生家庭父母的生活與經濟的挹助。即使這些反應是短暫的，歷史、文化、社會的鍵結在災後迅速組構，組構的過程中一部份強化了以往的價值，一

部分也產生新的變化。甚至這短暫的變化，也可能隨著重建的復原回到昔日的位置，但至少它提供了一個契機，一個重新看待兩性關係的新契機。

整體環境的改變，使得婦女在災後重建中的相對重要，也促使婦女言說與感情表達的自主能力能夠彰顯。如前所述，婦女一方面有機會離開生活空間緊密、緊張壓力的伙房集合住宅，離開生活中階序尊卑、謹言慎行的家族應對。對於未來或所建立的新環境，心境上較為自由舒緩。加上地震後生命短暫無常的變化，倖存者生命共同體的認知，有機會促使家庭成員更加緊密與珍惜。災後重建婦女投入工作，提供經濟上必要性的貢獻，也擴大不同的人際範圍，接觸新的知識觀念。婦女在言說上可以更自由的表達自己的主張與信念，即使依然有道德的羈絆，但是言說表達的內容、範圍、尺度是可以戲謔的、輕挑的甚至逾越禁忌的，可以嘻嘻鬧鬧、身體碰觸、插科打諢，適度的場合上展現婦女自己思想與言說的開放空間。就像林嫂和林姐在小鋪內常常嘻嘻鬧鬧，噲來噲去，甚至戲謔碰觸乳房、腋下以及口頭上說出俚俗的話：「若姆分厝刻(ngia33 me33 bun113 ngai113 kad2，你的母親被我罵)」、「麟棍屎(lin31 gun53 shi31，瞎說)」、「豬哥搭狗麟(胡說八道)」。儘管不雅，但已經充分顯露出自我思想與自由表達的意涵。

對於客家婦女的情感，在傳統結構中一直強調深涵內斂、勞動生活、操持家務、講求內在、無怨無悔等特質，成為文化的正統與族群特色的優越美德，在許多文學上被形容成能撫慰客家男性又必須壓抑情感表現，呈現獨當一面的剛毅性格的完美「印像整飾」，而卻能在山歌上表露婦女情感的充沛與慧詰。這種「美德」下的壓抑又另闢小徑給予婦女「情欲」的縱流，很難說服女性自己本身。有別於此，地震後居民對於生命中的生和死有特別的體認，情感的表達一時之間更為直接。在地震後幾天，可以看見街坊上放聲大哭、跪地祈求的情感宣洩，可以說出心裡的話、可以撫摸親人、可以真情的親吻、可以放縱的擁抱、可以開懷大笑，因為誰能以為天長地久？但是一定珍惜當下擁有，免留遺憾。這也如林姐常親暱的掛在口頭喊她的丈夫為：「我的大兒子。」，或是年近六十的林媽喊她的老公為：「阿娜答。」，或是呂媽在選擇食材時說：「...我愛我的家人，就要給我的

家人吃最健康、最好的，用這一份心對待我們的客人，就像愛我們的家人……」。

即使木訥的阿嫂也曾經對筆者邊說邊掉淚：「我婆婆對我真的是很好，她把我當自己的女兒，我很感謝做她的媳婦。」以及劉媽感性的說：「吾老公對佢真好，只是走去太突然了。下次世人佢還愛做厥个舖娘。」。這些言語表達與情感流露都是客家婦女在震前少有的表現。

三、地震的破壞引發族群文化的危機，促使族群文化的復振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客家飲食更加被強調，引發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商機。由於地震發生的山城地區，是中部客家人聚集最多的區域。地震造成客家鄉鎮的伙房、廟宇等具歷史開發建築物的損毀，產生文斷層的失落感，引發族群文化滅絕的危機。有鑑於此，災後重建中有關族群文化的議題特別被重視。<sup>63</sup>對於維護農村固有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也列入重建的一環。不僅在硬體建設，乃至於族群信仰活動、生活習俗、祭祀慶典、日常語言、飲食特色都一一受到重視。而客家獨特的飲食內容與文化意義在災區婦女就業輔導的同時，也被深切的思考著。對於客家中年婦女熟捻的客家飲食，這並不意味著是她們與生俱來就已習得或喜歡的技藝，而是她們在客家的生活區域內所必須接受與應用的生活內涵。這些族群歷時生活，代代相傳的飲食廚藝，在災後婦女就業中成為學習的工具箱（tool kit），重新出發的一項就業資本，是最容易上手、貼近婦女生活的資本。因此，客家地區生命、生活、生態、生產的危機感成為文化復振焦點。凸顯兼具客家精神性與物質性的飲食內涵，成為災後復建的題材。「客家傳統美食」成為創業的材料與元素，傳統美食與客家婦女兩種意象結合在災後文化產業上找到了新出路。

## 小結

九二一地震造成災區破壞嚴重，生存空間幾乎是「亂」與「失序」的狀態。

---

<sup>63</sup> 九二一地震後成立「九二一文化資產搶救小組」，為因應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以學界中文化資產教學研究人材為主體，所成立的一個緊急性的義工團隊。主要的方針在於結合文化資產菁英的力量，貢獻所長，以客觀、嚴謹、專業的態度為基礎，迅速地完成文化資產災情調查報告、擬定緊急搶救對策、推動維修工作，並將所得資料立即公開供有意者自由取用，以降低此次重大天災對臺灣文化資產所造成的傷害。(九二一文化資產搶救小組 <http://www.arch.ncku.edu.tw/921/chrt/index.htm>，引用時間：2009年8月20日)

客家婦女不僅要調解地震造成內在心靈的衝突與創傷，正面看待生命變化的各種可能性；對外要承受內外資源流失的種種壓力，還要儘速解決生活現實的問題，重建生活的秩序。尤其長期處在傳統客家伙房聚落，種種結構性的問題形成婦女發展的束縛與牽絆。然而，地震除了造成物質空間有形、無形資源的流失之外，生命的無常與短暫，促使人們回到生命的原形，倖存者得以思考生命與生活的意義。災後家人產生生命共同體的概念更加強烈，性別角色的位置與界線就相對模糊。復加上傳統伙房建物的倒毀，權力象徵實體暫時崩解，居住空間的釋放，讓客家婦女面臨生活挑戰的同時，有更大的伸展空間與可能性。再者，「文化提供素材，個人用以生活」，為了適應災後的生存環境，原本屬於客家族群傳統生活內容，在地震中重新受到重視，昔日被視為壓制女性空間與權力的飲食廚藝，遂成為災後生活重建上婦女拓展自己事業的一項利器。



### 第三章 石岡傳統美食小舖

地震後的石岡鄉滿目瘡痍，百業蕭條，整體環境只能用破碎來形容。婦女一方面要收拾殘局，重起生活秩序，應付裡裡外外的生活開銷；另一方面要面對緊接而來龐大繁雜的重建工作所需。災區的婦女不僅要勞心、勞力，更要為家庭生計與漫長遙遠的重建經費，尋找出路。因此，在初步整理居處之後，<sup>64</sup>積極尋找一個長期穩定的工作，以獲得穩定的經費支援，重建完整家園是婦女們最大的期望。可是，山城地區原本就就業環境不佳，鄉民的職業選擇不多，人口外流嚴重，加上傳統社會對於女性工作上的種種限制，即便地震讓伙房社會的結構崩解，對於婦女外出就業的環境仍就困難。尤其在災區的婦女泰半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女，處在傳統農業社會的模式下，又礙於自己的學經歷、社會經驗乃至於現代化的能力有限，加上勞力市場兩性分配不均，或是謀職資源、工具基礎不足等等因素，一旦被迫外出尋找職業，往往是選擇不多與處處碰壁。

但在重建龐大經費的需求壓力下，客觀的環境已經超越了昔日主觀的認知，現實的急迫需求使婦女不再緊守「男主內女主外」的刻板印象，「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也不再是「男女有別」難以跨越，多一份參與多一份挹注，家園重建就能早一點完成。是以災區客家婦女比男性更能夠放下矜持，即使是年過半百阿嬤級的人物，也咬緊牙根，尋找機會，謀求新職。套句五十幾歲的劉媽說的：「歪嘴(zhoi53)雞還敢擇(tok5)食？」，六十幾歲的林媽更直接：「我就是錢。」。

因此，透過什麼樣的時機點與背景上婦女有機會進入這個範疇，有哪些協力給予協助扶起這個架構，怎麼樣的穿透力讓各個力量能夠匯集統整，而最重要的婦女在這轉換之間是如何的處理與面對，甚至在傳統飲食文化的議題上如何的融入安排。婦女爬梳不同時間與空間下選擇呼應環境的方式，經由災後生活重建的參與，積極尋找生存支持的契機。擷拾昔日的成長經驗，轉換成為破釜沉舟的力量，並且巧妙搭接婦女熟悉的生活經驗，結合客家傳統飲食文化與婦女廚房內的

<sup>64</sup> 災民初步處理居所的方式，當時有住帳篷的、組合屋的或是繼續住在進行補強的危屋中。



意象，踏出腳步，展開新的歷程。

## 第一節 美食小舖的崛起

九二一地震震出了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石岡傳統美食小舖可說了因九二一地震而起。

小舖成立的背景是因九二一地震石岡鄉遭受從所未有的毀壞，震垮了農村道路橋樑等基礎建設，也損毀了農村土地及農作，地方產業生產工具也陷入崩解，連帶使得原本就業機會不多的鄉鎮雪上加霜。鄉內士、農、工、商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停擺，靠者政府與民間團體勉勉強強渡過緊急的災難時期。面對未來百廢待舉的復建時期，可說是遙遙無期，不知從何處著手。政府雖然對於房屋全倒、半倒及人員傷亡給予經費補助，並提供緊急組合屋興建，釋出「以工代賑」等措施，規劃災後不同期程的重建計畫工作綱領，<sup>65</sup>希望災民能夠儘早進入正常生活的狀態。然而，面對斷垣殘壁的家園與漫天塵土、轟喧吵雜等紛亂的環境，要進入重建的工作千頭萬緒，更重要的是需要大筆資金。即使災區婦女參加了短期就業的以工代賑以及各項短期認養工作補助，還是認為需要自主的、長期的經濟支援。

小舖的崛起有個靈魂人物，雖然她非常謙沖的認為是大家一起努力站起來的，那就是九房村的呂媽。早在地震之前，政府單位勞委會職訓局為了培養國民一技之長，推廣一系列的職業訓練，並提供婦女免費受訓。當時擔任石岡鄉婦女會的理事長的客家媳婦呂媽，於 1991 年間就已參加過相關烹飪的訓練，通過了中餐乙級證照。畢業於大學銀保系的她，嫁於石岡黃姓大家族，<sup>66</sup>婚後雖並未就業，但總的來說生活習俗與文化總是覺得格格不入。她說她閒不下來，她也不要

<sup>65</sup> 包含公共建設計畫、產業重建計畫、生活重建計畫與社區重建計畫等四大項。引自謝志誠 2000 臺灣九二一災後生活重建機制的形成、演變與內容，頁 3，表一：心靈重建、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學校教學及學生輔導、就業服務、醫療服務及公共衛生等項目。

<sup>66</sup> 九房村聚落的黃家伙房係以黃五常(十四世生元之五子：榮、華、富、貴、全)為族號，江夏堂為堂號，由黃英隆於乾隆十六年(1751)定居九房村，開枝散葉，家族顯赫。其後裔黃演渥更曾任司法院大法官，演職為國民大會代表，至今仍為九房村最大家族，同時也遺留不少極具特色的日式建築。九二一地震時伙房全倒，黃氏宗祠受損重建。

整天待在伙房厝中。因此遂一度經營美髮業，據說因理髮師父難請以及工作中家人無法好好吃一頓飯等因素，不久就收了起來，專心於家務，並在空暇之於活躍於家政班及媽媽教室。<sup>67</sup>有鑑於參加職訓的經驗，當時她一方面號召娘家豐原的親友投入救災，一方面關心災區婦女未來生計，鼓勵大家一同去參加受訓。但是誠如她說的：訓練所遠在台中，災區的媽媽人生地不熟，又有三餐家務、老人、小孩要照顧等諸多因素，況且一趟要花上三小時的路程也要不少交通經費，這樣的措施對於災區婦女來說不若天邊的月亮---看得到吃不到，即使有心參與也無力前往。對此，呂媽聯絡以前職訓中心上課實踐管理學院的楊主任，並向講師提出想法，講師也很能體諒這些災區的婦女，於是提出幾項需求包含場地、器具、人員等希望能夠配合。呂媽幾經奔走，加上當時地區的公所社會課高課長及農會配合下，提供上課需要的鍋碗瓢盆等工具，包括水啦、瓦斯、印講義，以及剛好人家捐助的一些廚具設備，農會提供了他們的集貨場，沒想到竟然成真，解決了上課地點太遠及相關配合的基本問題。對於一般從事農業生產、照顧家庭三餐、以及民風保守的客家下婦女來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又為了不要讓講師遠從臺中來上課而沒有人參加，遂遊說鄉內的媽媽教室與家政班體系成員，鼓勵她們加入。由於當時災區經濟嚴重受損，工作機會短缺，失業嚴重，況且重建家園非一日之事，需要龐大資經，短期雖有各項優惠及補助，但並無法完全負荷重建所需。能夠尋求較長期的、穩定的支持作法，就是能夠有固定經濟收入的工作，而且入門的難度容易上手、資金的需求不高、工作地點不遠、家庭老弱子女能兼顧的工作。同時「就是要工作、要賺錢」是大家一致的信念，並且學的是婦女們熟悉相關的「烹飪班」，大多數的婦女容易駕輕就熟。沒想到報名人數爆滿，來參加的婦女年齡多半在四十歲以上，婚後也未有上課經驗的，而每個人家裡受災狀況不同，也有喪偶或失去子女親人的。就此開了上、下午各一班，每班 35 人，第一階段 150 小時，由於離家很近，早上忙完家裡早餐就來上課，到了差不多 11 點

<sup>67</sup> 呂媽的特質與她住豐原經商的原生家庭的成長背景相當有關係，原生家庭講求開放、民主式的教育與家庭男女平等的觀念，對於嫁入傳統伙房生活的黃家，大相逕庭，讓她一度難以調適，並藉由參與外界的活動能脫離伙房的限制。

又可以回家煮午餐，下午再來上課，4 點多又可以回家煮晚餐，可以兼顧家裡的三餐，省去通車的麻煩和金錢，而且是免費的。但是由於要能申請創業貸款，需要 180 小時的訓練，因此，這些婦女們後來又補了 60 小時的課。婦女們都很認真，後來也幾乎都考過了丙級烹飪執照，雖然沒有一個人有報請 180 萬的業貸款，因為想到那麼一大筆錢，萬一失敗了不就雪上加霜了嗎？而且家裡的人也不會同意。

2001年，地震已進入重建的另一時期，許多行業工廠也陸陸續續穩定下來，一部分婦女回到原來的農產工作，一部分也回到工廠，一些婦女卻仍然沒有著落。呂媽提到：

媽媽們學得一技之長後，有幾個人分別到外地開業經營小飲食店，打著「客家菜」的旗號，小本經營採薄利多銷，生意還不錯，在災後為自己打開一條生路。然而大部份的媽媽們，都必須兼顧家裡的老人和小孩，無法到外地去創業。縣政府社會局認為這群婦女如此就實在很可惜，也失去了扶植婦女就業的意義，於是大家集思廣益，研擬在地創業的可行性。經過幾個月的討論研究，大家決定共同經營一家餐廳，就在九十年四月間在縣政府社會局協助指導下，還將高雄市政府捐獻的一筆補助款，投注於攸關地方產業的合作社組織，每人出資兩萬元，呂媽召集大家共同成立了「石岡傳統美食生產合作社」，並得到鄉公所及鄉農會的支援，尤其後者以非常低廉的租金，將農會的特產品展售中心的餐廳提供給他們開店。六月間掛名為「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終於開業了。『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名稱，是由石岡鄉公所社會課的高文生課長所命名，其用意是，為了保有地方文化的特色而加上「傳統美食」的字樣；做出的菜餚需有家庭媽媽的味道，而且又有小憩的感覺，故稱之「小舖」，因此，石岡媽媽們的店舖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名字。

當時主要是以辦桌為主，點心烘焙為輔，並主打「災區媽媽，浴火重生」、「客家傳統美食」、「傳統點心」等印象。當時參與的婦女有35人，實際經營有19人。除了臺中縣政府勞工局、社會局、公所、農會與高雄市政府等單位的協助，外界也對於重災區媽媽的自力更生給與實質的支持，訂單紛紛湧入。問題卻也一

一凸顯(將在婦女工作群組中探討)。當時由於公所向勞委會提出的「永續就業工程---以工代賑」申請，每個月每人給與當時的最低薪資16720元補助，持續九個月。因此，山城石岡、東勢、和平等地分別成立了九家生產合作社。但2002年3月薪資補助結束後，經營進入瓶頸，又逢生意淡季，小鋪面臨解散。於是小鋪清算、重整，最後只有九名願意留下來繼續經營。當時沒有政府薪資補助下每月才支領四千多元，人力也銳減至8人。不過，全體媽媽共體時艱、咬緊牙關硬撐，期間連媽媽們的子女就學費用都無著落。所幸，之前努力成果被肯定，日本僑團及時捐助，解決部分家庭急困，小鋪也終於逐步上了軌道，熬了過來。

2003年，為了申請多元就業方案三年計畫，增加人力資源與補助，於10月19日正式向縣政府登記，成立「台中縣石岡鄉傳統美食文化推廣協會」。除了正常的小鋪經營之外，並負起教育推廣及協助婦女就業訓練。其次，在農會的輔導下向農委會提出「田媽媽」的申請，也挹注美食小鋪約20萬元，又增添了一些基本設備，並且農委會也陸陸續續提供一些進修的課程，在一方成績一方要業績的情況下，兩邊相輔相成。

檢視小鋪籌組的經過，有相當多因時、因地與最重要因人的因素。就時空的發生來說絕對是肇因於九二一地震的破壞。就學習的地理位置來看，這些養成的培訓學習地點在石岡鄉，解決了婦女本身受限於交通與往來照顧家庭的擔憂。而最主要人的部分，更因為災區婦女們有著對於重建家園、生活需要的急迫性。再加上來自政府、機關團體的協助，順應如此機緣，才能順利籌組起來。在崛起的過程裡，政府原先職業訓練提供了一個機會，把機會拉進石岡鄉，由於客委會、縣政府社會局、勞工局、石岡鄉公所、石岡鄉農會都是能提供諮詢、人員、場地、器具甚至於是日後訂單的挹注，使得婦女可以踏穩第一隻腳。而個人的部分呂媽可以說是第一要角，她的穿針引線，勇於嘗試，繕寫各項從都沒有接觸也不會寫的計畫，抱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如她說的「不會就問啊。想不出來就抄一下、觀摩一下，再改一下，只要是立意好的，她們都很幫忙。」，不求私利，才能夠支撐整個小鋪的生存。然而，何以地震後參加的人員眾多或是鄰近鄉鎮成立的生



產合作社也不少，為何未能持續走下去或是合作社變成月社、年社、一人之社呢？<sup>68</sup>顯然這其中的關鍵就在參與者本身態度與社群內組織運作有關。參與者本身能夠體認時局，相互體諒，自我成長，放下私心、不計較、榮辱與共，並且能心存感謝、知福惜福，這是能夠站穩另一隻腳的最大關鍵。而社群組織也是隨著社群運作經驗逐步成長，但這之間能否讓制度、組織建立完備，這需要大家的合作與智慧。(此點將在下節說明)

此後，小鋪媽媽們並不因此而自滿，積極研發、創新、學習。理事長呂媽如此說到：

這種工作真的很珍惜，我常告訴大家不能夠太安逸了，要不斷研發、練習。每個月除了店裡的工作外，我都會安排她們去研習，會申請客委會的計劃，文化局的業務，請烘焙老師、大飯店的師傅來教，教完要實際做做看。這樣子半強迫出去參加不管是農委會或其他團體的講習。我會指定她們參加什麼，計畫打好，她們只要人到把東西學回來，尤其省農會田媽媽有不錯的課程又可以申請經費，我們每個都要參加。

我們受人家幫助太多了，不管是農會或客委會，所以他們有活動我們都會協助幫忙。就是這樣，本來我們鄉下婆婆媽媽有工作就好，怎敢想去參加比賽？沒想到就是這樣有人情的壓力，半推半就，參加台中縣省農會四縣市比賽就得了冠軍。有了信心又參加客委會美食比賽得了銀牌，後來又有許多的邀請，不管演講、示範讓大家都有了信心，也很有成就感。誰也沒想到可以這樣，做夢都沒想到。有壓力也是一種動力。我們都不斷成長，不斷進步，有很多「秘訣」，真的是學了才知道，自助也要人助，也要爭氣，資源才會源源不絕的來。(呂媽 1965-)

---

<sup>68</sup> 地震後接受各單位輔導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很多，初期大多能接到各地對災區的關懷，保持運作。但隨著時間拉長，補助減少，成員組織運作不佳，逐步由日經營，變成月經營，甚至年經營、偶爾經營。幾年下來，停擺的不少，能像石岡傳統美食小舖每日運作的也只成唯一。



由於小鋪的婦女不斷的精益求精、自我成長，也能彼此配合相互扶持，加上各界提供協助與幫忙，就這樣建立起自信心，愈奮愈勇，屢屢獲獎，更增添自我成就與期許。筆者整理如下表：

表三：美食小鋪獲獎紀錄

項次	時間	獲獎事實
一	2002	受邀拍攝「客家傳統飲食」各式米食製品與點心的特寫
二	2002	榮獲外交部安排外國駐華使節參訪小鋪
三	2005	榮獲多元就業方案勇奪特優獎
四	2005	榮獲客委會美食比賽「社區組銀鼎獎」
五	2006	榮獲台中縣政府優良旅遊商店認證
六	2006	榮獲台灣美食展料理獲贈「2006 客家美食嘉年華廚藝精湛獎盃」
七	2007	榮獲農委會中區米食創意料理冠軍
八	2007	榮獲台中縣桐花季指定協會製作桐花餐
九	2007	榮獲農委會田媽媽重點產品包裝單位及美食展展售資格
十	2008	榮獲台中縣關懷據點評鑑獲選為甲等
十一	2008	榮獲文化局「97 家鄉的糟嬭—紅糟廚藝文化深耕計劃」
十二	2008	榮獲農委會田媽媽重點產品包裝單位
十三	2009	榮獲台中縣關懷據點獲選為甲等
十四	2009	榮獲農委會田媽媽「台北美食展」展示與展售
十五	2010	榮獲台中縣文化局編製繪本小書。

資料來源：整理自美食小鋪店內觀察記錄及呂媽口述資料。

自此之後，這群婦女有感一路走來獲得不少政府與民間單位熱心的提攜協助，才能渡過難關走了出來。因此，在行有餘力間，不斷的參與回饋服務地方的機會，提供種種的社會服務，諸如照顧各村的獨居老人，每周一次的小鋪聚餐，每月的送餐服務；提供社區媽媽學習課程，如醬菜班或是輔導外籍配偶廚藝，儘早融入本地生活；甚至也協助彰化縣外籍配偶---越南新娘的創業輔導諮詢工作；以及協助各單位舉辦的客家傳統美食推廣活動；或贊助文化技藝活動，如九房社區鑼鼓班；同時更能關懷弱勢家庭，對於鄉內的弱勢貧困子女發放助學金，或是補助邊緣戶中小學營養午餐與補教費用，或是申請替代役男協助社區子女教育；

同時對於幾次天災，如七二水災積極參與捐款義賣，或是以田媽媽名義在「台北美食展」義賣捐給紅十字會供八八水災救災用、婦女們還集資捐助十二萬元給八八水災災民等等。這些還未包括婦女們持續的參加社區媽媽教室、守望相助隊、老人會、環保義工隊、慈濟功德會等地方志工服務。誠如呂媽所說：「過去我們一直受人幫助現在我們有一點點能力了，我們認為對的事就會一直做。」

如今她們已經是石岡的代名詞，是政府各級單位輔導婦女就業成功的典範，是女性在地方文化產業扮演關鍵的推手，也樹立了客家婦女的新印象。可是在她們來說：「我只要一口飯，照顧我的家人，能夠正常的上下班，還有能夠幫助別人，這樣就很滿足了。」林媽如此的說。

## 第二節 小舖的經營與運作

前一節介紹了小舖的崛起與創設經過，一路走來婦女接受他助、人助之外，最主要的還是自助。小舖前身學習烹飪烘焙的婦女在結訓之後，隨著重建的腳步，一部分回到原先崗位，一部分繼續尋找其他工作。但是有十九位婦女實際投入傳統美食小舖的經營，主要是以辦桌為主，烘焙點心為輔。並主打「災區媽媽，浴火重生」、「客家傳統美食」等宣傳印象，正式營業。下面就分小舖創設初期、成長成熟期的經營運作加以說明。

### 創社初期---美夢成真與夢幻成泡影

就在受訓完成也順利取得烹飪丙級執照後，在公所農會的協助下小舖正式掛牌運作，地點在九房村農會前廣場的四、五十坪的店面熱鬧登場。為了打響第一砲，當時任公所社會課高課長這麼形容的：(參圖 3-2-1-1)

我們集結了各方的資源，籌組了媽媽們辦桌，當時在美食小舖舊址太陽堂前開幕，鄉長要各課室去邀請上級長官，大家來認養每人一桌，我記得開了 100 多桌，每桌 1500 元，民眾只要來的都可以吃不用錢，差額由紅十字會補助，當時還特地招來舞龍舞獅，鞭炮幾十公尺，真

的是打響了石岡媽媽的名號。(高課長 1960-)



圖 3-2-1-1 小鋪開幕席開百桌的盛況

這群鄉下婦女從來也沒看過這麼大的場面、這麼多大的長官，以及熱鬧滾滾的生意上門，個個看得心暖花開「心肝頭燒滾滾」。因此士氣大振，信心全開。當時鋪內十九名成員由農會推廣股及幾位家政班頭按照任務工作分組，分為三組：一、生產組：負責廚房工作，及食材記錄；二、展售組：負責店面與外地展售，以及各地宅配。三、財務組：負責每月財務報表，以管理生產器具與收支帳務。各組人員皆定期輪調，由各組負責人分派工作。全員每月固定開會討論，包括臨時動議等等。<sup>69</sup>這些分組的工作內容有必要加以再進一步說明。首先生產組是指廚房工作，由六人負責，內容包含辦桌、外燴、便當餐盒等，另加傳統米食製作如菜脯、米粿、麻糬等；農產加工品如梅干、泡菜等；點心類如蛋糕、月餅、泡芙、肉包、小籠包、燒賣等。展售組包含太陽堂內現場接待、介紹、買賣、補貨等。財務組包含處理各項器材、食材經費收支以及賣出、入帳等。後來常有外送的需求，因此又增加運銷組負責產品運送及到各地與展場。

上述的人員分組、工作內容似乎妥當，表面上看來制度也算完善，組織也

<sup>69</sup>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執行九二一震災重建區地方產業視覺形象設計計畫---石岡美食小鋪結案報告書(2002:59)。該單位協助小鋪建立整體營運評估分析。

健全，擁有良好的地點，也有地方政府、地方機關、學校團體各級長官和宗親會、民間人士等從上到下的支持與鼓勵，前景光明。據 2001 到 2002 年初辦桌數就超過三百桌上，各類團體聚會滷味、米食、糕餅、點心場次需求絡繹不絕，單是 2001 年中秋節台北市月餅的訂單就高達 4500 盒，可想而知婦女們對這天文般的數字只能日夜趕工，召集各村家政班臨時來支援協助，就如劉媽所說：

一天分成好幾班，從白天做到通宵，康貝特是一箱一箱的擺在工作現場，這些工作人員單是吃飯就要擺好幾桌了，況且那時候吃飯都要自己煮呢。當時的氣氛大家不怕累，有的婦女甚至忙到吊完點滴又回來加班，現場可以看到阿婆還一邊刮痧一邊揉月餅團呢。(劉媽 1954)

這股熱潮帶來婦女們的憧憬，按照這般情景，家園重建就能指日可待儘早完成。而婦女也滿足於有一份事雖然多，但錢多、環境好、離家近的工作。然而，隨著災後重建進入軌道，勞委會的「永續就業工程」補助在 2002 年底結束，小鋪竟面臨結束。這在一般認知裡，簡直覺得匪夷所思，有來自各地的認同，接單也不錯，工作的點又是在自己的家鄉，好不容易建立的基礎，美夢成真，何以短暫就幻滅？我們深入其實際操作面就可以理解創業、經營、與永續每個環節是很不一樣的事，問題在人的部分，成也在人敗也在人，一一分析於后。

一、組織成員的影響。初期組織的婦女成員多半來自石岡各村的家政班或媽媽教室。家政班是屬於農會體系，媽媽教室是屬於公所推動的體系，人員重疊多。由於石岡是以客家世系群(lineage)與氏族(clan)為主的社會結構，伙房聚落特別發達。甚至子孫綿延後，形成跨村的伙房聚落，像是土牛村的劉家、梅子村的劉家、德興村的劉家系出同門。其他如石岡村的黃家與萬安村的黃家；九房村的羅家與萬興村的羅家；梅仔村朱家和土牛村朱家等不勝枚舉。這群來自村落的婦女組織，許多是叔嬸、妯娌、表親等親屬關係，自有一個向心凝聚的力量，並各自分類隸屬某村的家政班或媽媽教室。這些婦女在小鋪內工作，表面和氣卻各擁山頭，暗地裡或表面上多少有些較勁的意味。只要內部工作分配上有些許的不平，很容易就引發整群婦女的抱怨或爭執。簡單的說，就像幫派手下受



委屈就等同幫受到侮辱，一定要出一口氣。

二、勞力分配的問題。美食餐飲工作並無法做到細緻分工，光是一個廚房工作來說，切菜、洗菜、煮菜、炒菜，勞力付出就很不一樣，工作環境的舒適度也有差別，加上個人的工作習慣、速度乃至於年齡都有差異。一旦工作量多，難免有磨擦、抱怨或口角。劉媽及負責相關業務的倩妹就提到當時的狀況：

有一些媽媽個人脾氣很不好，動不動就大小聲，整身帶「笏(ned21，刺)」。起先我也不習慣，人那麼多，意見多，光是洗菜、撿菜、挑菜、連放油、炒菜的順序都有意見。大家又都是粗人，講話都很大聲，硬過來就硬過去，還有人認為在前面招呼的比較閒。(劉媽 1954)

由於每個參加的人幾乎都是各家政班的幹部或是頭，卯起來誰也不讓誰，「劈來劈去」。像她們有時工作就會嫌分配不公平，為什麼我要拿大鑊你就只有洗菜，或是為什麼你就可以指揮我，叫我做這個、做那個，甚至於有的工作態度很積極，有的「懶麟(lai113 lin31，偷懶)」，或是工作的方法看不慣，像炒菜放菜的順序，調味料的量，個人衛生的習慣...更討厭的就是因為每個都是頭又是女生，前面都說沒有意見，背後意見一大堆，意見也變來變去。好幾次我就很生氣告訴她們：「有什麼話開會的時候說，討論決定了就這麼做，誰就不要再任意更改或說閒話」。(倩妹 1970-)

公所高課長更是一語道破婦女工作組織的難處：

以前工作上、家庭上處於比較單打獨鬥、自立更生的模式。也就是說以前家中廚房的事，幾乎都是自己在做，自己就是廚房老大啊。廚房是你的領地、自己就像國王，你愛怎麼做、做什麼、很少有人會管你。啊現在忽然很多人跟你在廚房，你要做什麼，怎麼做都要配合人家或是聽人家叫你做什麼，連做那些菜、出那道菜，都要有按照順序。再加上人多手雜，或許以前家政班的類似辦桌的經驗存在，但是那是比較愉快的，有一點像辦「家家酒」在「搞」的。可是現在是做生意呢，一開始大家或許有些同理心大家都是災民嘛，可以互相打氣體諒一下。可是時間久了，特別是重建的階段，大家都需要錢也需要時間，一會又要幫忙家裡蓋房子要請假，偏偏那時候又要辦很多桌，那種情緒是很緊繃，為什麼你可以請假，我就不行？相較於那時候以工代賑在別的地方工作的人，同樣是領政府補助一萬多元，她們有的在打掃道路、或替公所送公文、或是幫林務局種種樹輕輕鬆鬆的工作。早早



就下班或回家做別事的了，我們為什麼在這裡忙到三更半夜，而且好像沒有很快領錢。因此就有一些話就出來了，什麼「無採工」、「做憨事」、「被人騙啦」，一些疑心病的婦女就會製造「話屎（話柄）」、「哢呀哢（nong31 a33 nong31，挑撥鼓譟）」。（高課長 1960-）

由上述可見婦女雖然從事與家庭廚房事務相似的工作，但由於工作掌控、工作環境、行使方式都有所差別，因而容易引起衝突。加上初期大家都是領政府以工代賑的錢，其他部門以工代賑的工作是相較輕鬆，引發同酬不同工的比較。而小鋪婦女團體更有別於婦女們的社群經驗，農會的倩妹指出：

原本九二一前各村至少都會有一班家政班，憑良心說石岡地區的婦女參加的算是很踴躍，除了可以聊聊天之外又可以學到一些東西，有時也可以帶一些活動做的等路(禮物)或是成品，比如說石岡鄉辦活動就會請各班的媽媽支援做一些菜如炒米粉、煮雞酒、打粿、打「粿粿」。比較大的活動還要辦桌，你也知道嘛，煮煮之後，通常可以吃一頓大餐或是包一些回去「有吃又有抓」，媽媽們總是很願意來，加上家政班課程豐富，上課有老師教又不用花錢而，而且可以暫時離開家裡的雜務也不會耽誤工作。（倩妹 1970-）

婦女社群，聚會是短暫的，沒有利益糾葛的，也不用煩惱經費的收支，婦女只是單純出個時間、出個工，享受有別於家庭約束的純女人聚會。而小鋪工作可不相同，經營的目的除了如政府單位說的婦女就業外，更重要的事有務實的金錢收入。倩妹提到：「說實在的大家出來工作，『錢』是擺第一。當時很多人覺得沒「錢」圖或是自己覺得體力不支（當時很忙碌，廚房煮很多人的菜是很辛苦又耗費體力的）」，這點的落差讓不少婦女認為花了那麼多時間、時間被綁死了、累到三更半夜，得到的卻很少，也不比其他已工代賑的婦女多，除了心灰意冷之外，也招來不少其他婦女的訕笑。

三、財務管理的因素。如前所述，參予的婦女初期領的是勞委會以工代賑的經費，小鋪初期營運的盛況著實給婦女們很大的信心和願景。可是沒想到財務一結算，竟然連成本都不夠，這給大家無比的打擊，說了沒人能夠相信，生意那麼好，付出那麼多，竟然「食了米(賠錢)」，惹來其他婦女暗中訕笑。於是耳語

紛紛，最先懷疑管帳的人，又懷疑幾位領導的幹部(呂媽也被列入其中)、誰汙了錢、進誰的口袋、甚至懷疑到公所、農會前來協助的團體是否都有分一杯羹。組織內部氣氛一下落到谷底。流彈四射，人與人互相懷疑，小團體互相質疑，於是說拆就拆，說散就散，任憑誰來解釋都很難的到認可。一位當時離職的員工就指出：

該時大自家正經當拼命。也真省慶(節省)，常在沒閒到正當晝，婦人家伴都還愛自家煮飯，省到最尾錢煞毋知跌落麼人个袋肚。詳細恁恁(men31 men31, 想想看)，一連幾該禮拜無閒到斷烏(天黑)，無日無夜，啊到最尾講無伸(chun33, 剩)幾粒錢，麼人會相信啊?講麼个買材料斯買撇咧，無長(diong113, 剩)幾多?又無麼个帳目，恁到都會噴血。大自家都正 vok53 槩 (vok53 siau113, 賭爛)，做恁恁(tiam31, 累)又恁少錢，一萬都毋到，扣掉補助个錢，正幾千銀，難怪有个老公斯笑像份家啦(fun53 ga33 la113, 扮家家酒)，做个錢分人食撇都毋知，慙都毋知抓癢。(阿梅姐 1963-)

當然事實是否如此如今已不可追究，況且大家都是同鄉小村，很多活動都還會見面，也許以後有需要還要互相幫忙，一時氣憤對鄉下人來說是非常正常難免的。事後呂媽提出了她的看法：

我們根本不會算成本，東西進價多少，該賣多少，都沒有仔細算過，收錢的人也不清楚，只是慙慙的做。那時候真的很累，結果都沒有領錢，就怪來怪去、猜來猜去。那時候很多公家機關都來捧場「交關」，但是公家機關請款有一定的程序，或是部分活動的計畫都要到整個計畫結束才能請款，而且都很慢，都要好幾個月後才領到。但是買各種食材材料都要付現，所以有些付現金的收入左手進一下子又右手出，周轉有困難。偏偏管帳的人又不是很有經驗腦筋又不清楚，加上訂貨越多材料機具也要越多，而且小鋪的食物都不能久放，稍微不慎就要損毀，這些因素庄下婦人怎麼會了解，甚至有人認為就像她們平常幫人家做梨子、套水果當天就可以領到錢了。因此，就是這個因素之下，有的做了幾禮拜，有的一個月就走得差不多了。(呂媽 1965)

經營一個事業有別於平日社群聚會，資金的流向、管理都是一門學問，財務如何透明，有別於家庭內處理幾個家人的生活開銷，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一點是

當時婦女本身與輔導單位都眾所未及的。而在當時婦女們對金錢的高度期望與極大落差下，問題就引爆而出。

四、協商制度的機制尚未成熟。小鋪婦女極多數都是本鄉從事農業相關工作的家庭主婦。在她們的生活層面很少有學習「討論」的方式。在伙房社會裡重大事情男人長輩說了算，或是婆婆嬸嬸輩份高者說了是。家庭裡面雖然材、米、油、鹽生活瑣碎事由婦人來執行，而且多半是單打獨鬥，遇到重大議題還得由家裡「吾老个(我丈夫)」來決定。也就是說生活常態性的事務，普遍由女性決策，而非非常態性的事務，男性決定權力較大(徐正光、鄭力軒 2002)。家族事務討論通常婦女都屏除在外，普通事務接受指示或自行決策的方式居多，很少有共同協商討論的機制。即便在媽媽教室或家政班，婦女雖然較容易提出她們的看法，但是，通常還是遵循組內意見領袖或領導班長的指揮。而且這些班別所遇到問題的型式或內容差異不大，也沒有金錢上利益的糾葛，出錢的並不是婦女本身，得到的也不是金錢，所以並不會引發太大的對立。因此，婦女少有機會學習到面對不同意見或看法的解決方式。尤其在小鋪的工作衝突上，自然難以應付。

此外，一般社群活動人員出席與管理是相較鬆散的，去與不去並沒有人有多大異議，影響也不多，組織管理並無絕對的約束力。而小鋪是由一群災區婦女組成，即使有共同的目標，自定的規範，自選的幹部，但是約束力不是不足，便是未盡完善。鄉下人講究人情、關係，但是太多人要求通融、方便，整個組織和工作就難以運作。如何達到鄉下人要求的情，又能兼顧到制度上的法，行使起來並不容易，既要不濫情又要不嚴厲。同時，也沒有單位來加以輔導，像機關、團體、工廠一樣有制度性的規範方式。因此，對於這群婦女的運作實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累積下來便醞釀成巨大的隱憂。就拿請假來說：在接單趕貨、焦頭爛額時，病痛到什麼程度可以請假？鄉下人婚喪喜慶特別多，人情義理，有往有來。姻親、表親幾等親以內的可以前往？或是通宵達旦式的加班趕工，讓原本以為離家近可以就近照顧家庭生活，或是重建家園要蓋房子、要祭祀、要入新居等，人手與時間的抽離，蠟燭兩頭燒，連家人都有怨言。這些沒

有制度性或人性化的計畫機制，漸漸浮上檯面成為彼此衝突的遠因或導火線，最終走向攤牌解散。

### 從成長到成熟期

2002年2月小鋪進入重整，解散，離開。小鋪當時的創設是帶著一群人的協助、期望、祝福而生，卻竟然是如此失望、氣憤收場。讓離開的心有未甘，想要繼續的心無餘力。有很大的原因在於政府若無繼續支持補助最低薪資，婦女們認為小鋪一定撐不下去。尤其隨著地震後的日子越來越遠，所有關注支持的熱情、焦點都逐漸消失。小鋪是否仍然能有持續的訂單？婦女們各個沒把握，連鄉內人士也紛紛不看好，唱衰的語言時有所聞：「啊。係妹人屙尿毋上壁，份家啦 (fun53 ga33 la113, 扮家家酒) 等等」、「放撇正事毋做去搞恁泥的東西。」。就政府輔導者的立場而言，覺得可惜。長期依賴政府階段性的補助也並不是初衷。再者地方機關領袖也認為難得，他們可惜之處有很大原因是小鋪已經打出一些名號，至少也是石岡客家地區一見稱得上「榮耀」的事蹟，並且已經受到全國的矚目，竟然如此的夭折收場，骨子、裡子都有點掛不住。

這並不是一場鬧劇或是一時興起的婦女聚會，但對於這群中年婦女來說是一大打擊。幾位想留下來的婦女就考慮再三，想了又想，認為政府協助創業已有九個月之久，如果因政府計劃結束而終止營業，實在愧對政府與各界團體當初協助的美意。再者，這把年紀，離開了這個行業，個人能力還能做什麼？一定也是失業或只能做些小零工。況且災區仍然是災區，男的、年輕的沒有工作多的是，哪來機會給這些老弱婦女。於是，大家討論再三，結果有九個人願意留下來繼續打拼。為了節省開銷，原先租用農會四、五十坪大的太陽堂位置換到對面路邊轉角約十坪出頭的房舍。房舍屬於農會由農會出資整修，一樣要繳三萬多的租金，並將原先的設備搬遷到新的小鋪位址。就這樣九位堅持下來的石岡婦女又重新整裝出發，開始邁向小鋪的另一個重生。新小鋪經營的內容和昔日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不過少了人力，少了經費，樣樣都要深思熟慮，更加細膩。據呂媽訴說：



「那時，扣除每個月的房租、水電、與食材後，我們九個人每位每月只分到四千元薪水」。小鋪的九位成員歷經前一次震痛，彼此更加凝聚。平日各有各的分配位置，當時分有烹飪組：負責辦桌、煮菜廚房內事宜；烘焙組：負責點心糕餅製作，外加運送組：負責對外運送；展售組：負責現場陳列、解說、買賣。財務組：負責收支紀錄等。雖然細分組別，但是每個人都要能夠獨力操作，以應付平日的輪休。而旺季或訂單多時，就要彼此支援，烘焙組、烹飪組、展售組、財務組全部融合在一起。<sup>70</sup>幾年後小鋪陸續又有三人離開，一位是找到醫院更好的工作，一位是理念不和，最後一位因為個性不合而離開。每一位成員離開，都帶給小鋪其他人一些感傷，但也讓小鋪婦女們更為珍惜、更為凝聚，組織制度也更臻完善，將於其後再述。

此時輔導的政府機關並未放棄，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就推薦文建會之計畫，委託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協助小鋪設計Logo與一系列形象設計(CIS)。同時為了增加人力，申請多元就業方案三年計畫，成立「台中縣石岡鄉傳統美食文化推廣協會」。<sup>71</sup>除了協助美食文化推動之外，也補助了人力與經費。另外也申請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產業輔導三年計畫，核准有七名多元就業人員，一名專案經理。有了專案經理人來執行計畫與協助運作，教導婦女學習銷售、品牌、營運、設計、操作等一連串的專業知能。民國九十二年初，政府對合作社組織單位鬆綁，核准多元就業方案計畫，並提供小鋪六個人力薪資補助。此時，又有高雄市政府的設備補助，加上文建會的形象與包裝設計，整個小鋪營運逐漸步入軌道。

小鋪分別成立了「石岡傳統美食生產合作社」和「台中縣石岡鄉傳統美食文化推廣協會」。兩者有一些差別，這也是筆者在訪談時才了解各間的差異。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合作社屬於營利事業單位，無法接受公務部門經費直接的撥補；

---

<sup>70</sup> 筆者進行研究時，小鋪已經改組三次，後兩次是小幅度的人員離開，組別只概分為烹飪和烘焙兩組，另一人負責電腦計畫申請、對外連絡、進修學習事宜，一人負責調度、接單、菜單設計安排事宜。

<sup>71</sup> 「協會」為社會團體經政府認可登記的單位，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公益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並能夠申請相關政府的補助計畫包含經費及人力，以協助推廣工作。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中華民國行政院內政部社會司，地方為縣市政府。



而推廣協會屬於非營利組織，負責推廣專項目的活動，可以申請經費人力支援。小鋪雖然是營運單位，但是它也參與各項公益活動，協助推動客家美食文化。因此兩者人員雖有重疊，但角色、任務、目的不同，所以可以申請人力協助小鋪特定的工作，彌補人力與經費的不足。<sup>72</sup>

小鋪二次崛起有了各處協助，加上第一次務實的經驗，照理說人員應該就此安定。何以人員還會出走？剛開始問到這個話題，即便筆者已經和婦女們很熟了，婦女們還是有所隱蔽，或插開話題：「啊。不要提這個啦。」，或是像林媽說的：「你是調查局啊？小孩子問這多幹什麼？」，或是江嫂用佛家的語氣說的：「阿彌陀佛，合得來就來，不合就去~嘛。」。筆者清楚地表明我的用意：「阿姐啊。事實上大家一路走來非常不容易，換成是我，我還不一定能撐下去。那麼多新的東西要學、要做菜、要糕餅、要點心、要研習、要比賽，要當媽要當娘、還要當婆婆，百百種，比我當老師還要難。」，就這樣逗得她們笑出來。呂媽就告訴筆者，這個問題其實很尷尬，也很心疼，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是個性的問題。很多事情事遇到了才知道不足，當知道不足的時候不一定能夠彌補或反悔，她們是如此，當事人也是如此，有時候只是一點點誤會，個人的性格會決定一切。比如說有的人個性動不動就乒乒乓乓、刀來火去，小事抓狂，見面像吃了火藥炸彈。這樣當同事起來實在辛苦，雖然做事很俐落，個性直爽，沒有心機，但壞就壞在脾氣和一張嘴，到最後自己也做不下去，我們也只能忍痛割愛了。

劉媽也說了她的看法，她認為：

人那係「撿角」（閩南語）一世人就係「撿角」，經過地動恁大个災難，還有一條命，還會看不開？為了雞毛蒜皮个事，在計較，愛做斯認真做，毋做斯離開，愛挑毛病愛尋理由，逐個人做下有一大畚箕，你哪算得撇(ped31)？啊你有刻好个機會你就走啊。大自家也會替你歡喜。毋使一日到暗面臭臭，人客看到了還會想來無？(劉媽 1954-)

<sup>72</sup> 然而有關計畫的申請、繕寫，除了初期單位提供協助外，呂媽從不會到練就一身好手，包括打字、拍照、攝影都是自災後才開始學的。她有一空就坐在電腦前，搜尋政府各部門提供有關的計畫或補助。只要是能申請的，稍加詢問，便能寫出務實的計畫來。她說：「政府機關要成績，我們要業績」，這點讓其他婦女們對她相當折服。

小鋪九位婦女，後來一位找到藥局櫃檯的工作，另一位因經營理念不合，加上一位個性的因素，最後離開了，剩下六名婦女。至此，小鋪正式踏入一個開展的里程碑。小鋪從九十年成立到九十二年間，歷經兩次重要人員改組，這對婦女生命實踐的歷程來說具有重大意義。(將在婦女群組工作章節細說)

由於人員相對穩定，經歷了幾次經驗，彼此相對了解，組織的運作也更臻成熟。婦女們一方面在傳統美食上不斷精進，並以「蜂巢蛋糕」打開對外的知名度；一方面也在組織運作上，累積前面的經驗，採取制度與人性的平衡，達成彼此約定的軌道。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小鋪的「蜂巢蛋糕」，其引領風潮的經過。

「蜂巢蛋糕」的起因，要溯往婦女們在接受震後就業輔導小吃訓練班，順利取得丙級烹飪執照後，部分的人選擇離開，部分的婦女集資組成生產合作社的傳統美食小鋪。當時雖然打著「災區婦女創業」、「客家傳統美食」等印記，選擇傳統辦桌與客家糕點製作，一時之間有各地的關懷與迴響。然而成為一項行業，一項營利的事業，不只要專注眼前的生意，更要注意長期的發展。眼前生意上有各界的幫忙眷顧，運作上也有經費的補助。但未來時間久了，失去眷顧與經費的補助時，就像當時承辦業務的倩妹所說的：

地震後，很多人關心，「災區媽媽」好像就變成一個代名詞，可是這種關心好像是皮毛上的、短時間的安慰和幫忙，沒有永久的。災後真正的生活，到頭來還是要靠自己啦。(倩妹 1970-)

實際上除了要靠婦女群體自己的努力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美味的產品與具有地方獨特性的產品，建立一個可長可久，有未來發展性、便利性的特產。這個問題很貼切，卻也是經營者的一大隱憂。一手協助創設，當時並為石岡傳統美食小鋪命名的高課長就非常有前瞻性的指出：

地震後中央的以工代賑、短期就業方案，短期解決婦女及災區失業的困擾。但是時間一過或是工作結束問題又回到起點。小鋪在太陽堂後面農會提供的場地上生意很不錯，許多公家機關都會來辦桌、吃飯。

但是後來慢慢大家發現菜色沒什麼變化。而且很矛盾的是客家菜在客家人地區，感覺很家常，吃一、二次就沒興致了。

沒錯，對於客家地區來說客家菜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客家人的飲食雖然平日並不會花樣很多，但諸如酸菜炆豬肚、炆爌肉、排骨炆菜頭、肥湯炆筍乾等四炆，或是客家炒豬肉、豬腸炒薑絲、鴨血炒韭菜、豬肺黃梨炒木耳等四炒，或是吃菜包、艾粄、發粄、甜粄，或是鹹菜、福菜、長年菜、筍乾、菜脯、梅乾菜等。這些燜、炒、燉、醬的內容，就是一年到頭居家的客家飲食生活方式。在客家地區餐廳吃客家菜，對當地人來說還有點匪夷所思。再加上不時的婚喪喜慶聚會，很容易就膩了。其次，地震後小鋪辦桌的對象絕大部分是政府部門、機關團體或學校，為了是一份幫助災民經濟，鼓勵就業的心。然而公務單位畢竟有它的困難處，包含它的服務對象與嚴謹的核銷方式，小鋪弱單靠這些團體更顯露出經營的危機。這點高課長也有清楚的說明：

單靠公務部門捧場這樣子經營就會走下坡。公所是公務單位，公務單位理應是協助所有鄉民，也不能將公家利益獨厚那些私人團體，且是和公所有牽扯的團體。一方面又因為鄉長那時幾乎所有的公務宴客都是委由石岡媽媽來辦，使得同樣為災區的其他餐廳也多有意見，認為沒有公平照顧；另一方面石岡媽媽當時又是婦女群體，無任何登記，某些公所補助資源或取得發票並不合乎規定，因此我就建議媽媽們去申請成立生產合作社，這樣子符合團體的補助，也有自己開立的收據。

的確，四處災民的石岡鄉，各行各業都受損的石岡鄉，哪怕資源是杯水車薪，卻是救命般的重要。公家的立場是要照顧所有的個人或團體，公家單位有其行政執行的要點規範，確有它的難處。因此小鋪的婦女必須思考所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攸關小鋪永續生存的問題。因此高課長提到他的想法：

有一次我去大甲開會，就在想大甲有酥油餅、芋頭餅，為何石岡鄉就沒有讓遊客能帶走的紀念品？這是在地震之前有綠色車道時<sup>73</sup>我的想

<sup>73</sup> 綠色隧道即是東豐自行車綠廊腳踏車步道，原為為台鐵縱貫東勢支線，建於民國 47 年 3 月 14 日，48 年 1 月 12 日完工通車，為豐原到東勢鐵路支線，全長 14.7 公里，以載運木材及農工業

法。我當時想有沒有大約 100 元左右的紀念品，四季都有又能代表地方的美食，可以成為石岡的mark。但是也象徵著媽媽們要自己靠自己，內部的運作協調管理經營等等。自己去產生，行銷配套要做好，要有大氣，突破生存的困境。否則靠單一生產品牌要生存是很困難的，產品沒有新的研發，是趕不上外界新產品的腳步，很快就沒落了。小舖的發展自己要去成長，要去了解，不能單靠外力協助，要讓「美食」能夠吸引人，長久，本質還是要用心，很重要的。

婦女們也能體會出地震關懷蜜月期後，緊接著日益下坡的空窗期與危機感，也正在苦思如何尋找出自我定位與產品特色。就在此時似乎「天公疼愁人」，呂媽回憶起來，懷抱感恩的心說到：

大約民國 91 年左右，那時我們好幾項客家傳統糕點像涼糕、米粽、芋粿、發包等，由於客家人的點心幾乎都是當天吃的，或是一兩天內就吃完，而且我們的信念是人家幫助我們站起來，我們的每樣產品就像是給自己的小孩、世大(長輩)吃的，我們堅持不摻任何添加物，所以不容易保存，天氣熱時容易臭酸變味，客人從很遠的地方來帶回去，常常就壞了，當然就不易銷售。為此我們非常苦惱不已，幾乎想沒步了。想不到，有一天，一個大里幼稚園的邱蘊蓁園長想要學習我們的客家涼圓，她說想做成點心給幼稚園小朋友吃。我們想可以幫助別人，就很細心得教她。她說要以她擅長的蜂巢蛋糕技術來回饋我們。因為蜂巢蛋糕比較能持久，也比較好攜帶，看起來很像客家人常吃的「發糕」，以為很容易就學會了。沒想到裡面還有很多祕訣，怎樣才會有彈性？怎樣不會太硬？怎樣才會 Q？最重要的切開來要有像蜂巢的洞，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就這樣，我們認真地學習她的技術，試了又試，黑糖、蜂蜜、煉乳、鹽...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配方比例，「不太鹹又不太甜又不太膩」，而且材料我們不用傷害人體的反式脂肪、或糖精，也不能太油。試了又試吃到都怕了。最後終於成功了。而且加入我們客家發糕的傳統理念，口感、色澤更好，也容易攜帶包裝。

---

產品為主，是東勢、石岡早期最主要之交通運輸工具。途經東勢鎮、石岡鄉及豐原市等三鄉鎮。民國 80 年 9 月停駛後，在台中縣政府的規劃下，於民國 88 年鋪設柏油及栽植花木，鐵道轉型為自行車專用道，命名為「東豐自行車綠廊」。是為全台首條由廢棄鐵道改建而成之自行車專用道。沿線地形平緩，途經路段銜接客家各伙房小徑，有豐富的客家文化。而沿大甲溪自然景觀多樣化，山川、水圳，農田、果園景色優美。加上跨越大甲溪的東豐鐵橋與結構峻偉的山線舊鐵橋，壯麗河谷一覽無遺，美不勝收(王峙萍 2009：488-489)。



客家婦女在實際的經營上確實有不服輸的熱忱，但若只靠熱忱而不考慮現實市場的機制與消費的形態，或是一味的販賣「同情心」，不專注在產品上，終究要淘汰。幸虧婦女在面臨難題的時候，能思索改變以及突破的決心，當然自助也要人助，不計較的奉獻所換來的機會，再加上正確的信念，結合傳統的經驗，不斷的試驗，終於開發出突破性並具有獨特性的產品---蜂巢蛋糕。

在此筆者為何要說到「獨特性」？因為當時整個臺灣社會餐飲甜點中，蜂巢蛋糕早已流行在幾個地區名產或是麵包西點店，像澎湖的黑糖糕、九份蜂巢蛋糕、或是日式的蜂蜜蛋糕，各有各的口感，也有不同的知名度。而美食小舖研發的蜂巢蛋糕能夠在既有的市場上異軍突起，最主要的就是一份「視消費者為家人」、「給家人吃最健康的食品」的用心概念。鑑於各地太甜、太油或添加防腐劑的做法，以「做給親人吃」的觀念，連蜂蜜都堅持用高成本的「龍眼蜜」，實實在在的態度，融入石岡客家人對於傳統「發糕」特殊的感情與經驗，創造出紮實的蜂巢結構搭配濃郁煉乳蜂蜜的口感，具有石岡在地客家特色、健康養生、以及媽媽們用心關懷家人等概念的獨特產品。

然而在全球化的競爭下，市場的機制是現實的。擁有好的產品不代表就有好的收穫。曾玉蕙(2005)指出農會指導下全省四十處的田媽媽事業中經營情形差異甚大，經營較成功的田媽媽班成員，除了把「田媽媽」當作自己的事業，認真生產最高品質的產品，改善生產方式或經營策略，創造出驚人的業機；但是相對的，也有少數單位因缺乏完善的規劃或團隊精神不足或其他個人因素而導致人員減少或班組織解散。這一點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婦女們深深體會。剛開始蜂巢蛋糕研發出來，銷售成績並不好。理由是在地的人不會去買，客家人並不那麼的習慣在平日吃西點、買蛋糕，或是他們吃了一次以後本質就認為那不過是一種新的發糕。對於要花錢的事，客家人認為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尤其認為這個「黑黑的發糕」自己做就會了，為何還要花錢去買。所以至今，來買蜂巢蛋糕的當地人並不多。比較大宗的常是公務單位對外送禮、犒賞，或是研習活動點心，以及外地旅客來旅遊購買。這也是甫推出時並沒有造成特別的熱賣，林媽就說：



甚至有一次到台北參加災區產品銷售展，帶了幾百盒的蜂巢蛋糕北上，結果台北人看到它黑漆漆的，我們也不會介紹，結果幾百盒又帶回來，幸好當時縣政府單位請同仁認購促銷才幫我們解決難題。

如前所言，若無外力的協助，好產品也會困死愁城。所幸有行政院文建會委託東海大學協助產品形象 logo 行銷設計，提升視覺效果；農會田媽媽體系資金及技術上的協助，再加上經濟部委託展智公司專案管理人員輔助一系列的產品行銷指導，提供婦女經營策略、組織管理、形象塑造、產品介紹、資源運用等課程。方知好產品還要有好的行銷規劃，否則「山頂一枝花，毋當路邊一枝草」。因此，日後婦女們積極參加各項展覽、出席各種活動，善用媒體行銷。「呷好到相報、口耳相傳」，「蜂巢蛋糕與婦女的故事」果然獲得熱烈迴響。特別是華視新聞雜誌對災區婦女創業的介紹，透過媒體、網路的力量一下子一炮而紅。此後美食小鋪蜂巢蛋糕變成為石岡當地的特色名產。

婦女們非常重視媒體的力量，掌握曝光宣傳的機會。其中最令婦女們津津樂道的是參加 2005 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舉辦的客家美食比賽榮獲「社區組銀鼎獎」的參賽經驗。<sup>74</sup>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參加比賽的。想說農會幫忙那麼多就算是替他們做業績好了。便以石岡田媽媽美食小鋪的名義參加比賽。客家美食初賽在台中弘光科技大學，我們「社團組」有古早味客家菜、石岡農會田媽媽石岡傳統美食小鋪、東勢廖媽媽隊、竹南農會推廣組、苗栗市農會玉華家政班、石岡媽媽劇團、苗栗市農會家政班、台中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大坑文化協會共 9 隊。因為我們平常都有在實做，她們是玩票或即興玩玩的，我們沒什麼好怕的。所以初賽很順利就拿下特優，進入全國賽。

<sup>74</sup>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文化，朝多元化、精緻化的方向深耕，為了讓大眾了解客家飲食背後深厚的內涵，從文化切入客家飲食，除提昇其精緻度，並期望能與現代飲食接軌。舉辦「客家美食嘉年華」饗宴；以傳統與創新為基調，將客家美食結合傳統與創新，鄉土與精緻，推薦給國人及觀光客。「客家美食大賽」的辦理目的，除在提醒大家珍惜具歷史意涵的客家美食文化傳統外，並將舊有的客家食材與烹調方式，加入現代飲食需求予以變化運用，藉以帶動並創造客家美食多元面貌。活動內容包括北、中、南、東等 4 區初賽，特優者取得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舉辦之「客家美食大賽—全國冠亞軍總決賽」的比賽資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www.hakka.gov.tw/mp.asp?mp=1>，引用資料時間：2009 年 3 月 10 日)

參加全國賽，農會也很幫忙，請了弘光學校老師和大飯店的廚師來小鋪指導，就向小和尚看到大佛一樣，學了很多祕訣。就這樣我們就上場了。到了台北現場，感覺根本不一樣，那麼多長官來賓和記者，照相機閃光燈一直閃，拍個不停，大家嚇得要死，緊張得要命。劉媽說連手拿菜刀切菜都會抖抖抖。林姐說她頭都不敢抬起來看，膝蓋也會抖。林嫂也說皮皮矬，手指頭都笨笨的。而一向最沉穩見過世面的林媽，在煮菜的時候，勺子碗噐還掉下去。時間又很趕，又很擔心給地方父老漏氣，每個人都不敢講話，腦子裡面真的是一片空白，還好手一直動，就像平常練習一樣，就一直做一直做，做好還要擺盤，澆吉利丁，整個 se31 do2 好了，時間也到了。快要宣布結果了，心肝都砰砰跳，眼睛都不敢看，結果第二名，大家都高興得大聲歡呼，跳起來抱在一起，真得很想哭。(婦女們回憶此時，歡樂中彼此互相嬉鬧說誰有哭、誰很見笑。)

得獎之後，婦女們除了信心大增外，日後陸陸續續參加活動比賽更得心應手。而最大的收獲是在觀念上、視野上都已經今非昔比。2009年8月美食小鋪受邀參加台北世貿美食展，那是全省各地田媽媽的菁英隊伍才能參加。筆者有幸參與從石岡出發到展場販售的過程(見附錄四，小鋪台北的一天)，這之中的經驗更令筆者感覺到隔行如隔山，一個新的領域對於參與者是多麼困難與挑戰，更何況是這些來自鄉間的傳統婦女。當然筆者也要避免會掉入傳統觀念之中，限制了婦女發展與因應現代的可能性。在那一場的親臨體驗，更堅確了筆者的這個想法。(圖 3-2-2~4)



圖 3-2-2-1 筆者體驗在櫃台叫賣



圖 3-2-2-2 走入人群中叫賣很不一樣



圖 3-2-2-3 婦女耐心向顧客說明



圖 3-2-2-4 婦女們忙著補貨擺設

筆者認為身為一個研究者，發覺對當事者所建構成他們生命中世界的行動及事件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透過觀察之外，實際的體驗研究對象的行動似乎能更貼近被研究者，即使主客體生活的內涵不盡相同，但是研究者和客體之間的年齡性別、成長背景、認知學習、生活文化的差異，在角色扮演當中，更能凸顯意義建構的重要性。筆者親身體驗叫賣，能體會傳統婦女走入像世貿這樣的商場，面對精挑摩登的消費客群，會有多大的瓶頸需要突破。在場的每一攤田媽媽都有它們獨特的產品，背後也都有一段故事。然而，面對往來熙攘的顧客如何的發現你，選擇你，不是光站在櫃檯等著他們來尋訪，要放手主動出擊，要大聲的喊出來：「歡迎哦。趕快來試吃哦。」，筆者端個幾十分鐘，剛開始羞怯的聲音喊得很羞怯，林媽說：「沒關係啦。走出來一點又沒人認識你。」。只見林媽一出口就高喊：「小姐你今天很漂亮哦。這個適合喝下午茶的，帶一點回去，不會胖的哦。」、「帥帥的先生，這個點心送給老婆或女朋友一定會喜歡的。」，連寡言的江媽也在旁邊叫著：「太太、先生、小姐來試吃哦。超級養生的，絕對不含防腐劑，照顧你的健康哦。」才一會兒工夫便賣出了好幾條。筆者這才發現，什麼時候這群婦女變得如此機智、如此策略的推展自己，充分的掌握群眾心裡「讚美對方」、「飲食習慣」、「養生概念」等現代生活的方式行銷。林媽說：「你也不用管前面有沒有小姐、太太，你只要說她很漂亮，前面走來走去的人那麼多，都會以為自己，至少都會看過

來。」。這個道理讓筆者想起一個笑話：「要在擁擠的人潮中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人群注意你，只要大聲喊：『這是誰的錢掉了？』。」有異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筆者也發現婦女們對於失敗也看得很開，在當天人潮擁擠，試吃的人很多，有些顧客拿了就走，有些顧客很認真聽完介紹吃了好幾塊，卻一塊也沒買，令筆者感到灰心。劉媽卻說：「這沒什麼啦。本來就是這樣啦。換成我們去逛不是這樣嗎？有緣有的是機會。」。這裡面充滿了樂觀的人生哲學。劉媽又說：「本來來這參加特賣，試吃是一定要的。這也要估在預計當中，切的時候大小稍微控制好，太大傷本，太小小氣，要剛剛好。」，連試吃都有著消費心理的學問呢。對照其他許多的田媽媽小鋪，都是雇用年輕、熱情的工讀生，特別是女學生，站在鋪前促銷販售。當然這也是一種彌補自己不足的策略之一，只是工讀生往往對產品理念過程不夠深入，比較沒有說服力，更容易造成吸引前來試吃的多，購買得少的狀況。

那一次參與的經驗，更讓筆者對這群平常嘻嘻哈哈、婆婆媽媽的客家婦女有更深刻的認識。小鋪婦女們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進入另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需要有專業的經營、行銷策略，才能在競爭中生存。而每次的展出後，婦女回到小鋪都會召開會議檢討心得，使整體的經營、群體氣氛、組織管理、產品行銷上更加珍惜與步步為營，並能提醒時時充電學習的觀念。雖然偶爾還是會想偷懶，心想「幹嘛要那麼辛苦？」，但是對於「守成不易、不進則退」的隱憂下，還是會接受呂媽半推半就的研習安排，也會擔任社區的講師工作。如此教學相長之下，學習互動中，地方婦女也能深入的了解她們，更能拓展小鋪的生意，帶來實質的貢獻。<sup>75</sup>

目前小鋪店鋪的實體經營不僅有傳統的辦桌、糕點米食產品、滷味的產品、傳統客家乾貨的產品等販售，種類相當的繁多。販售的通路與管道除了實體店面販售，也有相當多的網路與宅配。透過討論，由林媽主導每個月都訂定經營

---

<sup>75</sup> 此只指的是人際資源的貢獻，地方婦女平日不會買小鋪的產品，但是有遠地較好的親朋好友來或出外送禮，也都會介紹石岡小鋪的伴手禮。



績效與營運目標。達成目標後，扣除成本，一定比例撥入月俸當中，其餘提撥入公積金，做為繼續研發的成本。而經營往往會受到大環境景氣的影響，像 2008 年整體環境受到國際金融風暴影響，即使有政府發放的消費券政策，小鋪仍然生意慘澹。「顧肚子」的民生用品比消費品重要，扣除開店的租金，小鋪每個人都面臨減薪。然而如此困頓的環境，婦女除了努力控制成本節流之外，更積極的尋找商機，展現出婦女呼應環境應變的策略。這裡小鋪有一個明顯的案例。

當時各縣市政府無不為了爭取消費券鼓勵消費，使出了各種獎勵手段。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台中縣政府相關的承辦人提起有關消費券抽獎普獎的贈品，考慮到了縣內的幾個團體。但是提到石岡傳統美食小鋪，卻礙於蜂巢蛋糕難以長時間運送與保存，而改以手工藝品如手提袋之類，當時承辦員請呂媽拿一些樣品，也正思索找誰做。呂媽和江媽看了看，認為客家花布袋具有環保輕便的特色，就一口答應下來，數量是三千個。當時兩位婦女認為自己雖然縫紉經驗不太行，但是小鋪內其他婦女士生土長應該會很厲害，而且這一大筆訂單，可以為愁雲中的小鋪帶來經費挹注，結果就這麼定了。沒想到回去一問大家竟然都是半調子，和大家的認知有很大差別。但是，訂單接了，不會就得學，於是原本就略顯擁擠的小鋪，硬是騰出了一個借來骨董級的老式縫紉機，一張剪布的桌子，就這麼「衣、食融入」的做起來了。當時擔任縫紉的是劉媽，那是它第一次認真學習操作縫紉機。小鋪工作登時分為飲食與縫紉兩組。筆者曾經參與其中一段歷程：(圖 3-2-2-5~8)

剪好的袋子花布樣板疊在吃飯的大圓桌上，靠在角落的劉媽帶起老花眼鏡正在調整縫紉機的線，小丸子林嫂掄起剪刀按照版子材切大匹整捲的花布，阿嫂正在為提袋的袋口穿上黑色的線，屆時線只要一拉袋口，袋口就會縮緊。但是袋子的收邊反摺縫成一條穿袋管，像鞋帶的黑線軟軟的很難穿過，阿嫂和小丸子正在傷腦筋。筆者一看，就告訴他們我來試試看，就拿了免洗筷，在筷頭綁上小橡皮筋，只要把黑線頭隨意穿過橡皮筋，用竹筷子的硬度穿袋管，很快就穿過去了。婦女們看了都很高興。





圖 3-2-2-5 在圓桌上打版剪裁



圖 3-2-2-6 正在細心調整縫線



圖 3-2-2-7 一堆婦女正在為穿線傷腦筋



圖 3-2-2-8 花布袋完成圖

從這件事情來看，小鋪婦女面對挑戰，極具彈性與變通，願意學習，開拓各種可能的商機。但就縫紉一事凸顯他者的傳統婦女印象與實際間有很大的出入。

小鋪逐漸成為地方傳統美食文化的推展中心，經常看見在鋪內一面做生意一面舉辦美食研習課程。而自從成為傳統美食文化推展協會後，也會外出擔任社區講師，也成為地方公益團體，關懷弱勢族群、老人服務、新移民指導、貧困兒童補助，以及重大災難的關懷救急等等，展現「人助自助，自助助人」的人生態度，為婦女們拓展了另一個公共空間的領域。

## 小結

小鋪籌組與經營的過程中，婦女了解到群體創業與婦女平日社團性的集體活動有很大的差別。婦女面臨事業經營壓力下，容易進入一種高度緊張的關係。婦女彼此的對應，並不只有單純的夥伴情感，也不單是從「廚房」踏入另一個「廚房」的概念可以理解的。處理這種壓力關係下的經驗是傳統婦女所欠缺的。政府就業的輔導似乎也相對欠缺這一塊，婦女必需靠自己的衝撞、體驗，逐步探索領悟，當然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此外，婦女創業面臨的是一項事業體的發展，也就是「產業獲利」的問題。這與婦女單純學會烹飪技術，取得執照有很大的差別。特別是現代事業的經營、行銷、管理、財務與市場分析，乃至於基本的產品包裝，都是另外一門領域的學問，不是婦女懷抱一顆「視顧客為家人」的心就能解決的。事業經營的技術，是傳統婦女所陌生的專業領域，所幸政府機構適時的提供協助輔導，婦女本身也能夠以積極的心態，迎接挑戰，認真學習，並且把握各種可能的機會，行銷自己，打開婦女陌生的現代營運通路，終於能突破經營的困境，走出自己的風格，並將自己的經驗與成就回饋給鄉里，擴大人生的版圖。

## 第三節 客家婦女與傳統美食

人類的生存從環境與能量的基本攝取上，逐漸演變成複雜的經濟問題，發展出有關生產、分配和消費之間的關係。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為了順應不同的地理環境與確保能量維持，在生產、分配和消費關係上演化出更複雜與細緻的方式，這些特殊的方式顯現在一個特定的群體之間，長久以來變成為生活的內容，更成為族群認同的象徵。對於客家族群而言，飲食的文化與女性勞務分配就成為族群張顯族群特色的標記。在前面的章節裡，分析了從災前石岡客家伙房的特色到有關九二一地震後石岡美食小鋪的發展經過。其中傳遞兩個重要的關鍵就是「傳統美食」與「客家婦女」。這兩個原屬於單純食物的攝取與生產分工上的議題，卻

成為複雜的族群文化。本研究並不著在討論它的形成與經過，相對的，了解兩者間互相呼應與運用的方式是本節的重點。

## 傳統美食

探討傳統美食的本質，重點並不在它視覺上的美感或是味覺上品味。它涉及的不單是一種飲食的內容，不僅從個人生理上的滿足，甚至進入精神、形體、道德、文化、種族上的層次，更是一個族群的生活文化。Felipe Fernandez-Armesto (2001：58)在《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歷史與文明》一書中提到：「放眼天下，不論何方，飲食都是文化的轉化行為，有時更是具有魔力的轉化行為」。飲食鑲嵌於族群文化之中，標榜著「道地」、「正宗」、「原汁原味」的特色，飲食成為族群認同區辨的符碼。

傳統客家美食的「鹹、肥、香」、「粗、野、雜」、「米食文化」與食物的勞動者「客家女性」等所傳遞的訊息早已成為族群發展中的特質。這裡面「鹹、肥、香」/「生活勞動」、「粗、野、雜」/「生活環境」、「食物製作」/「客家婦女」等，充分顯示族群的歷史軌跡、生活方式、集體記憶與對母親的依戀感等等。飲食是一種族群文化具體化的表現，而且飲食文化就像記憶一樣被族群延續著。Connerton (1989) 在 *How Societies Remember* 書中就強調記憶如何作用於兩個特殊社會活動之中：一是紀念儀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另一則是身體實踐(bodily practices)。社會記憶藉由被具體化在日常生活的身體實踐來傳遞(黃宣衛、蘇羿如 2008：79)。正如客家的飲食文化透過食物的材料、來源、烹調方式、展用時機、場所與對象，顯示一個族群特殊的性格。因此客家的飲食文化無論是在日常生活或是生命禮俗、傳統節慶、祭祀信仰活動中，都有特殊的意義。即便有歷時、環境變化等因素，依然維持著本質精神上的運作。而平日操持這些飲食內容者，婦女扮演重要的角色。林淑蓉(2007)認為「飲食文化與性別議題十分相關，食物的生產、交換、分享、與消費均脫離不了性別體系，尤其是性別分工」。王雯君(2005)指出「女性嫁入夫家，學習夫家族群的祭祖儀式，學習夫

家族群的風俗習慣，學習夫家族群的烹調飲食，記得夫家族群重大儀典的時間或空間，記得夫家族群的祖先歷史或語言習慣」。由此可知探討客家傳統美食已不是單純在食物內容的理解，而是在於食物生產、勞動、分配的形式與展演，所傳遞的訊息。這一連串的傳遞過程，形成一個展演的內涵，成為一個族群文化的標記。

飲食文化既然成為訊息在傳遞，成為族群認同標記，然而這種傳遞的方式是有隱憂的，族群的標記會模糊的。當族群出現生存隱憂的意識時，它必須不斷的藉由強調以喚醒群體意識。這與順應不同的生存環境與確保能量維持方式的初衷有明顯的不同。凸顯以客家為名的飲食特色逐漸消失，就如同客家族群身分的漸漸隱形，促使客家族群形成生存焦慮，必須尋找途徑張顯它的存在與價值，喚起客家族群的認同與強調客家族群的地位。

觀察石岡傳統客家人的生活裏，雖然傳襲著族群的生活習慣，以米食為主，早餐吃乾飯，「鹹、肥、香」、「粗、野、雜」、「乾、醃、醬」與「米食文化」等飲食特色依然存在。但這樣的方式已悄然轉換成較符合現代性的生活內容。由於勞動方式和以往祖先耕種的內容有明顯的不同，加上現代飲食衛教觀念發達，復以食物取得便利又容易，改變現代人的飲食觀。尤其媒體一片低油、低糖、低鹽與高纖、高鈣的健康飲食呼籲，對照於現代人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高尿酸及癌症罹患率節節升高的隱憂，尤其現代飲食內容的取得來源多樣化，韓式、日式、美式、速食等等，以及男女對於身體外形美感的特殊認定下，傳統飲食的特點不容易出現在循常的生活飲食中。以往客家特色飲食的客家封肉、客家腔肉、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福菜湯等也只有在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場合才會出現。

而平日三餐飲食中，早餐有很大部分的客家族群已採外食的方式以因應上班的時間，留在家中吃早餐的老人家用乾飯搭配清淡的醬菜或是昨日的餘菜，不少人更是吃早素，或是牛奶、豆漿、吐司、三明治、煎餃、蛋餅等輕食取代。中餐上班族以外食居多，農村果園中如果聘有工人幫忙，也都是以「叫便當」來處理，



便當的內容大多為一個主菜：雞、魚、豬肉等，搭配三樣附菜，由各家餐飲業者自行配酌。以石岡東勢為例，更不少餐盒是具有自己的配菜特色，如香港肥羅以港式臘肉及烤雞鴨聞名、池上便當標榜米的特殊性、一心素食強調五穀米養生健康等，這些並未有客家特殊的飲食內涵在裡面。同時留在家中用餐的人口少，因此烹調也不需太過複雜或繁多，有時到市場買現成烤、滷、白切等食品，加上家旁自栽的蔬菜，簡單輔以水煮沾醬。晚餐用餐人口較多，烹煮可以較為繁複，種類較多。特別的是以往客家人不吃牛的習慣也漸漸被改變，滷炒牛肉或牛腱，也出現在尋常的客家生活中。假日裡，在生活休閒風盛行下，不少家庭也選擇出外走走，除了飲食入境隨俗了之外，也帶來一些不同區域的飲食觀念。

另一個族群飲食特色表現的方式，就是鑲嵌在更大的範疇中---傳統禮俗活動。傳統禮俗是包含生命禮俗、傳統節慶、祭祀信仰活動等，這些活動的展演有很多需要以食物來呈現，為了達到敬順不違的目標，呈現方式的內涵就必須恪遵族群傳統文化的特質，所以「鹹、肥、香」、「粗、野、雜」、「乾、醃、醬」等特色能夠被呈現出來。以石岡來說，一年四季，節日廟會慶典，外加不定時的婚喪喜慶等大型宴客的飲食活動，食物烹煮委由地方辦桌的團體來處理。這些團體經常是地方的婦女來分工擔任，因此客家的飲食特色如客家封肉、客家腔肉、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福菜湯.....等也常顯於這些活動過程中，也成為族群飲食訊息的傳遞維護著。

然而，即使我們採取寬宏的態度，試圖以「文化統合(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sup>76</sup>的概念來解釋文化內涵本身物質與情緒的層次，個別文化形貌隨機組合的可能性。也就是族群本身可以因地制宜的組織自己的文化脈絡。但對於對客家族群來說，這樣驟變的環境下，具有族群飲食文化的獨特性被改變是有著情緒、精神上

---

<sup>76</sup> 此處引用Ruth Benedict「文化形貌」(Patterns of Culture)理論。強調從「內部」去觀看文化，視文化為自成一格的特性外，潘乃德特別關注於文化的整合性，視文化為一個整體形態來加以探究。認為原始民族所發展出的各個不同文化特徵、現象、形態等，不僅受文化的整合形貌所支配，相對的欲要理解、分析每個文化特質，也必須從其文化的形貌著手，始能洞悉文化特質的整體意義。以上整理自Elvin Hatch人與文化的理論(黃應貴、鄭美能 1981：88-102)，以及Ruth Benedict 文化模式(黃道琳譯 1976：62-65、269)。



的擔憂。現代人多元的居住的形態、生活方式、飲食習慣與觀念，衝擊著傳統飲食內涵。標榜國際化的現代生活與生活形態，不但語言已不容易保持，連生活中的飲食內涵也逐漸被取代。地震後，甚至僅有的客家伙房建築標記也倒塌崩毀。所以客家族群急需要尋找途徑與出口來強調族群界限，不僅為了因應新時代的資源分配與利益衝突，更重要的是維護著一個族群文化的精神性。

### 客家婦女

過去建構「客家婦女」的基礎，圍繞在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中對客家婦女的描述，形塑成為傳統美德的化身。又有英國人愛德爾(E.J.Eitel)在《客家民族誌》(Ethnographical Sketchs of Hakka Chinese)、《客家歷史綱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兩書中的總評：「客家是剛柔相濟，既剛毅又仁愛的民族，而客家婦女，更是中國最優秀的勞動婦女的典型」(引自陳運棟 1978：20)。典型的客家婦女，在文學上更呈現出把吃苦當吃補、把工作當權力、勞動寄予靈魂、能撫慰客家男性如幼子般的依賴性格，又能隱忍壓抑情感，表現獨當一面的剛毅性格，成為支撐主角的主角，換得「大地之母」的最高讚譽。<sup>77</sup>如此幾近完美的「印象整飾」影響所及，深入一般人的概念中。女性主義對於女性在傳統制度下被對待的方式提出批判時，包含「女性勞動」、「公私領域」、「空間配置」、「女性身體」、「性別歧視」等議題，由男性所建構把持，女性成為奴化與欲望的角色，「輔娘」是為男性主人所服務等等，恰好是上述客家女性備受讚美、完美印象的呈堂證供，也成為婦女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對於客家婦女的認知產生不同的解讀。非客家的男性認為：「娶妻非(得)娶客家女」；而客家女性敦勸：「嫁夫莫嫁客家郎」，使得客家女性都跑了，客家庄的男性只好先外出工作一段時間為了「尋

<sup>77</sup> 以文學的方式來表達客家婦女的特質，如鍾理和 1996 笠山農場下的阿喜嫂、鍾肇政 2005 台灣人三部曲下滄冥行的玉燕、插天山之歌的奔妹、流雲的銀妹，以及李喬 1980 寒夜三部曲筆下的燈妹等成為客家文學中顯示土地、勞動與客家關係的「大地之母」的角色(徐正光 2007：116)。

嬌娘」，甚至部分非客家女性婚前開出「不住客家庄」或是「婚後立新房」的條件。甚至認為「客家婦女」成為男性懷舊過氣的產物。

有別於屈就傳統概念下的發展，或是如女性主義的大加撻伐，對於客家婦女的探討，逐漸擺開傳統地位與女性自覺的兩端，回到生活的脈絡中觀察，從婦女實際的生活展演過程中「聽她們所講的」、「看她們所做的」乃至於「做她們所做的」、「過她們所過的」，了解客家婦女生活的真實感受。因此，審視客家婦女必須以更多元的角度來操作，包含族群特性、傳統價值、時代脈動、生活方式等。特別注意的是婦女的主體意識的展現和生命周期變化的歷程，還包含婦女居住地方的特殊屬性，如散居/集居、城市/農村、山區/海邊等。不可否認的，傳統美德的觀念依然影響現代人對女性角色的期望，但是時空的變遷，女性多元角色的展現已經適切地跳脫傳統框架，婦女有其選擇喜好、自我學習、表達觀念、拓展人際的生活樣式。也就是說女性的生活超越了族群的框架，表現本身可認同、可實用的務實觀念，發揮主體的行動力，展現女性主體的選擇性與能動性。客家婦女怎麼看待自己、自我定義與創造自我價值，更成為在有限拓展空間下有所突破的最可貴之處。

而客家女性本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性格呢？以這群中年以上的石岡婦女來說，他們的心理認知是相當矛盾、複雜的。一方面認為普遍的客家女性一生勞動「做都會做死哦。」，一方面又自認為其他族群的女性「做事真毋壁(zin33 m113 biak21, 真無能)」、「輸自家輸一大節」，同時對於年輕的女性特別是兒媳有些無奈，會特別感念以前的調教，呈現五味雜陳複雜的感覺。而這種矛盾的存在越是隨著時代的變化，感觸越深，在生命中拉扯。以本地為例，婦女幾乎包辦所有生活飲食、敬神祭祀、年節應景、生命禮俗等所需飲食內容與執行。特別是在伙房社群的活動，不會烹飪製作，總會招來「真毋壁」、「麼个都毋曉（什麼都不會）」的譏言，這往往造成婦女生活上的壓力。就如閩南籍住豐原的珮姐所說的：

剛嫁到這石岡裡，哪裡有地方可以買東西？什麼都要自己來。偏偏在娘

家的時候都是媽媽在做的，也沒有強迫要叫她做學，所以嫁到這裡幾乎都不會。啊客家人拜拜這麼多。我記得一年到頭都在做粿，我連什麼米、什麼粉都分不清楚，幸好有隔壁的阿婆教我。還有拜拜中什麼六齋六濕、席碗(sid52 van31)<sup>78</sup>我怎麼也分不清楚，到現在都常常弄錯，後來我乾脆叫我先生自己用，太複雜了。(珮姐 1964-)

除了生活飲食的製作，過程中也有許多儀式要執行注意的，使得婦女要時時提醒自己。筆者的母親就提到：「每次殺雞殺鴨都要唸『做雞做鴨無了時，出世做有錢人子兒』」；或是拜拜要用全魚、要有魚鱗、魚鰭魚尾；或是端魚上桌要魚頭要朝屋內；或是蒸發板時要小孩回避，以免說出不敬的話，以致於發板就不會「發」<sup>79</sup>得很漂亮，也就是不「發」的意思；或是晚上不能吃「紅菜」，因為紅菜的湯看起來像深紅色的血，老人家很忌諱等等。生活飲食除了要注意的細節外，更要有好手藝。三餐飲食、節慶民俗內容不單廣、博，更要能道地，更因為這些內容很多是在公開場合展演的，稍有偏差，會使家庭或家族帶來不光彩的訕笑。

這樣的情形在筆者的訪談婦女中不少人初期會感到壓力。一但熟拈之後，除了會得到家庭中，特別是婆婆的讚許之外，執行後的食物也可以成為物資貧乏生活裡的加菜或是點心。尤其是家裡成員特別是小孩高興享用時，反而會帶來給做母親一份的成就感。這樣的動力，會讓婦女更想請教其他長者，或是在其他婚喪喜宴的場合裡特別留意食物的作法，一次一次的身體力行，成為具有族群色彩的反覆學習。

雖然這樣的家庭勞務分配並不一定公允，婦女也都幾乎都必須無異議的執行下去。因此特定的勞動空間與影像也成為日後子女對母親的一種記憶。幾乎每個農村成長的孩子，自小記憶中，總會浮現母親在灶下為了張羅應付這些繁雜的內

<sup>78</sup> 根據筆者田野訪問資料指出六齋六濕(或六燥六濕)：傘燙金針(金)、木耳(木)、冬粉(水)、香菇(火)、豆干或筍干(土)、長年菜或芹菜等，任選六樣組合。席碗(sid52 van31)：以鹹菜或豆乾為鋪底，粉腸、胗肝、豬肉、貢丸、魚丸等組合，就是要有魚有肉。上列內容分別在不同的祭拜中使用與排列。另有六乾一說為：麻荖、糖果、炸菓如炸番薯片、炸芋頭片、炸茼蒿菜、冬瓜糖、仙人豆，任選六樣乾品組合。

<sup>79</sup> 此處客家人認為發板裂的越開、裂的越大，就代表今年的運途會大發鴻運。

容，而忙碌不已的影像。這種倒敘的記憶，從準備工作、食材烹調、出場展現以及善後處理等等，母親的身影是一種演繹、製作食物的過程是一種演繹、食物展現的目的也是一種演繹。這些影像演繹匯流後，又成為客家族群的印象。

隨著現代社會結構與生活形態的改變，客家生活已不是一陳不變、無法接受的固著生活。年輕婦女不擅長也不在意這些繁縟細節，客家婦女對於傳統習俗所需要的內涵也有了新的因應方式。舉例來說，婦女們對於祭拜神明的祀品依然維持舊有的概念，但是已會轉換成符合現代飲食的物品，以及呼應家人喜好的口味，並且以採購來取代自己製作。像一般祭拜用的三牲家禽、家畜、魚的雞鴨、豬肉、魷魚等生物祀品，就會改成喜歡的烤鴨、臘肉、鮪魚罐頭，甚至用其他食物取代。即使像特殊節日所需的「甜粿(年糕)」也會選擇市場上口味變化多、大小適中的現成品。最明顯的是改用蛋糕來取代客家人用的發粿。又如祭拜獻禮中的六燥六濕，也換成市場上洋芋片、薯條、豆乾、蝦餅等類似的零嘴產品，這也充分的反應在傳統精神不滅下，又能順應現代速食、簡易、方便的消費習慣。正如林姐說的：「啊無看拜爺麼个人在食？做下係人在食。」。所以這群中年傳統婦女們各個身懷絕技，但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傳統需求，也會以上述理由為考量，適時的調整改變。甚至在共同節日需要的時候，她們會採取集體製作的策略，一起製作，一起分貨。婦女的理由是一起做比較經濟便宜，用料也安心、實在，不用擔心衛生的問題，特別是防腐劑。婦女們更是享受一起製作「鬧熱鬧熱」的快樂氣氛。

### 傳統美食與小鋪婦女

甫開始至今，小鋪婦女並未懷有遠大抱負：要為客家族群做些什麼、彰顯什麼。相反的這群婦女是平凡的、單純的，甚至於說是自私的，一心只是想要趕快取得穩定工作，有固定收入，進行災後家園重建，回到正常生活。然而，這樣的變化又並非偶然，因為傳統廚藝就是婦女的生活，是客家婦女必須面對生活的技能，只是沒想到竟然在災後的重建過程中，會成為日後經營生活的工具。

而如前所述，飲食文化與族群認同是彼此緊密鑲嵌，從事傳統美食工作也就是間接傳遞族群特色的工作。這群中年婦女為了要在最短時間內進入重建家園復甦的工作，也就以一生所長---廚藝---來當作發展的基礎。這樣的想法獲得許多單位的支持認同，畢竟輔導中年失業婦女轉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能以她們擅長的廚藝當基礎，加上九二一地震災後客家婦女的故事當成題材，以及原本已經成形的休閒觀光產業，是有發展的空間。所以很順理成章的這群婦女職訓完成，取得證照後，正式把傳統廚藝轉換成生產工具，創設石岡傳統美食小鋪。

在小鋪的取名上標榜著「石岡」、「傳統美食」，已經把食物的屬性做了界定和說明。石岡/客家、客家/食物的意義，指出環境與族群的客觀條件與集體性，也包含基本生存的現實關係，同時也隱含點出文化優勢的價值部份。而延續在食物的分工上更脫離不了的是食物/婦女，也在這個鏈結上回到婦女/客家的意層。這樣集體象徵性的邏輯不斷的在輪轉，也互相支持呼應著，企圖爭取與凸顯特殊文化價值上的優勢地位。

小鋪婦女利用農會提供得空間，發展成一個複合式的營業場所，一方面接辦餐飲業務，一方面經營傳統映景糕點。餐飲以辦桌為主，接辦公家機關或團體的聚會活動，包含學校、農會、公所、縣政府、社團等單位，也接一些到石岡旅遊的家庭與散客。推出的菜單以客家菜系為主，如薑絲炒大腸、客家大封、客家小炒、客家煎豆腐、榨菜肚片湯.....等餐飲類。點心類包含傳統肉粽、蜂巢蛋糕、芋頭粿、九層粿、南瓜粿、艾草粿.....等，種類眾多。<sup>80</sup>其中「傳統肉粽」、「客家大封」依然保持客家特色，但改成「養生紅糟肉粽」，「客家大封」也縮小型體，襯底改用大量的青江菜(圖 3-3-3-1)，以符合現代人養生、少油、多纖維的概念，又不失傳統精神的特點。

---

<sup>80</sup>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辦理台中縣山城客家傳統美食產業輔導計畫「點石成金—遇見石岡小鋪」(2005：17)。





圖 3-3-3-1 型體縮小的「客家大封」

而小舖製做的「蜂巢蛋糕」有別於其他地方的蜂蜜蛋糕、黑糖糕、馬來糕等，婦女結合客家「發版」與蜂蜜蛋糕的技術，不同於客家發版用炊的方法，改用烤的技術，做成外表顏色如黑糖巧克力、外型如厚實的土角磚、有著發版「膨發」的意象。上層如蛋糕，下層結實有彈性，內部有蜂巢狀的空洞，能留住香氣，飽滿而濃郁，不少當地婦女剛接觸時就說：「這斯係𠵼(en35，我們)過年過節炊个發版啊。做嘛生來烏遶遶(vu33 so113 so113，黑漆漆)，恁(an31，那麼)香又𠵼會歪食哦。」由於大小適中，攜帶方便，又非常適合搭配現代人生活中的飲茶與喝咖啡的習慣，成為小舖最熱賣的商品。

此外，過去日據時代石岡地方農業發展下，為了應付年節食物保存所需，將部分自家種植的糯米發酵成「紅麴釀」，並將年節祭拜過剩的豬鴨魚肉醃漬保存。由於烹調起來視覺及口感都相當不錯，小舖婦女特地拜訪地方耆老，學習此項快失傳的技術，另聘老師教導現代的食品加工技術，研發出一系列紅麴特色的美食。其中，傳統客家人在嫁女兒用圓糯米做成白色的「糯飯」(甜米糕)，經婦女們幾次實驗，搭配自製的紅麴，創造出晶瑩剔透、紅色迎人的「紅麴桂圓米糕」，成為繼「蜂巢蛋糕」之後又一新的熱賣商品。

除了立基於傳統的廚藝外，婦女在從事這些產品製做的態度上也顯露出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的結合與轉換。以客家的「芋卵版」為例，製做這項米食糕點，筆者觀察到二點，首先婦女在削除芋頭時都削得相當深，使得一個碩大的芋頭會

浪費許多。婦女表示為了讓顧客吃到的芋頭品質都不錯，寧可多削一點，讓品質穩定，顧客滿意。同時削去的芋頭皮就由另一位婦女帶回山上養雞。而為了讓版更加有香氣，上面都會灑上一些小蝦米，筆者非常不解為何婦女要將一隻隻的小蝦米去頭(圖 3-3-3-2~3)，非常耗工費時。婦女們表示，為了不讓消費者嚐到蝦頭刺刺的感覺，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家牙齒不好、或是家裡有較小的幼兒，吃起來才不會刺到牙齦，讓老人與小孩可以安心享用。同樣的概念也表現在「紅麴 XO 醬」，裡面用到一些小魚乾。筆者也非常訝異婦女將小魚乾一隻一隻去頭，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更因為婦女們認為小魚頭裡有較多的膽固醇或是一些水銀物質，吃了對人體健康不好，呂媽就提到：

每個到鋪裡的消費者就像自己的家人，我們會讓家人吃有毒的或是不好的東西嗎？而且他們能到小鋪來，也就是肯來幫忙我們這些災後的婦女，我們堅持消費者到店裡來都能買的安心，吃了放心，有益身心健康，身體健康就是家人得福氣。(呂媽 1962)



圖 3-3-3-2 耗時的去除每隻蝦米的頭



圖 3-3-3-3 劉媽咪起眼睛將一隻隻魚乾去頭

婦女關照的對象已經不是單純的消費者物品買賣而已，也不單是傳統基底的客家特色，或是創新的產品。而是能從「家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份來自客家地區樸實、不矯飾，媽媽疼愛家人、付出無私的心。

從上述的實例中，婦女遊走在傳統美食與現代性之間，婦女巧妙的運用傳統規訓下的廚藝，又能放膽去嘗試，探索現代飲食的新天地。筆者歸納出幾項婦女與傳統美食之間傳達的意涵。

一、小鋪婦女以這種傳統禮俗、時節的食物為根基，諸如糕點類的發糕、紅麴、糯糕；飲食的客家大封、酸筍炆肥湯、菜脯蛋、或是繁雜的六燥六濕等。並以客家食物何時、何地、何事、何人在使用的生活實務，至少喚起對傳統食物內容的認識，進而推衍過去生活的方式，理解族群生活的背景，以及食物在禮俗中傳達的意涵。

二、轉換傳統食物的堅持與融合，理解不同時代下飲食型態的變化。客家過去食物的取材以及強調「鹹、肥、香」的觀念，在族群生活結構與勞動方式的改變後，改變現代人的飲食方式。加以現代生活充斥著國內外各種飲食內容，強調健康、假日休閒的生活態度，食物調理的內容已經有所轉變。因此為了滿足人口流動下的味蕾，食品的競爭性更是激烈。一方面要營造歷久彌新、傳統原汁原味的感覺呈現。如同於一個國家、地方、族群的標籤，Felipe Fernandez-Armesto 稱它為「化石作用」。操作上經常強調它的歷史數字，如「百年老店」、「僅此一家，別無分店」、「正宗」自己產品的獨特悠遠。一面又要兼顧現代飲食態度的多樣性，強調族群特色與融入多元族群元素一樣重要。食物的界線可以刻劃的更清楚，卻也更模糊。清楚與模糊在於強調個別族群與多元族群之間的應用，也就是以飲食的獨特與涵化。於是堅持「千年傳統」下，也要「全新感受」。食物必然有當地主要配方或做法，卻也能加入其他族群地方的元素特色，因此可以從東方「虎咬豬」的「掛包」與糯米腸的「大腸包小腸」，到西方的「熱狗」與「漢堡」的概念上，找到相互融合的觀念與元素。族群飲食界限的模糊應用，讓客家有獨特的「茴香」、「瓠瓜」內餡水餃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婦女師法傳統飲食技藝，喚起傳統技藝的保存與振興。由於食材多元與飲食觀念的改變，婦女得以推陳出新，變化傳統食物烹調的方式，讓傳統廚藝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正如婦女將傳統糯糕結合傳統製紅麴的技術，創造出紅麴桂圓

米糕，符合現代紅麴養生的概念。這種師法過去，開創未來的做法，讓傳統廚藝能夠保存與振興，也能夠拓展食物的應用，把以往只在家中廚房的技藝，變成創業發展的工具。同時在拓展的過程中，婦女展現願意學習新知識、新觀念的態度，挑戰過去對客家人保守、固執、封閉的印象。

四、小鋪傳統美食轉換現代客家婦女的印象，表達客家婦女變與不變的態度。客家婦女不變的是族群的身分認同之外，婦女以身體經驗這些生活、禮俗與儀式的展演過程，展現出所謂客家婦女美德的概念：家戶、韌性、知命、儉樸、服從、付出的本質。變的是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特別是九二一災後的困境，婦女選擇在苦難/出走、堅持/調整、認命/開展、固守/創新、男人/女人之間，展現面對生活挑戰、變動的可能性。甚至以往為女性主義詬病為拘禁女性空間意象的「廚房」，也可以成為女性走出戶外，發展女性空間的基地。同時婦女從家庭「廚房」的一人王國，成為婦女們一起努力的小鋪「廚房」天下，「廚房」成為婦女通向世界的一扇門窗。

五、母性的本質以關心家人為主，婦女擴大母性關懷家人的概念。婦女透過食物的呈現傳達母親溫暖、柔性、親切、滿足、犧牲、奉獻的意象，從無微不至的照顧家人健康延伸，就像小鋪婦女寧願多花好幾倍的時間，為食品中的小蝦米小魚乾去頭，只為了老弱婦孺的飲食與健康，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再次詮釋傳統母親女性的德行。透過這樣的視野，在現代講求快速、便利、短暫的消費行為中，打破以利為圖、以物品交換金錢的面象。不只是消費交流，更甚人性交流，多了一份人與人的親密感，以及母性恆久的親情。

六、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客家婦女演繹食物的方法，時而互相輝映，時而凸顯落差，時而堅守傳統，時而突破刻板概念，超越族群本我與他者定義的限制。客家婦女深切明白既有的傳統資本與災後習得的現代資源，充分展現自主的選擇能力與務實的人生態度，並且表達女性身體與意志的主體性。

在九二一災後的美食小鋪裡，從食物的本身、食物的操作與婦女角色三者的關係，處處凸顯其象徵的意涵，而且隨著小鋪的成長逐一擴大。然而小鋪婦女在

這些集體象徵的背後認為，這些不僅是一份工作，是一個自我選擇與自我實現、具有經濟效益的行為。這些行為是凌駕在集體象徵的價值之上，足以務實的態度來面對真實的生活，以及是一群婦女更珍惜的女性世界。







## 第四章 女性結群與工作

本章的主要議題為這群客家婦女從原生家庭到夫家生活中，以女性為主體與非親屬關係之間的維繫，特別是女性工作群組與社團的共享經驗，開啟女性獨立自主的想像空間。這個生命經驗的斷裂與延續，在九二一地震後的工作生活中實踐與輪轉。客家婦女結群在生活重建中展演，女性群體內部的對應與維繫，在展演的過程中，確立女性自我的獨立性。婦女結群開啟兩性關係對話的空間。群體凝聚的力量，甚至改變傳統婦女的生活概念，建立了超越族群的社會聲望。婦女結群的經驗表達了女性主體的實踐。

### 第一節 震前女性的群體經驗

震前女性的群組經驗可以分為兩個面象來說明，分別為生活與工作。時間上又以婚前、婚後為兩個階段來界分。石岡美食小鋪的婦女婚前主要以原生家庭的生活狀況為主。這群婦女一部分原生家庭就在石岡或鄰近的鄉鎮，同樣屬於客家聚落；一部分為其他鄉鎮屬於閩南族群。在原生家庭的女性人際關係，排除直系親屬及手足之間的關係之外，大部份是婚前生活在同村里的兒時玩伴、同學與工作伙伴。由於傳統觀念的束縛下，女孩成長未來的定位已經固著化，而且深受原生家庭持家掌家權者的左右。掌權者不一定是男性，也有很大部分是婆婆輩的女性。筆者調查中發現，有不少女性無法接受更高的教育或是工作的嘗試，很大的因素是來自家族女性的認定，上自婆婆輩下自母親或妯娌。「女子無才便是德」、「細妹人係別儕人个家神牌」、「細妹人總係愛靚就好，毋驚嫁無好人家」、「細妹人使毋得趴趴走，無像樣」等諸多的限制。女性被訓練、灌輸成為輔佐家務、成為人媳做準備。女性要有「細妹伴(se53 moi53 pan33)」、「細妹陣(se53 moi53 chin53)」，在當時的社會並不容易。如果居住的地方在山區更是難上加難。家住東勢為石岡劉家伙房媳婦，六十幾歲的阿英嫂就忿忿不平的表示家中掌權者的獨裁：

佢該時沒讀考試班，係叔公求阿嬤分佢去考考看，佢日時頭放學要割牛草、紮草結、起火暖燒水。孤使得利用深夜爬起來點油燈讀書，一聽到阿嬤愛起來便所屙尿个聲，斯遽遽躔煤油燈烏撇，驚佢罵佢「恁敗家，無睇燈火，讀會出金係無？」，佢係恁泥苦讀考到初中个。盡絕人係佢初中三年後考到商業學校，將入學通知單囡(kon53，藏)起來，學校連通知三擺，做下囡起來，直直過撇.....。佢問阿姆，阿姆毋敢講，緊講佢真為難，佢又無私伽錢，又沒麼人使得搵手(ten53 shiu31，幫忙)麼人喊你生來毋係細徠？阿嬤聽到，斯大聲講「細妹人總愛靚斯嫁有人愛，讀恁多書有麼个好，讀了錢該。」，該兜阿姑也躔緊講「騙人毋識。像佢這兜妹儕，哪有讀恁多？這滿過該敢會較濫(nam33，差)無？」佢斯直直噉幾下個月。這滿惱起來，實在真無值。(阿英嫂 1943-)

在上述訪問中，清楚的顯示舊傳統家庭中婆婆、媳婦、女兒、姑姑們雖然同屬女性，但也沒有辦法改變傳統的觀念與想法，即使掌權持家的婆婆是女性，也無法通融無奈的媳婦與上進的孫女，甚至是傳統制度的擁護執行者。事實上婦女處在傳統家庭組織的關係是隱諱而競爭的微妙結構。從血緣上來說，以父系為主的家族組織，也包含女性的親屬位階。家族共產式的資產管理，除了實際分配外，家產在正式或非正式、口諭的分配、承諾下，都使得家族繁衍越是龐大，彼此關係也越趨緊張。兄弟常礙於手足之情不輕易表露，但對妯娌姑嫂而言，分家後的家才是真實的家。因此，生活上彼此也許相敬行禮，但在財產的經營與競爭上，往往表現的比男性還直接，甚至可以挑戰更高位階的親屬，也就是「叔伯兄弟不好說，妯娌姑嫂搶出頭」。當然，這樣共同經營的生活圈中也有敦厚溫情的一面，只不過在生活現實中，形式上的親屬關係總是超越真實的情感表達，即便是同家族的女性也在這樣羈絆下，難有真實情感權力的空間。

而山城地區的居住環境也給了婦女們結群成伴相當大的限制。山林、果園的區隔，村落與村落的分置，加上過去交通工具並不普遍，女性要發展友誼對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相對的，表達女性主體的言說與行動更是難上加難。就像家住東勢中崙山上的林姐表示：

結婚以前無麼个細妹朋友，因為屋家戴山頂，隔壁孤孤幾戶人家，逐儕做下都在做農，日始頭都各自去自家个果園做事。佢逐日一放學就要趕轉山上幫忙燒滾水、煮飯、煮菜，等阿爸阿母轉來，所以佢無麼个朋友，不管係細來無斯細妹。除了上學以外，斯算離東勢鎮上無算一遠个，也孤有大節日正有機會去鎮肚。佢記得佢差卅多十幾歲了，連到東勢都會摸無路。可能係恁泥，該當時佢老公係做送瓦斯个，佢係佢認識个第一個細俵條，將恁泥佢就嫁分佢咧。(林姐 1961-)

在原生家庭的教養觀念與態度對於女性的自主性影響很大。但這樣的家庭也不見得可以在傳統村落中讓女性情感有充分表達的空間。以林嫂為例，林家是大家族也是地方上的望族，家族中她是幾個少數的女兒，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兒。的確家庭中是給她較大自由的空間，但那是一種放任鬆散的空間，認為將來勢必會成為別人家的媳婦，相較於男生不用費太多心思培養扶植。因此林嫂認為她的成長相對自由，家人都不太管他，但她的自由只是在選擇其他工作上而已。她的言與行也都會受到家族的拘束。江媽亦是如此，家中經營醬油生意，父親積極培植兩位兄長，對她來說除了幫忙家中醬油工作之外，相較於兄長接受嚴格的訓練態度，自己顯得可有可無。但也不表示她可以盡情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是做一些決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婦女們唯一較不同的是呂媽。她是神岡大家族，見多識廣的父親給予子女尊重自由的教育。呂媽說她是在愛和關懷中長大，兄長和自己都是在開放的態度下受教育，和兄長無話不說、無話不談。弔詭的是這樣的環境下，反而讓她接觸其他同時代的女孩時，她們的封閉拘謹使她無法在女性之間敞開暢談。

婦女婚前的經歷，除了呂媽上大學之外，其餘皆是國中畢業就投入社會職場，巧的是都進入了加工區當女工。在 1960 到 1970 年代台灣社會由傳統農業結構進入大量需求人力的製造業與服務業，改變了男女勞動的型態。政府積極扶持幾處大型的加工區，集中整合相關產業資源，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工廠極度缺少制式化的線上操作員。這些工作內容單純，不需要高學歷或工作經驗。一方面也解決農村耕地細分化、人口勞力過剩的問題；另一方面女性外出就業

雖然報酬不高，但可以貼補舒、緩家中經濟負擔，同時也可以為未來婚嫁的一筆開銷做準備。由於工作環境相較於田野粗重的農務來的好，女性也可以享有一份真正明確屬於自己的勞動收入，同時也可以讓女性有機會走出農村，進入所謂的大千世界。<sup>81</sup>因此，當時加工區成為農村少女畢業後一個重要的職志選向。許多工廠也會向鄉村的畢業生招攬，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少女。加工區如此成為許多女性群體的工作場域，這可以說是女性們第一次有大規模群體同性相處工作的經驗。

小鋪的婦女除了呂媽念大學與林媽進入美容化妝的工作之外，其餘都曾經甫從國中畢業，就進入潭子加工區工作，劉媽是在紙板廠加工，林媽在機電零件裝配廠；林姐是在皮革、馬達裝配廠；江媽在裝飾零件加工廠等。當時在女工群工資都差別不大，加班會有加給，班群會有領班，負責監督可以領取較高的酬勞。這群婦女回想起婚前加工區工作的日子，大體上還算美好。除了後來台灣社會進入經濟豐收期，加工區內薪資相較區外工作低外，婦女都很感念當時加工區的生活。她們認為：

一、在管理方式與工作內涵上：進入加工區工作可以暫時離開傳統家庭父權式的管理環境，也包括了家族的其他長輩成員。因此不管是下班後回家或是住在加工區，上班時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完成甚至是論件計酬，婦女所要面對的只有幹部或領班的壓力而已。而且女工眾多，要落在自己身上的機會相對減少，按表操課，按時休息，規律的作息時間，遠比在家中為大大小小永無止盡的家務勞動，內容來得單純許多。其他時間，女性都可以感受到自主的生活空間。

二、就實質的報酬與家庭地位而言：如前所言，傳統農業生活中，族長式的領導與男性為主的管理分配，家庭財務資產的主要管理人一般都是登記在男性的名下，家庭的主要收入都被視為是男性的貢獻。甚至較早偏差的觀念認為未婚女性是「別人的媳婦，呷了米，賠錢貨」，認為女性在家是耗損大於實質貢獻，

---

<sup>81</sup> 在傳統農業生產過程中由於需要耗費較大較多的勞動力，婦女或是年輕女性被視為無償輔助點綴的角色，因此家庭農業所得也常被視為男性的功勞，由男性或主持家務者支配。



家庭無償勞務是換取損耗的基本替代。家中經濟的主要支柱是男性，女性要獲得自主的報酬要靠男性的支給，甚至被視為一種恩捨。相對於加工區上班的女性，有自己的實質所得，即便大多數的婦女都會將收入拿回家給父親或母親管理，但是婦女能具體感受自己真實賺到錢，是一個貢獻者而不是消耗者，能像「男人」一樣提供金錢，支持家庭經濟的自我肯定與成就感。同時留一部分在身邊的薪資用不著處處身手向家人要錢，自己賺的能夠自主的花用，有掌握經濟支配的權力，那是在家中勞務所沒有的感受。劉欣芸(2002)就指出大部分婦女在自家工作是屬於無酬家屬工作，而在外工作則可賺取工資，即使婦女在兩種工作的經濟效率或邊際生產力可能相同，但所代表的社會地位、獨立自主能力以及應付經濟變遷能力大不相同。

三、就女性生活空間與人際關係而言：加工區的女性來自四面八方，這對傳統鄉村長大的女性來說，無疑是脫離了親屬群聚的社會之外，又能認識來自不同家庭的女性。異地的背景讓女性可以見識到各地年齡相近的同儕。就族群、語言、文化、家庭的特色而言，擴大了窄限的視野與生活領域。而且年紀相仿，外出就業，目標相同。在工廠內同為勞方陣線，面對的是老闆或幹部的單純關係，個人努力所得高低並無太大差別，也無利益糾葛，加上彼此並無親屬高下分別，女性群體可以不用計較男性或體制下的眼光暢所欲言。同時在加工區的生活規律，按時上下班。下班之後，來自各地的女性結伴相邀、出外活動，無論是吃飯、看電影或是參加聯誼性的活動，女性群體可以充分享有快樂、單身、自由的意志與相互的關照，這樣的感受是家庭中所沒有的。就像劉媽說的：

那時候在加工區做衛生紙啦、月曆啦、日曆啦.....。大家都做自己的，也不用互相比較，工作很簡單就是摺啦、疊啦、黏啦、貼啦，每天只要做到一定的量就好了。領班對她們很好，大家在一起一邊做一邊聊天，還可以聽收音機。大家離家在外，多少都會認識一些比較談得來的，有什麼心事也比較敢講，也會聊男生怎樣怎樣啦，也都會一起出去吃飯、看電影、買衣服或是逛街啦。我的那些女伴一直到我結婚都還有來看我，只不過我先生住山上，交通太不方便了，也太遠。就慢

慢沒有連絡了。而我賺的錢除了留生活費，剩下就交給媽媽跟會，我結婚的時候媽媽就全部交給我了。(劉媽 1954-)

當時女性群聚在加工區的特性，很快的吸引著不少男性的注意。這些男性有些是區外的人士，也有很多是廠內的男性或領班幹部，成為男女交往或介紹異性婚嫁的對象。當時在加工區下班後的門口或宿舍前，經常聚集不少男性前來接女朋友下班的壅塞現象。

我也是在那裡認識我先生的。我是 23 歲結婚，那時候紙工廠生產的是衛生紙啦、月曆、日曆啦。我先生那時候晚上也念明德補校，跟我的老闆一起唸。(Q: 妳們是人家做媒的？還是自己戀愛的？) 嘿嘿嘿... 都在一起工廠工作，在一起久了，覺得不錯，談得來就這樣啦。(Q: 那時覺得先生怎樣？) 就人高高的，客家人個性老實老實的，性情很好也很體貼，家裡住在石岡的龍興村，他一直追我，追了三年多。結婚生小孩後，先生就到大榮貨運開車送貨，我那時候也回到龍興村住，那是在石岡的山上，很不方便，我先生的伙房就在那裡親戚也在那裡。(同上)

四、就女性自主的意識而言：加工區不但是女性短暫跳脫家庭、生活工作的場所，也是許多女性意識到自己可以獨立生活的開始。婦女具體的從經濟接受者的位置轉換成經濟供給者的角色。雖然部分學者認為女性外出工作所帶給家中的經濟資源貢獻對於女性在家中的地位提升貢獻並不大(呂玉瑕 1980, 1982; 伊慶春、高淑貴 1986)。<sup>82</sup>但據筆者訪談，受訪者皆認為這對於她們在家人、親戚甚至是鄰里的眼中，覺得自己變重要了，對她們講話也變客氣了。婦女認為自己的身分變得比較有地位，話也都比較敢說。像小鋪林姐當時家中一度收成不好，還得仰賴她加工區的收入。所以她在家中比較敢和父親說話，甚至母親都捨不得她太早嫁人。林嫂也是如此，她認為自己的手很巧、動作又快，沒有女工比她好，讓她感到無比的優越感。她的努力甚至老闆都不讓她走。由於彼此

---

<sup>82</sup>學者調查加工區上班的婦女以及中小企業的老闆娘所負責的家庭事務並未減少，參與決策的權力也未見增加(轉引自張晉芬、蔡瑞明 2006: 142、143)。

工作內容是相同且平行的，不需要誰等誰，做多了也沒有較多的錢，加上個性喜歡遊蕩的她，實在覺得太無聊了，就離開了加工區。

婦女們感念加工區的生活，也是女性從學校畢業後第一次體驗到女性群體生活與擁有女性情誼、自主的言說等經歷。雖然加工區工資不高，但女工們可以憧憬未來的日子，聊一些願望，也聊一些異性。真實的工廠裡也不乏一些「麻雀變鳳凰」的故事。儘管一些學者對於女性在加工區的生活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認為是一種女性勞動被剝削、壓迫的場域，再製兩性歧視的差異(艾琳達 1997)，或是運用國家力量將女性邊緣化，成為勞動市場的緩衝器(成露西、熊秉純 1993)。<sup>83</sup>但是透過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加工區的女性，應該不能只在工作內容、經濟收益、社會結構上來衡量。女性開始感知自己，肯定自己的能力，突破傳統的認定，以及女工們彼此間群伴的關係，對於這些來自鄉村的女性來說，不一樣的經驗與感受，在其生命歷程中有著不同的意義。

隨著女性結婚，嫁到石岡鄉客家庄來，等同又再一次進入另一個傳統家庭，開始複製女性未就業前，與原生家庭母親一樣，甚至為甚的生活狀態。結婚是離開加工區的一個開始，也是脫離女性同伴的另一個肇端。

婚後的婦女，不但要承襲夫家所有的生活秩序。隨著子女的出世，接踵而來的幼兒照顧，更是使婦女生活空間限縮的主要因素。這個階段的時間相當長，一直要到孩子上國中後，能夠自我照顧，才較能放鬆。這個階段的女性群體主要是維繫在夫家的家庭社會，包含婆婆、孀孀、姑姑、兄嫂、弟媳等圍繞在夫家家族的所有女性，這形同原生家庭中母親的角色置換。以往婦女們在傳統家庭組織的關係上，隱諱而競爭的微妙結構又再度循環。這個階段的女性隨著孩子的成長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工作或組織。除個人在家庭中「客廳即工廠」的代工經驗外，觀察女性在不同的性質的工作群體或團體，表達如下：

一、家務以外的以女性工作組織---幫工團或換工團：在山城石岡東勢地區，由於以農業果園生產為主，農民栽種的果樹同質性很高。包括高接梨、甜柿、柑

---

<sup>83</sup> 同上引。

橘等為最大宗。由於耕作面積廣大，受限於水果生長週期的限制，比如各種高接梨嫁接、採收都有一定的期限，偏偏這些農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工勞力來經營，而且是無法以機械取代的。因此，每年到了這些季節，都需要大量的勞力投入。由於近年來社會結構的轉型，現代化、都市化的產業聚集，年輕一輩的子女紛紛出外就業，對於吹風日曬還得看天吃飯的農事工作條件缺乏吸引力。加上鄉村人口普遍高齡化與家庭少子化，留下來的只剩下高齡的農業人口與家庭婦女，以及山城地區不少的外籍配偶。

為了解決上述產業季節缺工的情形，山城逐漸發展出特殊的農業組織——幫工團或換工團。這兩個團體性質上頗為相同，都是為了解決缺工的問題，以及需要在短期間內完成果園的嫁接、套帶或採收等密集農務，組成的勞工團體。幫工團的組織成員大部分是女性為主，人數約 8 個上下，居住在相同或鄰近的村落中。專門就是期約到某個農戶幫忙密集的嫁接、套帶或採收等農事，每日八點鐘上班，下午四點鐘下班。戶主要準備早上十點與下午約二點的點心，較遠地區還包括中午的午餐，日薪約 800 元。整個班組工作結束後，又到下一個期約的農戶執行當季限時的農事。換工團是由幾個農戶男男女女聯合起來，組織成一個幾戶為單位的工作團體，到成員間的農田執行前述的工作，形成一個互助組織。依此內部輪流，餐點由主人準備，團員不支領薪水。由於後者每個人的田地耕作面積不同，換工的天數也不容易計算，投入的人也較不穩定，加上嫁接出來的成果若是有所差池，難免背後會有一些閒語。因此，前者幫工團較受歡迎，往往「工」不應求，期約排隊的農戶很多，甚至由於鄉村很多婦女是外籍配偶，組織起來就稱為「外籍兵團」。這樣的婦女組織有幾項特色：

(一)充分應用勞力轉換成資金：由於鄉村人口老化，男性出外就業，留在鄉村多半是阿公、阿嬤與婦女，成為照顧兒孫的主力。稀少的人口不足以經營家中的田地，況且經營果園對農民來說是高投資、高風險的行業，經不起幾年人為或天災的虧損。因此，留在村落的婦女為了貼補家用，就釋出照顧子女的任務，由阿公、阿嬤來取代，或是待子女已經可以進入小學或幼稚園，委由學校辦理



課後托育照顧。由於下課的時間也與婦女下班的時間契合，為避免孩子上課時女性人力的浪費，連合幾位相同背景的女性組成幫工團，賺去收入貼補家用。

(二) 工作熟悉、待遇好與家園就近照顧的有利條件：山城農作的範圍普遍脫離不了石岡、東勢等地。婦女只要騎摩托車就可以到雇主的果園，或是由雇主載運到山林中的果園，對於婦女而言離家並不算遠。許多幫工團的婦女甚至中午回家用餐，順便可以幫忙照顧一下家中老小，雇主還得貼補她的午餐費用。而這些婦女基本教育程度不高，中高齡要投入其他行業不但工作選擇少、也苦無技術，更無學習的通路。因此投入耳濡目染、低技術性、單純的農事，對婦女來說是容易入門的。況且一天至少 800 元的薪資所得，足以應付日常所需。若是工作超過時間，還有每小時加發 100 元的加班費可拿。這樣的有利條件，以婦女的角度來看，何樂不為。

(三) 幫工團中的女性情誼：幫工團供不應求，以致於雇主懇求拜託的態度會表現在點心、茶水、午餐的供應上，使婦女們有倍受尊重的感覺。<sup>84</sup> 婦女們不像平日各忙各的。偶爾見面也只是點頭之交，或是礙於禮俗的規範，不容易放下矜持的態度。幫工團整日在一起工作，可以一邊聊起媽媽經：聊家庭、聊時事、聊影視娛樂；或有委屈互相安慰、提供看法，或是嘻嘻鬧鬧，輕鬆自在，不用受到家裡的拘束。有些婦女甚至會插科打諢，尺度開放，開黃腔，暢所欲言。有時工作不舒服也會彼此刮痧、推拿、槌肩按摩；或是從家裡帶來一些自己醃漬的食物如脆梅、醃桃一起分享。婦女們在一起很容易產生一種姐妹淘的情誼。這是自從離開原生家庭之後，脫離以往社交的群體包含親人、婚前友人等，有別於婚後重新建立起家族親屬關係外屬於女性自我的朋友。這個圈子是女性獨立於家庭之外建立起的交際體系，裡面婦女們彼此地位平等，無關老少，彼此

---

<sup>84</sup> 因為農戶耕作面積不同，需求幫工人數也不同。但是在這群幫工中，總有幾個家庭並不是有非得一定要上工不可的壓力，或是這陣子誰比較空閒也會互相推薦，或是向雇主要求加一到二個，通常雇主並不會在意多幾個。一方面能儘早完工越好，一方面也不太敢得罪幫工團，以免來年邀不到工人協助。



認同，女性們得以展現自在。彼此成為盡興、言說、傾聽的對象，不會造成彼此的壓力或負擔，是婦女幫工團有經濟上的收入外，另一項最大的收穫。

(四)幫工團雖然是屬於季節性的工作性質，但工作結束情誼仍然繼續維持。幫工團依照每年果樹的成長需要而投入。以梨作為例，一年中大約嫁接期 2 個月、套帶期約 1 個月、採收期約 2 個月總共大約 5 個月。這是密集性的工作，過了這些時段，婦女就各自回到平日的生活。休息期間幫工團婦女雖沒有在一起，但還是會彼此電話往來，加上居住距離不遠，常會交換一些自己做的食物，或是到彼此家庭串門子「打鬥敘(聚餐)」。遇到有雇主邀工的時候，也會互相推薦拉攏結群。小鋪的劉媽和林嫂在地震前也曾加入這種幫工團，認識了不少婦女。但是由於工作密集的階段無法配合，加上有一些家庭手工可以在家工作兼顧家庭，所以後來就沒有參加了。

二、以女性為主體的地方性社團組織：當代台灣全省各鄉鎮普遍會有兩種組織：一個是以農會體系下的家政班；另一個是屬於鄉鎮體系的媽媽教室。前者是隸屬農會業務中農業推廣下的家政推廣工作，目的是提升農民家庭生活品質。<sup>85</sup>後者是各地鄉鎮公所推行業務，主要以倫理精神教育為重，目的以改善社會風氣，獎勵正當育樂性活動，以及展開社區服務等活動。<sup>86</sup> 早期與現在因為時空背景不同，各有階段性的推行目標與發展活動。兩者雖主管單位不同，但是卻有很大的同質性。最大的重疊處為主要對象都是在地的婦女，也都細分成各村里的媽媽教室或是家政班，有的甚至每村有 2 個以上的家政班。根據 2009 年資料石岡鄉

<sup>85</sup> 家政推廣創辦於民國四十五年，由前農復會蔣夢麟博士引進，旨在改善農家生活環境，近年以提昇家政班員生活品質「終身學習」與「預防醫學」為主，由於早期農村環境與生活品質未盡理想，農家婦女地位普遍不高，接受教育機會不多，透過台灣各級農會輔導成立家政班，培訓班幹部與班員，希望藉由健全的組織與家政教育，加速環境改善及提升農家婦女人力素質。家政業務包括：設立家政班、辦理家政技藝研習班、辦理家政班員講習會、辦理家政班員聯誼活動、辦理家政班務研討會、舉辦家政義指觀摩會、配合社會營造活動中心辦理活動、配合上級單位辦理各項活動。資料來源參考農委會輔導處阮素芬、楊宏瑛 2008 農村家政推廣工作執行成果，188 期。

<sup>86</sup> 媽媽教室的推行目的，依據台灣省政府 1973 年公布「臺灣省各社區推動媽媽教室活動實施要點」明訂媽媽教室的目的為：一、發揮社區媽媽教室活動功能，加強婦女親職教育，重建倫理道德。二、增進持家計能，建立現代化生活觀念。三、提倡文化休閒活動，充實社區居民精神生活。四、加強守望相助，展開社區福利服務，致社會於祥和溫馨之境。而其實施內容依序為：倫理教育、家政指導、衛生保健、生產技藝、休閒娛樂與社會服務(蕭淑媛 2006：13-14)。

家政班共 17 班，班員有 423 人之多，約占石岡鄉女性人口數 5.6%，若以石岡鄉四千多戶數來算約占 1/10，每十戶就有一戶的婦女參加家政班，比例算是相當高。婦女們在家政班或是媽媽教室除了每個月的定期聚會外，一些鄉內舉辦的活動也都會支援參加。婦女在這兩個同質性高的團體成員幾乎重疊，而且成員是同村的人，彼此都熟悉，很多還有伙房的親屬關係。婦女在這兩個團體主要學習一些家政內容如烹飪、縫紉；或是環境衛生如飲食衛生、居家衛生等；或是生活照顧如醫藥知識、老人幼兒保健、家庭護理；或是生活休閒如土風舞、花藝、拼布、美容等；或是接受一些政令宣導、親子教育等。重要的是近年來往往成為選務造勢或拉攏的對象。

這樣的團體組織並無強迫性，參加的婦女通常以生活休閒來看待。婦女彼此除了可以接觸新資訊之外，每月一次的聚會彼此可以交換生活心得，聊生活瑣事，而且往往參加活動後還可以將「成品」帶回家。<sup>87</sup> 由於這樣性質的活動是輕鬆的，時間安排也是間斷的，場所幾乎是固定的，每次可以選擇去或不去，是一種可以東家長、西家短的聚會。學習的內容不會太難，通常是農會或公所承辦人員來安排，也會諮詢婦女們的意見。這種女性們的組織，由承辦單位管轄，沒有強制的力量，而且為了政務績效的推動，承辦人都相當重視她們，儘量為他們爭取一些「額外的福利」。

這些團體內部，除了選出班長、副班長之外，也會有一些類似總務、出納的人員，但不是相當正式，主要是活動聚會時採買或經辦一些經費支出的工作，通常金額都不大，也以一次活動為限。當然每個班也都有自己的班費，有時是自己交的，有時是辦園遊會之類的活動賺取的基金。班長是大家推舉的通常是比較有活力、時間也足夠的婦女，負責分派或是對應上級的窗口。

---

<sup>87</sup> 所謂的「成品」指的是相關單位在辦理活動時，有時會有紀念品或是學習、活動的成果，比如鄉內辦理一個客家文化研討會，會中有安排中場休息點心，就會邀請某個家政班烹調炒米粉、燒雞酒、麻糬、悶筍排骨湯等之類的食物。當然媽媽們也可以飽食一頓，尤其鄉村間都常有打包的習慣，婦女們常是「有呷又有抓」，很樂意參加此類的活動。

至於內部工作的分工，類似鄉下婚喪喜慶時鄰里婦女幫廚的分配，個人很自動的分組，年紀大的就負責簡單的工作，年紀較輕的就肩負比較吃重或跑腿的工作，或是由領班指揮，就像林嫂說得「份家啦(fun53 ga33 la113，扮家家酒)」。

由於這兩種團體通常活動內容是單純、簡單、短暫的也沒有太大困難度，因此很容易就變成一種自然的分置，並且工作內容通常是也平行的，沒有上下之分，也很少有屬於討論的活動，通常活動任務是指派的內容，只要照表操課即可。即使有需要討論的，因為涉及的都是般性的議題，並不會有太大的爭議或意見相左。比如辦理園遊會販賣的議題，內部就會提出意見要怎麼辦？賣什麼？通常這些活動參加的樂趣大於實質收入，因此常常幾分鐘就敲定主意，分配完成，盈虧不是太大的問題。

團體女性利用閒暇之餘彼此聚會，形成對立於男性的組織。根據農會倩妹表示，多少也有一些對抗、凸顯的味道：「你們男生可以三五個人五四三「話啲拳(pa33 la33 ken53，喊酒拳)」，我們女生也可以一起吃吃喝喝說說笑笑啊。」。

由於婦女同處在同一村落，對於彼此的家庭背景多少了解，礙於情面知道哪些內容可以談、哪些是禁忌。像是誰的婚姻出了狀況、誰的先生好吃懶做、誰的子女書讀的不好等等。大致來說，參與的婦女也會有歸屬感，會有相對於「細佬陣(se53 lai31 chin31，男人幫)」的「細妹伴(se53 moi31 pan33，女人伴)」，可以暫時脫離那個充滿傳統階序、瞻前顧後、生活瑣事纏繞的「家」，進入一個彼此平等、單純、放鬆、沒有權力關係的場域。誠如劉媽說的：「去參加總比一個人待在家看電視好，像我雖然比較靜話比較少，可是去聽聽他們說話也不錯。」，或是像呂媽說的：「平常在家一家老小都要照顧，整天都繃得緊緊的，難得一天出來透透氣，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並非如此婦女們就可以大談「心事誰人知」，或是能暢所欲言。理由是這樣的團體成員眾多，至少有一、二十個。且同鄉同村，人多嘴也雜，不少還有同伙房的親屬關係。有時說話不慎，很容易就傳到人家的耳裡。加上一個月才聚一次會，也無法聊的太深入，會後又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裡。

震前的女性結群經驗，除了媽媽教室以及家政班兩種女性團體，鄉內還有一些不同屬性但性質相似的團體，而且依據不同的活動內容，參加的女性成員也有所區別。比如休閒性質的土風舞班、長壽俱樂部；志工性質的婦女消防安全宣導班、慈濟志工、學校故事媽媽、圖書館志工。比較特殊的是九二一地震之後所成立的「石岡媽媽劇團」，是由「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sup>88</sup>引進鐘喬老師的「差事劇團」，在石岡鄉進行婦女戲劇工作坊，以民眾戲劇的表演方式，將婦女的自我感受與經驗用肢體來演繹自己的歷程，進而突破地震傷害的恐懼找到情緒的出口，舒解災區婦女心靈的傷痛與壓力。婦女從戲劇的參與過程，體察自己的人生歷程，喚起自我的意識，開始反省傳統體制下女性所遭受的對待，從戲劇中說出自己的內心世界，喚起兩性平權的思考，轉化成生活的行動力。目前石岡媽媽劇團成員約有十人，並在梅子成立社區戲劇班，希望讓更多的婦女接觸戲劇，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並且參與社區活動，為保守的石岡客家伙房帶來新的氣象。

婦女能夠參加這些團體，基本上是有條件前提的。首先是家裡老人與幼童能夠得到適當的安置；或是家裡公公婆婆健康狀況尚可，孩子已經能夠獨立或是有人可以替代家務勞動；或是活動的時間可以錯開。最重要的是要能得到家人的支持，特別是先生的贊成許可，除非自己已經是家中的長輩或是主持家務的人。就像山上的劉媽，當時孩子上學的時候，先生又去送貨，公公與小叔帶便當去遠地的枇杷園，山上自己一個人整裡完家務後，悶著。平常除了賣菜的車子會上山來外，很少有外人進來。而結婚前台中的姐妹淘也各有家庭，加上山上交通不便，也都沒有往來了。於是自己便開始學摩托車，經過鄰居的介紹，加入了衛生所的志工活動。活動的時間很彈性，自己可以排班，工作也不難，可以認識山下的婦女(地震後小鋪工作的林姐就是在當時認識的)，還可以接觸較高知識的醫生或護士，聽聽衛生教育知識。對於住在人煙稀少的山上家人來說，實用又能派上用場。

---

<sup>88</sup> 「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是九二一地震後進入石岡鄉協助重建的外來團體，由無殼蝸牛聯盟執委盧思岳先生所帶領成立的組織。自重建以來至今，是協助石岡重新站起的重要團隊。先後協助石岡社區發展、土牛客家文化館成立、地方文史資料考察、發行「石岡人家園再造通訊」，辦理多項研習活動，喚起地方對鄉土社造的認識與覺醒，是石岡社造轉型的重要功臣，目前已經在地化。



最重要的不會佔據公公工作回來或是子女放學與三參家務的時間。而且在加工區相戀、好脾氣的先生也很贊成，她才能有與外處接觸的機會。

此外團體與伙房是密不可分的。石岡鄉的地方社團、社區組織是隸屬於地方公務部門推展的組織。而公務部門與地方政治力量都緊扣著石岡特殊的伙房結構。因此在推動地方社團組織上不論是家政班、媽媽教室、或是其他性質的團體，都可以看到運用伙房力量的軌跡。尤其推動者本身也是屬於地方伙房成員時，組織動員龐大的宗親屬群，上從妯娌下到姑表，伙房網絡就是人際網絡，彼此交叉連結。因此，社團領導者以伙房身分，很容易呼群引伴，組織動員。加上類似家政班或媽媽教室都是以各村里為單位，也幾乎是由伙房組成的聚落成員組織。

還有一些特殊性質的女性團體或宗教團體如慈濟功德會，其組織成員與組織氣氛帶來女性心靈上的平和與歸屬，成為支撐女性互相扶持的力量。就像地震後劉媽的遭遇：地震後的三個月後，先生因為過度操勞而猛爆性肝炎，短短的一個星期就病逝。先生突然的走了讓她措手不及，一下子生活失去重心，她說：

那個時候真的很難過，很想死。怎麼會想到那麼嚴重，送到醫院住院就已經不行了，我在加護病房握著他的手，一直叫他要撐住，走了叫我怎麼辦？唉，還是離開了。那時候我每天都哭，那時候娘家的媽媽也常拿飯來給我吃，幾個弟弟怕我無聊也常常上山來看我，我還是很難過。特別是大家都去上班上學的時候，家裡面冷冷清清。我自己在家，每走到一個地方就會想起過去想起先生(說到此處，即使六年了，劉媽開始哽咽，眼睛以經紅潤了。)我每天幾乎都不講話，一個人就快要死掉的樣子。後來山下的志工常常跑來看我、安慰我，我自己也想這樣子也不是辦法，就把先生的照片拿掉，我開始參加慈濟志工。這個團體很好，大家都不分彼此，不管你有錢沒錢，大家都像兄弟姐妹，講話都很和氣，不會罵來罵去，很溫馨。而且跟著大家一起走出去，去做善事幫忙別人，裡面也有比自己還悽慘的人都能夠站起來，自己也就越來越寬心了。(劉媽 1954-)

在劉媽的境遇中雖然有來自原生家庭最直接的安慰，但畢竟距離遠，時間也片段短暫，對於心靈上的修補，力量有限。而來自之前參加的女性志工團體不斷的給予支持的力量，在地緣上、在時間上的關懷都比較頻繁，讓劉媽展現生機。



而生命重新站起的最大推力，是來自於劉媽後來加入的慈濟團體，慈濟帶領她走出心靈上的迷航，重新認識生命的意義。這種女性並肩扶持的力量，是有別於家裡成員之外的心靈上歸屬的家。

## 小結

客家婦女從原生家庭到夫家生活經歷了不同的女性群體與組織。婚前加工區的女性經歷是一種女性力量的萌芽，雖然曾經一度因結婚育子後而中斷。與婚後幫工團的體驗相較，女性認識到可以在經濟上與能力上負責，女性可以經營自己的人際網路，是婦女開啟自我意識與實踐群體關係的重要歷程。而女性參加地方性的女性社團組織，彼此平行的、不具有權力與利害關係的身份與地位，貼近女性本身同理的感覺，加上組織各別的性質，使得婦女很容易融入其中。女性社團可以變化傳統僵化、呆板的制式生活結構，填補單調的生活空閒時間，同時也不需要付出太多花費，進入如同男性般所謂的公領域等社交活動。最重要的是這種結群的經驗營造出屬於女性自己可以掌握、運作的空間，以及女性私密性的凝聚力。婦女體驗出由個體組成群體後，展限群體力量的厚度，除了讓女性自己獲得肯定歸屬之外，也能對等於男性的活動空間與地位，感受自己家庭之外的重要性。

## 第二節 震後生活重建與女性結群

歷經九二一災後一陣混亂驚恐的緊急安置期後，石岡區的居民開始進行一些大型機具無法處理的細部清理。由於細部的整理相當瑣碎耗時，地區廣泛，就連人口眾多的伙房家族也幾乎家家戶戶都需要清除整理。自己都忙不過來了，因此客家人以往結群「換工」的特性，在此時並不適用。而一些整個家園都已剷除者，一時間住在組合屋內，靜待思量未來的路。復甦的步調很快的進入生活重建時期，這個時期為了重建家園的經濟需要，也是災區人員真正再出發的時刻。

對於在生活重建中婦女結群的描述，筆者從田野調查開始。一方面觀察這群小鋪婦女群體的運作情形，一方面也在運作中體驗婦女情感交流的互動。婦女群組的前半段運作，透過與婦女訪談及從相關接觸的人員敘述，可以逐漸建立輪廓與分析歸納。以下就小鋪婦女群體生活重建中互動的情形進行描述與討論。

首先，原本居住在石岡境內的客家婦女，就形態而言已經是具有群組關係雛形，包含可能是同個伙房、親屬關係、社區媽媽教室、家政班或是曾經幫工的團體女性。這些婦女有著相同的傳統生活背景、生活內容與同樣經歷九二一地震的遭遇。對於生活重建的需求急迫性，也是不約而同趨於一致。這些被迫走出家園、走出「廚房」找尋工作的婦女，因為參加勞委會舉辦的小吃研習就業班而聚合，有著生命共同體的情感。為了家庭、為了生活、為了一份為人妻子分擔家務、為人母親照顧子女的心情，期望趕快謀得一技之長，有個工作和收入，讓家庭能夠回復正常的生活。婦女們同樣是以重建「家屋」、維護「家人」的概念出發，彼此歷經地震生死關頭的恐懼，有著相同的遭遇與困境，很快的在小吃班研習，或是後來成立的美食小鋪中成為惺惺相惜、互相扶持與緊密依靠的姐妹結群伙伴。這也是小鋪呂媽每每說起，就會提到的：「沒想到鄉土小吃訓練班會成為婦女訴說、宣洩、抒發壓力與感情的場所，也是除了職業訓練外的另一項功能。」

婦女們在地震後的遭遇深淺不同，對於一些家庭人員傷亡嚴重的婦女來說，相同境遇或是還有比自己更艱辛的婦女，在班內得自於婦女們不斷的安慰、鼓勵、轉移悲傷的焦點或是集策群力提供即時的協助，並且發展與延續這樣的情感。正如當時一名家住台中大里九二一災戶的婦女遠到石岡小鋪參加職訓就業輔導，沒想到 2004 年七二水災家裡嚴重淹水沖毀，又二度成為受災戶。當時小鋪內正在重組起步的婦女們發揮同理心，不管她是短期訓練的人員，分批趕往大里分別協助清掃淤泥、清洗家具；另一批隨即購買瓦斯桶與爐具用品，協助這位婦女全家趕快回到正常生活。劉媽說：「我們嚐過那種苦，她更可憐，我們還有一些能力，錢沒有，人力可是可以盡一點。」。一樣的情景在林姐的身上，那一次水災讓重建後辛辛苦苦攢錢，好不容易夫妻倆貸款新蓋的三樓房子，一夜之間大

水淹到二樓，所有新的傢俱與中古車又泡湯了。然而她看得開，認為人平安就好，小鋪媽媽要幫忙她，她認為自己來就可以堅持婉拒，因此小鋪媽媽們特別讓她放假好好清理家園後再來上班。

「只有婦女才了解婦女」，呂媽這麼說。小鋪成立初的宗旨就是讓婦女們要擁有一個可以安心的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對於家的照顧。家人總是擺在工作的前頭。只要是誰家臨時有事情如孩子生病了、老人家要拿藥、家裡要拜拜、房子要上樑、入厝、沒瓦斯了、要繳電費或是孩子放學要接回等等，這些事情婦女們都會通融體諒，讓她請假或暫時離開。婦女們知道婦女雖在外工作，但是還是很多家務需要分攤，在兩者之間能夠兼顧，這就是婦女們最欣慰的地方。

結群的婦女在體質上同為苦難的客家婦女，在工作上形同革命夥伴，在結構上是少有的群聚經驗，在實務的運作上更是第一次當家作主。每個人都是老闆，擁有相同的權力，是婦女可以享受決定語言、工作位置、行使意志的時刻。婦女要學習新的生態環境，整個群體充滿蓬勃的生命力。

婦女在理解生命重新出發的同時，對於壓抑的、結構的、傳統的束縛，更能有衝撞、嘲解、挑戰與突破的勇氣。就像個性粗率了林嫂講的：「人命都顧毋來咧，肚屎食毋飽，還恁多麼个嫠嫠鼻鼻(siaul13 siaul13 pi31 pi31，囉哩吧唆)、腔腔屎屎(zhi33 zhi33 bai113 bai113，粗話，女性的陰部)，恁無食石頭 hong52。」或是林姐講的「毋做事啊無閒閒核卵拿來擻(kuan53，提)?連屎都無好食」。婦女敢言的尺度遠比筆者對客家婦女的印象超越許多。這正是一種象徵女性言說自主的權力之一。然而這種婦女結群後發言權力的釋放，也為群組間帶來一些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婦女暫別了傳統伙房社會以男性為主的羈絆，不管是對於私領域或公領域的問題，互相傾訴，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確實可以讓婦女們吐露心聲，發表自己的看法，對於抒發與維繫彼此情感有安定凝聚的作用。這樣的群聚力量可以表現在高度旺盛的生產力，不論是機關團體幾百張的辦桌，或是月餅米食幾千盒的訂購，婦女總是鬥志高昂。即使中高齡的身軀，伴隨著幾箱幾箱的「康貝特」提神飲料，與不時擦在腦門兩側治頭痛的「萬金油」，還有一抹在鼻嘴間振

奮的「綠油精」，日以繼夜的趕工。婦女們彼此打氣、互相激勵，要做給自己看，也要做給男人看，證明婦女可以為家做出一番事業來。

這股女性結群後的發言力量，是婦女生命經驗中少有的體驗。沒有人可以告訴婦女如何適度的去履行「集體意志」的實踐，致使發言的濫權到處流竄，恣意發展。以往在家中私領域的勞務，幾乎是婦女獨力完成，婦女在這個領域有支配自主的權力。然而這私領域的工作，特別是「廚房」內的事務，抬到公眾團體上，不同的家庭生活經驗，產生婦女意見相左、衝撞的情形，婦女不知如何的調適、折衝、整合彼此的意見與想法，或是掌握「口說」的分際，加上放任的發言，婦女們必須要付出學習的代價。林姐就提到，有一次辦桌她負責煎魚，以她平常的經驗認為魚體的兩面微黃就完成了。沒想到同組年紀稍長的婦女卻認為要煎到焦黃才算可以。就這樣兩人爭執了一會兒，最後林姐認為那位婦女她年紀大，讓她好了。另一位婦女包粽子負責配餡放鹽，她認為要鹹一點才入味，可是幾位婦女認為太鹹了，結果她堅持她的口味才是道地，最後顧客反應太鹹了。像這樣群組間個人的想法與大家如何彼此相容，反映出來的就是吵吵鬧鬧後，一方的妥協或讓步。這樣的結果還算好，另一種最為可怕的是婦女在言說上的分際，耳語、流言與結群，一部分意見相左的婦女開始結合，發展為內部結群又結黨，也就是婦女團體中又另分次級團體，形成對立。原本職訓的對象就是來自石岡個村的媽媽教室或家政班，各班都有班長或領頭的人，當初成立小鋪之時，開會也以這些班長為成員，提出他們的看法與意見。小鋪內工作的決策是由大家開會決定，但通常會有內部班別或是村的頭兒事先整合。然而各有想法又堅持想法，難以匯結出一個認同的方案，經常要勞動公所或農會的人員來施壓定奪。比如中秋節要賣什麼樣的月餅？或是辦桌要出哪些菜？衍生到後來甚至是計較哪些家政班的成員比較輕鬆、為什麼她們都要輪到比較忙的班。一點一點的間隙累積，煽起風火，不可收拾。不止團體內有班別的困擾，甚至出現了石岡鄉內地域性的分別，如上五村與下五村、石岡街上的與其他村的。而此時原本支持的地方公務單位也難以調解，因為本身也飽受流言攻擊，終於無法整合，導致參與婦女紛紛離開。



婦女結群除了鞏固自主權力也維護自我的資源分配。女性情感的交流是珍貴的，卻也是需要時間學習的。這個歷程上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可能的話是在婦女創業結群的同時，支持的單位、訓練的單位應該具體的說明、定位清楚，以及哪些即將面臨的問題，特別是在經費的收支流程上。由於婦女出來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為「錢」，一旦對於經費久無著落，或說明不周，形成猜忌，要這群鄉下人家「溫柔」、「理性」與「接納」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即使交情再好，也會拆夥走人。

然而，這樣的過程也是必然的，往常被討論的性別差異、性別分工是建立兩性不平衡的歧異度上。此時對於同是女性的團體，她們之間彼此的關係，對於女性權力的展現與分配的位置，在實際的運作上並不是簡單的女性情誼可以一語抵除。同性團體沒有體質上的性別差異與性別分工，但在結構上卻有性別階層化(gender stratification)與性別分工的形式。筆者觀察這樣的結果有很大部分是源自這群婦女的傳統生活經驗，以她們中高齡的人生位置，多半已是熬過媳婦或已是準婆婆的階段，她們承襲了傳統女性生命經驗到此階段所學習到的觀念，演示傳統父系社會與文化的作為和價值觀。因此在小鋪的女性群組內一些婦女，無論在工作分組或是議事討論上就會流露「男性身分」般的意識：主導、掌控、命令與支配。在她們的認知裡有些婦女就是天生「生來細佬腳」（像男人做事幹練），有些女性生來就是「啊奶(nai35）」（弱不禁風的樣子）。可是在這群相同位階、幾乎媳婦熬成婆的婦女中硬是要歸類於「細佬腳」和「啊奶」的性別意識，此時此刻對於災後暫離傳統束縛，勇於言說機會的婦女群組裡，好似軟弱的「啊奶」也會有精神上的「細佬腳」，起來捍衛自己同為老闆身分的權力。

一開始婦女群組就彼此經由會議採取分組輪流的方式來經營小鋪的生意，發言者是具有聲望體系或是權力地位的家政班或媽媽教室班長居多。也許正是在興頭與美好的憧憬上，或是認為與過去家政班、媽媽教室的經驗上大同小異。加上如此姐妹情誼、氣氛愉快大家也沒有表示反對或意見，就概分為內場與外場。內場分為廚房事務，外場分為招待與展售，另外再加一臨時任務分組為烘培組。照理來說輪流分組的制度是沒什麼大問題。對於廚房內高溫、濕熱、吵雜的環境與



外場舒適、乾淨、優雅的空間大家也都有機會輪到。沒想到實際的運作上問題卻一一浮現：廚房內真正能拿大鍋鏟的婦女沒有幾人，那是要耗費大量體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同組成員有老有少，偶而為之尚無怨言，日子久了就會計較領同樣的錢卻勞逸不均。有些婦女動作慢，客人多的時候洗菜、切菜、炒菜、起鍋的連續性不能中斷。在聲聲催急的情況下，「累贅」之言就不搖而出。無形的性別階層化擴大了掌廚的發言權，很努力的、腳步慢的卻飲含了一肚子的委屈。而輪到負責外場招待或展售的婦女群組內也有一些問題。大部分的婦女都是純樸的客家傳統女性，要她們對上門的顧客敞開笑容，發揮口才來介紹產品，那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就像劉媽所講的：「剛開始顧客上門，要像他們介紹都會『剉』。我們講國語又不輪轉，又很害羞，就隨隨便便簡單幾句。」因此，即使外場環境雖佳，也不見得婦女們會喜歡。或是有些時候某一組剛好輪到有大批的顧客群上門，整組人員就吃不消了。還有一些管理上瑣碎的問題，例如：外場電燈、電扇沒有關，吹了一個晚；地板打掃不乾淨，還有痕跡；剩下的食材沒冷藏，整桶餿掉.....。所有損失是大家要分攤，對於要有責任歸屬，卻往往無人承認，互相推拖。這些情形在同一組內，即使是好朋友也會產生怨懟、翻臉成仇。後來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大家又開了會，訂出了懲罰條例：違反者每項罰 300 元。雖然有了規範後改善許多，但總有一些婦女疏忽被罰錢，被罰錢的心理總是不舒服，畢竟這是辛苦半天的薪水。

小鋪改組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在於「金錢」的管理。小鋪的婦女群組之所以可以忍受前面敘述的辛苦，賣命的工作，隱忍彼此的個性、脾氣與瑕疵，目的是為了成就彼此更大的利---賺錢。在可看見頻繁的辦桌、踴躍的訂單下，一股「心燒燒，大船入港」的喜悅，已經期約未來了豐厚的收入。但是後來事與願違，竟然沒有分錢，落差太大了。開始懷疑起誰得了利？誰的手腳不乾淨？任憑怎麼解釋成本開銷、設備添購、水電油費、租金、收帳入帳時差等等，也都無法釋懷。因此，流言肆意掀起，擋也擋不住。雖然彼此言明不說，但隱晦的、暗喻的、眼神的或低語的，讓彼此猜忌更深，貌合神離。最後加上勞委會結束維期 9 個月的永

續就業補助，成為臨門一腳，終於踢垮了地震後重起生命價值，改變自我、人我及世界關係，一群充滿女性情誼、有偉大宏願的生命共同體。

小鋪的設立是創造婦女就業，以賺取重建資源經濟為目的。但在發展過程中，女性在群體間試圖彰顯自己、捍衛自己的利益，採取個別聯合的競合關係，選擇發言、抗爭、依存與決定的作為。女性的結群與再結群的實踐是具體的，直率毫不掩飾的，沒有對與錯的判定，也不能以傷害性來看待。事實上這種類似「好鬥本能(the instinct pugnacity)」的行為，社會心理學者William McDougall (2000：277)視為人類「高級社會組織形式進化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人特有屬性進化的關鍵。<sup>89</sup>婦女們透過這樣的過程形成一個「進化」後的組織，一個更加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小型社會。生命共同體是建立在婦女同樣的境遇與未來相同期望的基礎上，生命共同體卻瓦解在女性同樣的境遇與未來相同期望的失落上。

2002年3月薪資補助結束後，人工爆走潮，小鋪面臨解散。小鋪清算、重整，大家自由選擇離開或留下，最後只有九名願意留下來繼續經營。婦女們重新改組，一時之間元氣大傷。當時沒有政府薪資補助，甚至每個月才支領四千多元。期間連媽媽們的孩子就學費用一度苦無著落。然而經過這樣的淬煉，讓重組的婦女群體更緊密，也更唇齒相依。所幸，婦女們並未被擊垮，就像呂媽說的：「地震之後，人家那麼誠懇的幫助我們站起來，自己怎麼可以不嘗試就讓自己倒下，太對不起人家了。」。而外界支持的力量也並未放棄，來自於公務部門認為婦女好不容易能夠站起來，這樣結束太可惜了，希望能塑造一個婦女就業成功的典範。因此，繼續協助尋找資源從旁協助。但是由於人員減少了，很多事情婦女們要身兼數職，對於成本控制更要小心翼翼，太大的單接不來，太小的規模又不敷成本，對於人力的勞動支出也就提高了。常常為了接活動訂單，婦女們要凌晨二、三點就要到小鋪工作，烹調、烘焙打理第二天相關的食材，同時又要應付白天店內顧客的上門，以及外部的訂單運送。每一步都力求小心翼翼，對於材料成本的

---

89「好鬥」一詞多次在筆者田野訪問中出現，包含高課長、梁咪、阿松嫂等。顯示有其特殊性，甚至是人類生物性的本能(William McDougall 2000：277)。

控管更是要求嚴格。每日將剩餘瀕臨過期的產品，大家要以成本價買回。即便大家感情好，對於疏忽或是損失的罰責一點也不馬虎。這樣高度緊張的生活，婦女組織內又開始有不同雜音與意見。原本改組後的小鋪婦女運作上已有前置的經驗，並且也適度的檢討改善，每一位都有發表意見看法的權力，也能了解過度堅持己見對於團體運作及組織氣氛來說並無幫助。因此能夠保持調整、接納的心態。然而在如此高度緊張的過渡期，婦女本身的性格在組織氣氛中就顯得相當的關鍵。個性直率的林媽提道：「佢有麼个話佢就直講，毋過，無係麼个就要聽佢个，嘛要聽聽大家个道裡，毋好通毋通就面北北，砰砰滾。」，或是劉媽說的：「有兜人性體壞，講話通毋通就大細聲，像愛食人个樣，像恁泥通人擺毋得，搵去大家心情真毋好。到盡尾，佢自家也戴毋落去，將恁泥斯離開咧。」。由此可知，婦女經過改組大風暴的歷程後，她們認為婦女能力上不是問題，也有面對艱難挑戰的決心。但是，重要的是個性，一個能夠和彼此相處共融的個性。婦女們深知每個人有獨特的性格，也能適度接受這種特質的個人。然而一旦超越彼此接受的程度，影響婦女群體之間最大的共同價值---團體的氣氛，此時的婦女們會毫不留情的請她離開。因為她們認為即使工作再辛苦，錢賺的再少，一個大家心情不愉快、相處上格格的人，是團體沒有辦法忍受的。因此，小鋪在一人個性不合退出，一位找到藥房櫃台的工作，以及另一位希望能將一日營業盈餘全數分配成日薪的意見不被採納後，個人對權力分配與未來前景疑慮下也選擇離開。小鋪人員從 2001 年當初設置的十九人到 2003 年九人，在 2004 年剩下最後至今的六人。人數上雖然不若從前，但婦女情感、組織氣氛、工作效率、制度結構上，皆不可同日而語。小鋪女性結群的發展已經進入成熟穩定的階段。

## 小結

地震後，同為苦難的客家婦女走出廚，參加就業訓練，在體質上、形態上形成女性結群的團體。結群婦女可以享受決定語言、交換情感、行使意志的權力。女性結群的工作團體雖然沒有體質上的性別差異與性別分工，但在心理結構上卻

有性別階層化(gender stratification)與性別分工的形式。婦女容易承襲了傳統女性生命經驗的觀念，演示傳統父系社會文化的作為與價值觀。除了情感之外，工作上婦女要鞏固自主權也維護自我的資源分配權益。然而，超越女性情感的團體意志的經驗是需要時間磨合與學習的。同時，女性個人的性格與態度是維繫女性工作團體組織的關鍵，一旦觸及組織氣氛的底限，女性群體會做出決定性的選擇。

### 第三節 結群關係中的個人實踐

小鋪婦女在 2004 年進入基本六人小組的成熟階段後，組織的發展已經正式上了軌道。彼此在個人情感上、工作上都能盡情發揮。這個階段婦女們充份體認每個婦女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這個地位是來自於彼此的了解與工作上的專業，明確的說就是小鋪內有標示個人專業領域與責任分工的專屬位置。(圖 4-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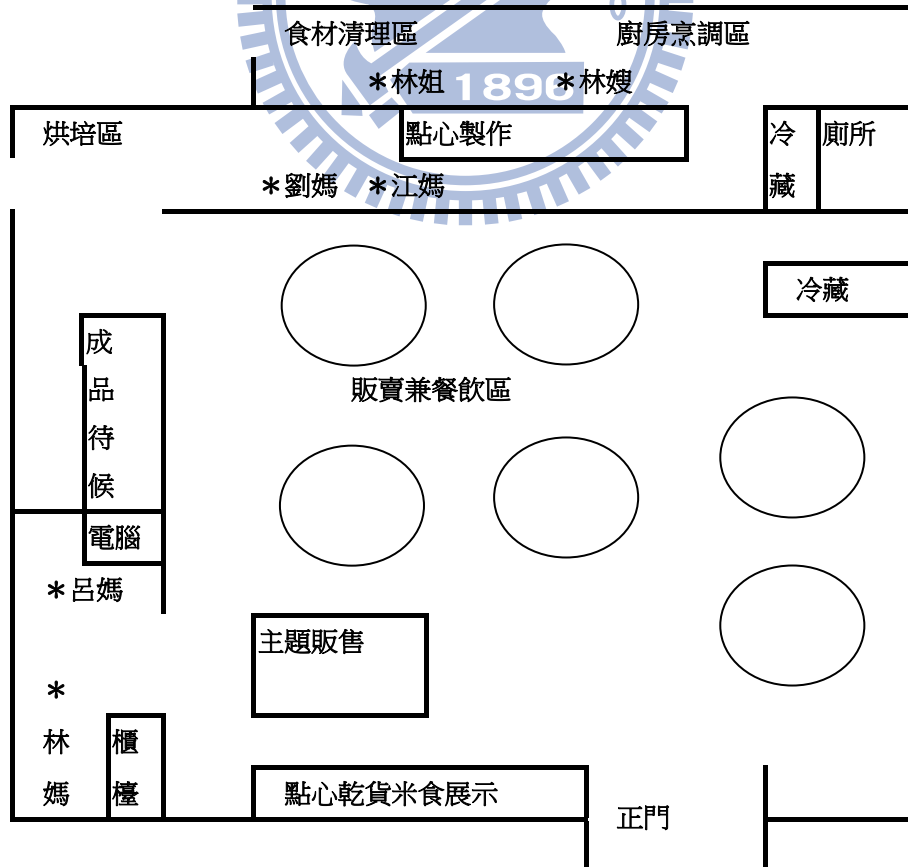


圖 4-3-1-1 小鋪婦女工作位置分配圖。(烹調與烘焙區人員是相互支援移動的)

婦女聯繫這些工作的運作除了靠成熟的組織制度外，主要是建立於彼此的互信與相融的情感。即便這樣的團體有著隱藏的性別位置與權力分配，但在這個基礎上婦女個人可以結合團體的力量努力實踐，盡情展演。以小鋪內部工作分配圖來加以說明現今小鋪婦女結群關係與個別的實踐，同時在說明過程中，藉由不同成員相互間的筆此描述，也可以體驗小鋪女性結群的情感內涵。

小鋪婦女現今的六位主要成員，在團體工作上有分別的職掌。雖然每一位成員都有烹飪及烘焙的能力，但是依照每位成員的專長、年齡、體力加以分二組搭配，同時也保留兩組彼此相互支援的彈性。決定這些分配是由小鋪每位彼此長期相處與開會決定的認知。從圖示的婦女群組分工位置來看，特定的空間標示著不同性質的工作任務，而這些任務的專業性與適用性，代表每位婦女專業獨力又合作的特性。以小鋪分配位置為例，甫從一進入門，呈現的是兩樣的複合景象：一個是圓餐桌，專為現場用餐及半桌用的；一個是展售區，專為陳列小鋪各式各樣的美食點心。用餐區標榜著廚房組為散客或預約的人士在特定時間內的餐飲任務。短小精幹的林嫂在這裡得以發揮她揮動鍋鏟的臂力，也是常和林姐有一搭沒一搭的辦桌最佳拍檔。她們倆平日喜歡互虧對方，又彼此互相協助，在窄小擁擠的廚房空間中下鍋、起鍋、轉身、洗鍋、移步、交換，像是蝴蝶在廚房森林裡巧妙移動，幾乎辦桌主廚都是出自她們倆。筆者這問到：「你們兩若是意見不合怎麼辦？」，只見她們兩異口同聲說：「意見不合？不合就拿菜刀劈一劈就好啦。記得要劈小力一點。」(兩人同時笑了出來，說著又你捏我我捏你，鬧在一塊兒)。

展示區是小鋪常態的烘焙產品的主要擺設位置。劉媽與林姐都是這兩區主要的工作人員。劉媽個性溫和，話語不多，但總是面帶微笑，做事穩穩的、徐徐的來，節奏分明。而江媽則游走在這兩組之間，由於年紀較大，她總是默默在一旁支援、傳遞、運送、包裝。雖然做的是比較邊緣性質的工作，但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個職務，少了她就像橋樑斷了似的，怎麼運作怎麼不順暢。儘管分別兩組，但是每個人都要互相支援，況且有時候個人調班、休假、送貨或是客人較多時，甚至連休假的人也要前來支援。櫃台主要是金錢交易的區域，通常是林媽也是大家



通稱她為經理的主要工作區。在這裡她要計算收支、設計菜單、營運目標、登帳計帳等，她是群體中的財政大臣，也是運籌帷幄的中心。筆者的田野觀察裡，除非是特別忙碌，否則她總是坐在櫃台上，拿著計算機一邊算帳，一邊推推老花眼鏡，還包括不時的拿出鏡子左看右瞧的補妝一下，偶爾還會用不標準的台灣國語說：「頭很痛哪。這個月要訂幾百個便當，要配什麼菜好呢？主任啊。你來看一看這樣可不可以？」。筆者回應說：「我只會吃便當，我根本不會配菜啊？」。林媽說：「那就對啦。你常吃便當，來看一看這樣的菜會不會吸引人？啊顏色好不好？」。這就是林媽的優點，其實她心裡早有算盤，但她總不會放棄有改進的機會。筆者認為這是和她以前從事美容化妝細膩的經驗有關。這樣的經驗也反映在她對於品質管理的要求。在一日下午三點時，筆者剛好到小鋪，看進一群人忙進忙出，還包括農委會青年返鄉學習服務的二位青年。大伙兒為了要趕五點整的120份點心餐盒，入盒包裝中。裡面有切片的蜂巢蛋糕、艾草糰、山藥糰、九層糕、芋頭糕等五顏六色的點心。只見林媽指揮林姐、江媽和兩位實習青年先個別包裝好，然後拿盒子自己排好又拿出來，反覆幾次，又叫筆者排排看，最後她選擇筆者的排法再加以調整擺放的姿勢，再用貼條將竹籤細心的貼在盒子側邊上緣，這樣才催促大家按照如此樣式裝盒。事後林媽說：

好的點心餐盒裡面有甜有鹹，開會中用甜配茶比較不會膩。剩下的鹹食開完會肚子餓可以充饑，吃不完也不會壞。把它排的美美的，讓消費者看起來才想要吃，加上一開盒就可以看到竹籤也不會油油的，先生太太女士手才不會弄髒，吃的才「斯糊(舒服)」。

這樣的細心連一旁包裝的林姐都感到佩服。她說：

像俚這方面斯較弱咧，俚看起來做下差毋多，炒菜俚較曉。經理常在笑俚恁泥樣毋好啦。好東西愛有好樣相。俚聽久、看久了正經學到真多，該兜係算來「幼工」瞇摸事啦(瑣碎事)。現代个產品做下愛看重包裝，該斯像係妹人化妝該樣，偏偏俚平常無化妝，自然斯比較無恁泥个知識，好得在小鋪邊緊看緊學，無做多嘛有看多少。

此外，在櫃台這裡放置了收銀機，是每一位婦女都要會操作的，並且在每次收費時都要登記，也在當日結束前(通常是下午五點二十分左右)，當天輪值那一組的三位成員都要到收銀機前共同點收，核對登記帳簿上的總數。筆者觀察，經常小組三人總是嘻嘻哈哈的，口說隨便就好，但是這樣的形式已經是一個每日例行的工作之一，而且就像習慣一樣一定要這樣做的。婦女們一致認為寧願當面清清楚楚也不要帶有一絲懷疑，這樣的做法是前面慘痛教訓的經驗，甚至會毀了大家辛苦的努力。

而電腦區域是擬定小鋪所有活動與申請計畫的中心。這個位置在整個小鋪裡只有呂媽會操作，包含補助計畫申請、研習資訊、活動安排、影音處理、資料建檔、經費統計、輪值分配等等，她說這些電腦文書影像處理，都是她在地震後才學的。呂媽是小鋪的關鍵人物，個性爽朗活躍的她，身兼好幾個頭銜，常常受邀到各地家政班、媽媽教室上課，也常常寫計畫邀請老師到小鋪內來實地教學，或是請小鋪成員出去參加研習課程。有了經驗後，甚至派每位小鋪媽媽到各家政班授課。她是促使小鋪婦女們保持前進動力的推手，她說她自己很愛學習，也很喜歡幫助人，這和她成長的背景有關。自小開布莊經商的父親給予疼愛以及開放的教育，加上經濟上的無虞，大學銀保系畢業的她培養爽朗又務實的個性。婚後夫家石岡黃姓家族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在結束一段經營美髮的事業之後，實在耐不住伙房生活的拘束，就積極參予公共事務。呂媽很早就當上了家政班及媽媽教室的班長，後來又當上了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至此之後，每個人都叫她理事長。她是小鋪創設前後比較沒有經濟壓力的災區婦女。在小鋪內她和大家平起平坐，沒有特殊待遇，即便婦女群體都很尊敬她，以她馬首是瞻。但她堅決強調大家是一體的，到外面參加各種演講的講師費一律繳出來充公，她認為自己在外面演講是為了小鋪的公關及拓展資源，同個時間小鋪內的婦女們也沒閒著，大家都是為了小鋪，等於大家都是努力上班。因此獲得的講師費也要算是小鋪的收入，只是買賣的東西不一樣罷了。呂媽的這種觀念奠定大家日後出去參加研習或當講師的模式，強調小鋪工作內與外的重要性，也時時刻刻凝聚團體的一致性與

強調成員無差別的平等地位。這樣的作法獲得大家高度的認同與肯定。雖然私底下林姐、林嫂、江媽與劉媽都會認為自己只會「武」的功夫，像呂媽那種要會打交道、寫計畫、指導別人等「文」的工作，像男人那樣，是用腦的、比較高尚的、是自己做不來的。因此，會有一點自卑感。但是在歷經幾次波折，呂媽不斷強調大家是一條船，沒有大家也沒有她，加上她好脾氣，爽朗鄰家大媽的個性，使得大家都能認清自己角色，肯定自己之外也能服膺她的領導。

由於她與林媽認識多年，許多計畫下來後有關經費瑣碎的控管，她都交由擅長理財的林媽，或是諮詢她的意見，小鋪裡面呂媽是對外的代表人物，真正裡面的總管是林媽。只要她喊：「這個月的目標還差一點點，大家要加油了。」，或是「來。這是今天剩下的，大家分一分，錢記得繳出來。」，沒有一個人敢吭聲，連呂媽也一樣。

婦女群組裡最不特殊也最低調的就是江媽了。對比其他婦女各有小鋪內的專屬區域，她的不特殊性倒反而成為另一種特別突出的角色。江媽是所有結群夥伴中年紀最大的。個性溫吞隨和，人人稱她「阿嫂」。這是因為她是呂媽的大嫂。筆者也懷疑這可能是內舉不必親的結果，然而這是可以完全清楚的釋疑的，甚至於會讓人敬佩她。理由是小鋪初創時，共又 19 位婦女共組集資，當時她就是創會成員之一。沒想到後來面臨解散改組，大家一片不看好的情形之下，僅僅自動願意留下來的 9 人也包括她。那一股支持、不離不棄的精神讓其他人很感動。雖然她動作不靈活，腦筋也不甚靈光，甚至於做事總是緩緩的可以讓人看了就想幫她做的那一種景像，她總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低調的、自動的把一些交辦的事情，按部就班的做到最好。即使她做的是一些邊緣性、輔助性的事情，像是擦桌子、打掃拖地、包裝、遞菜、整理善後事宜等等。而偏偏這些事情有不可或缺的需要。她總是說自己比較「憨慢」，感謝大家的包容與體恤，來這裡最大的收穫就是很快樂。筆者和她閒聊成長過程，對於從小自己認為讀書不如兄弟的成就，只好認命的、聽話的、不爭取什麼的在家協助清洗豆子與醬油瓶的工作。更隨著嫁入呂家後，感念婆婆的不嫌棄，包容她溫吞的個性，待她如己出，使得她每次提到總

是熱淚盈眶。這樣的不爭、不求、惜福與默默盡本分的特質，使她獲得大家的認同與敬佩。呂媽告訴筆者：「誰不會老？誰又能樣樣自己來嗎？看到阿嫂會讓我們想到以後的我們。雖然大家有時候會唸一下，但就像踢到棉花一樣，自己反而會不好意思。」。江媽這樣的看待自己，認為來小鋪並不只是要賺錢而已，更珍惜的是可以享受走出家庭，和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工作，感受到自己真實的受肯定與被重視的那種感覺。

了解小鋪婦女們的角色分工後，我們更以小鋪實際經營的一天來觀察女性個人與群體究竟是如何的完成運作：

#### 小鋪的一天

時間：2009年4月6日星期一早上7：30至下午5：30。

地點：龍興村劉媽家。

目的：隨身觀察小鋪運作的一天。

行程紀錄：

早上五點多鐘，住在石岡龍興村山上的劉媽就起床了。她得小心翼翼的，避免和她一起睡的三歲小孫女被驚醒。由於地處高處，伙房與東邊的山遙望，清晨的陽光和抹白的天空讓逆光的山成為墨綠色的剪影。一如往常，劉媽照例到禾埕做運動，接著到圍牆邊的菜園澆水，順便撿拾一下爬在菜葉上的蟲。末了，便回到廚房開始煮早餐。可別以為是簡單的早餐，因為兒子、女兒要上班順便帶便當，因此媽媽的早餐總是特別豐盛又營養。由於媳婦在家顧小孩，劉媽體恤媳婦顧小孩的辛苦，只有中餐和晚餐由媳婦準備，而中餐也只有媳婦一人而已，所以忙碌的部分也只有晚餐罷了。

筆者由東勢開車出發到了石岡九房村由豐勢路轉入通往龍興村的山路，車子一下拉升仰角約15度，繞過三個山彎仰角更高，由後視鏡看出車子排氣管冒著些微白煙，4月天的早晨仍見寒冷，7點40分鐘到達，路程約15分鐘。劉媽已經完成了前述的這些工作。此時兒子、女兒也用畢早餐，正打理好要出門上班，一個往豐原，一個往新社。而劉媽就像一般公務人員一樣，8點50分準時出門，由於是下山，騎摩托車只要5、6分鐘，有時步行就得花上15分鐘。拉開小鋪鐵門，打開窗戶先讓小鋪悶了一晚的廚房與烘培味道散去。接著檢查一下牆壁上前一天班的留言，再打開冰箱看看前一天的存貨多少，包含米糕、粽子、蜂巢蛋糕、芋卵粿，順便蒸熱。檢查過存量便決定今天要烘培多少糕點。

照例今天是一個星期的開始，對於像小鋪這樣的店鋪來說，雖然



周末假日才是它們的旺季，事實上也多半如此，星期一應該算是比較不忙的一天，但是小鋪的星期一卻仍有一件固定排表必要的工作，就是每個星期一的關懷老人聚餐，也就是要準備二桌的中餐給石岡鄉社區關懷據點 65 歲以上孤苦無依及貧困的老人。

對於曾經一天要出貨三千顆粽子到台北的科技公司，光是綁粽子就要好幾天，還得租用一個大冰櫃保鮮，出貨當天晚上 11 點蒸粽子一直蒸到隔天 5 點裝貨趕上台北的案子，或是一天要出貨 1000 條的蜂巢蛋糕，光是用三個烤爐全開，一次烤 1 小時共 84 條，就要從清晨 5 點到晚上 11 點，冷卻到第二天一大早還得封裝出貨趕往台北教育部的生意來說，應付這樣的日子在小鋪的婦女看來，實在是簡單不過。然而雖然是游刃有餘，但還是需要出動全員到齊一起來準備，換句話說今天每個人是無法休假的。

不一會兒，撲撲撲的摩托車聲接連止於門口，整齊的排放在小鋪兩側大扇的玻璃窗外，入門的是從德興村林連伙房出發，經土牛村、梅子村到九房村的林姐，摩托車程也不超過 6 分鐘。隨後是九房村的林嫂、呂媽，還有最遠居住在豐原葫蘆里的江媽。緊接著印入眼簾的是從豐勢路對面神采奕奕走過來、頭髮波浪燙得起伏有秩、臉上鋪著一層細緻粉黛外加油亮緊閉、絳紅色的雙唇，香氣襲人的林媽，很有風韻的搖曳進門，對面目送她進門的是每天上下班必定接送、在豐原從事鐵工廠的先生。六個人真不差，時間約莫在十分鐘之內全員到齊，各自就戰鬥位置，準備這例行性的星期一。若是一般日子，小鋪婦女工作各有分組，近幾年來已經習慣阿嫂與林姐是廚房組，林嫂與劉媽是烹飪組，林媽與呂媽是外場組。平常就是三人一組，也就是說廚房、烹飪、行政各有一人，遇到排休則由其他人遞補。而像這樣子的日子是沒辦法排休的，甚至還要調度游媽、楊媽等臨時人員。

今天的兩桌準備的是五菜一湯，這是由林媽設計排定的，包括滷的三層爌肉、菜脯蛋、快炒高麗菜、沙拉伴過貓、桔醬白斬雞、排骨山藥湯等。由於對象是老人家，負責掌廚的林姐與江媽特別留意油與鹽的用量。一堆人沒閒著，林嫂、劉媽今天暫時放下烘焙工作，劉媽協助清洗高麗菜、韭菜、山藥和過貓，並且撿除一些枯黃葉子與雜物，林嫂在旁幫忙將高麗菜切細、山藥切片、韭菜排齊切段與準備需要的蔥薑蒜枸杞等調料。外場得呂媽林媽一邊鋪桌巾，一邊得應付不時進來的購買的顧客。還好星期一早上的顧客不多，零零星星，到 10 點鐘為止也不過 5 人，其中二個看起來是公務人員，說是要買蜂巢蛋糕來送禮的。這是因為小鋪婦女很貼心，都會問是要自己吃的還是送人的？自己吃的不用加包裝便宜十元，送人的要加袋子的錢。另外一個是外地路過購買粽子當早餐、一個是騎腳踏車到情人木橋的情侶，挑了一些蜜餞甘梅，林媽展開她外場的專業，向前介紹紅麴米糕：「小姐。騎



腳踏車來玩呵？這樣子很健康哦。我跟你講我們這是紅麴米糕也是很養生很健康的食品呢。尤其這個對女生最好，裡面有龍眼乾很補血，吃了可以臉色紅潤，你皮膚那麼白一定會很好看。紅麴又可以清血管降低膽固醇，我們得分量剛剛好，吃了又不會太膩，男朋友帶回家給爸爸媽媽，比買什麼都好。告訴妳們，我們這個還有得獎呢。你看看牆壁上的相片還有旁邊的獎盃獎牌。」<sup>90</sup>，情侶盼了一下便購買兩盒米糕。

10點15分開始，有九房村內的老阿嬤、老先生推門進來。手上還拎著青菜，是芥藍菜、和香緣瓜心。說是自己種的，要給小舖來加菜。有的老阿嬤衣著樸素、腳穿布包鞋；有的老先生穿著鐵灰色的工作外套，不著襪子穿著布鞋，臉上掛著灰白的鬍渣，頭上帶著選舉候選人發送的帽子；相反的，有的阿嬤卻穿著盛裝，看得出經過努力打扮的衣服，臉上鋪著一層看似廉價的粉，赭紅色的口紅不對稱的疊在唇邊的白粉上；還有幾位老先生穿著素色的紅藍夾克與暗色灰黑的西裝褲，腳著黑色透出磨白的皮鞋。不管怎樣，這些陸陸續續進來的老人家，在滿是皺紋的臉上，並不多話，有些靦腆的交談著。只看見呂媽和江媽不時穿梭的招呼著，但是看得出來，這些老人家都已經相當的嫺熟了，點點頭後，便很有規律的自己找到位置坐下來相互閒聊。顯然是男女有別，老先生和老阿嬤分坐一桌，除了幾個慢來的之外。

在此先不談論客人的話題，筆者轉進狹小的廚房，這裡才是精彩的展場。約莫四坪大的長條形廚房，進門右側放置各式各樣調料的五層鐵架，一層是烹調完成等後端盤放置的位置，下層就放置一些整包的太白粉、砂糖、鹽巴與醬油和米酒，最上層與頭上距離約10公分放置空的碗盤，剛好符合手拿的位置；而右側盡頭是簡單的三座水槽，是用來清洗烹飪用的食材；左轉是放置三具鍋爐，主要的煎、煮、炒、炸都是在這完成；緊臨左側是一具噴有紅色「高雄市政府、台中縣政府捐贈」幾個字的蒸櫃，約莫有一個人高，是用來蒸熟、蒸熱食物的櫃子；和門口對望，中間放置一張不鏽鋼工作長檯，用來放置一盆盆切好的蔥、薑、蒜、辣椒、香菇以及一些調味瓶罐等，以方便林姐和江媽烹飪時轉身就可以取得。整個空間非常狹窄，兩側通道人員必須側身才能通過。就是一個這樣的場景，幾入了林姐、江媽、林嫂、劉媽4人，還不時包括外場的呂媽、林媽前來把菜端上桌。這些人穿梭在窄小幽暗的廚房空間裡，身形卻是如此的巧妙，無論是側身、轉身、前進、後退或是起鍋、遞盤、裝盤、端盤，非常有默契的接合，除了熊熊火爐與蒸櫃隆隆作響交雜著鍋鏟來回與敲擊鍋邊的聲音，卻絲毫聽不到婦女們的狂呼吶喊。圍繞在那張不鏽鋼桌，彷彿是一群蝴蝶穿

<sup>90</sup> 林媽實在功夫老道，面面俱到，先是讚美，後是現代營養概念，加上男女情人的特性，又補上孝順的道理，最後送出得獎的保證。聽了讓筆者都想要掏出錢來。

梭在茂密的叢林之間，一切看似混亂卻是井然有序，真是令人嘆為觀止。而平常講話簡短、臉色略帶蒼白的林姐，只見她忽然換個人似的，將切好、配置好的高麗菜下鍋，澆油、舀水、添醬、灑料，鍋鏟在她手中不停的來回翻動，動作乾淨俐落，兩三下便起鍋裝盤，交給在對面等後端盤的劉媽。而平常個性溫吞，總是做一些邊緣性工作的江媽，像今天這樣的日子，也需要她的執鏟協助。見她將鍋內澆油，來回幾下，輕煙冒起，端起打好的蛋倒入鍋內，滋滋作響間，又將工作檯上的菜脯丁倒入，用鏟子熟練的鏟起工作檯面碗公裝的鹽巴，又將爆好的蒜末倒入，猛然手一抖，整個煎蛋在空中迅速翻轉，完美的落在鍋內，一會兒，又是一翻，彷彿像體操一般的在空中轉體 180 度後完美著地，年近 60 的江媽，臉不紅氣不喘的，就像個武林高手，將蛋就裝入筆者所遞的盤子，香氣直撲腦門。

由於烹煮的速度很快，所有的菜在半小時左右均出菜完畢，坐在椅上的阿公、阿嬤，埋頭苦幹，或許是筆者的加入，讓他們感覺陌生，並未有太多的閒談，甚至是靜得有點出奇，只聽到碗筷清脆的碰觸聲音此起彼落，然而大家吃得是津津有味。此時大約 11 點半左右，小鋪的婦女並不是在旁等候吃完，而是忙著其它的事。只見靠在橘紅色的牆邊，林嫂低頭專注地手持熨斗在燙熨著一條條台中縣消費券抽獎的普獎禮物—環保客家風手提袋的花布提帶；劉媽帶著老花眼鏡在另一邊腳踩縫紉車在車手提袋邊；呂媽坐在電腦桌前專心的檢視一些小鋪網頁上傳的美食照片；林媽則在呂媽身後的櫃台，掛著老花眼鏡在計算進、出貨的帳目；林姐與江媽則是在廚房開始洗鍋、碗、瓢、盆與料理台。臨時人員楊媽正在冰箱旁的小桌將黑糖涼糕切塊並灑上綠豆粉，包裝在透明的塑膠餐盒準備下午出貨。

整個小鋪內的畫面顯得有點滑稽，就是阿公、阿嬤在吃飯，四周牆角邊站立著在工作的婦女並且縫紉與餐飲顯得相當不搭嘎。呂媽說：「不景氣，為了顧巴肚，能拿的訂單就儘量拿，能做的工作就儘量做，要不然一堆人閒閒在那裡，大家就只能喝西北風了。」(見下圖)



圖 4-3-1-2 獨居老人用餐與  
婦女在背後縫紉



圖 4-3-1-3 阿公阿嬤各分桌享用

12點30分許，老阿公、老阿嬤都已經用餐完畢，每個人陸陸續續提著一個涼糕餐盒離開，桌上盤空、碗空，一點都不剩，這時候廚房內的林姐端著鐵盤上面有幾道剛剛的菜吆喝著：「呷飯皇帝大。(台語)食飯囉。」，婦女們放下手邊的工作圍著桌子端著自己的碗公才開始吃午餐。婦女們不停的為筆者夾菜，林媽還一直問：「好不好吃？」，大嗓門的林嫂則玩笑地說：「當然嘛愛講好食？愛無林姐个鏟撩會敲(mag53)你个頭哦。」，林姐馬上說道：「你無好聽厥个，佢一看到帥哥斯豬哥豬哥『黑白講』(台語)」，林嫂用不標準的國語說：「我不只會『豬哥』，我還會流口水哦。」。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比起剛剛的場景熱鬧的多了。

將近一點半，眾人用畢，各自又回到如前的位置。林姐、江媽迅速的將碗盤收到廚房內，林嫂則拿著抹布將餐桌一一擦拭，另一位臨時人員游媽則拿著掃把將地面掃淨，林嫂則又步入後面角落拿出拖把將地板油漬徹底清理。整個善後工作宛如一場電影，一幕切換一幕，自動地各自完成自己該做的事。筆者好奇的是，每個人是如何分工的？回到櫃檯的林媽推開眼鏡向筆者解釋：「我們工作那麼多年了，都嘛知道自己擅長什麼、該做什麼。不是每樣事情人人都會做得來，要是做得不順，後面接著要做的事就會被耽誤，啊頭路就不用做了。」。筆者還是疑問婦女是如何分工的？一旁打著電腦的呂媽接著說：「這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就是先把小鋪會遇到的工作分組列出來給大家認養，雖然基本的大家都會，就像林媽說的每個人都有比較會的事，就選擇自己有能力擔任的工作。」，在牆邊縫紉的劉媽一邊車線一邊搭話說：「這裡的媽媽沒有人會閒著，做完了也會互相幫忙，反正事情就是那麼多，一個停住了大家都停住了。若是真正遇到困難，大家就會隨時坐下來開會，或是請理事長來解決」。呂媽接著說：「這種機會很少，大家的能力都比我強。倒是我會向客委會或農委會申請，請一些有名的大飯店的廚師安排成長研習，有的是在小鋪內，有的是在別的縣市家政班，大家其實都有點怕，因為回來還要教大家。啊有時候大家也會懶，我就會讓大家自己挑研習的場次、場所，若是沒有人則我來主持或用抽籤，這樣大家才會進步呀。」。林媽順著說：「就像你們老師不是都有一些週三研習要參加，技術才會進步，道裡是一樣的。」

下午的時間，忙完後今天沒有輪到班的林媽、林姐、劉媽可以先行回家去，劉媽說她的橘子園還要噴一些藥，先行離開。林姐說她菜園還有一些墾土沒完成也要離開。倒是林媽她說今天她閒閒的，就留在小鋪內與其他組員在一起。林嫂從倉庫內拿出了一帶小蝦仁倒入鐵盤中，林媽、江媽一起坐下來，將一隻隻蝦仁的頭尾去除，挑撿起來。這是要製作XO醬用的，挑起來是為了老人小孩口感比較好。星期一下午幾乎沒有什麼客人，婦女們輕鬆的進行手邊的工作。約莫下午3點



鐘，林嫂說要做一盤蜂巢蛋糕預備明天用的，因為經濟不景氣不用做太多盤，每一盤可以放製 28 條鋁模盒的蜂巢蛋糕配漿。筆者很好奇它是如何製做的，便跟著林嫂一起道狹長的烘焙區去觀察。林嫂並不避諱，它笑著說：「毋係食豬肉都曉得剗豬咯？恁簡單大自儉都曉得做囉？」，只見她打開角落的一袋低筋麵粉舀起幾瓢放在盆中過磅，林媽說大約 3 公斤左右，然後又將一大罐約三百多元的煉乳道在另一個鐵桶中，接著開始敲蛋，熟練的雙手一次各一個，我仔細數了數，不偏不倚正好 20 次，也就是 40 個，她看到我嘴唇略動的數字，笑這說：「做先生個人恁猴鬼精。<sup>91</sup>」，緊接著又倒入桶裝的蜂蜜約莫有半桶，又加入紅砂糖熬成的糖水、又加入些許鹽巴等，最後將低筋麵粉慢慢倒入這些混合的調料中，以機器緩慢攪拌成漿。大約 20 分鐘，整個漿已成為咖啡色棉密如奶昔，林嫂接著以小瓢子舀入長 20cm 寬 10cm 高 6cm 的長方形鋁盒中，句說這樣尺寸的盒子是最適合包裝、攜帶、堆疊的。然後只見林嫂小心翼翼的將鋁盒倒入七分滿，她告訴筆者蜂巢蛋糕蒸烤過會膨脹，脹出來的高度要剛剛好，如果溢出盆邊不但不好看，也會浪費成本，包含材料、水、電等，由於這個盆是成倒梯形狀，盆口都較大，一出來量體很多，非常划不來。而如果膨脹起來又沒有接近盆口，客人買起來會覺得有被偷斤減兩、剝削的感覺，也沒有客家人講的「發糶，要滿要發。」會發的感覺，這樣子又得不償失，所以要控制剛剛好。經過這樣說明，筆者可以體驗到這裡每一樣產品、每一道步驟都是經過小鋪婦女不斷嘗試經驗過的，才能達到店家取就現實與顧客消費之間物質與心理的平衡，充滿著哲理和學問。隨後林嫂將 28 盆的蜂巢蛋糕原汁原漿全放製在烤爐的鐵盤上，設定好約 1 小時的時間及溫度幾乎就大功告成了。

在等候的時間，除了江媽仍然在剝蝦頭，休假留下來的林媽已在櫃檯又在算她的帳，並且在安排四月份活動訂餐的菜單，她不只一次向筆者表示安排菜單是一件苦惱的事，要考慮菜色、式樣、成本，還要顧及消費對象的年齡，就像如果安排一道客家小炒給 50 幾歲的人吃，鮫魚就要發過比較好，否則老人家牙齒咬不動就失了美意。今天要等蜂巢出櫃是來不及了。因為烤一小時出爐後要讓它自然冷卻才可以封膜，否則有水蒸汽，會發霉。這是小鋪婦女們經心實驗過的，而且冬天夏天冷卻的時間不一，夏天至少要二個小時以上。因此林嫂就開始做收尾的工作，將攪拌機徹底用清水清洗乾淨、烘焙區打掃拖地。5 點 10 分時林嫂與江媽兩人一同到櫃台，江媽看著 POS 點收系統的金額，再加上手記帳本今日的收入，計算總額。林嫂則是點算收銀機的鈔票和零錢，兩人一起核對。而位在櫃台左側的呂媽，今天下午自 2 點起就幾乎沒離開座位。中年高大、身軀福泰的她，彎坐在電腦前面，

<sup>91</sup> 此句意思為：做老師的那麼鬼靈精。

繼續檢視一堆小鋪食物成品的照片。她說：「上傳網頁的照片全世界都看得到，不只要好吃，還要美美的，當然要小心，不能夠出糗。」。五點三十分，該收的收該關的關，呂媽還不時叮嚀，後門關了沒？窗戶關了沒？這是因為前兩個星期小鋪才被闖空門，損失了一台電腦、數位相機和一些備用的零錢，對小鋪來說真是損失慘重。雖然資料有備份，但是心情也夠糟糕的。不過林媽和呂媽倒看得開，她們認為如果小偷偷了真的有幫助到他，解決一時的困難，也算是一種功德。林嫂最後拉上鐵門，結束了星期一的工作，忙碌「半場」<sup>92</sup>的一天。

除了小鋪正式的組織成員外，其他在例假日或是特別繁忙的日子前來幫忙的女性單工，從她們與小鋪的互動也可以了解女性們除了在工作上的運作外，還有著特別的意義。有著一張紅潤圓臉，笑起來眼睛總是眯成一線的麗媽，她曾經是小鋪的成員之一。筆者在她夜裡擺的鹽酥雞攤與她訪談，閩南籍的她從小家住台南鹽水鄉下，嫁來此地客家庄，使她脫離了原生家庭及親朋好友。因為先生工作並不是很積極，因此她要負起養家的重擔。尤其是在地震過後，生活更是吃重。由於語言的隔閡與離群的居住環境，使她很少有機會能夠打入其他婦女的生活圈。地震後的烹飪學習，讓她有機會接觸眾多的婦女。她很感謝能跟隨小鋪一起成長，她認為除了自己可以學到很多的烹飪技術之外，第一次可以這樣的和婦女們一起開心的聊天，一起快樂的工作，一起有姐妹的感覺。她說：「本來怨嘆自己命不好，真孤單。結果大家做伙一邊學一邊聊，算起來自己還是幸福的，真多婦女厝內比自己還不幸。我發現客家婦女其實真包容我，和我講話都用閩南語，只是比較計較一點啦。」麗媽最後會離開小鋪，說自己實在是比較愛自己做事，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不需要他人的配合，不喜歡時間被綁在一起。因此她離開後白天在一家遊樂區當廚師，夜間轉戰賣鹽酥雞的工作。但是假日或是小鋪人手不夠時，都會看到她幫忙的身影。她自己認為假日幫忙這樣子更好，比較沒有壓力，就好像「呷人家的頭路」卻很自由。小鋪的林媽曾笑她說：「像她這樣日夜賺，賺比較多，而且賺的都進自己的口袋」。另外像春嫂也是和麗媽一樣也是兼

<sup>92</sup> 按照小鋪婦女的說法，早上的關懷老人辦桌吃餐算是較忙碌的活動，下午算是鋪內例行平常的工作。因此婦女們認為今天的活動，就只有忙錄早上半天「半場」而已。



差的性質。閩南籍的她夜裡在一家民宿擔任的清理工作，白天到一些香菇寮兼臨時工，假日或小鋪需要人手時就前來幫忙，經常負責開車送貨的工作。皮膚黝黑的她經常面帶靦腆的微笑，同樣也是來自台南玉井，嫁到這裡的客家庄，先生為一家神壇服務，她負責一家主要收入的重擔。不會說客家話的她，幾乎都在打零工。在這裡她有一份真正的歸屬感，大家就像「姐妹仔」以名互稱，沒有什麼上下貴賤之分，她的能力受到大家的肯定，她的處境令大家更加的敬佩她。

筆者田調中，對於小鋪改組前，婦女曾經為了休假問題，彼此之間有一些嚴重的爭議，甚至於超越了這群災後女性生命共同體的認知與價值。因此筆者相當好奇的目前婦女們如何安排與解決以前類似的爭端。於是一日，當筆者問到小鋪成員如何安排休假時，婦女大家的手指竟然是一致的指向林媽。林媽臉上露出詭異的微笑，眼神還似有似無的看向大家。筆者接著笑著回應：

一路走來大家都不容易，也很讓我佩服。要經歷那麼多的事，要學那麼多的東西，那麼的有成就，連我身為一個老師，我都做不來。況且，你們不像一般公教人員有特定的休假制度、休假標準。你們是靠自己摸索、經歷、磨合體驗出來最佳的方式，這一點讓我很佩服。

表明後，林媽很燦爛的告訴我排休假的事情。她說以前大家休假並也不是那麼愛計較，也都有一定的規則，只是做這個行業要隨時配合季節、訂單來調整。若是在業務旺季來時，人手的調整很不容易。況且在當時重建的階段，每個人雖然在小鋪工作，但也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蓋房子、修房舍，家裡隨時要機動的配合師傅或工人的進度。而且以小鋪這種營業的內容，生意特別好的時候通常也是地方傳統祭祀節慶的時候。此時石岡鄉內家家戶戶也都忙著這些民俗傳統事宜。這些瑣碎繁雜的準備工作與執行，是鄉下男性不願、也不擅長的事情。兩者若是重疊在一起，婦女當然還是以家為重。如此太頻繁的操勞下來，加上大家年紀也不小了，許多人一下要看醫生，一下又哪裡不舒服，中途離開的人多，留下的就抱怨更多。原本面對人多的婦女們，要整合意見本來就不容易，而這樣的人員異動當時幾乎不會影響婦女每個月勞委會的薪資補助。因此，對

於非正式請假的情形就更沒有約束力了。這種情形讓當時擁有允許假別的人員很困擾，若是嚴格執性是要扣薪的，為了壹萬多元，又同是同鄉災區婦女，是同個家政班或媽媽教室，甚至還有親屬關係，在理性法則與感性人情之間，是相當難以選擇與平衡的，不管許可或拒絕都招來抱怨與謾罵。因此還是要有一個準則。

林媽表示，婦女目前對於排假的心得，算是成熟與圓融、理性與感性。首先由呂媽把當月的行事曆提出來，林媽把已經先安排好的訂桌、訂單出貨、請老師來上課、婦女到社區講課等的時間，先畫記在各月的行事曆上，婦女則開始勾選出自己當月要休的日期，通常每個月六到八天，每次二到三人休假，也就是說當班留守三到四人，並要看當月接單的狀況，必要的時候像大型的辦桌就必須全員到齊，甚至要請假日才來的敏嫂、麗媽或春嫂，或村里家政班的婦女來幫忙。婦女勾選休假會相互參考避開，若是剛好遇到多人同選在一天，則會看看誰有比較重要的事提出來，婦女們通常會彼此斟酌誰的事比較重要，就讓她先休假。有時有重要的事需要更多天，婦女們也會讓她先休，例如有一次劉媽的女兒生病了，她要去醫院照顧她，一連請了好幾天；或是像呂媽出國五天的休請假。婦女會自動在往後的月份把工作天數補回來。婦女不但休假，連上班時段也可以彈性的調整。一般來說每天小鋪婦女要上班八個半小時，正常狀況是早上九點開門，下午五點半關門。可是有時候當日糕點訂單多，而且要確保新鮮，必須當日製做，婦女可能要晚上兩三點就到小鋪工作，就如當天有公司舉辦家庭日，需要幾百個粽子、芋卵板與涼圓，由於考慮它的新鮮度，婦女就要半夜兩點來做板，以應付當天的需要，那麼婦女只要做滿八個半小時，在早上十一點她就可以先下班休息。或是婦女個別家中有祭拜活動像「犒將」、「拜伯公」、「祈神」等，需要離開幾小時等，改天再補回時數。婦女們也會考慮彼此的精神健康狀況，如果太累了，就會請她先回去，而婦女自己也會很自動的把工作時間補回來甚至超過。

這樣的安排是經歷了不少磨合的歷程，逐步成長，才能有如此的成熟圓融。

彼此除了有制度性的規定，更要有互信互賴、依存凝聚的基礎。婦女們沒有階級之分，但是小鋪婦女自己會打從內心的認知，歸類哪些職務是最重要的位置，服膺這個職位的指揮與要求，一種彼此默許的、隱形的權力分配。職務的專業性就像呂媽的編寫計畫與執行，或是林媽的財物管理與調度安排，相較於其他婦女的認知，認為這些要計畫動腦的、交際協調的職務，在她們概念中是屬於男性的，像男性專業經理人甚至比男人還厲害的工作，自己是做不來的。這樣的認知使小鋪女性群體間有了權力分配與性別位置的概念。但這樣的概念是隱形的，且是有力小鋪工作進行，不會影響在大家彼此生活相處上。正因為如此，每個婦女有其專業性與分配位置，這樣的打從心理認知，小鋪在推動與執行起來顯得更有目標與一致性。而負責烹調組與烘焙組的婦女，並不是相對的不重要或是地位較低；相反地，她們是執行小鋪運作產出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維持小鋪生產質量的關鍵。由此可知，婦女個人在女性群組的分配位置上的實踐，直接確立了婦女本身的重要性，透過實際上的女性分工，展現女性個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模糊化了心理上的階級落差，彼此既是老闆又是伙伴，以及相同的經濟分配，讓小鋪女性擁有相同的地位，彼此鞏固共同的組織。

## 小結

無論是小鋪主體或是屬於小鋪邊緣的婦女，彼此各司其職，在分配的位置上展演自己擅長的能力，並藉由分工與合作維持小鋪的正常運作。而真正能讓彼此緊扣、相互維繫的是一份女性結群的集體內在凝聚力。這樣的凝聚力有別於家庭內親屬成員間的關照，它是直接貫穿女性內心，解放內在壓抑，脫離男性管束與傳統羈絆，可以言說、表達、不必掩飾心理感受的共同力量。在這裡的每一位婦女都可以同理感受到女性的處境與心情，流轉彼此的喜、怒、哀、樂。是此，離開小鋪婦女群體的女性幾乎都和小鋪保持良好的互動，她們認為這裡畢竟曾經是個女性共同的「家」，擁有特殊時空下的共同情感，特別是生活在傳統伙房社會下五、六十歲的中高齡女人，可以為共同目標一起打拼，可以

有人願意傾聽、盡情分享自己的心情。同時也能體會出來做事的媽媽都是在這個傳統社會下了不起的「甘苦人」，就像呂媽說的：「地震後靠補助的人變多了，石岡的男生好吃懶做的也變多了，有幾位媽媽若是她們的先生能夠認真一點，打拼一點，她們就不會那麼辛苦了。」。即便曾經有一些衝突、爭執，但是就像家裡的兄弟姐妹一樣，難免有口角，事後大家還是很好的姐妹。所以三不五時彼此還會交換一些家常的水果或食物等類。呂媽也會不時的通知她們一些上課研習的訊息，藉由生活中不定時的時間，維持女性情感的連繫。每一次的聯絡就像姐妹回娘家一樣，即使選擇的是不同的路，彼此還是給予祝福。



## 第五章 生命的轉換

婦女歷經地震的洗禮，體認生命是脆弱的，生活是無常的，因此在災後生活的實踐過程，引發思考女性生命意義的問題。尤其生活重建中的婦女，為了家庭經濟，投入生產的行列，展現不同的生命樣貌。在這樣的過程中婦女一方面要與傳統的規限抗衡，一方面要把握這短暫的契機，突破規限，展開女性的新生活。婦女面對整個如此重大的生命傷害、財物損失與生存環境破壞所做的回應，是來自於生命週期內所發生的重要事件不斷地堆疊與反芻的結果。回到以婦女為主體的自我省思，從過去到現在，女性在生活展演中表達的態度，包含對傳統的遵循、壓抑、屈從，到嘗試抗拒、挑戰、挫折，再進入了解、體認、轉換與維護，並且也觸及婦女族群差異的調適與接納。婦女反芻自己的過去與現在的生命變化後，理解女性在各個生命階段所表達的意義，進而接納自己的過去，認同自己的發展，展現女性行使主體的自由意志。

### 第一節 自我認同與蛻變

#### 婦女的體驗與察覺

婦女回顧生命不同階段的歷程，女性的自我察覺總會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中隱約啟蒙，而婚後與配偶的婚姻關係深深影響著女性的自我察覺。諷刺的是，往往因配偶消極的生活態度，婦女容易被激發出思考自我生命的意義。由於這樣需靠婦女才容易維持家庭生計的無奈，使婦女對自己的生命態度更顯的彈性。但是這些想法是隱晦的、模糊的根植在婦女的內心裡，生活中的冗縟細節、飲食雜事，早已鋪上一層厚塵，無暇也不容去思索探求。思考女性的成長過程中，女性處於原生家庭的邊緣性，終究要成為他人的「家神牌」，成長中不被期望的成長過程，反而讓女性有獨力發揮的機會。以林媽來說，原生家庭刻意培養男性經商，對於女兒採取寬鬆不在意的態度，使得林媽在不被期望下，從年輕投入美容化妝的行列，竟能南征北討，擴大生活領域，從中培養出經世與幹練的經驗。而居住山上



的林姐，了解自己是家庭重要的勞力分攤與經濟協助的角色，這樣的經驗曾經讓她感到自豪。即使家中一直是重男輕女的教育觀念，奉獻對於她來說就是一種成就與使命感，卻是一種包袱。因此，她不顧家人的反對，嫁給孤兒的先生，反而更有海闊天空的感覺。而這樣的感覺使她認為自己是家的守護者，先生在外工作，自己並未閒著，以手工來維持家裡的經濟力量。雖然這些並未有太強烈與深根的自我認同感，因為生活中，她們已經囿於從夫支配的習慣。直到地震後，這樣的感覺又清楚地重新被喚起，且在經歷這些歷程後更加清晰明確。已經不是時而浮現、時而模糊的感覺，是一種固著真實的自我認同，體認自己的處境，認同自己的能力，肯定自己的選擇與承擔一切後果的自覺。這樣的決心表現在工作態度上；這樣的認知也體驗在同儕間的相處上；這樣的態度也反映在自己扮演的角色裡。

小鋪的林嫂，幾次的婚姻遭遇，使她相信人生是一種躲不過的宿命，自己雖然逃不過，但至少要能夠順從自己的個性、忠於自己的想法而活，即便是一個不算完美的婚姻。如此的感覺在地震後特別的強烈，一生中過去的對與錯，負我或我負的窠臼，就在強烈地震後的生與死之間重新歸零。尤其看到地震後生命的脆弱，林嫂認為與其計較那麼多，老天爺給與每個人的路，能夠走下去的便是好。因此，對於生命中所遇見的人，對於婚姻維持與結束的選擇，從最初的痛恨到最後的承認，那無所謂於道德，而是一種被包覆在宿命之下忠於自己生命的決定，這也包含自己。因此，對於過去婚姻中配偶的忠誠與否，都能寬容與體諒。反倒是對於曾經寬愛自己的人，還有一絲虧欠與回報。這樣自我心靈認同的突破，讓她看得更開，也活得更從容，嬉笑怒罵，自由由己。

反觀小鋪的劉媽，隨著年輕時愛情的選擇離開都市嫁到山上，默默依循著夫家的生活節奏。先生的幾位兄長已離家在外立戶，她要負起照顧山上公公及一家人生活飲食的責任。原本就抱著嫁雞隨雞的宿命，默默的學習夫家的生活習慣，忍受山上離群的孤獨。以劉媽謙默溫和的個性，從來不會放大自己，也沒有像林嫂獨斷的性格，敢去挑戰常俗的意志，她堅守傳統媳婦、妻子、母親的角色，溫

和體貼的先生是她最大的依靠。筆者問她有沒有想過自己？劉媽說從她小時候到地震以前，她都沒想過。只是實實的、順順的和家人一起過。即使地震造成疼愛她的公公的去世，對她來說是有不捨，但她以為那是天災的不可測，如同其他地震傷亡的人，能夠理解生命無違於自然的力量。

直到地震後的幾個月內，先生因病驟逝，是真正挖空她生命的重大打擊。苦守在病床短短的幾星期內到先生過世的那一刻，劉媽的生命沉沉墜落只剩一個空虛的軀殼。她說她什麼都沒辦法思考，也沒辦法理解，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這樣消失了，一連幾個月近半年的時間都是恍恍惚惚的，過去的生活會像舊照片不時的翻轉在腦中。劉媽說：「該時斯像一隻船，無槳好划个，停在水中項，毋知愛去那該方向？」。期間，娘家的兄長的關心、慈濟師姐的引導，加上子女們不忍心看到母親持續的失落不時的帶她出去散心，就這樣渾渾噩噩了半年。直到有一天她一個人在家中忽然頓悟了。劉媽將先生的照片收起來，她徹徹底底將自己的人生思索了一遍，劉媽表示：「恁起來自家係幸福个。有恁好个老公、有恁惜己个家倌、有照顧己个家娘、有恁想愛又有孝个世細。還有麼个毋盼得？自家个老公一定嘛毋願意看到自家變恁泥？」，她開始能認清先生過世的事實，她要整頓自己，領悟自己生存的意義。現在她是先生這一支脈家族的代表，是家中的支柱。這個位置就是先生以前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如今輪到她來接這個棒，要給子女一個安全堅實的依靠，她認為自己有能力能完成先生未完成交付的心願。

劉媽也確實做到了。她在地震後透過呂媽的介紹參加了職訓局的餐飲研習班，而後進入了美食小鋪。她溫文的個性很能融入群體的環境，也許是山上單獨的生活久了，她特別珍惜「群體」的感覺，有可說話的對象，也能聽聽別人的心聲。正如她所說的，自己覺得可憐，但是別人更可憐，有的婦女不但家沒了，更連先生、子女也沒了。先生去逝時一直令她耿耿於懷的是與先生發病到過世時間短短幾個星期，相處的時間太短暫，有太多話都來不及說。但是接觸這些人後，她察覺到，地震那晚許多家庭面臨的驚愕，連說個話都來不及，比起自己算是幸運多了。逐漸地，在婦女群體之間，她從一個傾聽者，變成一個關懷者，這是無

關家庭卻可以給予其他婦女一些力量的轉變。這樣的改變也使得她比起其他婦女對於金錢的計較來的淡泊，她說：「食好也係食，食差也係食，一個肚屎，總係食得飽斯好咧。」。因此當小鋪面臨改組解散時，她堅持要留下來。在小鋪的生活裡，最大的挑戰是劉媽以前嚮往與人群接觸的矛盾。之前山上鮮少與人來往交談，而小鋪卻是要充分與人接觸與閒談，這樣的轉變令她學習適應很久。她說常常客人進門就只有傻笑和告訴客人要多少錢。

小鋪的生活雖然忙碌卻帶給劉媽很大的喜悅。一方面是能夠和婦女們彼此沒有身分高低的距離、沒有機關算盡的拐鬥，只有共同協助、扶持的姐妹情誼，與能夠離家近、可以上下班人性化的工作。另一方面能有不斷的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機會，滿足自己的渴望。雖然自己有時會懶散，但是有呂媽和林媽的支持與督促，自己也能夠不斷的接受學習與挑戰，每一次的學習成就都令自己感到高興與認同，她從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到學會的過程都認為不可思議。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期間，兒子女兒都放無薪假，包含孫子在內，全家人的生計都仰仗劉媽在小鋪的收入。那一陣子，劉媽倒看得開，她認為時機不好是事實，省點用，撐一下應該就會過去了，只要有飯吃，雞鴨蔬菜都可以靠自己，這已經比以前的苦日子好多了，煩惱也沒有用。她告訴筆者，自從走出先生過世的陰霾後，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困擾她了。金融風暴下的日子雖然不好過，但也不全然是壞處，至少以前在科技公司當作業員的兒子、女兒回家了，一家人相處的時間比以前更多，回到家媳婦也把飯菜都準備好，大家可以聊聊天，一起吃飯，也是一種福氣。此時，剛好也可以告訴這些子女，平時若沒有一些積蓄，真正到了需要的時候，就會嚐到苦頭。而遇到了困難，光抱怨也沒用，總是要有一些應變的行動。就像先生在世的時候，平日會交給她一筆錢支付三餐生活的開銷，但是遇到小孩要教學費以外的費用，比如說買衣服、鞋子或校外教學費用，則全要她自己想辦法，她要從三餐開銷中節樽使用，攢出些零錢來，或是賣一些自己栽種的菜，十元、二十元的累積來支應。以前自己還會有所抱怨，但是後來想一想，先生那麼辛苦跑貨運，自己若沒有調整開銷不也是用掉嗎？這樣全部花掉難道日

子就有差別很多嗎？反倒是因為有了這樣的限制，讓自己對金錢都能很謹慎，子女也都沒有養成浪費的習慣；也因為如此，先生對她的金錢管理從來沒有過一句怨言。如今回想起來，她可以了解先生看到她的辛苦與不捨，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她認為這樣的過程冥冥中就是讓她成為一家之主做準備，也是無形中改變她以前依附先生的個性。這種依附並不全是生活上實際物質的依賴，而是一個心理上安全的依靠，是她嫁到這偏僻的山上來，能夠支持她屏棄與容忍所有不便，並且融入這樣的生活環境的最大因素。地震後物質環境的改變與先生走後，覺醒的日子裡使她能獨當一面。她甚至很感謝地震前的阿婆不厭其煩地教她一些客家習俗中食物的製做，也從新看待以前被自己厭惡的繁瑣節慶事務。她認為這樣的養成基礎使得她有機會從事現在的工作。劉媽這樣的境遇不但改變自己的生活，也激發子女地生活態度，成為努力學習的動力與對象。劉媽的兒子說到：「媽媽很辛苦，為了這個家她能夠撐下來，她還努力的學，讓我們都很佩服。媽媽都可以這樣子，我們若不努力一點，真是太丟臉了。」。

而另一位個性耿直的林姐對於自己生命的剖析說道：「自細儂儂都當慙直，大人喊做麼个，都慙慙做麼个，拼到喊毋敢，毋識想到自家。戴在山頂，生活本來斯苦，阿姆講做妹儂个人終將愛做別儂人个人家，下次擺屋家的財產嘛做下係係个。」早期農家女性自小就是權力分配上的從屬地位，卻是家庭勞務上的主要戰力，甚至連婚姻也是聽從父母的屬意，女性可以在自己的選擇範疇上並不多。對於婚姻選擇，林姐則是相當的堅持。她在加工區自食其立的經驗，是初步意識到自己可以靠自己，獨立生活的可能性。因此對於自己婚姻的選擇就相對的義無反顧，即便家中父母都不贊同，不管是對於男方孤兒的身世與職業，或是對方家產的落差，或是同姓的理由。雖然，她無法去預測未來的婚姻生活，但是由於成長的經驗，讓她願意嘗試選擇獨立的人生。這樣的想法即使現在回憶起來她認為是有風險的，因為她的夫家是一個更龐大的世系團體，並且居住在低矮的伙房下，周圍全是叔伯婆孀，然而她認為這樣的選擇是值得的，大不了自己一個人生活也好，而先生獨立的家戶，以她的能力相信可以建立一個全新的家庭。這樣的



想法是在加工區上班時就有的念頭。因此對於自己的婚姻，她相當堅持，這是她一輩子第一次做的主。

林姐認為未出嫁前，為了幫助辛苦的父母，為了這個家，她幾乎日以繼夜、沒有自我的全力付出，夠多了。身為女兒她沒有權力去分配家裡的資產，至少有權力來決定自己的婚姻，規劃自己的未來。她深刻的了解原生家庭艱困的狀況並無法給予她太多的支持與冀望，她明白未來的人生靠自己。

然而，投入一個是孤兒身分的伴侶，原本的浪漫情懷，婚後一一受到現實生活的挑戰，以致她開始明白當初的想法是有不切實際的落差存在。婚後不久接二連三的孩子出世，讓她更明白，曾經被自己嫌惡的大家庭生活在當下有多麼的渴望。渴望有人可以分攤照顧子女，渴望可以有被長輩關照，以及協助生活上要應付諸多的常俗瑣事。她後來也認清即使先生是孤兒，也不表示不用去應對大家族的繁規細節，相反的先生的世族勢力龐大，圍繞生活的四周。換句話說即便沒有在同一屋簷下也無法脫離伙房勢力的影響範圍。此後，她的生活圈幾乎全綁在低矮窄小的屋簷下，壓抑的、苦悶的、勞動的付出，背斷「三條背帶」<sup>93</sup>。這樣的生活氛圍是一種無奈、繼承的宿命，並不是自己想要改變就可以改變的；同樣的這樣社會結構下的個人意志，也並非想要伸展就得以自由伸張的。

直到九二一地震造成伙房、合院的倒塌給了改變的機會。依據林姐的說法，如同告別了狹窄陰暗、低矮鬱鬱的空間，讓心情可以重見天日。而緊密伙房的倒塌也如同斬斷以公廳為中心的權力鏈結，一股籠罩勢力的解除，壓力的全然釋放。有趣的是在地震之後反而給予大家一種鬆一口氣、全新主宰的機會，這可以從地震後伙房各戶的重建看出端倪。除了單排的公廳被重建為二樓的新式磨石子建築，林家單身手的二樓建築雖然謹守不可高過公廳正身的原則，但也沒有和正身連接，形成一個鏤空的直角，保留了自身的彈性。更值得玩味的是虎邊的伸手完全沒有建築物，倒是退出伸手後排重建一棟三樓新式的墨綠色建物，後排也是

---

<sup>93</sup> 鄉下婦女將幼兒背負在背上的帶狀布條，用以一方面可以照顧幼兒一方面還可以方便從事勞動工作。



沒有相鄰的另一棟三樓透天建築。這些房子全部面對伙房原有的半月池。這足以說明地震後伙房重建，一方面亟欲擺脫原有伙房的限制，一方面又要面對華人傳統建築形式宗族的規範，所作出的創新與妥協。而這股亟欲重整自己家園、迎接明亮天空的希望，竟成為全家成員一股喜悅的力量。林姐一家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包含林姐要有動線清楚的廚房、孩子有個人的房間、室內要有明亮的採光、潔白的牆壁，以及林先生自己的一座客廳收藏櫥櫃。<sup>94</sup>高工畢業的林先生自己設計，自己定製材料，林姐也充當小工，抬磚攪沙，全部自己來。重建後的林家粉紅色的磁磚外表，二樓活動的陽台，磨石子的台階，兩邊佈置成花圃，內有滿足家人的需求空間佈置，讓林家的三個在外求學的孩子一有時間都想要回家。放假日家人也喜歡在家的庭院烤肉休閒，成為凝聚家人溫馨、溫暖的窩。這是一家人力量展現的成果，重建期間的困苦，三個懂事的孩子紛紛申請助學貸款，在外打工減輕家人的負擔。這讓為人父母的林姐夫妻倆人感到感動與欣慰。一家人辛苦工作但是懷抱喜悅的心情，終於完成了家園的重建，這個過程是林姐夫妻倆人自婚後至今，對於林家感到自我最大的成就。

林姐在每個生命週期改變的階段，能夠採取彈性的思維看待自己的人生。而小鋪辛苦的經歷，更認清自己的可能性。小鋪是她第一個走出家庭從事的工作，在這之前都一直在家從事家庭手工。小鋪是打開她世界的一個櫥窗，這裡面有人的相處和工作的學習。林姐堅持走來，一直歸納於自己的「憨直」與感謝他人的協助。她說婚後一直在家生活讓她與人接觸有些木訥與不知道要說什麼。她的心很單純，單純到不知道什麼要計較，甚至在她當村裡的環保志工清挖水溝時，別人都已經在休息了，她一個人還全身污泥的在清除，正好被擔任清潔隊的先生看到，氣的他要林姐回家別做了。心疼她的先生就是怕她吃虧被欺負。地震後她參加了美食研習創業班，而後進入美食小鋪，期間遭遇的種種人員異動或是困境，在她來說，都視為一種正常的過程。她認為這是你自己要的，別人又沒有壓

---

<sup>94</sup> 裡面是林先生從事清潔工作時，撿拾一些懷舊的收藏品，如老阿嬤的櫥櫃鎖、舊時的煤煙燈、茶壺，還有另筆者驚奇的類似今日一公升汽水玻璃瓶裝的深綠色古老滅火彈。

迫你。林姐之所以能適應，她認為是小時候家裡的窮困，住在山上又沒有他人的支助，凡事靠自己，使她較能吃苦，也比較不會計較：「人講斯慇慇做路去，無麼个滌滌(siau113 siau113)屁屁个理由」，所以在小鋪的工作分配裡，從來她就是分配到哪一項就把那一項做好。她回想起來，也相當感謝以前所學到的東西，特別是拜貧困的環境所賜，過去的生活沒有辦法購買太多傳統生活需要的用品，只能靠自己做，慢慢的學，有機會就請教伙房裡的婦女，大部分都能很熱心的告訴她。但也有招來一些冷嘲熱諷，或是隱藏不願意傳授的，「你就恁會咧。做嘛愛問人諾？」、「佢無壁哦。人仰脣做佢就仰脣做。」，雖心裡聽了不舒服，但還是要硬著頭皮請教，林姐說「學到就斯係吾个。」。有了這樣的傳統學習歷程，讓她地震後參加小吃研習班，一下子就駕輕就熟。而且很快的通過飲食丙級證照。特別是進入小鋪營業時，她開始體認到自己以前學習的廚藝，或是曾經感到厭煩要應付傳統習俗的祭祀、禮品，竟然可以成為謀生賺錢的工具，慶幸自己以前能夠認命的承襲下來。

而在子女的心目中，林姐是了不起的人物。這不在於給予孩子的物質有多少，而是給予子女的態度。就讀大學的女兒就認為母親不會強迫她們要做什麼，而會告訴他們做什麼就要認真做，不能一天捕魚三日曬網，或是東換西換一事無成。另她更驕傲的是當聽到同學們在談論各地美食的時候，提到報章雜誌上介紹石岡傳統美食小鋪，她告訴他們那是她的媽媽做的，同學還不相信，直到她拿了一些蜂巢蛋糕和媽媽的相片，她們都露出驚訝的表情，對於她的母親稱讚敬佩不已。當兵的兒子亦然，長官知道他住在石岡，委託他購買石岡傳統美食的蜂巢蛋糕，他告訴長官有關母親在小鋪工作的事，也令長官驚訝讚嘆。孩子們對於平凡的媽媽常在報章雜誌出現，成為石岡的名人，都認為母親了不起。母親吃苦認真不認輸的態度，是他們學習的榜樣。連一向個性「硬程(ngang53 ciang113, 硬直)」的先生，也都常聽到上級長官對於小鋪婦女的稱讚，嘴裡不說，但是都感到很自豪。林姐偷偷地說：「往擺伙房个人看恁真匱(kuai113, 窮)，確實也係。當無分人看中(被輕視)，真少有來往。自從吾等跔屋起去來，有佢又在小鋪做出一層

(sud52)成績，隔壁鄰舍正有來寮(liau31，玩)，吾等正感覺『頭拿使得擔較直兜』<sup>95</sup>。」

江媽認為成長過程的邊緣性格。從來不會被賦予太多的期望，也不會受到充分的關注，自然感受到的成長壓力也就來的小。就像從小在原生家庭中幫助清理醬油瓶與曝曬黑豆的工作，不可能也不會成為家族的接班人。她很守著自己的本分，也很清楚自己的個性。她認為自己不如哥哥、弟弟聰明，即使母親要她初中後再唸書她也不要。在家中協助一段日子後，經由媒妁之言嫁給了呂媽的兄長。令她最感念的就是公公婆婆並不會嫌棄她自認的「愁慢」<sup>96</sup>；相反的，總是能和顏悅色的指導她，這一點她認為她比別人都幸運，承如江媽說的「很多事情是天註定，該你的就是你的，爭也沒有用。」就是這樣從不認為自己是主角，當然對於自己的能力也就有所存疑。地震後，家裡些損傷，加上女兒也進入職場，呂媽派沒人參加，請求她來充人氣，參加餐飲研習班，她算是婦女群組中年紀較大者。或許是年齡的因素以及與呂媽的妯娌關係，小鋪成立初期大家會安排一些較不粗重的工作給她，但是後來卻成為一些蜚言流語，連呂媽也飽受批評。面對這樣的窘境，江媽用行動來證明，她當然自知自己體力的限制，無法擔任一些吃重、大鍋鏟的工作，但是這也並非其他婦女能夠輕易上手的任務。江媽對於這些耳語並不反擊，她默默的工作，靜靜的在婦女群的旁邊伺候，隨時支援一些邊緣必要的工作，像是食材的先期清潔、切洗，事後的桌面、地板打掃整裡，就像劉媽講的：「別人是將、士、象、車、馬、炮，她是邊邊的小卒，做吃的不能沒有小卒。」這樣的態度久而久之，反倒獲得婦女們的認同。一方面是在這樣的年紀上，所表現的努力學習；一方面是她不與人爭執、也願意承受批評的態度。她自己倒看得很開：「哪一種工作沒有困難？大家也都是辛苦人，自己沒有什麼能力就認真做啦。」，她認為在群體之間把自己能做的表現好來，並不在意她是否是主角或是別人給她的定位，明白的說，小鋪是一個群體，成功與否，大家都有貢獻，並不

<sup>95</sup> 客家語。華語意思為比較可以抬起頭來，讓別人可以看得起。

<sup>96</sup> 閩南語。華語意思為做事緩慢，溫吞不聰明。

需去計較誰付出的多誰付出的少，「大石愛有細石尖(ziam33，塞擠)」，她要做的就是小石的工作。小鋪重組，絕大部分的人都選擇離開，此時的困難絕對比小鋪成立之初還大，小鋪人數少，每個人的工作更加吃重。江媽選擇了一起共同奮鬥，她很怕成為大家的負擔，但她又喜愛這樣的群體感覺，所以以她的年紀她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也是無法逃避的問題。從廚房到櫃台，從包裝到販售的工作，各項研習，各次比賽，她都要學習要參與。小鋪其他的婦女都很驚訝的她能撐過來。在人數少工作量多的狀態下，這不是說誰能包容就能包容的，是江媽以自己的努力來證明自己的能力，並且獲得其他婦女共同的肯定。這樣的肯定讓她回顧自己的過往，看待自己邊緣不求的性格，已經是一種自我很大的突破，她從未想到年六十幾能走到這樣的地步。

呂媽算是婦女群組中成長背景最為順遂的，和樂民主的原生家庭環境，給予樂觀進取、自覺自主的人生觀。大學教育的洗禮，能夠對於外界有開放的視野。然而這些寬優的條件，在結婚之後倒成為一種自我適應的反差。先生來自於石岡伙房的大家庭，一切以宗族、長輩、男性為主的生活結構，封閉、僵化的生活秩序與她成長的背景大相逕庭。但在愛情婚姻的選擇下，她只能屈就。即便結婚好幾年，生活上還是常常忤觸家族的規範。好比說在先生與家族的觀念裡，婦女最好就是待在家裡相夫教子、伺奉公婆、照顧家庭。而呂媽卻不喜歡這些僵化的規定，她認為這些責任應該由男女雙方來承擔，夫妻之間能理解彼此的需要，給予相互的協助與支持，而不是禁止這禁止那，將一個人閉鎖起來。甚至是對於居住的家庭環境不能行使管理的自由意志時，是讓她相當不能接受的事。呂媽說：

那時候覺得小孩逐漸長大了，要有自己的房間，以及採光通風較好的讀書環境。就和先生商量要將伙房兩側的房子打通，將伸手邊間的圍牆打除，順便粉刷更新，連先生的兄弟都很贊成。沒想到婆婆知道了大發脾氣。不僅嚴厲反對地說除非她死，否則誰也不准更動這個房子。還說這個房子是她的，誰也沒有權力改變。因此只好作罷，並且選擇在外面買房子，讓孩子就讀方便。我想先生他們兄弟早有這樣的打算，只是他們的教育讓他們不敢講，恰好我這個「青暝牛（台語）」



提出來。

此外婆婆的飲食習慣也讓我很頭大，她總是把菜一暖再暖，暖到顏色都黑黑的爛爛的，孩子們都不喜歡。這並不是我浪費，我的觀念是想吃多少煮多少，最好不要剩下。婆婆一下煮太多，孩子們又不喜歡吃，有時耍脾氣餓肚子，我們又教孩子不能挑食，這樣子很矛盾。(呂媽 1965-)

後來，呂媽開始熱衷於投入媽媽教室與家政班，由於這兩者與地方政治的關係密切，並和伙房的社會結構有關，需要伙房家族的成員參與支持，剛好夫家是地方望族，呂媽的投入先生婆婆並未反對，至少也可以減少一些磨擦。從震前至今，呂媽的投入讓她得以接觸更多石岡地區來自伙房的婦女，特別是在地震後看到當地婦女生命的韌性，獲得至少有兩種意義。首先，由於參與家政班與媽媽教室的活動，讓她深入的了解石岡特殊的發展背景與各村伙房的生活文化，特別是對於在地人的認知，這個認知是她結婚以來首次的領悟。在筆者與呂媽對話的過程中，呂媽表示，也許是自己閩南家庭的族群背景，加上原生家庭教育開放的觀念與作風，使得她並未能以在地客家的角度來看問題，因此也就沒法體會婆婆輩遠離原生家庭，嫁入夫家，先生過世，茹苦含辛的建立了這個家園的歷程。公公去世後婆婆就是家族的代表人，換句話說房子對她而言是家族的權杖，是與公公一輩子感情的記憶。雖然子女長大各自發展就業，守護這個家族生命權力的泉源，就是這個房子，成為她神聖不可犯的責任，對於要拆除或改變它，無疑是切斷她感情、權力僅存的記憶。而對於婆婆的飲食內容與觀念，也正是她日日咀嚼對於傳統熟悉的依戀。換言之，三餐的飲食，生活的作息是在操演執行這個家族記憶的儀式。而這樣的儀式並非不能改變，只是以自己原生家庭經濟的能力、閩南人、又大學畢業知識份子的背景，做為一個客家媳婦，對於婆婆形成龐大的壓力，這並非一蹴可幾，說變就變的。成長環境不同，也不是把婆婆媳婦放在一起，就可以產生和原生母親那樣無話不談的親密感，相反的婆婆來自電視和附近鄰居的想法，深怕這個「很厲害」的媳婦會把兒子、孫子、房子全部都捧走，自己只落得聽人擺步。這一點她認為沒有拉近雙方的距離，自己有很大的責任，因為年輕的



改變容易，年紀大的適應困難，自己應該更深入的了解一個家族的生成背景與發展過程，也要能體會婆婆的失落感。

其次，加入地方的家政班與媽媽教室，得以施展個人才能、實現想法的慾望。有別於婚後一段心情封閉的日子，加入這兩個團體除了能讓丈夫放心之外，自己也能夠有自主的活動空間。在當上班長之後，她學習策劃一些活動，與地方單位、民間組織有接觸的機會。由於這兩個團體分由有兩個體系主導，呂媽算是執行、推動的角色，這樣的歷練雖然說不上有什麼特殊的成果，也無法探測自己能力的深度，但至少成為災後美食小鋪發跡的一個基礎。真正讓呂媽體驗自己能力的是災後負責災區婦女餐飲研習的一連串規劃，與籌組小鋪創建的過程。這兩個事件，起初她也是推行配合的角色，但較以往不同的是她本著能為災區婦女做些什麼、盡點什麼的心，她擅寫計畫，連絡相關單位，積極邀請職訓局到石岡上課，並獲得地方機關的支持。乃至於後來農會及鄉公所的協助陸續退出後，整個重擔都要她一肩挑起。她面臨婦女群組之間爭執的問題、小鋪經營的問題、資金調度的問題、改組發展的問題以及永續經營、社會責任等問題，甚至是家庭問題。這已經超越她的學習認知範圍，她掌握的是婦女們的生計，影響婦女們的家庭關係，呂媽都一一化解衝突，解決問題。或許是她說的天性樂觀或是「憨膽」、「遇到問題就解決，不會就問，不能解決就再思考思考」、「地震都震不死了，還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嗎？」。正是因為這樣的態度，以及原生家庭給予她正義助人的使命感，使得在這樣的逆境越挫越勇，甘之如飴。她說：「沒有想到自己可以做那麼多的事。那麼不一樣的事。」。

婦女們對呂媽最敬佩的是她的親和力與沒有私心。由於呂媽的條件與婦女們有一段落差，鄉下婦女對於女性知識份子常有高不可親的認知，甚至會認為這樣的人在參與策劃的過程中會有一些特殊的好處。事實上呂媽以實際的行動證明，不管式烹飪或烘焙，婦女在小鋪從事的任何工作呂媽都親身經歷過。呂媽參與輪班、輪值之外，她要繕寫整個計畫、策劃活動與聯繫。即使大伙挑燈夜戰，她也無役不與。連外出講習當講師，她都把講師費當成公基金，她認為同樣是上班，

只不過業務需要她去當講師，其他婦女也都在小鋪努力工作，有的在廚房、有的在門市、有的清洗、有的包裝，這個時間內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工作位置角色不同，她獲得的講師費也是一種業務所得，應該與大家共享。呂媽爽朗的聲音，不經營黨私，又能以身作則，督促自己與團員，並且尊重每一位婦女，不管是臨時約僱或是短期就業人員，雖然大伙都叫她理事長，但是絲毫沒有任何架子，因此獲得大家高度的肯定，也願意聽從她的分配。呂媽對於家庭的觀念相當看中，她說工作是為了家，但是不能為了工作拋棄家，因此創立小鋪的宗旨之一，就是讓婦女有工作又離家近，能上下班照顧家人。這就是她最大的快樂。

### 丙級證照與經營學習的意義

震後婦女參加職訓局在石岡鄉舉辦的傳統小吃創業研習班，歷經六個月學習，取得了餐飲類的丙級執照。<sup>97</sup>這一張證照對於婦女來說，幾乎是繼婦女取得駕照後以來的第一項證照，意義非凡。一方面是回顧過去，傳統廚房技藝就男性性別分工的觀點來看，被規範於女性負責的家庭事務，並且在「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下，這種無償的家庭勞動，不被賦予專業上的肯定。因此婦女經常在廚房裡張羅三餐、忙裡忙外，也被認為是在家「閒閒無做麼个事」，飽受委屈與輕視。因此能通過這種具有正式認可的檢定，對於傳統婦女來說不但是廚房技藝的一項肯定，更是確立婦女廚房技藝的專業性，提升婦女在家庭勞務分配中的另一個層次，等同向男性揭示家庭勞務中廚房工作的專業性與重要性；另一方面對於婦女本身而言，也是一種自我成就的實現，雖然只是丙級的餐飲證照，但也是區辨傳統婦女們擅長的廚藝的一種優越性與層次感，是鄉下婦女欲進入社會職場的一張認可的門票，也是婦女對於自己學習能力公開的肯定，是一種自我認同與榮耀。小鋪假日幫忙的游媽，就對於考照的感觸印象深刻：

<sup>97</sup>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證照檢定由行政院勞委會一年舉辦，提供凡有供應餐廳客人、學校營養午餐或便當、機關團體膳食、自助餐、簡餐飲調等需具備國家核發中餐烹調技術士證照。另外也透過委外辦理發展地方特色之地方小吃班，提供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培訓，協助地方婦女增加就業機會。資料來源整理自 <http://www.cvtc.gov.tw/CVTC.Etraining/classList.aspx?ProgId=400&CNo=2107>；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2010年7月19日。

我記得那時候研習受訓將近六個月，原本以為不過就是像一般家常菜而已，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我記得共有分 A、B、C 三大題庫種類，每種又有 A1、A2 到 A6，每一種又有六個細的菜目，也就是說全部共有 108 道菜，每一道菜融合了閩、客、江浙、川粵以及其他各地的基本菜系。不只做法、味道要符合，連從一開始的準備工作、清潔衛生、成品擺飾、善後處理都要求嚴謹。我那時候很緊張，事前還去拜土地公，第一天先考筆試比較簡單，第二天術科實作，抽籤的時候我一直心理唸我想要地菜系，我不喜歡煎蛋或煎魚，煎蛋要煎得圓圓的，中間還要畫十字線，邊邊還要收的好；煎魚更討厭，火要用得剛剛好，油不可以太多或太少，魚皮要煎得金黃又不可以焦。還好我抽到的是肉類，可是現場提供地食材材料一堆，也並不是都配好好，我就舉手問老師，老師說自己就材料去發揮，我只好硬著頭皮去配材料。我做得很不錯，我在大約一小時之內做了六道菜，我連勾芡擺盤都做的和書本的一模一樣。可是我的問題大了。我一時緊張竟然把抹布擺在砧板上，那是很嚴重的失誤，更糟糕的是善後要拖地板我把拖把拿到食物清洗槽去洗。我想我完了。一起去考的同伴也說很可惜這樣一定不會過的，那時候真得很氣餒。啊不知道是土地公有保佑還是怎樣，我平常就不太會煮了，也沒有像其他媽媽這麼用功，有的媽媽緊張到甚至時間到都沒做好，就沒有過，而我竟然通過了。我實在太幸運了。(游媽 1960-)

從游媽的敘述可知，丙級證照入門看似簡單，但是其學習過程要求的細節與婦女平日廚房的工作習慣是有一些差異的。生活習俗範疇裡雖然也有講求的層面，但是客家飲食粗、野、俗的特性與儉樸的個性，對於食物烹煮過程的要求並不太強調美與飾的要求，更何況鄉下婦女烹飪的習慣與每個衛生環境不一的廚房內，也不太講求細緻或強調衛生的觀念，常常是一把菜刀縱橫百樣食材，一塊砧板嚐盡千種力道，一只手指沾點萬種辛酸。對於訓練中前置作業與善後處理要求的細節，婦女們也要有一段養成適應的時間，特別是檢定的要求，是婦女們所要克服的難題。正是因為這樣地難題與壓力，讓婦女們也能理解與正視自己平日習以為常從事的廚藝，是一項可以拿到檯面上正式與專業的技藝，也是一項可以匡正家中男性認知的工作技能，成如林嫂說的：「這無恁該腹(zoiz33，沒那麼容易)，毋係講講都儘採使得過个，啊無一張證書有恁簡單？細佬人知蔡屁卵(什麼都不知道)啦。就像水電个，無牌敢有好做？嘛愛有丙級水電執照啊。」。這一張證照提

供了婦女本身面對自己的信心，也激發婦女在同儕間的優越感。

另一項激發婦女潛能產生自我認同的是對於進入小鋪後經歷一連串困難挑戰所習得的專業經營技能。如果說廚房內的烹飪事務是婦女原本熟悉、具有基礎的技能；相較於此，小鋪的現代化行銷與經營策略，是超越婦女舊有認知從所未有的經驗與挑戰。小鋪雖然是以販售傳統美食為主要產品，然而，經營小鋪對婦女來說是一個新的事業，並不是單純的把產品產出即可。它包含現代複雜的經營概念，舉凡店鋪裝潢、計畫申請、產品定位、包裝配置、電子商務、實體網路與行銷企劃、經營策略、財務管理、組織管理、人力調度、成本控管、形象建立、公共關係拓展等等，每一項商業實務對於婦女來說都是全新接觸的學習領域。婦女要在這競爭激烈的商業市場上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品牌特色，不僅在產品上努力，更要凸顯產品與小鋪婦女自身的特點。雖然經濟部委託專案公司來協助指導，但是這新的經營方法對傳統的婦女來說依然是困難重重。婦女要學習的除了有別於廚房技藝的新領域之外，婦女還要強迫自己灌輸現代文化創意經營的理念，第一步就是訓練自己言說的能力，這點除了林媽之外，均與婦女們已往的人生經驗有很大的差別，包括林姐、林嫂、劉媽、江媽、呂媽都一致地表示：「剛開始看到客人進來，雖然很高興，但是更緊張，常常你推我、我推你的去和客人介紹產品，講起話來都結結巴巴、短短的，腦袋呆呆地，不知道要講什麼話。」當筆者在做共同訪談時，劉媽就提到：「東西好食斯好食，喊佢愛講出佢有麼个特點、食起來像麼个、後背有麼个故事、又愛紹介自家个故事，講都講唔出嘴。好得有請先生來教，緊試緊講，到尾都較唔驚生。」。

而一開始最令大家頭痛的是面對產品的銷售紀錄採用所謂的「POS食點銷售系統」<sup>98</sup>，這群四、五十歲的婦女有些連家中的電子設備如江媽說的包括洗衣機

<sup>98</sup> 中文稱之為端點銷售系統（Point of Sales），是將早期的單純收銀機，提升為兼具收銀、銷貨、進貨、記帳等管理功能的電腦系統。POS系統是一個客製化程度很高的軟硬體系統，可依不同行業別的需求開發，例如，餐廳的點菜機、便利商店的收銀兼銷貨管控的機器，甚至，您家巷口彩券行老闆用來印彩券的彩券機也是屬於POS系統。POS的基本功能，具備前台交易、及時回報系統、進銷存貨等要求，再輔以套裝的會計系統。此外，再加上如收銀機、顯示器、發票機、乃至先進的觸控面版、讀卡器…等輔助硬體，即可完成一套標準的POS系統。（資料來源



的各項按鍵，看到都頭大了，更何況現在要操作電腦，要在螢幕上點來點去，每個婦女要跨越心中一道築起的高牆，是多麼困難的事。光是從認識到操作這個系統，足足一個多月，只見一群人三不五時就圍在這一台螢幕前點了又點、試了又試，每次老師一離開，就怕點壞機器，電話狂撥。由於婦女們能夠體認這樣的經營勢在必行，呂媽說：「頭都洗下去了，哪裡可以被一台機器搞倒？」，就這樣用笨拙的手指一試再試，終於熟悉這樣的現代設備。過了這一道關卡，婦女們信心大增。粗獷不拘的林嫂就說：

恸起(men31 ki31，想起來)來嘛實在還慶(han113 kiang53，很棒)哦。麼个都愛學麼个都愛曉。這往擺(vong33 bai31，以前)那項會想得到？電子商務？自細嘛毋識聽過，後生都無摸咧，到老將來學，實在有罇(la53，夠)硬程。這係大學生讀書人要學个東西啊。

此外小鋪內另一項設備就是大烤箱，面對這樣的設備也不是小鋪婦女人人所熟悉的事。以往人多的時候輪不到自己操作，現在的狀況下，每一人務必都要學會。劉媽也說：

該時機器正入來，那粒又係控制溫度、那粒又愛轉彼定時，五、六粒青个紅个，看到恁大隻个機器，異等人驚。輒輒(ziab52 zia52，常常)麼手爐(lug52，燙)到。還有該膠封機，無賭好軋(zag2，壓)啊到，該斯會喊阿姆哀(a33 me33 oi33，我的媽呀)。又講愛仰脣封袋、仰脣裝盒，還愛講求仰脣擺較靚，抹抹摸摸(mi33 mi33 mo33 mo33，麻煩瑣碎)个事一多，常在毋記得。

而小鋪內唯一大學畢業的呂媽所要肩負的責任更重大，她要負責上網寫計畫，隨時瀏覽政府各部門新的人力或資源申請，要負責接網路訂單，要上傳照片，當然照片要自己拍；要擬定研習計畫，要連絡研習講師，包括自己到各處教學的內容、安排小鋪的媽媽們到各地研習上課與教課；還要安排每個月重要的行事曆等等。這些別以為呂媽是大學畢業應該都要會，據呂媽說她算是老一輩的大學

---

引自中鼎資訊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zdn.com.tw/about.php>，引用時間：2010年7月19日)



生，學生時代也沒有電腦。她是地震後才被迫接觸的，從頭開始學，不會就問兒子，網頁資料都靠自己一步一步慢慢打字建立，也學習怎麼拍照編修，常常都要忙到很晚。像寫計畫也是從無到有、不會就問，電話拿起來管她是誰？直接請教想要的單位，就這樣講一講、修一修，寫久了就會「出師」了。到現在都有不少的婦女團體常常來請教諮詢。舉凡農委會、客委會、文建會、內政部、經濟部、縣政府社會處、文化局、鄉公所社會課、農會……等等，她都申請接觸過。她逐漸發現自己真的很厲害，沒想到都能一一克服實現了，這是以前從來都沒想過的事情，連丈夫、孩子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 獲獎的啟示

小婦女參加了幾次重要的比賽，給予婦女很大的鼓勵。這是來自於外在專業上的認同。2005年參加客委會舉辦的客家美食大賽，歷經半年的努力，勇奪全國社團組第二名，獲頒「社區組銀鼎獎」獎座，得這個獎一舉將婦女創業的成就推向高峰。2006年台中區發展地方料理冠軍、2009年獲邀參加台北世貿展出的「2009台灣美食展」。期間各大電視節目：超級美食任務、鳳中奇緣、美食特務、台灣尚青、美鳳有約、美食大國民紛紛採訪報導；報章雜誌：TVBS周刊、壹週刊、錢櫃雜誌、TOGO旅遊、時報週刊、美食天下、讀家報導周刊、觀光月刊、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日報、大紀元、石岡鄉報、中縣文化刊物等，以及電台：中廣連播網、台北之音、大台中廣播皆陸續登載介紹。林姐的先生提到：「像僇等(en33 nen33，我們)平凡老百姓，一世人冇幾多機會會上報紙？有麼个事情有好上電視？尤其係分人安腦(on33 no31，稱讚)个事情。厥等(gien33 nen33，她們)算來真慶(kiang53，棒)。」，林姐認為：「當初時小鋪分人看無(被人瞧不起)，一個一個走，厥等笑僇份家啦(fun53 ga33 la33，扮家家酒)，等緊看僇哪時會轉撇(zhon53 ped2，倒閉)？無過僇等真食志(志氣)，大自家合心，認真做，做出成績，無分人看衰。」，劉媽也說：「俚知這係真無簡單啦。毋過老了正上報紙，正開始還會驚見笑，大自家相搶看。這滿報恁多來，無感覺咧。」

連個性粗獷不拘的林嫂也表示：「這世人仰脣(ngiong31 shiun113)會恁到還會去台北參加比賽？田庄婦人家擎(kial113，舉)鑊鏟，還會擎出名。往擺看到報紙項有登出个名，該係社會上有名个人，那時會想到自家嘛也會上報紙，還上幾下家雜誌。」。林媽倒有不同的看法：「人家給我們報，是一種肯定啦，是很有名譽的事情，我們是很感謝啦。但是，不要忘記喲，那也是一種責任，我們有責任要繼續做好吃的東西給大家吃，才不會辜負人家。」

婦女對於從小鋪的經營發展中，由鄉村地方拓展到全國各地，自己能夠學習到不同領域的學問與接觸不同的人，從害怕到接納，肯定自己潛能的發揮，這是讓婦女最引以自豪的地方。特別是像這樣官方正式舉辦的比賽，能夠獲獎，在純樸的客家地方來說，是相當轟動的大事，不只為婦女個人帶來榮耀，為石岡地方打出名號，更為彰顯本地說大埔腔的客家族群特色。石岡美食小鋪婦女的經驗，已經脫離災區婦女需求協助的形象，轉換成農村婦女從傳統中求新求變、自立自強的典範。尤以當代台灣社會包含閩、客、原、外省等不同族群逕相凸顯自己的族群位置，而各族群內部也彼此的分類競合下(客家族群包含地域、語音的分類為四縣、海線、大埔、饒平和詔安等)，石岡美食小鋪的婦女表達的是弱勢族群與族群內部少數分支的力爭上游，所展現的特定的族群意志，成為地方與大埔客家族群一吐弱勢地位之氣。無怪乎連鄉長也會豎起大拇指稱道：「這陣媽媽了不起。厥等代表細妹儕嘛使得出頭天。偲个大埔客家薪白發揮這客家个精神。石岡人嘛使得透大氣。實在還慶。吾等這兜有核卵个細俵人替佢擎腳好咧。」。這樣的成就內化在婦女的身上，成為一種自我要求的責任與鞭策的力量，以及婦女對於本我生命歷程的認同。從外而內，以內制外，婦女體認自身擁有的能力，在觀念思想上可以選擇、判斷、操作、主導自己的行動。在心態上、工作上願意學習新的知識，嘗試新的挑戰，也願意承擔一切後果。同時，婦女能夠理解生活中自我分配的位置與扮演的角色，間接的反芻婦女表達在個人、家庭、地方與族群的重要意涵。

## 婦女的責任

小鋪的發展到後來不只是一個營利的事業體，也成為社區文化推廣的單位，更成為承擔社會責任的貢獻團體。2003年成立「台中縣石岡鄉傳統美食文化推廣協會」，一方面透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投入，將客家傳統美食進行產品改良研發，以在地食材結合當地特色，透過現代文化產業經營的策略，拓展客家美食文化的範疇與特質，建立具有族群、地域色彩的美食文化。一方面藉由協會推廣美食文化的過程，連結地方婦女社團的主體參與，訓練失業與弱勢婦女的烹飪技術，提供當地婦女的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產業的多元性。婦女更以實際行動進行社會回饋。呂媽提到：

石岡是個農業地區，很多人都娶外籍配偶。我們身為一個女人，我很感佩那些外籍新娘，誰不是父母生的？有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嫁到那麼遠人生的不熟的地方？再說她們嫁的先生你也知道的。老一輩的又不知道怎麼和他們溝通？她們有的很上進，很想要融入在地的生活。我想小鋪有這個能力來協助他們，我們來教她們做菜，做一些家人喜歡吃的菜，老人家喜歡小孩喜歡，掌握先生就掌握他們的胃嘛。(哈哈)。家庭才會幸福。我們要幫助她們能早一點融入這客家村落，她們既然嫁到這裡來就是我們的人了。我們的子子孫孫也都會在一起，她們不好我們會好嗎？啊什麼都靠政府，我們自己有能力，為什麼近的都不做，去幫助什麼遠的？說真的，幾次下來我覺得她們比本地的婦女還上進呢。又不會「靠勢」。<sup>99</sup>一旦學會了她們自己可以出來做做生意，或是做一些醃漬乾菜之類，自己賣或是拿到小鋪來幫忙她們賣，多少也可以貼補家用啊。(呂媽 1965-)

婦女針對歷次的重要天然災害如七二水災、八八風災或是社會弱族群如獨居老人、貧困學童、弱勢家庭進行食物、金錢的協助。婦女擴大「我」的範圍，提升對於「我的子女」、「我的家人」、「我的家鄉」的關照。婦女對於能夠盡己有限之力服務群眾，不只是本於地震後受餽於社會，如今有能力回饋於社會，更是一份提升「我的家人」的照顧與關懷。一向給人精明務實的林媽就提到：

---

<sup>99</sup> 此指的是在地的婦女仗勢自己已有的廚藝基礎，在研習上態度不佳或輕率，反而半調子不成材。

我們每個月辦的獨居老人餐會與送餐服務，並不是圖個什麼利？我們實在想不到住在同一個地方上，有那麼多沒有依靠的老人家，他們過去也發達過、風光過，只是運途不好，現在孤苦一個人。我們想想自己，要什麼隨手一伸、電話一打、摩托車一騎至少都有，而他們自己一個人年紀大了，有一餐沒一餐的，有時後去看他們飯鍋的飯都黃黃的，甚至都有點臭酸了。想到就像自己的父母親，如果有一天也這樣子會做何感想？我們有一點能力，雖然沒有辦法天天照顧他，至少每一禮拜可以提供一次像樣的中餐，老人家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可以給他們有尊嚴的吃飽，我們還會包一些店裡的食物給他們帶回去，那些走路不方便的我們就親自送過去，這樣他們的心理也會覺得剩下的日子有意義。(林媽 1951-)

婦女自災後的歷程中，從自身實踐的經驗，了解除了自我努力之外，他者資源適時的幫忙協助，是婦女能夠站起來的重要因素。如今婦女可以轉換這股力量，主動提供自己的資源，體會別人匱乏窘迫的需要，需要什麼、能夠給什麼、可以給什麼。婦女可以意識到自己的能力與給予的方向，就如呂媽說的：「給釣竿而不是給魚吃，給釣竿要有地方釣魚，要在對的地方釣魚。」。這無所求的奉獻，是婦女最大的快樂。在這個過程中，婦女們從沒想過自己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協助他人，協助一群婦女、一個地方社區與一個族群。對於能有這樣的奉獻，林嫂笑著說：「偲儕那有恁會？頭擺該係有錢人、有頭有面个人將會做个事。像麼个獅子會、扶輪社，愛無就斯係基金會將有恁泥个實力。偲儕那會有才調？」。按照婦女以往的概念，這些屬於公領域範疇的社會公益經常是有錢、有閒、顯赫的地方鄉紳或是大的財團、基金會所為，從事捐錢、建廟、鋪橋、造路、急難服助等活動。小鋪婦女採取的方式是以女性自身的經驗切入婦女最需要協助的範疇，並且不只是一時的救助，而是希望能提供受助者擁有重新自立謀生的能力，同時進一步的目標是改善婦女的家庭境遇，建構一個知足融洽的家庭。換句話說，每一個受幫助的女性都是小鋪婦女自己本身希望的投射。

事實上小鋪婦女以實際的行動徹底翻轉昔日生活中的概念。婦女的自我認同啟發於內在的自我覺醒，是經歷事件之後洞察經驗的意義，接納與承認自我的表



現與作為。視以往的受苦、逆境為成長的一部分，顛覆以往傳統社會對於女性所要求的吃苦、吞忍、矜持，乃至於壓抑情感，要求對不合理或挫折表現堅強的想法。婦女承轉這樣的思維，從地震的經驗中體認生命的虛無，承認自己的脆弱，表達女性的情感需求，體會在不同時空的背景下自我的表現，也能理解過去與當下人我之間彼此的關係。這樣的體驗，厚實婦女生命的能量，穿越「自我」與「他我」的範疇，並得到主體本身與外在世界的和諧。此外，婦女災後拓展生命版圖的同時，對於從事客家美食的製做，除了熟悉食材與廚藝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婦女開始能夠理解族群食物與廚房事務所代表的意義。她們以具體的行動安排一連串自我成長的研習課程，要求筆者能夠提供客家族群的由來、客家人的生活習慣、客家人的生命禮俗與客家人的飲食文化，她們希望透過這樣的認識能夠重新了解傳統美食與文化的內涵。筆者參與婦女這樣的反芻過程，她們在之間驚呼連連：「哦。原來石岡做麼有恁多个伙房。」、「原來鹹、油、香之外，還有粗、野、雜係同生活環境有關。」、「原來四炆四炒係客家个特色菜。」、「原來客家人係祖在廳，神在廟。盡看中祖先同風水。」。這等於解開了婦女以往的未知而只是一味的操演執行客家聚落生活習俗的疑問，婦女才開始理解這樣的傳統架構下每一個人承擔的責任與使命所演繹出來的行為。同時婦女更能體會自己在地震後的所作所為在個人、家庭、族群、社會所代表的特殊意義。

## 小結

婦女對於理解事件本身或是事件發生後演變的經驗下，所產生的意義不盡相同。開啟婦女對於本身的了解不必然與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後有關，但是婦女對本身自我的認知是可以經由事件的發生或堆疊，不斷地、持續的向自我內心挖掘、反私、解釋，並給予意義化。在遭遇事件之後，婦女有機會探索自我在事件當下的表現與事件對於自身產生的變化。這是婦女一種跳脫自我，使自己成為旁觀者後對自我的觀照，且對於自我經驗過程的實踐與反省，轉變為一個領悟後全新的「我」，這個「我」賦予婦女本身的認同與存在的價值。



女性體驗自我意識產生的初期，並未超越男性世界所規範的界線，嚴格來說女性只是在規範的空間架構下充分的表現自己的能力與極限，並獲得部份的成就感。諸如婦女婚後進入夫家，逐漸學會了夫家生活中繁瑣的生活習態與內容，從「真毋壁(真差勁)」到「恁老郎(很熟捻)」的歷程，在如此規範內的認知與獲得是侷限的，這樣的「認同」是讓婦女更靠近以致融入男性結叢的家族體系，從原生家庭的骨幹移轉成夫家的骨幹，就像植物嵌插的技法，從客體到成為母體延續的一部分。使婦女意識自己，認為自己有能力符合與繼承這個家族的延續。這樣的結果對於女性的主體來說，被有特定意義或目的的導向。從女性主體認知而言，相對缺乏自主與選擇的機會，也就無法審視自己所認同為何？

地震後的破壞與重建，已經超越了男性主觀世界所能負荷的份量。這樣的機緣，讓兩性回到一個相同的立基點，就是破壞後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並以此為生活的出發點。在沒有傳統建構的利基之後，相較於客家農村的男性，長久以來無論生活角色、工作型態受到被期待與定型化的羈絆；災後女性撇開傳統伙房的規限之後，面對未來雖然嚴峻，但也卻更為寬廣。女性靠著自己的力量走出家庭，體驗以往認知或性別分工中所謂「男人做的事」。這裡面並不單指女性從事工作的內容，更是包含女性走出家庭後所要面臨處理公共事務的問題，包含與人相處、衝突、協調、選擇以及角色的學習與分配。婦女甚至比男性更有效率的提供家庭經濟的支持力量，也觸及男性所未經歷的人生世界，這樣的經驗是丈夫或一般男性也難有的經驗。這個階段女性充分的展現主體的選擇，女性以傳統的技藝出發，也順勢回應自己承襲的經驗，進而感受主體學習的意義。婦女開始認同每一個階段的歡樂、悲愁、苦難，而不是埋怨與抱怨自己的人生境遇。婦女了解什麼是生命中可選擇與不可選擇的部分，也明白橫越自己生命中的逆境不再是以屈服或衝撞來面對，而是採取思考、選擇應對方式來看待。

傳統客家食材組構的內容與操作呈現的方式，正如同被定義下客家婦女的角色與分配位置。然而地震後為了謀求生存的客家婦女，以傳統食材為起點，加入不同的觀念與元素，創作出新一代的客家美食。客家美食基本上有著傳統生活主

體既定的內涵與概念，對於客家婦女來說同樣是被動的客體。然而它的未來與可能，卻掌握在客家婦女操作的觀念上。同樣的道理，客家婦女本身也有著傳統規範下既定刻板的印象，是傳統架構操縱下的客體，卻因為強烈地震的影響，伙房的崩解，鬆動這些傳統枷鎖的力量。因此，在生活重建的必要下，客家婦女不在是傳統觀念操縱的對象，婦女成為改變自己的主體，如同造就新一代的客家美食一般，以身體力行的實踐與體驗，婦女釋放出傳統的自己，選擇生活的方式，體認客家婦女的變與不變。婦女從昔日展演傳統美食的經驗與災後婦女經營小鋪的體驗，成為婦女反芻自己從原生家庭到婚後每個生命階段的重要過程。在婦女昔日的生活中，學習傳統廚藝也許是痛苦的、繁瑣的、壓迫的經驗，但是如今看來，它不但成為婦女生存的工具，昔日客家傳統女兒、媳婦、人妻與至今婆婆的多元角色，也使得地震後創業的婦女，面對工作中遭遇的種種逆境與挑戰時，有著比男性更容易置換與轉圜的適應力。甚至「客家婦女」的精神性，也成為協助創業的重要元素。這樣的經驗讓婦女開始認同以往每個生命階段的所有承受、他者與生活的關係，同時也包含對過去的諒解。

## 第二節 生命價值的詮釋

在災後的歷程中，以婦女對於女性為主體的探索，以及生命流轉在不同角色與位置的認知，有了新的體認。這樣的體認並非在於婦女生命經驗同質化的認定，而是在於女性本身的主體意識所認知下的經驗世界。這正是人類學者在觀察人類的行為中，透過從被研究對象的視野來理解存在的世界，重新詮釋被客體觀察表象與定義的視界，以理解研究對象的生活行為中更深層的意涵。因此，儘管觀察婦女生命週期的各階段中，扮演的角色與經驗具有相當的重疊性與普遍性；但不能無法排除個人發展上的未盡相同。因此若是以此同質化的視角投之，則不經意進入了表象視界的陷阱，忽略了婦女各別主體內在的理解與思維的差異性，而這也就是婦女歷經九二一災後的生命歷程中所顯現的最大不同處。換言之，婦

女一生中經歷個人、家庭、家族、社會與工作中的諸多角色，受傳統定義的支配與主體的選擇之間拉扯。婦女發展主體的經驗的本身，透過主動參與與自由意志的行使，並且經歷反芻、澄清、選擇、轉化、認可、傳遞與珍視的過程，賦予生命經驗有意義的詮釋。

由於地震的強大破壞對照於生命的脆弱，讓婦女體認到生命的無常，甚至對於承襲的人生觀念是矛盾的。尤其石岡伙房聚落的生活網絡裡，平日往來是村落間熟悉的臉孔，而且經常牽引著龐大的父系結叢關係，對於彼此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正因為此種緊密的關聯性與熟悉度，突然在一夕之間，生命的遺憾與資源的損失。驟然的結果與婦女傳統生活經驗中的人生價值觀念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表現在人生的境遇上。傳統的人生觀念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好人是會受到神佛、上帝的眷顧」、「逢凶可化吉，否極可泰來」、「勤拜土地公，按時到廟裡燒香，期佑事業可以發展，財富可以累積，生活可以通達」，生活裡一切皆來自於善的作為與正面的期待。然而，這樣的想法與地震呈現的結果是矛盾的。如同小舖劉媽與林姐在災後所遭遇的經驗。分別是伙房中相當照顧她們、教導她們的鄰家阿婆的不幸遭遇。這兩位不幸的阿婆甚至是劉媽與林姐婚嫁後可以取代自己「家娘」角色的婦女。兩位婆婆初一十五茹素，善心好義，非常虔誠的如期參與地方宗教、廟宇活動。這樣倍受鄰里讚譽的「好人」卻在地震中遭受不幸；或是像劉媽的公公，年輕時妻子就過世，獨力辛苦的照顧先生與兄弟一家，日出而做日入而息，沒有什麼不良嗜好，對待媳婦也很客氣，卻在地震中被壓死了。相較於此，同村鄰家的先生是個職業賭徒，遊手好閒，一生對妻兒子女鮮少照顧，卻安然無恙。以婦女的人生認知來看是矛盾的、不平的；不僅於此，鄉內的幾個大伙房，年代久遠，雕樑畫棟，氣勢宏偉，或是幾個新蓋的社區，建築華麗，高雅氣派，也同在地震中化為平地。幾個村內的大廟與福德祠，平日高坐深踞的神佛雕像，在地震中也紛紛跌落或壓毀，如此的景象也造成很大的心理震撼。一向對宗教虔信的林媽便認為神仙竟然也難以保佑自己的身體，神仙也如常人一樣落難了。這樣的想法已把神、人生命拉到同一

個基礎上，特別是神的偶像實體與人的生命軀體，也就是無關榮華、富貴、貧窮，也無關是非、善惡、輪迴，更遑論身分的尊卑、低下。在自然的變化下，生命只有存與結束，很多景象都顛覆了婦女們常俗的概念。躲過災難的倖存者感謝天地神佛，不幸罹難者親人怨恨天地不仁。當幸與不幸已無法與「神像」、「法力」聯想與冀望時，「天做事，沒人講得準」一切歸咎是「命」的左右。此實生命似乎變得闊達，跳脫傳統社會建構的繁複規範，使得災後婦女的人生態度更具彈性與開放。

婦女認為既然生命的無常是命運使然，歸咎於天意之不可逆也無法阻擋。人世間一切的貧、富、尊、卑、高與下都可能在瞬間成泡影。就連向來民眾心目中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神像」、「廟宇」等，也難逃倒塌的命運；以及石岡地區凝聚各個宗族權力的伙房與宗祠，也多數遭受毀滅。當生命個體產生生存危機的意識時，這些權力象徵的主體，所形塑的生活法則，暫時失去支撐的力量，無法超越個體生命的重要性。使得鄉民平日恪遵的規限、法則失去了實體依附的力量。由於如此意識的轉念，暫時撇開傳統與社會規範的約束，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回歸到主體生命與家人依存的关系上。同時，不僅維持這份家人依存關懷的緊密性，更拓展到群體關懷的面向，並且深化成為主體個人的信念。是以地震後婦女體認生命最重要的價值在於確定女性個人的主體性。透過體認生命的脆弱與實體結構的解離，維持生存的方式必須採取更具突破性的方式，才能繼續生活下去。這種主體性並非與原有的生活體制抗衡。相反的，行動的目的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藉由主體的力量回復原有慣性的秩序、慣性的生活。換句話說強調女性主體性的選擇是一個被迫促發的結果。婦女從被動到主動的察覺過程，群體間互有衝撞、抗衡、與爭鬥。但是每一次的互動結果，都使婦女理解每個主體與個體間的獨立性與關聯性，更能體驗到女性生命中依存的关系。這是女性除了展現個人主體的意志之外，透過女性之間共通的、私密的、解放的情感交流與工作結群關係。也是在既有協助單位的扶持下，發展出不同於女性個人利益的巨大能量。除婦女了確認群體組織的力量之外，更能理解人與人之間互助成長的價值。這不僅止於



家庭親人，也包含生活周遭與發展接觸的所有人群。體認與轉換之間，回溯女性的生命史，澄清所經歷的角色，重新看待家人的關係與人生的期望，並且再次轉換成對群體關照的意義。換句話說，婦女對於生命價值的體認是有層次性的逐級擴展。從地震後為求生存的生命為起點，以災後重建中女性主體性的體認，再由工作生活中確認個人與群體之間依存的關係。婦女以個體為中心向外發散的動力並不是單向的漣漪現象，而是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的與主體互動回饋，不斷的內化與發散，重新詮釋生命中的自己。

這樣的脈絡下，婦女可以釐清自己從過去到現在，生活上所經驗的角色與執行的意義。包含過去對傳統生活的服從與遵循，也包含壓抑、抗拒與挫折，以及嘗試了解、體認、轉換與維繫的一連串過程。這樣的過程觸及婦女原生家庭與配偶家族之間文化性格的差異、調解與接納。成如小鋪內幾位原生家庭是閩籍的婦女，雖然也是成長在傳統結構的家庭裡，但是婚後要成為一位客家媳婦，不僅要入境隨俗，更要讓自己轉化成為一位客家人。針對於客家地區生活的觀念與方式，也要花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來適應與融入。婚後生活上文化差異與文化認同的撞擊無時無刻不斷的發生。婦女在日常的生活裡，要放棄原生家庭的習慣，無條件、無異議的接受配偶與家族的生活方式，以及與伙房社會的規範機制。不成文的規範瑣碎到曬衣服時要男上女下分別竹竿晾曬、早餐要吃乾飯、用餐的順序與座位、每日祭拜祖先的儀式等等細節，都要謹守分寸，依時依序。此時婦女是操持、延續整個父系結叢的薪傳者，是一個鞏固家族近乎沒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所幸這樣似乎牢不可破的生活架構在地震後地環境下，得以暫時卸除。因為，離開生命之後，再怎樣執行生活上的儀式，對個體來說是無意義的。地震中廟宇、伙房、家族的存亡與否，並不足以支撐個體生命力量的存活。地震當下生命存亡的判定遠比生活規則更加具體與真實。不只是客家婦女，所有環境下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生存的威脅，也唯有個體受到生存威脅時才能正視生存的空間及環境，做出生活序列的安排，正凸顯個體存在意義。



## 自在的婦女

什麼才是婦女生命中真實的自己？什麼才是婦女自己真實的個性、脾氣、興趣與好惡？生活中的主客觀之間，因襲與創造自己的身體展現，什麼才是表達與言說屬於婦女自己真正的部分。傳統婦女並不會如此真正的問自己，或是思考如此嚴肅的問題。婦女對於生活中的事，基本上都是以家庭成員的旨趣為重心，生活飲食以丈夫和公婆的喜好為主，子女出生後又轉移到孩子的身上，連一般休閒看電視的選擇上也經常是先生喜歡看什麼就依就先生的選擇。而婦女本身的喜好、興趣往往要牽就夫家的生活而改變或放棄。對於個人的喜怒哀樂，並不能夠自由的在生活當中表達，由其在伙房的家族生活裡，很大部分是要隱忍、壓抑下來，很少婦女敢冒大不諱的勇氣，去衝撞這樣的體制，即便配偶能夠接受，卻也不見得見融於家中的公婆或是宗族長輩，久而久之婦女是適應了、世俗了，卻是演繹另外一個有別於婚前或是「不是自己的自己」。這些經驗與地震後婦女的生活變化是有所差異的。在經歷或目睹地震中天人永隔、景物不長的變化，傳統結構與性別關係的規則因此鬆動，生命的存在才是生活的本質，生活中不能沒有「我」的存在。因此，婦女透過災後生活上生存需求的機制，在展演與體驗中逐漸認清自己原有的本質，包含個人情緒的抒發，體認自我負面情緒中脆弱、憂鬱、焦慮、害怕、壓抑、不滿、嫉妒、怨恨、虛偽的表達，以及正向情緒的發展，包含勇於接受、認可、嘗試、鼓勵、信心、挑戰以及接受失敗挫折的勇氣。這些原先受到壓抑與制約的情緒，可以獲得自在的釋放，在家庭或團體中抒放女性真實的喜怒哀樂，不會因為身分、地位、性別而有所畏縮懼怕，也不用在意他人評論著「細妹人識麼个？」、「毋驚見笑」、「恁咗衰人」甚至是「細妹人卡仰脣搞，也搞無上壁。」的話語，突破以往被規約的「細妹人總愛忍(ngiun33)」、「婦人家毋係為子為女無係為麼个？」。就像林嫂說的「往擺總下偈體諒厥等(gia33 nen35)，這滿無為自家想，愛等到死係無？」，或是劉媽提到「偈這異(id52，非常)敢講哦。有麼个偈斯講，聽毋聽係一回事，盡無偈講出來咧。哪係要比大聲偈毋會輸人啦。」，或是林姐講的「見往擺愛在眾人面前講話偈做下真驚生，感

覺異無知識，毋敢講，這滿麼人來佢就照常講。膽在咧。」或是和子女說「佢也會驚、也會愁(sau113)，連看電視都會流目汁。」。婦女表達的是一種個體的自在，一種可以表現個人意志的自在。同時這樣的自在是能夠體認彼此存在的調適結果，並不是漫無目的的擴張散射。這種自在感成為生活中一種女性群體權益的公約數。也呼應婦女災後在家庭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

綜觀之，這幾位中高年齡層的婦女在家中扮演的角色與震前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除了劉媽和林嫂已經升格當婆婆之外，其他一樣是妻子與媳婦。按照一般鄉間常理來看，他們的人生也幾乎都進入安定穩固的階段，這樣的年齡層不太容易接受突如其來或是重新學習的挑戰，同時也習於慣有的生活方式。然而，經歷地震後的變化與經驗，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自我認知與心境上有很大的不同。

「佢這滿也會買一層自家愛食个東西來獎勵自家，厥等(gia33 nen35，他們)愛食無愛食僅採厥等。」、「見往擺看電視做下厥等在選，這滿做下係佢看麼个厥等斯愛珍佢看麼个。變佢卡梟人(霸道)。」林姐這樣說道：會對自己好一點，不再像已往忽略自己的喜愛，都以家人飲食、視聽喜好為主。「吾等這滿有麼个事會尋細人轉來共下參詳，講分厥等聽，毋係單淨吾老公一個人个意見斯使得決定个。吾老公脾氣嘛改一多咧。大細講个話嘛聽得入去。」並且家庭中的決策也轉變成家庭成員可以共同討論，這顯示先生也逐漸改變，能聽進孩子們的建議，也能尊重她的想法。林嫂的角色更是複雜，最小的女兒在唸國小，最大的女兒已經生了女兒。地震時，林嫂的小女兒才幾個月大，她是大女兒協助她做月子的。2008年大女兒嫁人生了女兒，是她幫女兒做月子的。流轉在妻子、母親、婆婆之間的心情份外複雜，但也看得更灑脫，正如她說的：「人生都係恁泥。啊無愛仰脣喏？在生無卡好兜，等到做鬼敢有好食？」，這樣的人生態度，甚至於可以從她黝黑的腳趾上，總是塗抹著鮮豔的紫色或粉紅色指甲油反映出來。每次筆者觀察到變換時，她總是咧著嘴開心又爽朗的說：「要你管。」。她除了料理家務之外，甚至也不諱言的提到她的最愛，幾乎是每日的例行功課，那就是一定要打上幾圈的麻將，是一種自在的選擇。而經歷喪夫的劉媽說的貼切：「其實講有麼个大改變

真像嘛無，俚有閒共樣嘛愛種兜菜，做兜柑園。毋過，這滿事情看加當開，毋會恁泥愜愜悴悴(vud21 vud21 zud21 zud21，鬱悶)，想愛做麼个，斯去做。心情加當自在。」，這樣放開的心境，使得她不再懼怕人群，可以侃侃而談，分享先生的過去，並且樂於學習，做自己喜歡的事。正如呂媽說的：「我們這些鄉下人以前一致的認為說出自己的心情是很見笑的事。現在，只要你愛說你就可以說，要輩要素隨便你，三不五時大家還會互相吐槽一下，笑一笑，快樂又自在。」。

婦女脫離過去處於生活中被動的狀態，重視自己身體、心理等感官的需求，一種尊重彼此在各種角色間表達出個體自在感的抒放。

### 家人的轉變

對於災後重建中的婦女，生活中表現自在的態度，使得婦女對於家庭內扮演的角色與處理家庭成員的關係上有更廣闊的自主性。同時，在這種穩定的狀態下逐漸改變家人彼此的觀念。屏除過去以夫家、宗族、世系群為中心的伙房社會下，婦女擔任多種角色卻沒有發言、選擇決定的權力。與其說是來自經濟上的實質貢獻賦予這些婦女擁有家戶內較為高的地位，不如說是地震後的種種經歷，讓婦女真正能認識自己，學習懂得自我追求。同時這種自我成就的產生，也以一種溫和維繫的方式感動家庭的成員，促進成員間彼此的親密感。小鋪所有的婦女都是家庭內的發號中心。現在既是媳婦也是媽媽更是婆婆的林嫂，過去漂流的婚姻，泊於現在的家庭，震後的經歷，使它可以鼓起勇氣肯定自己的決定，也讓先生體驗她辛苦的付出，主動替代家庭中的勞務分配，擔任起「家庭煮夫」的角色。林姐伉儷兩人自災後屢次遭受水災襲擾，也不能動搖一家人樂觀看待生活的態度，尤其夫妻倆白手起家，一同蓋起舒適優雅的房子，確切的凝聚一家人的向心力，林先生也主動分攤家庭內的勞務，把家裡整理的井井有條，洗衣曬衣，擔任起「男僕」的工作，特別是改變以往的脾氣，孩子們樂於親近，家庭內誰說的有理誰就算，使得林姐提起口中的「大兒子」讚不絕口。而精明幹練、精於打扮卻閒不住的林媽，每日出門前總要為婆婆準備好精緻的早、午餐，一改以往對於嚴厲婆婆

的看法，她認為她現在很能體會以往婆婆在大家族中所做所為，即使這樣封閉的觀念與她有所衝突。林媽的先生更是百般呵護，也對林媽與夥伴們的成就感到驕傲，他說：「真滂瀝大自家个搵手啦。厥等逐個人做下也真煞猛，比細俵人又還卡慶。」，言下還有疼惜之意，一有空也常來店裡幫忙送貨。早晚接送，使得近六十歲的林媽每每看到先生來總是一反精明樣露出小鳥依人的嬌羞，她總是說：「我很幸福，我什麼都聽我先生的」（小鋪婦女們卻吐槽說：「她真的很幸福。先生都要聽她的。」）。而小鋪中整體條件最好的呂媽，即使婚前生活幾乎是一片順途，但是婚後的家庭適應誠然帶來不小的問題，屢屢想做出什麼的自由雄心卻般般受到阻礙。所幸在震後的生活中，為了造福受災嚴重的石岡婦女們，她找到了方向一展長才，也獲得丈夫的最大支持。或許是丈夫家族的發展，對於故鄉的貢獻情懷所致，呂媽的行為被視為延續家族光榮的表現。但是於對於呂媽自己來說，無疑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成就。而最大的收穫是呂媽家人在這些衝突過程中，可以理性的思考每個人生活角色的定義。以往家族中「男人為上」觀念養成下的丈夫，能逐漸轉換成另一種視角，學習欣賞妻子的作為，理解丈夫的責任並不只是提供一個經濟無憂的生活環境，而是能夠重視對方自我的發展空間，協助她實現個人的理想。他從最初的認為妻子只要「顧好家」以及男性就應該有的「腳尙(角色)」等觀念，看到呂媽全力的為災區婦女就業奔走，漸漸體認這是「為到故鄉，細俵人也無恁簡單个事情。」、「細俵人替佢擎腳好咧。」，轉變成以實際的行動不斷的給予呂媽建言與支持，包含口味上的測試、改善產品的包裝，並且在行銷上處處運用自己的人力資源，開拓行銷市場。這一點呂媽心存感謝，同時由於創業過程中對於傳統美食的認識，間接也認識到客家族群的特性與概念，轉而對於婆婆過去在家庭生活中種種處事的觀念與態度，達成尊重和理解。呂媽自己的努力也影響孩子們的學習態度，這是小鋪婦女們共同的特點，當然也包括實質上媽媽對小孩的關愛，就像呂媽說的：「他們當然都愛啦。媽媽會給他們零用錢，不用處處等爸爸給。」。而每位小鋪婦女的子女對於媽媽們的表現都充滿感激與佩服，也成為自己努力的動力與楷模。就像劉媽在工廠上班的二女兒所說



的：「媽媽真的很辛苦。當爸爸過世後，她表現的很堅強。媽媽是家裡的支柱。小鋪那麼忙，還要照顧家裡的橘子園。她那麼認真的學習連我們也趕不上。」。林姐的兒子也是如此表示：「同學知道我住石岡，就問我石岡有個很有名的石岡媽媽她們的產品很好吃。我告訴他們那就是我媽媽，她們還不相信。直到我拿相片給他們看，她們都感到很佩服。」、「媽媽做事『認真又煞猛』，不服輸的態度，是我學習的榜樣。」，因此林姐的兒子和女兒唸大學就開始助學貸款，自己打工繳學費，幾次林姐夫妻兩人想要提供協助，孩子們堅持自己努力看看。婦女們以這樣的年齡還如此認真努力的表現，激勵子女們在學習工作上的態度。

即使是家族內部對於婦女們的表現，也有極高的評價。雖然仍不改以家族的思考點來出發，如「該係吾等林屋个。做生理，真會真分人阿譚(on33 no31，稱讚)哦。」，來自林連家的一位阿伯這樣的表示。九房村的黃家旺族的一位阿婆也對黃家媳婦呂媽表示：「該個婦人家真慶，自幼都係一個人物頭。地動後，頭路搵來異成功，普通人踎佢毋到。」。劉媽也說到自己連娘家都很稱讚，兩位開工廠的哥哥更是處處幫他們推銷產品。

災後婦女的主體表現，促使家庭成員重新看待家人彼此的互動關係，改變家庭內部的組織氣氛，重視彼此內在的感受，增加家庭成員的親密感。特別是改變了對於生長在石岡傳統伙房社會體系下配偶的態度，從輕視婦女角色的想法，轉而積極支持妻子的作為，調整家庭事務的分配位置，相互協助與體諒，使家庭氣氛更為和諧緊密。

## 工作中的婦女

婦女為了重建家園，走出家戶，尋找工作的機會。婦女參加小吃烹飪研習，以傳統廚藝為底蘊共同學習，並通過認證，共組傳統美食的實體店鋪。從村里關係進入同儕關係，再成為工作夥伴。儘管小鋪在不同的階段，組織成員有所不同，婦女們珍惜這難得的工作機會，竭盡發揮自己的長才。面對耗時、耗體力的烹飪烘焙工作，婦女們堅持著彼此共同的目標，咬緊牙關苦撐。雖然，團體的組織運



作以及實體商店的經營充滿學問與挑戰，並非婦女僅僅依靠單純的烹飪技術與堅定信念就可以解決的。所面對的領域是婦女們始料未及，也是當初支持單位雖有意識到但也愛莫能助的。婦女們可以確保每一個螺絲釘都能運作，卻無法確保一群組合的螺絲釘穩定運作。而第一次集體合股、地位平等的婦女群體是從未有的對待也是複雜的體驗。

不以結果而論，婦女在工作中的表現已經證明自己有維護經濟、支持家庭的能力。這些婦女甚至取代往昔由男性扮演家戶之主的角色，承擔整個家庭重建的重責大任。<sup>100</sup> 中年婦女有能力可以走出家庭、走出果園、走出鄰里，進入到社會職場的場域。婦女群體也可以自主的角色分配、任務分工，調合運作。同時，延續伙房家庭內婦女角色的細膩，使得婦女更能「將心比心」、「結伴群聚」、「女人更懂女人」，彼此更靠近的親密感。雖然這樣部分的親密感容易造成團體的分裂，但整體而言，小鋪的工作提供婦女實現自主能力與自治的空間。

小鋪的婦女們，腳踏實地，任勞任怨，卻要經歷解散與改組的過程。這並非婦女在工作上的錯誤，而是與傳統結構下的性別分工影響有關。婦女長期以來被分配在家務的勞動上，鮮少有與其他婦女群體共事的機會。鄉下婦女經常處在被支配的地位，處理瑣碎的事情，以至缺乏組織規劃、溝通協調等進行大規模運作的能力。即使，小鋪工作前的烹飪烘焙研習或是婦女參與的媽媽教室、家政班等，甚至是災後各公、私立單位組織，也都很少提供組織運作、人際關係與財務經營的訓練，特別是面對財務分配與人事管理的敏感問題。因此，要運作如此人數眾多、規模龐大如公司般的組織，而且每位既是「勞」又是「資」的角色關係，稍為處理不慎，產生的誤會或糾紛，解散或重組是遲早的事情。

儘管如此既勞且資的工作關係，難免互有「相鬥」或「相 dak53」。但婦女在工作上的體驗，徹底扭轉地方與婦女自身對於女性群體的看法。從正面來看，

---

<sup>100</sup> 石岡地區地震後，幾個村落伙房家族分支的男性面臨房子的倒塌、農作的傷害，再加上當時市場就業景氣低迷，即使災後三、四年，經常可見「閒仔」的男性群聚在土地伯公廟前飲酒、「打鬥斂」，對於家庭責任一度接近失能的狀態。這也可以從當時筆者任教的學校中，請領學生貧困救濟及弱勢家庭調查中得知。

婦女懂得「相鬥」、「相 dak53」，基本上是捍衛自我權益的一種表現，或是婦女群組對於集體權益的發言，也是女性表達自我態度的結果。以往傳統鄉下女性在家戶內與工作上的場域與性質，很多部分是以單獨的形式完成，特別是在農業工作上，經常是依農作的生長時節，接受模式化的指示規律進行，缺乏夥伴群體與原創性。加上普遍的鄉下婦女在中高齡階段也缺乏學習的動力與欲望。然而，婦女來自於災後為求家庭生存的動機，扭轉了這樣的概念。小鋪婦女們以災後實際的生活經驗書寫傳統，擴大了傳統婦女範疇的想像。正因這種傳統範疇向來有所規限，以至於對於這群災後婦女的重建生活經驗，每每有所不同或變化，都是生命中新的體驗與嘗試。而且，有別於傳統生活定義下婦女「無我為他」的概念，婦女從生活中真實感受「自我」的「存在價值」。婦女面對傳統觀念的省思，對於傳統觀念下的女性定位有所突破，打破「婦人家屙屎屙上壁」、「婦人家伴份家啦」、「婦人家盡會相難(nad21, 攻訐)相鬥」難以成事的印象。更以婦女結合「自我」為群體，實現創業的夢想，成為工作上的夥伴，心靈上的姐妹，展現出婦女工作群體的力量。婦女可以在一個場域、空間內盡情的表現自我長才，也可以不斷地相互鼓勵督促、不斷地自我學習，體會自我成就的優越感。同時也可以在人生歷程上找到值得信賴、言說、談心的對象，表達一種生命共同體的信念，使得小鋪成為一個更大的「家」，追求一個大「家」的幸福。

### 婦女與社會責任

幾年下來婦女們在小鋪實際的經營運作下，已經脫胎換骨。雖然婦女們外表與言談間仍不脫鄉下人的樸實質拙，但已經很能夠掌握到經營銷售的門竅，卻絲毫沒有商人汲汲營利的味道。由於往來之間，面對不同的消費群體，深刻的感受到民眾對於「石岡媽媽」的敬重與疼惜，更增添婦女們體認社會責任的意義。婦女們從個體到群體，從自我到群我，從家庭到小鋪，小鋪成為另一個群體的「家」，小鋪成為一個群體的「我」。這個群體的「我」已不單只是一份工作，一份支持家庭生活的地方。這個大「我」有更高的追求目標。而在追求大「我」

實踐的過程中，婦女們意識到「社會責任」的重要，那是一種源自於家庭母性關懷的動力與義務的擴大。小鋪婦女延續照護家人的信念，實踐在現實的商業活動裡，對於生產的每項產品都會以「關懷家人」的理念去理解賦予消費對象的責任與義務，例如考量老人的飲食健康與口感，會把「干貝 XO 醬」中的小魚乾與蝦仁去頭，去除魚蝦頭部的膽固醇與硬刺的不便。為了消費者的健康，所有店內的產品堅持不用含防腐劑的原料，使得產品的保存期限縮短也要承受。而辦桌用的醬油食材也堅持要用昂貴的手工釀製的醬油，不用低價的化學醬油，即便侵蝕獲利也要堅持。每日鋪內剩餘的產品均由婦女們自行掏出腰包購回，以確定所有現貨產品的新鮮。種種作為，均視消費者為家人、確保消費者的健康是小鋪婦女的基本信念。也就是說婦女們已經把「自我」轉化成為「公我」的領域，把這小鋪的「公我」轉為「私我」的範疇。因此，婦女義務的投身於「社會責任」的行動。

這個「社會責任」肩負一個重要的使命。小鋪是女性的組織，是一群災後中高齡婦女走出戶外，牽手經營的團體。它是農村婦女轉型的典範，它提供農村婦女創業的一個實體經驗，並且是婦女群體創業的實際案例。小鋪婦女轉變的歷程是一項重要的經驗，除了提供現代農村弱勢的婦女一個學習的機會外，同時也為傳統男性觀點下的社會提出不一樣的視界。這些婦女從不吝嗇的分享她們的經驗，經常生澀的走上講台，每一位都要分配不同的場域來發表她們的成長過程，這裡面包含如何處理婦女之間相處的問題、學習的問題、資源的取得、利益的分配，以及現實運作面對的難題。換言之，石岡美食小鋪提供一個婦女群體經驗學習的典範。

婦女們在精進自己技藝的同時，兼負起帶領鄉內婦女共同成長的社會責任，定期安排免費教導鄉內婦女廚藝的研習。特別是協助本地農村大量的外籍配偶融入客家生活。婦女們以「女人疼惜女人」的心情，協助這些婦女儘早習慣客家生活方式，提供一些客家飲食料理的免費研習課程，就如同呂媽說的：「一來學會之後可以做一些家人大大小小都可以接受的菜，照顧好婆婆先生孩子的胃。二來藉由食物的料理可以拉近和婆婆之間的距離，有共同的話題。三來提供婦女有可

以參與戶外活動的機會，讓她們在異鄉有被照顧認同的感覺。而且，外籍配偶常接觸人群之後，語言的學習也進步得很快，可以和自己的孩子相互溝通、學習。」。像這樣由地方社區的婦女自發組織參與的方式，不但讓外籍配偶自我成長迅速，也能卸除先生們的疑慮，給予配偶外出學習的機會，進而增進夫妻之間的和諧。

101

婦女們把自己的改變與成長視為一種得自於社會協助下的恩典，視美食小鋪是一種集體營造的公共財。當小鋪有所建樹時，理當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負起回饋社會的責任，回饋給有需要的個人或團體。因此，不管地方農會或是政府單位辦理活動需要美食小鋪到場協助，小鋪總會百忙之中抽出人力提供服務。甚至還包括關懷社區獨居老人照護與送餐、學區弱勢貧困兒童的補助，並且對於屢次國內重大災害提供經費或義賣的支助。就如呂媽所言：「每一次的付出就像自己當年獲得別人的幫忙，也如同家人們受到協助，內心充滿快樂和感謝。」

而當婦女們普遍有「社會責任」的認知，「我」能進入社會，社會可以接納「我」，「我」是社會的一份子，社會可以轉變「我」，「我」可以影響社會。反芻回來，成為一股督促婦女自我成長的動力。「愛教人家嘛毋好黑白教，自家盡無愛先曉得怎脣做，麼个原理、麼个方法，愛先做清楚來，啊無啊，分人ien52(扳倒)一下斯轉轉撇咧。見笑死人哦。」<sup>102</sup>林媽這麼認為。「我們現在有能力了，大家也都在看。如果不好好經營，沒有進步，啊怎樣對得起幫助我們的人？」林媽總會這樣提醒大家。另一方面婦女在「社會責任」中也形成一股隱含的自我優越感。理由是這在過去鄉間社會裡捐錢、興義、助學、施善向來是屬於公領域，是有相當經濟基礎的富貴人家或地方仕紳的責任。包含一些企業、商業、建築、醫界等組成的獅子會、婦女團或是慈善會等社團。婦女們能提供自己的力量協助類似性質的社會責任，而且更貼近地方，也無任何的黨政色彩與目的，無形中產生一種自我惕勵的優越性，認為自己對於社會是有貢獻的人。

<sup>101</sup> 一些外籍配偶婚嫁到本地，由於部份丈夫意識型態或自卑心作祟，經常以怕外配們相互結黨、對於繁瑣的家庭事務不顧、或經濟上相互比較，甚至唆使離婚等理由，限制婦女的行動自由。

<sup>102</sup> 此處ien53 為該字的音，但目前尚為此字，「ien53 轉」為華語「扳倒」之意。



## 婦女與傳統文化

在災後生活重建的工作經驗中，婦女們一方面突破傳統的限制，另一方面卻從傳統文化經驗中得到啟發。婦女以傳統飲食文化為根基，再創傳統美食的新風貌，進而肯定傳統文化的價值，展開捍衛傳統飲食文化復振的行動。使得傳統美食彰顯了客家族群生活文化中的民間祭祀與禮俗活動的意涵與精神性。

石岡傳統美食小鋪以傳統美食出發，從事的是以昔日傳統祭祀、生命禮俗或是農村生活的飲食內容為主題，以客家族群飲食文化為題材，做為小鋪行銷的產品。其中一舉成名的「蜂巢蛋糕」，是以客家人生命禮俗、節慶中不可少的「發糕」為想像，厚實的形體又像伙房起家建厝基底的「土确」，飽滿膨脹的外形滿足「發」的意象，具有現代的創意又不失古樸的本質。因此，美食小鋪引申拓展的意涵包括美食創作的主题、操持的主體及空間的意象。更具體的說就是食物、母親與廚房的想像。而特定的勞動空間與影像形成消費者對母親的一種記憶，母親的身影是一種想像、製作食物的過程是一種想像、食物展現的目的也是一種想像。這些想像以傳統客家聚落為背景，並且從九二一的苦難中出發。因此，整體表現不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直射客家族群特色的核心，成為傳達客家文化的媒介。簡言之，傳統美食文化就是客家文化的想像。

小鋪在客家文化的表現上提供了幾項客家族群特質：其一，從特殊視野下客家婦女勞動、獨立、講求內在、無怨無悔，獨當一面的剛毅性格等特質是普遍對客家婦女的印象。同時母親---廚房的印記，拉近消費族群的認同心理，就是疼惜廚房內終生勞碌的母親，是幼時溫暖和生活中心的記憶。加上歷經百年來大震下苦難的形象，更強化了客家婦女的概念。<sup>103</sup>其二，客家族群的飲食文化內涵就是一部客家族群的生活史，客家的飲食內容涵蓋整個群生活習俗、祭祀禮儀與地方

<sup>103</sup>有關強化客家婦女特質的概念，儘管筆者不願意如此簡化地方婦女在生活的想像所歸屬的特殊意涵，如此易於忽略生活在共同地區與其他地方上不同族群婦女同樣為生活付出的努力，但在此研究的主題以及地域的屬性上，為災區重建的公、私團體與部門，如勞委會、農委會、客委會、地方社會局、鄉鎮公所甚至是地方家族等，從不同視角上，依勢為小鋪婦女們的努力塑立成一個典範，至少是一個激勵人心正面發展的方向，也喚起對於客家族群的凝聚。因此筆者順此方向的推展，表達小鋪婦女對於文化上努力的成就。

的獨特性，包含客家人生活的觀念、態度與方式。因此，客家傳統美食是一個媒介，這些媒介的再現也就是傳遞客家文化的工具。加上近幾年來整體環境不斷強調客家文化的復振下，傳統美食小鋪的組合成為彰顯文化特質的力量。

小鋪婦女成為承載這些客家文化的載體，小鋪的運作與客家息息相關，不管是產品內容、對外行銷或是婦女意象，「石岡媽媽」就是客家的一部分。2005年這群婦女在得到客委會舉辦的客家美食大賽銀鼎獎之後，儼然成為客家文化的代言人。同時由於石岡地區屬於客家族群中佔少數說大埔客家語的客家人，更成為大埔客家彰顯族群文化的薪傳者。而這樣文化的薪傳者不僅要熟捻具有的方特色的傳統食材製作過程，更要深入探討背後形塑的過程，包括運用的時機與方式。不僅於此，為了搭接現代人的飲食觀念、消費型態，小鋪婦女汲取傳統飲食特色，推陳出新，製作出創新的食品，有濃厚的傳統味道，又有嶄新的時代觀念。例如婦女們遵循古法製作家人喜宴愛吃的「大封肉」，過去傳統農業社會特別喜愛這些油膩肥美的豬腿箍肉，採用焗滷的製法，搭配筍干梅干菜。然而小鋪婦女為了現代飲食的健康，改善過油過膩的缺點，於是將豬肉切成四方約 8~10 公分的立方體，焗滷後撈起擺入襯有青江菜或蘆筍鋪底的四方白瓷盤的，看起來高貴雅緻；又如將以前女方婚嫁時製作甜米糕為吉祥陪嫁禮品或祭拜地方神祇用的甜米糕，亦或是冬季補健強身的甜糯米龍眼糕，加入以往為保存食物浸置的紅麴醬，並壓入 5 公分的磨具，製成消費者一口入嘴、易食易攜帶又養生精緻的紅麴龍眼米糕禮盒，成為暢銷商品。此外，客家人以製醬出名，依照生活方式與生活資源就地取材，以醬佐食以醬製菜或以醬為食，分別把醬料的輔從地位發揮得淋漓盡致。小鋪婦女研發紫蘇梅醬，將尋常屋邊栽種可食可景觀的紫蘇與當地盛產的梅子，一改以往的紫蘇醃梅，加入紅麴製成紅麴紫蘇梅醬，無論是當作沾料或是配菜都擴大了傳統食物與現代用法的想像。

除了飲食材料之外，小鋪的包裝上採用小石磨印記，石磨本質樸拙無華卻是傳統米食文化中產出的源頭，要不停的勞動運轉，才有溫飽馥郁的食物。而樸拙無華卻堅硬無畏的材質能磨出纖細瓊漿，更呼應著傳統客家母親外表與內在的意

象(圖 5-2-5-1)。



圖 5-2-5-1 文建會委託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設計以「石磨」為字的造型設計。

在這樣的過程裡，婦女們意識到尋找傳統食材元素已經不只是創業與產品的一部分，而是婦女們承接了傳統的技藝與記憶，這是現代人忙碌生活中所不能及又無法得到，卻又嚮往回味的部分。這個部份包含食物實體與它豐富的精神性。這也為甚麼在筆者訪談的男性訪問人之一會如此回答：

僱真心羨厥等曉得恁泥頭擺傳統个煮食，該做人薪白毋曉斯會慢慢同家娘無都長輩學習，兩儕共下將會漸漸了解，傳統个食物係一個媒介，在學習个過程裡肚，家娘有機會接納變成自家个妹共樣，家倌家娘同薪白又有共同个話使得講，不但古早味毋會流失，一旦無人曉得，該斯像根斷撇个樣，跌撇就一屑都無麼个，吾侬吾妹一日到暗知食漢堡、披薩，下次擺大漢毋知會變麼个人？<sup>104</sup>(輝哥 090918-)

一語道出食物傳達族群文化溝通、認同的意涵。而這樣的問題也逐漸反映在農村婚姻的結構上。近年來台灣鄉村社會婚姻結構丕變，由其是需要勞力繁重的農業地區，出現大量的異國婚姻。外籍配偶要面對生活困境以及融入當地生活已經是一件難事，遑論要進入當地文化的層次。因此，文化流失是必然的問題。面對外籍配偶這一代能夠理解地方的歷史、家族的演遞以及生活的習俗是一個需要更深

<sup>104</sup> 本段敘述華語意為：「我真心羨慕她們曉得像這樣從前傳統的食物與烹飪，做人媳婦的不懂就要向婆婆或是長輩學習，兩個人一起才會慢慢了解。傳統食物是一個媒介，在學習互動過程裡面，婆婆有機會接納媳婦成為自己的女兒，公公、婆婆和媳婦才有共同的話題。不但古早的廚藝烹飪不會流失，一旦流失就沒人知道了。就像根斷了一樣，斷了什麼都沒有了，我的兒子、女兒一天到晚都只知吃漢堡、披薩，以後長大不知道會變成什麼人？」

入探討的議題。小鋪婦女們有感於此，即使對於文化傳遞是一個巨大的持續工程，但是咸認為自己如今有這樣的機會與能力，部份也是拜傳統文化調教之賜。所以面對這樣的漏洞，能補多少就補多少，至少教導飲食部份有安定家庭力量的功能，於是開辦客家美味醬菜班、拼布縫紉班與紅麴創意料理食譜等，鼓勵各村本地與外籍配偶都能免費參加。同時在教導製作的過程必定涉及食材原料、使用方式、時機與背景環境等議題，也在無形中導入地方的歷史、宗教、族群的特色，在加上一些創新的研發與觀念，使外籍配偶能在新舊的環境中調和適應。

婦女們可謂是命運使然的以傳統飲食技藝為基礎。逢時、逢地的需要它、運用它。驀然回首，發現災後一路走來，所用所學的竟是自己從一個地方、一個族群、一個性別歷時脈動下的生活經驗。這種原本為支撐災後生活所想要脫離的傳統限制，在創業中卻又一肩挑起的傳統飲食技藝，如此的充滿濃郁的族群文化內涵，並且延續這樣的氛圍，進而了解傳統文化脈絡的發展與維護傳統文化的精神性也成為自己的責任。婦女們取擇於傳統，用之現代，一躍成為傳統文化的傳遞人。2010年小鋪婦女更承接的方文化局計畫出版傳統小書的製作，目的是以兒童繪本的方式，以婦女們在傳統生活習俗、節慶的生活的親身經歷繪寫成書，讓兒童閱讀。筆者有幸在這之中提供三次共12小時的課程，分別介紹客家族群、客家習俗、客家婦女以及分享筆者在廣東大埔踏查所拍攝的大埔客家美食。過程中分享、討論、提問、反思、踏查與實作，更激盪出閩、客習俗與文化地域性的差別。經過這樣的歷程，筆者可以深刻的體驗到，小鋪婦女對於自己在文化承傳上的角色是非常迫切的。有別於傳統婦女的束縛，這並不影響她們在食材的創新研發上。婦女們展現開闊與接納的胸懷，反而經由這樣對於傳統文化更深入的理解，在產品的製作與研發上，有豐富的元素與切身的感情投入，呈現出的產品就更具豐富的生活性與文化特質。

## 小結

傳統女性一生扮演的多元角色，在支配的賦予與主體選擇之間拉扯。災後生



活重建中的婦女能有主動參與、選擇與行使自由意志的機會。婦女經歷地震的恐懼與參與創業的經驗裡，透過一連串生活與工作的體驗，不斷的反芻、澄清、選擇、轉化、認可、傳遞與珍視的內在機制，了解女性主體的意義。對於女性主體的認知，跳脫過去傳統婦女被形容的「人講細妹人係菜籽，請裁風仰循吹...」的樣貌，或是「一生人个生活，麼該東西都放上去分人切剝，像一塊孔孔缺缺个砧枋」，不再像「細妹人啊，請裁人使橫使直，係汝唯一個路」的生命描述。相反的，由於災後婦女主體意識的產生，體驗自我存在的價值，婦女搖身一變，重視自己身體、心理的感受，抒發情懷，在各種角色間表達出自在的權力，成為一位自在裁切、主宰砧板的人。而婦女這樣的自在並不獨斷、跋扈，而是在一種漸進穩定的狀態下，促使婦女與家庭成員的關係上有更廣闊圓融的空間，成員能重視彼此的感受，增加家庭內部的親密與維繫的力量。特別是扭轉石岡傳統伙房社會體系下男性的觀念，轉而積極支持妻子的作為，使家庭氣氛更為和諧緊密。

同時婦女結合彼此為群體，成為工作上的夥伴，心靈上的姐妹，展現出婦女工作群體的力量。婦女表現自我，相互鼓勵、成長學習，體會自我實現的優越感。婦女們從工作上彼此信賴，享受言說、談心的私密感情，表達一種生命共同體的信念，小鋪成為一個女性們的「家」。這個共同的「家」，其核心的基本價值是以「家」的概念作為發展信念，延伸對於「家人」關懷，所發展出女性的自由意志與集體意志的表現。這是屬於社會責任的範疇，提供家庭成員之外的婦女、老人、小孩與弱勢族群的關懷。這樣自發性的回饋又轉化為自我學習成長的動力與責任感。婦女意識到無論工作或學習都是紮根在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婦女不斷的研發創新，從深厚龐大的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因此，點出婦女所處在傳統文化位置上的意義，使婦女成為文化中的一部分，成為承載與創新文化的人。小鋪婦女有能力在這樣的位置上「建樹」又「造林」，在這樣傳統飲食文化的根基學習後，發揮普及造林的功夫。一方面承襲傳統的製作技術與方法，將過去傳統飲食的內容能繼續保有；二方面疼惜女性一生為家務操持，以愛屋及烏的精神照顧鄉內的婦女。除了教導傳統美食製作之外，以群體合作的方式，改變傳統婦女工作

上與社群上孤單、獨立的結構；最後婦女們能深入探究傳統飲食所代表的背後意義，從質疑到肯定。推陳出新，能不墨守成規，合時合宜的貼近現代人生活的脈動，將焦點從食物的本身移轉到製作者的生命態度以及族群文化所代表的意義。

災後婦女以女性主體出發，歷經生命苦難與自在的轉折，流轉在家庭上、工作上、社會上甚至是文化上的生命價值。婦女展現女性主體活潑的生命力，主宰自己的生活內涵，重新書寫傳統對於女性的認知，在現實生活中與族群文化之間找到自己的生命位置。





##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以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探討客家婦女面對強震後所改變的環境下，呼應生存環境所採取的選擇與策略，以傳統美食小鋪展開生活實踐，拓展主體生命價值的意義。婦女的歷程涵蓋社會文化、生活制度、自然環境、與生命主體的變化，也包含生存現實與價值體系的對話，以及主體認知與客體概念的互動。在人類學的多種視角觀察其形貌的變化，使我們可以從傳統建構的客家婦女印象中撥雲見霧，探知現實發展中客家婦女回應生活的真實經驗。因此，「客家婦女」不再是一個形而上固定的標籤，它既是一個承襲傳統經驗，也是持續發展的具有現代性的動態結果。特別是將此議題放置在九二一災後的變化裡，女性主體為了現實生存所展現的選擇與調適，進而對於客家婦女的生命變化表達了豐富的多樣性。

客家婦女是一個承襲傳統經驗的持續動態結果，這裡指出兩個思考提問：首先，傳統經驗下的客家婦女是如何形塑的？第二，它是一個持續動態的結果，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他的變動？以及如何的改變？首先回應第一個思考的問題，過去對於客家婦女的研究指出客家婦女顯然是凸顯地域與族群的特殊性格所表現族群特色的方式，鑲嵌在婦女的生活內涵與精神層次上(見第一章第四節)。按照 Durkheim 的說法這是一種集體表徵的體系。一種構成觀念的架構或文化的格調，藉著它，社會團體中的成員對自己描述它們自己的社會與影響它的事務。也就是說它在人們經驗的世界形成了感官上的固定性與穩定性，以及周遭事物所投射的價值評斷(轉引自黃應貴等 1981: 194、197)。研究者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選擇不同的視界與切入的觀點，表述研究對象的展演的結果，形成論述的立場。這樣的結果雖然可以反映婦女在客家的生活經驗，但與婦女經驗的現實生活是有差距的。因為它難以說明婦女的想法如何？為何如此？感覺是什麼？而第二個思考正好提供了前項提問的答案。生活是一個動態的呈現，顯示傳統經驗會隨著時空變換、生活環境做調整，也就是說明了它可以改變的事實。「傳統經驗」並不



一定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固著、僵化，它一方面維持過去生活的慣性，一方面也會因應生存條件、生活環境變化進行調適，鑲嵌在當代的生活方式中。因此當代人所表現的生活經驗，一部分履行了過去傳統慣性的內容，一部分也配合現代的生存所做的選擇。這樣的展現結果，實踐了當代新的、變化的生活方式，也保有「傳統經驗」的元素，持續的傳遞演化著。

九二一地震造成巨大的生存空間變化，引發石岡客家聚落中傳統架構崩解的可能，呈現出有別於生活慣性的發展，直接撞擊人性心理的層次，碰觸到體認個體生命存亡的問題。這些傳統社會與生活形貌的暫時剝離，個體表達的是超越性別對於維護生命基本生存的生物性本能。William McDougall(1908)認為是人類避害本能的表現。<sup>105</sup>心理學者則認為重大災害造成個體心理的創傷，意即人類主體本能的失序或失能，所強調的是產生如何的結果與如何復原的路徑。對此主要是探討個體生理與心理運轉的機制。心理學者就以災後創傷成長的經驗探究個體心理從創傷到復原的歷程，試圖指出人性心理如何對應環境變化，並發展出普遍與變異的軌跡(參見第一章第四節)。

然而，真正影響也必須面對的是已經被改變的生活形貌與婦女急欲恢復的慣性生活。這種從生理、心理改變進入到真實的生活，所有的思考、態度、行為與最終的決定，也都會朝向原來塑造特定的風俗、制度、思考模式的社會之中。因此，石岡婦女必須要對改變下的自然環境與生活空間做出回應。Steward(1955)認為環境是文化背後創造性與限囿的因素，文化對自然環境的調適，必須包含兩個面相：環境形貌本身，與包含技術和經濟組織之環境開發的文化安排(轉引自Hatch 1981：129-142)。<sup>106</sup>也就是說環境限縮了人類發展的條件，卻也因應這樣限縮，人類得以發展出特定的生計體系與文化的獨特性。同樣的石岡婦女面對災

<sup>105</sup>社會心理學必須說明個人心理的天賦傾向與能力如何形成所有複雜的精神生活；反之，這種生活又如何影響個人天賦傾向與能力的發展與表現。因此William McDougall以心理本能的角來詮釋人類的生活反應。人類的本能包含避害、好鬥、拒絕、哺育、求偶、求新、服從、支配、合群、求食、收集、構造等本能，並且依序伴隨著懼怕、憤怒、厭惡、母愛、妒嫉、好奇、自卑、自負、怕孤獨、食慾、佔有慾、創造慾等情緒反應(俞國良 2000：18-19)。

<sup>106</sup>Steward雖然指涉文化整體與生態環境的關係，但客家婦女原本根植於客家文化且有不可分割的必要性。因此地震造成環境的重大改變影響著客家婦女，也勢必左右文化上的變化。

後驟變的環境：伙房的具體環境是被改變，農業生產的環境是被限縮，社會就業的空間窄化，高密度的死亡傷害分配在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生存的條件受到威脅。即便災後學者所提出的資源支持或復原理論(同上引)，也是設法改善災後的生存環境，提供輔助或是減少環境對於個人限縮的條件。婦女採取的相對作為必須要在這樣被改變的架構下思考、選擇與決定。這樣的過程不斷的在災後重建的生活中重複，我們無法以單純Tylor(1881)認為人類的社會行為是理性的思想過程判斷或Boas(1910)以人類行為受情緒與習慣的支配來分辨(同上引：23、62)。<sup>107</sup> 相對的，Rosaldo與Kroeber則提供了比較明顯的看法。Rosaldo(1984)所言：思想不會離開情感情緒而獨立存在，而感情情緒是由文化所形塑，也離不開思想而獨立。<sup>108</sup> 顯示災後客家婦女所受的影響與改變是經由思想、情緒、文化與情境參雜互動的結果，因此小鋪婦女無論是走出家戶、接受訓練、解散組合、結群發展皆有上述因子的存在。而Kroeber則認為：探究人類文化的發展上，文化有其基本形貌與次級形貌的區分。基本形貌指向生活的實際事務，特別是求生存與生計的問題。次級形貌指向創造驅力與嬉戲性實驗的表現，特別是在文化細目中更加精心設計的傾向(同上引：108)。小鋪婦女之所以選擇傳統美食做為災重建生活的工作，無外乎是維護最基本的生存。然而取決於傳統客家生活中的飲食文化為基礎，更進一步發展成兼具精緻與現代性的文化創意產品。無論是婦女本身或是傳統美食，皆已成為石岡客家族群的文化概念，而且有別於傳統刻板認知的印象，具體點出了婦女行動的目的與基礎。

如此以個體變化的層次穿透了客家婦女／女性／個體的界線。對於以客家婦女為主體本身的敘述，在過去客家議題的探討上是少有的經驗，我們普遍地、習慣地直接套映在「客家婦女」的印記上。因此，回應客家婦女是一個承襲傳統經驗的動態結果，所表達的深層意義，就是主體對於生活環境變化所做出的生存選

---

<sup>107</sup> Boas認為人類行為是情緒的結果，並且反覆形成習慣。而文化是歷史的、衍生的、獨特的，必須採取主觀與內在的認知，並且透過文化的傳遞與修正來說明(Hatch 1981：23、62)。

<sup>108</sup> 轉引自胡台麗等(2002：2-3)情感、情緒與文化一書之導論所言近代民族誌資料中顯示社會環境與個人經驗對情感、情緒反應之重要性。

擇以及對於主體本身的認知。這樣的選擇是為了家庭，也為了個人，無關女性主義對於兩性資源分配與權力平衡的訴求(謝艾潔 2002、葉怡文 2004、陳明惠 2006)。因此，呂玉瑕(2008: 617)就表示「在艱困環境下，存活的韌性所發展的家庭經濟策略，影響女性的資源與家庭權力的關係；經濟不穩定的家庭不得不採取調適的存活經濟策略，女性負擔家庭生計的角色受到重視，因此提高了家庭內的決策權力」等等。它所展現的是災後婦女為求生存契機，以過去生活經驗的利基，發展出適應變化的生存策略。婦女顯然採取非慣性下的文化生活形貌，獨立思考、走出廚房、女性結群、學習新知、經營事業乃至於獲得從崇高的榮譽。尤其是婦女主體本身的態度與選擇的過程，一部分將性別的角色：女性、媳婦、母親、客家婦女等意涵發揮極致；一部分卻跨越性別的限制：事業經營、關懷鄉民、社會救助、文化傳承。將以往所謂「細佬人」做的事，甚至是「驚人(ngau52 ngin113, 能人)」不容易的事，發揚光大。最重要的是暫時卸除客家、解除傳統、擺脫性別的印記，回到以女性自身為主體，展現言說、表達情緒、宣洩情感、自我選擇與實現自我。因此顯而易見的，石岡災後女性的生命經驗，並不適合以兩性競合的關係來看待，也不是兩性優弱勢力的消長，更不是女性主義強調爭取女性自我權力，或與父權抗衡的行動；相對的婦女們單純是為了基本生存與家庭生活，以及災後家人共同珍惜凝聚的情感，所激發擺脫束縛、不顧一切的生命動力，完成婦女為主體的生命經驗。這是一個因勢而為、順勢發展的結果。雖然災後小鋪婦女的发展成就是具體、可觀的，但成就的本質還是歸究於維持現實生活中基本生存的要求，應視為衍生的結果。研究中也發現隨著重建工作的復原，這樣的歷程又回復到個體／女性／客家婦女等傳統慣性的生活秩序中。然而這個「傳統」已經經過選擇、試煉與調整，有其傳統的固守與適應現代的彈性變化。

對於傳統美食小鋪的探究，從 2001 年的接觸到 2008 年筆者從人類學民族誌的觀點出發，以災後客家婦女生活主體的視角來理解客家婦女所展現的生命經驗。爾後將近兩年的參與觀察，發現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正是個體生命歷經災後變動，穿透人性心理與生活實體以及傳統客家婦女三者間交互

發展的結果。特別是經歷九二一地震後的婦女們在傳統美食小鋪的發展過程中，以女性為主體，呼應客觀環境變化展現的生存策略，表現出災後個人心理所發展具有普遍性與變異的過程(吳英璋、洪福建、蕭仁釗 1999、林耀盛 2003、胡欣怡 2005)，以及有關災後資源理論對於個人與家庭復原關係的討論(蔡素妙、洪寶蓮 2001、許文耀 2003、林秀芬、馬小萍 2004)，亦或是對於災後生活重建中婦女參與的經驗等研究(何玟娟 2002、楊金燕 2002)，提供了與心理研究者與強調女權發展者對話會的機會。尤其災後的研究時間幾乎都在地震後 2 到 3 年內，偏重事件後急性反應歷程(林耀盛 2003: 8)，或是來自震後幾年內發展變化的研究所得，缺乏長期性經驗結構的觀察及更巨觀且細緻的實證。筆者 2008 年至 2010 年災後小鋪婦女的研究觀察，正好續接這樣的驗證研究與結果討論。

胡欣怡(2005)在九二一災後石岡、東勢災區的研究，認為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中個人歷經災難與痛苦事件後變得堅強，並能促進個人積極的轉變，產生的正面結果。這種個體質或量的正向轉換與提升，表現在「自我」、「人我」以及「世界」的分際中。筆者從災後小鋪婦女的生命變化中適度的應證了胡氏的說法，認為自我成長在於個體自我感重建，包含信念、情緒、行為、人格層面的成長。災後婦女脫離過去處於生活中被動的狀態，對生命態度轉積極，重視自己身體、心理等感官的需求，是為個體自我感重建。婦女表達不用在意他人評論著「細妹人識麼个?」、「毋驚見笑」、「恁姪衰人」的話語，林嫂可以從她黝黑的腳趾上，塗抹著鮮豔的紫色或粉紅色指甲油，堅定自己身體與信念的選擇與作為，就像林嫂說的「往擺總下俵體諒厥等(gia33 nen35)，這滿無為自家想，愛等到死係無?」，或是劉媽提到「俵這一敢講哦。有麼个俵斯講，聽毋聽係一回事，盡無俵講出來咧。哪係要比太聲俵毋會輸人啦。」、林姐講的「見往擺愛在眾人面前講話俵做下真驚生，感覺一無知識，毋敢講，這滿麼人來俵就照常講。膽在咧。」以實際的行動闡述自己的想法，或是林姐提的「俵也會驚、也會愁(sau113)，連看電視都會流目汁。」流露出自我真實的情感，甚至是大伙對江媽「別人是將、士、象、車、馬、炮，她是邊邊的小卒，做吃的不能沒



有小卒。」的認知，而江媽自己認為群體間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來，並不用在意是否她是主角或是別人給她的定位等等，具體的應證胡氏創傷後成長研究中自我成長的部分。

此外，胡氏認為人我向度的成長，表達的是個體同理心增加與人際間互動關係正向轉變。同樣的小鋪婦女對於災後至今，無論是大範圍的七二水災、八八水災，或是消費顧客、本鄉的外籍配偶、獨居老人、弱勢家庭等等，不但在心理上表達同理的感受，更以具體的行動表達人際間的關懷。例如對災區居民捐款或義賣、考量老人的飲食健康與口感，會把「干貝 XO 醬」中的小魚乾與蝦仁去頭、以「女人疼惜女人」的心情教導外籍配偶客家家常菜製作、關懷社區獨居老人照護與送餐、提供學區弱勢貧困兒童的補助等等。這些同理心的社會關懷，林耀盛(2003:43)甚至引用 Fothergill(1999)角色涵化(role accumulation)的觀點，認為歷經災害後的婦女面對家庭工作和社會的多重角色衝突裡，經由他者的互動過程中折衝認識自己，進而發展心理福祉感，自信獨力與自我肯定，促使婦女投入社群工作打造新生活的氛圍，這種災難經驗的涵轉力量，可謂是天然災害的恩典。而人際互動的關係除了社會關懷之外，表達在女性群組的工作上。婦女們同樣是以重建家園出發，地震倖存者彼此的慶幸、遭遇與未來的困境，成為惺惺相惜、互相扶持與緊密依靠的生命共同體。呂媽提到的：「沒想到鄉土小吃訓練班會成為婦女訴說、宣洩、抒發壓力與感情的場所，也是除了職業訓練外的另一項功能。」。而回應這種人際的互動，真正改變的是對於家人相處的關係。林姐的先生會主動分攤家庭內的勞務，把家裡整理的井井有條，洗衣曬衣，擔任起「男僕」的工作，特別是改變以往的脾氣，孩子們樂於親近。近六十歲的林媽看到先生來接她下班，總是一反精明樣露出小鳥依人的嬌羞，她總是說：「我很幸福，我什麼都聽我先生的」。呂媽理解自己原生家庭和知識份子的背景，做為一個客家媳婦，對於婆婆形成龐大的壓力，她認為沒有拉近雙方的距離自己有很大的責任，自己應該更深入的了解一個家族的生成背景與發展過程，也要能體會婆婆的失落感。

胡氏認為世界向度中呈現個體體認無常的觀點，看待生死關的轉換，進而把



握當下化為積極的行動，並且重視生命的優先性。同時，面對生活與責任，建構生存的意義，以宗教靈性的觀點看待生命的核心，展現人生的智慧，珍惜現狀。這樣的結果也顯現在小鋪婦女災後的生命歷程上。林嫂幾次的婚姻遭遇，使她相信人生是一種躲不過的宿命，自己雖然逃不過，但至少要能夠順從自己的個性，忠於自己的想法，即便是一個不算完美的婚姻。這樣的感覺在地震後特別的強烈，一生中過去的對與錯，負我或我負的責任，在強烈地震後的生與死之間重新歸零。尤其看到地震後生命的脆弱，林嫂認為與其計較那麼多，老天爺給與每個人的路，能夠走下去的便是好。因此，對於生命中遭遇的人，選擇背叛婚姻的行為，從最初的痛恨到最後的承認，那無所謂於道德，而是一種被包覆在宿命之下忠於自己生命的選擇，這也包含自己。因此對於過去婚姻中他者的忠誠與否，都能寬容與體諒，反倒是對於曾經寬愛自己的人，還有一絲虧欠與回報；劉媽曾抱怨平日要從三餐開銷中節樽使用，攢出些零錢來，但是後來想一想，先生那麼辛苦跑貨運，自己若沒有調整開銷不也是使用掉嗎？這樣全部花掉難道日子就有差別很多嗎？反倒是因為有了這樣的限制，讓自己對金錢都能很謹慎，子女也都沒有養成浪費得習慣。如今回想起來，她可以了解先生看到她的辛苦與不捨，只是沒有說出來。她認為這樣的過程冥冥中就是讓她成為一家之主做準備表。「恁起來自家係幸福个。有恁好个老公、有恁惜己个家官、有照顧己个家娘、有恁想愛又有孝个世細。還有麼个毋盼得？自家个老公一定嘛毋願看到自家變恁泥？」，她能認清先生過世的事實，整頓自己，領悟自己生存的意義。她也很感謝地震前的阿婆不厭其煩地教她一些客家習俗食物的製做，也從新看待以前被自己厭惡的繁瑣節慶事務，她認為這樣的養成基礎使得她有機會從事現在的工作；呂媽說的「地震都震不死了，還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嗎？」，這樣的態度以及原生家庭給予她正義助人的使命感，使得她在這樣的逆境越挫越勇，如魚得水。她說：「沒有想到自己可以做那麼多的事。那麼了不起。」。

除了回應心理學創傷成長的研究之外，重建過程中災區進駐一些外來輔導團體對於農村的婦女進行安定心靈、心理重建的活動。特別是對於傳統農村的女性

來說，敞開「心理」與「心裏」的問題，紓解地震造成潛在的壓力，在傳統的社會中並不是容易的事。然而透過如此不同於婦女生活經驗的轉化過程，何玟娟(2002)認為激發了女性的自覺，並且挑戰父權，實踐女性賦權的可能性。何氏以石岡媽媽參與心靈重建的輔導，運用民眾戲劇的概念以「身體遊戲」來表達自己的意念，自己的生命經驗就是戲劇的材料，察覺自己，說出自我，自己演出自己。進而從廚房走到舞台，反思所處生活角色的種種問題，挑戰系繼嗣結叢下傳統伙房桔鎖的觀念，轉化為實際的生活行動，體驗婦女賦權的可能。這些石岡婦女在戲劇的策略性引導下，不同階段分別演示「地震」、「家」、「伙房」與「心中的河流」等主題，表演自己，與自己的生活經驗對話，進行批判與行動，為傳統守舊的客家地區帶來展新的思維與視野。婦女從地震中目睹人的死亡以及恐懼經驗之後，體驗人的脆弱，正視個人與身體存在的事實。這是客家婦女們自從結婚進入夫家後，執行以夫家為主的生活內涵，扮演著妻子、母親與媳婦的多重角色以來，能夠重新看待自己的血肉身體，以戲劇分離出軀體、意念與行動聚集為我的組合關係，回到以「我」為生命中心的主角。婦女回溯從地震經驗中探討個人生命的省思，並不是以地震發生為終點，而是貫穿地震發生的時間，穿透震前婦女所有的生命過程，檢視自己的所有作為，與自己的生命經驗對話。然而，地震是殘忍的，但也是一時的，不管結果如何，終將回到正常的生活。因此，婦女生活的重心也由個人的「我」再度進入以「家」為主的組合關係。「家」成為婦女地震後努力重新站起來的起點與想像，這個震後欲重啟的「家」是以婦女為圓心、自己的家，是婦女與家人親密關係的家，而不是執行、操演、承受巨大壓力、他人觀念支配下的家。然而，婦女以女性自覺後的主體與表達重建心中理想的家，化為具體行動時，卻與婦女所處的社會結構與生活環境有很大的落差。尤其婦女以「女性經驗」當作戲劇表現的題材，所觸及私領域家屋內與伙房親族間的情感、利益、以及權利等問題時，再再產生與現實生活觀念衝突和糾葛之處，村民可以從婦女所處的角色來解讀，卻難以向下挖掘生命的內涵朝向兩性平權之處去思考。

村民對於戲劇的解讀，戲是生活休閒、娛樂的一部分，戲可以天馬行空、百

無禁忌，卻不全然是真實的生活。戲中的角色，也不全等同真實生活的角色，戲中的行為，更不全然為生活的行動。換句話說，在村民的觀念中，戲與生活是兩個領域(area)，戲劇可以成為生活想像的空間，但戲的內容卻不必然當真或實踐。更具體的說，表演者在真實生活中不必為戲劇中的角色、言語、行為負責，但是演出者卻要為真實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言語、行為擔起責任。戲劇中的角色、行動受導演與編劇支配，但演出者生活中的角色與行動，卻是由現實生活的內涵驅動著。真實生活是經由歷史發展、傳統演繹與環境互動的結果，也是傳統經驗與現實經驗交融的場域。換句話說，生活受傳統經驗的影響是不可切斷的必然關係，生活經驗的演化與創新是逐步的與時俱進，與傳統不斷的對話、調適、妥協與改變的結果。一旦兩者概念明顯歧異與驟然呈現時，演出者欲把「戲」表現在真實生活中，是很難被現實生活接受，甚至會遭來嚴重的批判或疏離。因此，當婦女以女性自我的思考，演示「伙房」戲碼時，具有客家族群意識與傳統伙房概念的村民，部分已經無法隱忍這樣的呈現方式：把「女性經驗」攤開，批判與衝撞現有的「伙房」生活(即便大多數的伙房已經倒塌不存在)。婦女不但無法向村民表達婦女參與重建的觀點，反而遭來不斷的耳語與輿論壓力，認為把私領域公開，以「家醜外揚」的方式，有違客家婦人的美德(何玟娟 2002：60)。因此，即便後來石岡媽媽劇團以「心中的河流」<sup>109</sup>來呈現婦女每個生命中記憶深刻的段落，串流生命的點滴過程，感動村民。但誠如研究者所言：「是否是因為觀眾仍然是以一種『看戲』的方式來『觀賞』媽媽們的戲，對於其中的衝突場景的發聲，與媽媽們想要跟民眾傳達屬於女性的聲音，並沒有深刻的印在觀眾身上」。

石岡媽媽劇團的經驗與本研究的傳統美食小鋪婦女們災後的生命歷程，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也有許多相異之處。婦女們不但生活的區域相同，生活的方式也相同，傳統客家的生活背景也幾乎一樣，震前婦女從事的工作也類似，彼此也有互動。婦女共同經歷了這一場轟天蓋地的九二一地震，遭遇著相同的災後心

---

<sup>109</sup>鍾喬嘗試用詩意的手法，描述出女性的生命，整齣戲以河流為意象，除了象徵女性如水的生命，緩緩的流過每個觀眾的心裡(何玟娟 2002：64)。

理創傷與生活問題。兩者皆因地震後的接觸，以女性結群的組合方式運作，進而促使個人生命得到啟發。前者以接受心靈的輔導為起點，透過戲劇的表現，體驗個人生命的意義，挑戰傳統生活的概念，並且發展成女性賦權的開始。後者以家園重建的需求出發，成為工作的動力，選擇接受傳統的經驗，展現女性的能力。兩者的表現都拓展了婦女生命的版圖與發揮了客家婦女的可能性。然而兩者表現的結果，卻有明顯的不同。前者由心靈重建演變成探討女性權益的問題，變化的本質並非獲得普遍的認同與接受，即使來自婦女本身的配偶或家人，「要把家裡的事先做好來，什麼是好？要看做到什麼程度，每個人的認知都不一樣啊。」、「做戲斯係做戲。哪使得戲肚戲外分無清楚？會分人笑死哦。」、「該斯同舞蹈班、國樂班共樣，變成一個戲劇班，提供一個社區個活動啊。」兩位來自媽媽劇團的配偶及一位在地的婦女如此的表示。筆者以為這樣的結果並非意外，石岡媽媽劇團以「女權發展」做為戲劇主題，在保守的石岡農村社會確實不易接受，尤其對於傳統伙房的批判與撼動，不啻是另一次的「地震」。當外來輔導者在短暫的時間內所啟發婦女的主體意識，卻未能充分傾聽或尊重由這個實質社會所建構的生活內涵，或是了解地方文化演遞的始末與族群的獨特性格，而單以兩性權力的落差面象來解釋生活中的行為，似乎過於冒險，也難以與群眾真實的生活觀念接軌。尤其在地震後，災區居民所急迫關心的議題，並非在婦女的議題上，這與外來輔導團體所觀察與介入的視角是有所落差的。當然，這不表示災區的女性生活問題並不重要，相反的，生活的重建基礎就是家的重建，家庭的建立絕對少不了女性的參與，只是石岡媽媽劇團引發的點並不是此時此刻民眾所欲關心或理解的要項。換句話說，石岡媽媽劇團雖然開啟了傳統婦女的主體意識，卻是一個早產、急促的經驗，未能有足夠的時間與群眾溝通、解釋與化解疑義，也未能充分的與傳統觀念討論、對話，未能尊重一個地方文化歷時發展的獨特性，也就是與生活慣性的疏離(即便演出的是女性伙房生活的內容)。並且民眾對於「戲劇」與生活兩者之間觀念的落差，欲以戲劇產出的女性意識轉化民眾根深蒂固的生活觀念，是相當窒礙難行的。即便在一個震後伙房四處倒塌、傳統結構暫時崩解的機會



點，傳遞的理念未能獲得大多數在地民眾的支持，呈現出外熱內冷的情形。或許在災後初始，礙於外界對於此議題的關注，民眾對於石岡媽媽劇團有了表面上的認同與妥協，但隨著生活重建的恢復，這樣的妥協與認同卻日益的萎縮，最後又回到過去生活緩慢轉變的原點。然而，石岡媽媽劇團的經驗並不能以「南柯一夢」來看待，媽媽劇團產生的女性自覺經驗也絕非毫無意義，它讓女性重新思考個人與身體的意義，也促使女性群組擁有共享女性熟悉、私密的情誼，它至少凸顯的是女性長久以來在傳統生活下的位置與經驗，婦女的表現喚起了以個人生命為主體的認知外，也傳達了女性受壓抑與被輕視的事實，讓地震後的重建生活有機會喚起與重視兩性彼此互助依存的關係。

反觀石岡傳統美食小鋪婦女們的災後經驗，她們並無接受心靈重建的輔導，與石岡大多數的村民一樣，地震後的恐懼、驚嚇與創傷問題，迅速被災後生存與家園重建的壓力所淹沒。因此，一開始便跳脫個人位置的考量，以重建家園經濟的需要，投入工作的行列。婦女不以挑戰女性傳統的角色、位置做為女性自覺的開始。相反的，婦女運用傳統女性的經驗，做為災後行動的選擇。婦女群組所爭取的權益是以家庭經濟為考量。其行動的初衷與男性有著共同的標的，皆是為了家園的重建。女性自覺的意識是來自女性群組間互動與學習的過程，以及婦女面對工作挑戰時自我能力的發揮，更由工作上獲得的成就，意識到婦女個人的能力與影響力。這種先捨棄個人，成就家庭的出發點，即便離開小鋪工作，也能獲得村民的認同。當然，女性主體意識的發展並非以獲得認同與否視為生命經驗的成敗。一種思想、一種觀念要在地方成形甚至成為生活的方式，必先通過地方的實踐，也就是要能進入真實的生活中。婦女在重建工作上的努力，為自己爭取到活動的空間；婦女在工作上的選擇，是與傳統經驗接軌，更主導著發言的位置。婦女災後工作的選擇，在其發展上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個是源自族群傳統的概念，一個是服膺現代生活的方式。選擇與族群傳統概念的內涵，至少凝聚了族群的力量，化解了婦女改變的壓力，同時也能喚起震後外界的關注，協助婦女群組工作成形的第一步。婦女以傳統廚藝做為創新研發的基礎，發展出符合現代生活



以及飲食習慣的產品，成為家庭經濟上主要的支持來源。而女性群組發展的特殊經驗與婦女彼此的認同，是支撐小鋪運作幕後最大的力量。

對此，另一個災後發展的婦女群組團體：中寮鄉的巧手工作坊，提供了與美食小鋪類似的女性經驗。兩者互有類同、殊異，對於災後女性的生命歷程，以另一種方式來呈現，提供了對話的機會。這群南投縣中寮災區的中年婦女，在九二一地震後藉由外來的協助團體，結合手工藝研究中心提供植物染的技術，成立「巧手植物染工作室」，做為災後社區營造與創新產業，提供災區婦女經濟自主的發展機會。婦女們透過學習植物染的過程，暫時拋棄生活的壓力，彼此分享自己的心情，互相鼓勵，提供心靈上的撫慰。婦女們以女性群組的方式，試圖以植物染做為災後地方創新產業。這對婦女與地方而言是一個從所未有的經驗，婦女們從操作植物染的過程中，不僅體驗人我關係，也發展出對於土地、生態的關懷，拓展生活的領域，形塑一個新時代農村婦女發展的可能性。過程中也如小鋪婦女經歷彼此衝撞、調適與合作、學習，挑戰傳統女性的既有限制，發展出自我意識。研究者雖然以女性自主產業經驗為討論，也對於災後外來協力者與當地婦女本身發展的理念進行辯證，認為外來協力者以勞/資夥伴、產業分工的方式，發展一個可以創造地方就業的產業，有違婦女想要自主經營、自我發展的理想。產業經營、技術提供與女性自主三者間的關係，為工作坊提供了不一樣的產業走向，卻也決定了這個女性群組產業的發展命運。巧妙的是在這女性工作坊發展的過程中，研究者本身也是外來的協力者之一，她的參與也適度的影響著婦女們的發展，<sup>110</sup>甚至是左右產業生存的關鍵角色，也點出外來協力與當地創業組織間必然的臍帶關係。特別是地方產業需要政府相關計畫的支持，而工作坊一直無法培養當地婦女繕寫計畫、組織學習的能力，以至於繼研究者及專案人員退出之後，即面臨存續的問題。<sup>111</sup>這或許早在外來社區協會協助時就已成預見的結果，才會提

<sup>110</sup> 研究者協助中寮植物染巧手工作室撰寫企劃案，申請民間及公部門的資源，同時協助人員教育訓練（生態課程、美育習作）、組織及教學推廣等工作(楊金燕 2002：11)。

<sup>111</sup> 筆者於 2011 年 2 月訪問中寮鄉農會劉姓職員、以及中寮鄉紀錄片的李姓肉桂農，得知該工作坊已於 2009 年結束營業，除了大環境不佳與產品特性之外，自研究者楊金豔後，接手的馬女

出符合市場機制、產業分工的模式，卻也是引起當地婦女不同的著眼衝突之處。或許研究者自認為地方女性的產業組織獲利並不是首要目的，要放棄「追求絕對有形的利潤」，尊重在地性與女性拓展的生命經驗才是可貴之處。<sup>112</sup>這樣的協力關係與追求目標與石岡傳統美食小鋪有很大的差異。這兩個災後的婦女團體，對於災後生活的壓力有些不同。工作坊婦女以興趣集結，不是家庭經濟的主力，鮮少有急迫的經濟需求(同上引 2002：33、54)；小鋪婦女則不然，除了呂媽之外，幾乎其他婦女都是家裡經濟的主要力量，急迫需要重建家園的經費。林嫂甚至要清償家裡幾百萬的債務；林姐、林媽、江媽、劉媽都要重建倒塌的房子；游媽夜晚還要擺鹽酥雞攤；賴媽夜間到民宿當清潔人員，可以說是對於有助於家庭經濟的資源，婦女們皆善用自身的可能性，努力爭取。而對於外來協助團體的態度，小鋪婦女除了懷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之外，婦女們一直有個體認：外來的協助是各行業的專家，但他們的協助是一時的，因此對於他們的所學，能挖的就盡量挖，學會就是自己的。日後再要向他們請益，既花不起這個錢，也不一定有機會。同時大家對災區媽媽的愛心支持也一時的，沒有辦法持續長久，若要經營長久一定要靠自己。因此在經濟部專業人員進駐的同時，不管商務上的行銷、管理、財務或是產品上的製作、包裝，從廚房到櫃台事務，婦女們都要涉獵。既有自己的專業，又能夠熟悉彼此的業務，平日各自分工，必要時可以支援配合。從公關、企畫、接單到生產、行銷，都由婦女們自己完成。同時為了分攤風險，小鋪除了主力商品之外，附屬的商品多樣化，異質性高，一方面經營餐飲辦桌，一方面點心烘焙，配合時節調整變化，拓展商業市場。反觀植物染工作坊的婦女，單一性的產品與單一化的學習，婦女們主要還是在製造的範疇裡，對於現代產業經營包含的面向，僅是一個區塊，關鍵的企劃、行銷卻集中於外來協力者與單一女性的身上，並未做好經驗移植，一旦撤離，最後終將裂解，難以維持。正如中寮鄉李先

---

士也離職，缺乏專業的計畫申請與協助人員，無法提升與有效運作，是主要因素。婦女們回到原初的生活工作，以支持性的零工為主。部份的婦女仍以植物染做為社區組織的活動，或改以個人零做的方式經營。

<sup>112</sup> 筆者認為引發衝突點與協會的產銷勞資模式與婦女對於經費主導及利潤分配有關(參考楊金燕 2002：61-62)。

生所說的：「她們只知道生產，卻沒有人會行銷或寫計畫，做的東西也不知道要賣哪裡？怎麼會有未來呢？我自己也聽他們建議種肉桂，可是我也不太知道未來要賣給誰？」。而小鋪的婦女們很清楚的了解產品定位與限制，針對不同的銷售對象提供多樣的服務，除了門市的服務，可以為辦公會議提供茶點、為節慶活動辦桌、為公司親子假日活動設攤、可以網購宅配、也可以提供教學。婦女主動出擊，不管是呂媽或林媽透過電話聯繫各公司福利委員會、協助配合公、私立機關團體如客委會、社會局、文化局的活動，或是個人的人際網絡如呂媽在銀行工作的先生、林姐兒子的同學、林媽在鐵工廠的先生等服務的機關。除了在傳統米食與現代糕點產品上持續的研發創新之外，並嘗試開發具有傳統概念卻不同領域的相關產品，如客家環保購物袋、拼布、手機包等，主動爭取機會，擴大服務的範疇，爭取財源的獲得。2010年10月更是舉辦成果發表會，邀請機關地方首長，以及鄉內年老長輩，一起品嚐從傳統飲食研發創新的客家風味料理。不僅展示婦女們的學習成果，也宣示傳統經驗是婦女研發的來源基礎，突顯傳統族群特色的價值，更是婦女群組集體運作中自我的能力的肯定。當然，這也是商機的拓展。



圖 6-2-1-1 多樣化的手工藝品



圖 6-2-1-2 小鋪內的客家美食成果展

楊金燕對於災後中寮鄉婦女從事染布的經驗，以「以『褪』為進」轉換傳統「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概念的再出發，並強調過程中拓展空間、權力的女性意識。然而對照於染布並非中寮鄉的傳統農業，產業的創發來自於婦女們的學習興趣之一。而石岡美食小鋪所經營的產品內容，卻是根基在客家傳統的廚藝內容上，充

滿了族群、地方、文化、歷史的特性。對於石岡婦女來說，災後的生存應變策略採取了「工具性鏈鎖」的方式，以認知上、經濟上和生理上可用的手段達成所欲求的目標。按照Spindler夫婦(1973)的說法：「依據他們的從屬地位所能供應的機會，以及能把這些機會加以概念化的文化概念」，<sup>113</sup>加以利用。婦女以自身傳統客家伙架構下的婦女角色、廚房技藝、傳統飲食內容等經驗，結合災區受難者為一個複合性的概念，匯聚成一個更厚實如知命、韌性的客家婦女的文化概念。因此，婦女採用傳統廚藝不管是被動的經驗或發展的興趣，它成為當做謀生、工作、事業的工具，也是引發對於傳統經驗探究的觸媒，具有特別的意義。

兩個團體的婦女們皆是在組織運作的過程中，逐漸學習表達自己的看法，發展女性的主體意識，並且共同籌組女性們的工作群組，顯示女性可以從私領域跨入公領域，可以發展有別於家庭事務外拓展自我空間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拓展生活的經驗並不能單以權力的觀點來解釋。生活上女性透過語言、行動展現的一切，一部分來自個人的喜愛、興趣、選擇與自我實現的能力；一部分是受制於生活現實的驅使所採去必然的行動，以個人或群組的方式，解決與維持生活的需要。因此，對於這些婦女而言，或許賦權意義的本身並不是強調權力的追求與獲得，而是災後為了家人與自己的生存所做的行動力。這一份從生命基底線出發的行動力，融合了婦女昔日的成長背景、生活環境、人生經歷與災難衝擊後的能量，回應當下生活重建的需求。

此外，婦女所致力於災後重建，最大的希望不僅恢復個人「慣性身體」(林耀盛 2003：54)，更期待回復一個原有「慣性的生活」。而這個所謂「慣性的生活」即是承襲族群傳統經驗與地方發展至今的生存方式。美食小鋪婦女不僅回復正常的生活，更是超越婦女「慣性」的生活角色。昔日傳統客家婦女竟然可以走出家屋，承擔家計，群組創業，學習新知；還能夠事業有成，回饋故里。客家婦

---

<sup>113</sup> Spindler夫婦探究新舊文化的一致性中生活方式的激烈改變，認為為了藉著現成的生存手段以適應生活方式的改變，發現一部份有文化的持續性，一部分會產生心理重組的情形(轉引自 Roger Keesing 1989：29、30)。



女可以發展女性群組，彼此分享生命中的嬉笑怒罵與喜怒哀樂，可以說出自己的心情，看重自己與彼此的感受。婦女也可以相互協調、建立專業，獨立完成與分工合作。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回歸傳統慣性生活與突破傳統慣性角色兩者可以是如此的並行不悖。慣性的生活經驗給與婦女們心靈上的安定力量與創業發展的養分；災後生存的決心給與婦女們突破慣性改變的動力。婦女們並未拋棄傳統的經驗，也未被傳統的經驗束縛。因此，小鋪婦女充分利用傳統廚房的經驗，廚房是婦女走出世界的舞台，廚藝則是婦女探索生命的鑰匙。無關廚房的性別分工、位階認定與權力關係。婦女們選擇發展出屬於自己合時、合地、合宜的生存方式，那是考量現實生存與生活試煉的實踐過程。災後小鋪婦女置身於主體意識所經驗下的世界，表達的是一種主體突破後自在的選擇，這種女性的自在並不是獨立於他人而存在。相對的，它是源自於對於家人的關懷與家的維護為基礎，對內自省與對外延伸的結果。

## 總結

研究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筆者分別處理了本地特殊的伙房社會網絡和傳統客家婦女的議題，以及災後心理創傷、資源需求和災後女性參與社團及相關產業的生命變化等問題討論。我們可以了解這是婦女主體與強震後的自然、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雖然在歷史發展上重大天然災害已無須細數，對於災後環境的變化與人類生存的應對關係也不只今朝今夕。為了適應環境的變化，人類採取文化與自然相互調合的發展方式來謀求生命的延續，正所謂「日久他鄉亦故鄉」，應證了人們對於生活環境展現的適應力。無論從愛斯基摩人發展出雪屋與狗拉雪橇的生活型態來適應冰雪的環境；或是鞏固族群的凝聚力以適應惡劣的生存環境，發展出用舌戰是的「唱歌比賽」來發洩憤怒解決爭端；甚至發展出強調資源共享共利的「換妻文化」。<sup>114</sup>理解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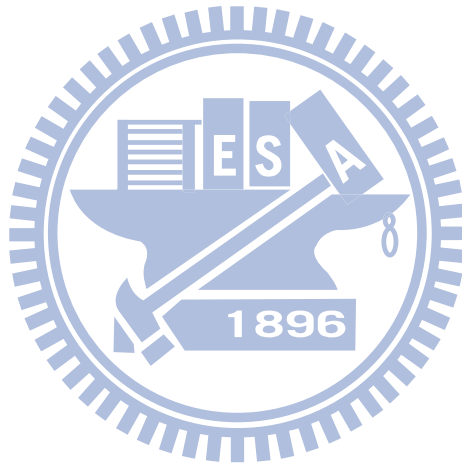
<sup>114</sup> 顯示在不同的環境影響下，人類為求基本生存採取的因應策略所發展出來文化的特殊形貌(轉引自Lewis 1985：169、170)。



自然環境的改變影響著文化的發展。因此，對於災後變動的生存環境，此地發展已久的客家文化，勢必也需接受與環境互動的考驗。這樣的基礎上，一方面婦女在災後生活工作的實踐上，體驗自己的能力，不但改變原有生活文化上自我的觀念與想法，突破石岡傳統伙房結構的特殊規限，呈現女性不同的生活樣貌。另一方面，婦女們在工作內容上選擇以傳統廚藝出發，也順勢回應自己承襲過去的生活經驗，進而承轉對於震前生命經驗的意義化，內化成女性主體的信念與價值。再者災後婦女以群組的方式展開，對於女性之間的相處經驗與姐妹情誼所發展出擬家的形態，反芻成為對家人的珍視與理解，進而轉換成為對於社會關照的動力。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理解九二一災後石岡客家婦女的生命變化是如此的能夠因勢而為，展現對於生活的能動性，能夠呼應生存環境表達個人在主動與被動之間游移選擇的歷程。這群婦女為災後生活重建所做的努力，最終的歸向還是家屋內的生活。而發展過程中婦女群體展現主導的力量，雖然不是以權力的獲取為目的，卻是女性個人賦權的開始。誠如徐靄鷹(2006：273)所說的：「不強調提高兩性的地位，在『實用』的地方，通過『實用』的方法賦權於婦女」。

石岡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所展現的是傳統婦女生命經驗變化的可能性。雖然，女性生命變化的可能性不必然會出現在所有災後婦女的生命過程，甚至隨著災後時間的發展，恢復慣性的角色位置。石岡地區歷時發展形成的特殊生活脈動，以及屬於客家伙房父系結叢的組織架構，也依然持續進行著，一部分傳統的信念更加的堅實。然而，透過地震的發生與婦女表達的生命經驗顯示，婦女在生活上的展現確實有不同的改變。同時，這樣的改變也影響著共同生活體系的人們。以另一個視角來看，與其說傳統客家婦女的概念被鬆動，不如以傳統範疇的包容力與吸納能力更具彈性來詮釋。此外，災後傳統文化並不會斷然消失，也不會完璧如昔；相反的传统根植的力量會以不同的形貌，保有其精隨繼續的傳播下去。如同本研究所涉及的客家傳統飲食內涵，藉由災後生活重建的機緣下，婦女以此為謀生工具。使得食物所象徵族群文化的集體力量得以凝聚保存，並且透過現實環境的需要，傳統飲食文化成功的轉化成符合時代意義的形

式繼續傳遞下去。婦女也因為傳統工具的熟悉與親密感，讓個人心理與生活的重建得以加速復原。再者近年來強調傳統、美食、生態、懷舊等觀光休閒活動，對於近山傍水的客家地區蓬勃發展的文創產業更為明顯。婦女在傳統飲食中開創實質的經濟利益，對於生活文化扮演著一定的改變力量。然而觀察婦女過去與現在的處境，我們不僅僅把焦點放在婦女生活內涵、活動空間、工作內容、經濟能力的改變上，正如許多跨族群婦女同樣是表現的如此刻苦耐勞、操持家務甚至傳襲過去。展望未來，如同本研究婦女的生命歷程，我們認為除了持續關注婦女主體的發展，發覺自我的存在價值之外，探究這樣一個婦女群組經驗對於整體石岡社會甚至是更大區域範圍所營造出的影響與改變，是一個未來持續追蹤發展的方向。



## 參考書目

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原圖調製

- 1999 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編號 62：東勢。臺北：遠流出版。

日治時期台灣都市發展地圖集(1895-1945)

- 2006 石岡市區計畫平面圖，編號 31。黃武達編，臺北：南天書局。

王峙萍

- 2009 石岡鄉志，頁 421-422。臺中：石岡鄉公所

王智珉

- 2005 性別、差異與社會裡想的承轉與維繫：南勢阿美的女性結拜。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純娟

- 2006 一位喪兒父親的蛻變。刊於中華輔導學報 20：1-49。  
2007 由反思到洞察之路：哀傷研究者的啟發。刊於中華輔導學報 22：71-117。

王雯君

- 2004 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通婚對女性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影響。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鴻楷

- 1999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全面勘災報告：社會經濟震害調查(編號：NCREE-99-059)，頁 9、31。臺北市：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朱雲鵬、楊文山

- 2000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後續短期研究：九二一地震災區之就業與生活情況(編號：NCREE-00-047)。臺北市：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朱萸

2004 已婚婦女參與學習之家庭角色衝突與婚姻滿意度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江澤予

2000 九二一災後重建Q&A，頁6-7。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

江運貴

1998 客家與台灣。臺北：常民文化。

向陽

2004 大震微語。引自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臺北：聯經。

伊慶春、高淑貴

1986 有關已婚婦女就業的性別角色態度。刊於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刊 70，頁 1-27。臺北：南港。

艾琳達

1997 激盪!臺灣反對運動總批判。臺北：前衛出版社。

成露西、熊秉純

1993 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臺灣個案。刊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14，頁 39-76。

宋光宇編譯

1977 人類學導論，頁 254-258。臺北：桂冠圖書。

李 喬

1980 寒夜三部曲。臺北：前衛出版。

李竹君

2004 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亦園

1992 文化發展的人類學探討：文化的圖像(上)，頁 280。臺北：允晨文化。

何玟娟

- 2002 從廚房到舞台:初探民眾戲劇與婦女賦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余亭巧

- 2004 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利玉芳

- 1996 向日葵。臺南：臺南縣文化局
- 2010 臺灣詩人選集 50 利玉芳集，頁 102-103。彭瑞金主編。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杜潘芳格

- 1997 芙蓉花的季節。臺北：笠詩社

阮素芬、楊宏瑛

- 2008 農村家政推廣工作執行成果，刊於農政與農情 188 期，頁 48-53。行政院農委會輔導處。

吳英璋、洪福建、蕭仁釗

- 1999 災變下的心理反應、心理重建與危機介入。刊於台大醫學院院內基層醫學 921 期刊 14 增刊，頁 19-36。

呂玉瑕

- 1980 社會變遷中台灣婦女之事業觀—婦女角色意識與就業態度的探討。刊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0，頁 25-66。
- 1982 現代婦女之角色態度的價值延伸現象。刊於思與言 20 (2)，頁 135-151。臺北：思與言雜誌社出版。
- 2010 社會變遷中客家女性的經濟資源與家庭地位：一個北台灣客家社區的研究。刊於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頁 617。莊英章、簡美玲編。新竹：交通大學。

林玉珮、陳良枝



- 2004 希望，在九二一之後：跨越斷層帶的生命樂章。臺北：全國教師會。
- 林耀盛
- 2003 書寫創傷：探究“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的心理社會療癒經驗。刊於本土心理學研究 19，頁 3-64。
- 林秀芬
- 2004 絕處逢生-探討九二一地震喪偶女單親災變後之社會支援過程。刊於臺大社工學刊 9，頁 39。
- 邱彥貴、吳中杰
- 2003 台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 房學嘉、宋德釗、周建新、蕭文評
- 2002 客家文化導論。廣州：花城出版社。
- 胡欣怡
- 2005 創傷後成長的內涵與機制初探：以九二一震災為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 2002 九二一震災重建區地方產業視覺形象設計計畫---石岡美食小舖結案報告書，頁 59。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胡幼慧主編
- 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圖書。
- 侯娉婷
- 1995 從漢人傳統生活空間看台灣婦女角色之定位及其在空間中的矛盾性。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添福
- 1987 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徐正光、鄭力軒

- 2002 當代臺灣客家社會生活。刊於台灣客家族群史社會篇，徐正光等。南投：省文獻館。

徐正光

- 2007 臺灣客家研究概論，頁 116。臺北：臺灣客家研究學論。

畢恆達

- 1997 尋找空間的女人，頁 9。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

高宗熹

- 1995 客家人—東方的猶太人，頁 118-122。臺北：武陵出版。

孫康宜

- 1998 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

孫智嫻

- 1990 農家婦女勞動使用研究-生命週期理論之應用。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運棟

- 1998 台灣的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

陳炎正主編

- 1989 石岡鄉志。石岡鄉公所。

陳其南

- 1984 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刊於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張炎憲編，頁 335-366。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陳明惠

- 2005 美濃客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社會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論文。

陳茂祥

- 2006 石岡鄉村史導覽手冊。臺中縣石岡鄉：石岡鄉公所。

陸緋雲

- 2002 性別與族群-----客家婦女社會地位的反思與探討。刊於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賴澤涵主編。臺北：客委會。

許文耀

- 2003 資源流失、因應、社會支持與九二一地震災民心理症狀之關係。中華心理學刊 45(3)，頁 263-277。

許雪姬主持，賴志彰主編

- 1993 臺中縣建築發展史，頁 159-161。臺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

曾坤木

- 2004 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玉惠

- 2006 農村婦女副業經營班-田媽媽經營情形之研究。刊於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16(3)，頁49。

曾純純

- 2005 六堆地區族譜文獻的採集與整理：以屏東縣內埔鄉為中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

張雅雲

- 2003 穿起木屐上班去--白米社區女性的性別與空間實踐。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芳慈

- 2004 天光日，頁52。臺北：臺北縣文化局。

張典婉

- 2002 臺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典婉

2004 臺灣客家女性。臺北：玉山社。

張春興

1986 心理學，頁 430-431。臺北：東華書局。

張晉芬、蔡瑞明

2006 臺灣全志，卷九，社會志，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篇，頁 142-143。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黃有志

1991 社會變遷與傳統禮俗。臺北：幼獅文化事業。

黃永達

2004 臺灣客家讀本。臺北：全威創意媒體。

2005 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臺北：玉山社。

黃宣衛、蘇羿如

2008 文化建構視角下的Sakizaya 正名運動。刊於考古人類學刊第68期，頁85。

黃肇新

2003 美麗新家園。臺北：雅歌出版社。

黃武達主編

2006 日治時期台灣都市發展地圖集(1895-1945)，編號 31，石岡市區計畫平面圖。臺北：南天書局。

葉郁菁主編

2001 心理學，頁 412-413、439-504。高雄：麗文文化。

葉怡文

2004 從女性主義看臺灣客家婦女的社會地位。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金燕

2002 以「褪」為進：921 災後中寮巧手植物染婦女自主產業之經驗研究。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國鑫

1993 臺灣客家，頁 57-59。臺北：唐山出版社。

楊文毅

2005 尋找台灣客家的男性氣質－以桃園縣為例。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論文。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05 點石成金－遇見石岡小舖。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1996 臺灣堡圖導覽上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印製發行。

廖宮凰

2003 婦女志工服務學習經驗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素妙、洪寶蓮

2001 九二一地震受災家庭壓力程度與資源需求調查。刊於通識教育年刊 3，頁 145-163。

蔡素妙

2004 地震受創家庭復原力之研究－以九二一為例。刊於中華人文社會學報 1，頁 122-145。

劉光斌總編輯，管雅菁主編

2004 石岡人社區報 1999-2004 合訂本(36)，頁 2。臺中縣：臺中縣石岡鄉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劉欣芸

2002 臺灣農家已婚婦女時間分配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博士論文。

劉煥雲



- 2009 客家建築之地理風水觀研究—以廣東梅州圍龍屋及台灣苗栗三合院為例。刊於客家研究期刊 12，頁 140-141。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

劉錦雲

- 1998 客家民俗文化漫談，頁 93-147。臺北：武陵。

劉曉春

- 2003 儀式與象徵的秩序。北京：商務印書館。

賴爾柔、黃秋蓮、戴君玲

- 2008 輔導農家婦女開創副業計畫推廣成效之探討—田媽媽經營成功個案之分析。刊於 96 年度農民輔導之研究計畫成果摘要報告，頁 26。行政院農委會。

謝志誠編

- 2000 1921 災後重建 Q&A。頁 6。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出版。
- 2000 後生活重建機制的形成、演變與內容。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

謝艾潔

- 2002 客家婦女的社會觀。刊於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語文、婦女、拓墾與社區發展。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中央大學主辦。

鍾永豐

- 1994 淺論傳統客家婦女的身分與地位，頁114-121，刊於重返美濃，美濃愛鄉協進會編。臺中：晨星。

鍾秀梅

- 1994 談客家婦女，頁122-129，刊於重返美濃，美濃愛鄉協進會編。臺中：晨星。

鍾理和

- 1998 笠山農場。臺北：草根出版。

鍾肇政

2005 臺灣人三部曲。臺北：遠景出版。

鍾春蘭

1991 娶妻當取客家妻。收錄於新个客家人，頁 127~130，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臺北：臺原出版。

鍾鐵民

1991 鍾理和筆下的客家女性。收錄於新个客家人，頁 133，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臺北：臺原出版。

蕭淑媛

2006 社區媽媽教室對基層婦女及組織的增能歷程---以高雄縣兩個社區媽媽教室為例。刊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36，頁 13-23。台北：教育部

羅香林

1992 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

羅素慧

2005 女性參與社區的社會建構歷程—埔里鎮愛鄉關懷協會之個案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Abbott, Pamela、Wallance, Claire

2003 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俞智敏、陳光達、陳素梅、張君玫等譯，頁 106-209。臺北：巨流圖書。

Adler, Alfred

2002 你的生命意義，由你決定。盧娜譯，頁 19-30。臺北：人本自然文化。

Barnouw, Victorjo

1979 心理人類學。瞿海源、許木柱譯，頁 307-340。臺北：黎明文化。

Benedict, Ruth

1983 文化模式。黃道琳譯，頁 62-65、269。臺北：巨流。

Caplow, Theodore

1986 權力遊戲。章英華、丁庭宇譯。臺北：桂冠圖書。

Connerton, Paul

1989 社會如何記憶。2000，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Crossley, Michele L.

2004 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朱儀羚等譯。嘉義：濤石文化。

Fernandez-Armesto, Felipe

2001 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歷史與文明。2006，韓良憶譯。臺北，左岸文化。

Giddens, Anthony

1997 社會學，上冊。張家銘等譯，頁 105-106。臺北：唐山。

Hatch, Elvin

1981 人與文化的理論。黃應貴、鄭美能編譯，頁 23、62、88、102、129。臺北：桂冠。

Jung, Carl G.

1999 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龔卓君譯。臺北：立緒文化。

Kottak, Conrad Phillip

2005 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頁 63。徐雨村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Keesing, Roger M.

1989 人類學與當代世界。陳其南校訂，張恭啟、余嘉雲譯，頁 30、111-123、143、153。臺北：巨流圖書。

Lewis, Ioan M.

1985 社會人類學導論。黃宣衛、劉容貴合譯，頁 169-170。臺北：五南。

Mead, Margaret

1950 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宋踐、李茹、李前程、鄧筱蓮、郭玉

錦譯。臺北：遠流出版。

1992 新幾內亞人的成長。蕭公彥譯。臺北：遠流出版。

McDougall, William

2000 社會心理學導論。俞國良、雷麗、張登印合譯，頁 18-19、275-277。  
臺北：聯經。

Runyan, William McKinley

2001 與心理學傳記---理論與探所的方法。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  
臺北：遠流出版。

Weedon, Cris

1994 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白曉紅譯。臺北：桂冠出版社。

Wright, Robert

1997 性、演化、達爾文---人是道德的動物？林淑貞譯。臺北：張老師文化。

Boas, Franz

1910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Anthropolog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1, pp. 371-384.

Kroeber, Alfred Louis

1963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history*. Edited by Theodora Kroeb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saldo, Michelle Z.

1984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self and feeling.” In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R. A. Shweder and R. A. LeVine, editors.  
pp. 137–15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ylor, Edward B.

1881 *Anthrop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Appleton.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hakka.dict.edu.tw/>

臺灣堡圖影像檢索系統台灣歷史地圖

<http://webgis.sinica.edu.tw/website/htwn/viewer.htm>

中鼎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zdn.com.tw/about.php>，引用時間：2010年7月19日

九二一文化資產搶救小組

<http://www.arch.ncku.edu.tw/921/chrt/index.htm>，引用時間：2009年8月20日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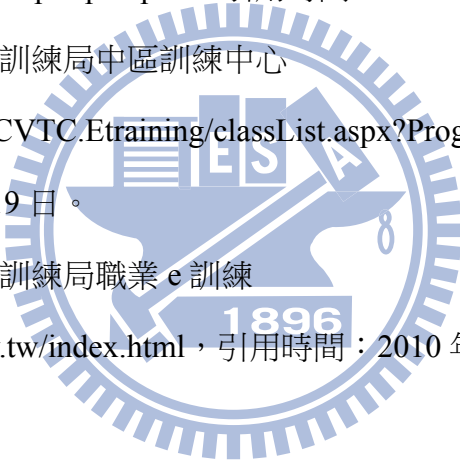
<http://www.hakka.gov.tw/mp.asp?mp=1>，引用時間：2009年3月10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訓練中心

<http://www.cvtc.gov.tw/CVTC.Etraining/classList.aspx?ProgId=400&CNo=2107>，引用時間：2010年7月19日。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 e 訓練

<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引用時間：2010年7月19日。





附錄一：傳統美食小舖婦女簡歷(2008年)

受訪者	年齡	職業			族群別		使用語言	學歷	宗教信仰	子女數及年齡	家庭型態			九二一受災情形人傷亡或屋倒狀況	921 前後參加過什麼班或社團或研習	居住地		
		自己	丈夫		自己	丈夫					三代	核心	單親			娘家	夫家	伙房別
		前	前	現														
呂媽	1965	家管	銀行	銀行	閩	客	閩客	大學	道	二人 22、 24	v			半倒	前：媽媽教室、婦女會理事長、廚師研習乙級中餐證照；後：辦理鄉土小吃研習、傳統美食小舖創辦人、成立生產合作社文化推廣協會	中縣豐原	石岡九房	黃家*
林媽	1951	美容師	鐵工	鐵工	閩	客	閩客	高中	道	三人 28、 27、 25	v			全倒	後：丙級執照、小吃研習班	中縣豐原	東勢石角	吳家*
劉媽	1954	家庭手工	貨運	殍	客	客	客閩	高職	道	四人 32、 31、 29、 27	v		v	全倒；一人死亡	前：家政班、衛生所義工；後：丙級執照、小吃研習班	中市樹義里	石岡龍興	洪家*
林嫂	1955	針車、印刷	司機	失業	客	客	客閩	國中	道	三人 28、 18、 11	v			半倒	小吃研習班(美食小舖所辦理)	石岡德興	石岡九房	何家*
林姐	1961	家工區女工	零工	司機	客	客	客閩	國中	道	三人 24、 22、 20		v		全倒	後丙級執照、小吃研習班	東勢中料	石岡德興	林家*
江媽	1950	家管、零工	鐵工	退休	閩	閩	閩	高中	道	三人 32、 29、 26	v			全倒	後：丙級執照、小吃研習班	中縣潭子	中縣豐原	黃家姻親

附錄二：客家婦女九二一災後生命歷程的民族誌相關訪問人(2008-2009年)

訪問人(出生年齡)	族群別	職務	相關資料	訪問內容簡要
吳媽 1962	大陸福建，先生石岡梅子客家人	原為家管	假日美食小鋪臨時人員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張嫂 1956	石岡梅子客家人	家管、雜工、務農	美食小鋪離職、務農、雜工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游媽 1960	臺南鹽水閩南人，先生東勢石角客家人	原為東勢林場廚工，現兼鹽酥雞攤	假日美食小鋪臨時人員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賴媽 1958	卓蘭客家人，先生新社客家人	兼民宿夜晚清潔零工	假日美食小鋪臨時人員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倩妹 1970	石岡萬興客家人，梁家伙房	農會推廣股職員	美食小鋪小鋪籌組負責單位	小鋪籌組經過；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梅姐 1963	石岡梅子客家人	家管、雜工、務農	美食小鋪離職、務農、雜工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阿娟 1972	石岡梅子客家人	社會課課員	美食小鋪就業受訓輔導及補助申請	小鋪籌組經過；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高文生 1960	東勢石角客家人	社會課課長，美食小鋪命名人	美食小鋪短期就業補助業務督導	小鋪籌組經過；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石岡社會生態
阿松夫妻 1951、1956	石岡土牛客家人	雜貨店、早餐店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溫老師 1971	石岡萬興客家人	小學老師	丈夫父母震亡，經歷災後重建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石岡社會生態
火申哥 1960	石岡土牛劉家伙房子嗣	小學老師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劉家後裔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石岡社會生態
萍妹 1970	石岡和盛客家人	小學老師	房屋全倒，四人罹難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石岡社會生態
劉阿輝 1967	石岡梅子客家人	小學職員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妻為上班族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彭嫂 1956	石岡梅子客家人	小攤販、農婦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先生委靡不振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楊珍珍夫妻約 1963	石岡梅子，楊女士為新營閩南人	石岡媽媽劇團團長，早餐店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石岡媽媽劇團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珮姐 1964	客家媳婦，本身豐原閩南人	工廠會計	客家媳婦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婉妹 1972	客家媳婦，本身員林閩南人	家庭主婦	客家媳婦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琪嫂 1956	客家媳婦，本身台北外省人	家庭主婦	客家媳婦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英嫂 1943	東勢家人	農婦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張東海 1963	石岡金星客家人	農會總幹事	客家伙房	石岡社會生態
明哥 1962	石岡土牛劉家伙房子嗣	僱員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	客家婦女、災後變化、美食小鋪等看法
劉小姐、李先生	中寮鄉民間閩南人	農會職員、肉桂農、拍紀錄片	房屋全倒，經歷災後重建、創新產業	災後婦女創新產業經營看法

附錄三：石岡鄉 921 地震各村人員傷亡及家屋毀損概況

村名	88 年 8 月底之人口數	死亡人數 (佔各村百分比)	受傷人數 (佔各村百分比)	88 年 11 月戶數	全倒戶數 (佔各村百分比)	半倒戶數 (佔各村百分比)	龜裂戶數 (佔各村百分比)
石岡	1345	5 (0.37)	16 (1.19)	355	100 (28.17)	111 (31.27)	0
萬安	1551	2 (0.13)	0	394	106 (26.90)	149 (37.82)	0
九房	1376	6 (0.44)	8 (0.58)	330	67 (20.30)	62 (18.79)	0
萬興	1782	7 (0.39)	3 (0.17)	425	107 (25.18)	76 (17.88)	0
梅子	2314	39 (1.69)	10 (0.43)	585	336 (57.44)	135 (23.08)	0
土牛	1335	36 (2.70)	15 (1.12)	355	238 (67.04)	42 (11.83)	10 (2.82)
德興	1832	16 (0.87)	0	509	151 (29.67)	119 (23.38)	96 (18.86)
和盛	1699	26 (1.53)	0	545	299 (54.86)	175 (32.11)	0
龍興	895	17 (1.90)	4 (0.45)	213	120 (56.34)	22 (10.33)	9 (4.23)
金星	1456	13 (0.89)	9 (0.62)	329	139 (42.25)	33 (10.03)	0
其它外地	10						
總計	15585	177 (1.14)	65 (0.42)	4040	1207 (29.88)	924 (22.87)	115 (2.85)

註：資料來源：

- 1.石岡鄉公所 2000 年台中縣石岡鄉災後重建綱要計畫。
- 2.台中縣石岡鄉戶政事務所，1999 年 8 月村里鄰戶口數統計表。

#### 附錄四 小鋪台北的一天

時間：2009年8月21日星期五早上5：30至晚上10：10。

地點：石岡美食小鋪到台北世貿廣場

目的：隨身觀察石岡美食小鋪參展活動紀事---小鋪婦女異地運作的一天。

情境簡述：2009年8月20日農委會、交通部觀光局等聯合舉辦以觀光美食休閒為主的美食活動，目的是搭配現在樂活的觀念，提出「樂活田園饗宴」，以「田媽媽」的人文背景概念表現出現代人對養生為需求的食物里程。而美食小鋪是在農委會眾多個「田媽媽」中精選推薦參展，獲邀至台北世貿一館2009台灣美食展之「樂活田園饗宴」及「田媽媽手工點心」等展售，展期2009年8月20日至8月23日。

行程紀錄：

在八月初筆者密集的參與小鋪實地觀察與訪談，彼此之間有相當好的互動關係。小鋪呂媽於8月2日告知筆者月末之台北行，筆者聞之立即表達願意隨行參與。筆者目的有三：一是想要了解客家鄉間婦女如何在現代都市商業體系中對應運作。其次是想理解客家鄉間婦女如何看待這樣的經驗，以對照其本身原有的特質所變化的能量，並從人際應對、事態變化的反應，突顯出農村婦女蓄養潛在的能量變化的歷程。。再者，筆者想要透過自身的實踐來轉換婦女經驗上落差的感受。

清晨5時30分，筆者準時到達石岡美食小鋪，江媽與青年就業計畫訓練的公讀生小萍已經在小鋪等候，現場已經備好了前一天晚上加班的七、八十箱新鮮的米糕和蛋糕，三個人一起裝上了筆者的車子，6點從石岡出發，由於是盛夏的早晨，天空已經耀眼明亮，一路上三個人彼此聊天，特別是筆者和公讀生游於是第一次的經驗，難掩心頭的緊張與興奮。因為地點是在台北最繁華的地區世貿展場，雖然筆者在台北服務過，但當地的交通狀況實在令筆者不敢領教。幸好江媽前二天已隨林媽、劉媽、林姐、林嫂與呂媽先行上來布置卸貨，隔天林嫂林姐與江媽又趕回小鋪烘焙米糕與蛋糕，確保品質新鮮與時效。今日北上，江媽倒成了

我的導遊了，告訴我路要如何走，到了台北下了交流道轉往建國高架橋，再到信義路出口，再繞過迴轉道，由於台北市道路施工，而此時已是上班時間，車水馬龍，這是筆者在東勢、石岡鄉下已久未見的陣仗，加上許多道路單行不可以迴轉必須繞到指示的路口迴轉，雖然眼見世貿但總是沒法靠近，筆者在世貿周圍足足繞了四次才得以靠近側邊入口，只見林媽、劉媽已經在旁等候，當筆者車子一靠邊便匆匆忙忙的卸貨，深怕在前處的交通警察前來關切。林媽在館側門忙著指揮下貨、提貨非常的幹練，看見筆者，露出異常的笑容。她的幹練看得出以往曾在台北大都會的經驗，即使筆者在台北服務過，但似乎仍不及她的嫻熟。卸完貨筆者又足足繞了世貿一大圈才繞到停車場。不得不佩服這群婦女前兩天是如何得載運比今天還多的貨品與設備前來，聽說是游媽開箱型車的。

由於卸貨區與進場門口並不在同一處，當筆者到達入口處時，劉媽已經笑容可掬的在等候了。劉媽說很高興在台北可以見到筆者，這是他們第一次有男生陪同，看到同故鄉的人心情當然是很高興的。他幫筆者準備識別證，劉媽提醒我進出一定要有識別證。進入展場後印入眼簾的是燈光明亮、充滿現代美食文化特色的展場，包含各大飯店的首席料理，都精緻出場。展區分配中美食小舖有二區，一區是「樂活田園饗宴」，展示的是個別的田媽媽及各地觀光景點具有特色的美食。筆者一到石岡美食小舖的展台，佈置的具有鄉土及現代的氣息，這是前一天彩蓮及玉美她們先來佈置的，以客家藍染布當成襯底，以竹根藝品的山羊為擺飾背景，以蕨類、野薑花、南瓜、竹籃、葡萄、菇類等自然植物擺設出田園農家的意象，竹製的盛器包含提籃、飯桶，很容易勾起一種鄉土熟悉的氣味，但是食材的器皿又是純白流線的現代感，以及雖然是傳統的食材，卻有混入現代精緻飲食的佈置擺盤呈現出傳統與現代簡潔的融合，這些菜筆者在石岡美食小舖7、8月時就看過新天地的主廚來現場教導示範，整個小舖的媽媽們都要負責一道菜，只是平時又要經營店裡的工作，又要練習從烹飪到擺盤到布置的展示工作，顯得非常忙碌。婦女們私下練習很久，顯然呈現的感覺相當不錯。彩蓮露出笑容對筆者訴說昨日的忙碌，她說這6道菜都是昨天清晨烹煮擺設的，這次以紅麴系列為



主，包含紅麴醉雞、紅麴乳肉封菜、紅麴雙味菇、紅麴奶酪、紅麴龍眼米糕、干貝溪石斑(賓)及紅麴原型、紅麴釀、紅麴 XO 醬等，加上代表石岡鄉村特有的農產品：杏胞菇、柳松菇、猴頭菇、義大利葡萄、火龍果、南瓜及野薑花、厥類等。劉媽說主要展出以養生健康為主的紅麴食物，石賓魚是大甲溪的特產，是當地農民早先蛋白質的來源，菇類是當地的特產，米糕與封肉又是客家傳統的食材，加入養生的概念，比較能符合現代人的飲食習慣。

筆者發現擺盤中的一道菜植物已經變色，是由於是涮燙過，加上展場上方的燈光很強，使得鮮嫩的蘆筍已變成枯黃，並不是很上眼。彩蓮也注意到這件事，急叩林媽從另一展區過來，兩人隨即討論，林媽說希望能在附近找到傳統市場，可是繁華的世貿商圈、陌生的環境、複雜的交通豈是說要找就找得到。筆者忽然靈機一動提議 101 百貨地下室應該有生鮮超市也應該會有一些蔬菜食材，於是彩蓮就與筆者立刻啟動來到了 101 百貨，剛好有地下超市，無奈還差 20 分鐘才開市，無法進入，於是眼見彩蓮就走上前，向正在準備開張的店長溝充說明，結果就得以進入，幸運的是生鮮區有蘆筍，一口氣買了一袋，以備還有二天的需求。很快的在後台的簡易烹煮過水汆燙，翠綠的蘆筍就裝置完成。劉媽的表現非常沉穩，絲毫都沒有緊張，而且是非常的有條不紊，令筆者印象深刻。筆者跟著劉媽，分別站在小鋪展示位置的兩側，這一排盡是展示各地農會指導的田媽媽最精心的廚藝，並且搭配各地區在地的特產、食材，結合當地的民風特色與族群性格，製作而成。不但展出的食品在色、香、味上各立巧門，在整體布置上更是講究視覺的饗宴，屢屢驚奇。小鋪的展場是以藍染布為基底，上面擺設著以養生健康的紅麴為主題，搭配傳統客家食物的現代創意料理。白色清新的擺盤，襯托出紅色食物的高雅，加上藍染布的階梯上頭有大量的野薑花野的擺飾，整體視覺上沉靜而順心，有不失活潑。這是呂媽在日前就請了大餐廳老師加上小鋪婦女的討論、操練多次的成果。只見來了一個穿著時髦短裙，手裡提著一個 LV 皮包的婦女，站在裝著紅麴的木盆前面，素妝打扮的劉媽緩緩上前，筆者當下就好奇兩個對比強烈的人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這也是筆者關注的部分人，因此仔細在另一側凝聽

當時的對話，並努力的記了下來，以下就是當時筆者記錄的對話：

婦人：哇。這米怎麼是紅色的啊。

劉媽：美麗的小姐~，這是紅麴醬啦。也就是電視上常常聽到人家講的紅麴啦。

婦人：可是這明明是米啊？怎麼變成的啊？

劉媽：對啊。這本來就是另一種米啊。把她泡溫水，加上蒸熟放涼的圓糯米混勻再把它蓋起來發酵，差不多等四星期再把它裝罐密封，大概放半年，就會有酒香，也會變成漂亮的紅色。小姐，吃這個對你來講很好哦。(接下來是筆者驚奇的地方)每天吃一點，你幾乎都不用買保養品。你看我雖然五十幾了，可是我的皮膚算是不錯的，我是鄉下人，一天到晚都要曬太陽和工作，也沒有什麼可以買補品，就是自己釀這個吃，結果不但身體不錯不會手冷腳冷也可以補血，血液暢通，皮膚就會好了，也會很細很細的。

婦人：真的耶。你的皮膚真的很細很白。這就是最近說可以降低什麼膽固醇的紅麴素嗎？

劉媽：對呀。就是這個東西啦。小姐你看看我們那個紅麴米糕，一小口一個，有可以補血，有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而且我們敢打包票絕對不含防腐劑，我們昨天就幾乎被訂光光了，今天這位帥哥才從石岡又載上來，可能到下午就會沒有了，有興趣的話先買來吃吃看，可以邊吃邊逛，好吃了再來買，但是可能要快哦，到中午的時候人潮就會很多了。

婦女：可是我沒有看到這裡有賣啊？

劉媽：哦。這個展場在左邊有田媽媽點心區，我們在那裡有販售，應該還有。嗯，這樣好了，我帶你過去，順便還有我門做的紅麴XO醬，也是人氣商品，很快就沒有了。

婦人：啊那就不好意思，請你帶我過去。

(田野筆記)

以上對話令筆者嘖嘖稱奇的是劉媽說來一點都不結巴，尤其是那一點點兒的台灣國語更添加真誠樸實的味道。這對話裡除了顯示劉媽對產品專業的用心外，也有很濃的行銷手法，從「美麗的小姐」就已經展開了，不只鋪陳產品的特性，更添加現代女性的消費心理，當然產品本身要有實際的功能。在筆者專心回味記錄這些話後，約過了 10 分鐘，劉媽回來了。我好奇的問那個婦人買了什麼？劉媽笑著說：「問這麼多要做什麼？還好啦。2 盒的紅麴米糕，2 罐的紅麴 XO 醬，有帶了 1 條蜂巢蛋糕。有生意做就好啦。」，筆者提起姆指直誇：「厲害。厲害。」站了約 1 小時，腳都痠了，劉媽笑筆者「後生人沒有當頭」。來看的人多，拍照的也多，問的反而不多，因為很多年輕人可能是餐飲科系的，進來拍照當成一項作業；也有很多人進來是看準可以試吃一些免費美食的。筆者就告訴劉媽想要到點心販售區去看一看，順便幫忙賣賣看。(見圖一~四)



圖一 清早得準備工作



圖二 小鋪的田園美食展示



圖三 江媽招呼試吃



圖四 筆者與劉媽共同叫賣

展區的另外一個是賣場，各家田園小舖將她們的美食精華挑出來販售，筆者放眼望去各家無不卯起勁大聲熱情的招客，除了老闆之外，很多是家族第二代子女出來協助，甚至有的委請年輕的「辣妹」來招攬生意。令筆者訝異的是相對於別家的活潑叫賣，石岡美食小舖的攤位上就顯得異常冷清，攤位上只有江媽和工讀生啊萍，在櫃檯旁望著人來人往，卻鮮少有吆赫的動作，只有簡單一、兩句「來看看啊。」、「蜂巢蛋糕好吃哦。」。加上臉不呆板的表情，結果整個早上賣不到幾百元，只見試吃的盤子切了幾片試吃的零零落落站在台後，使得隔壁熱絡的叫賣聲與人潮相對於小舖感覺很冷淡，筆者在旁觀察不由自主的憂心起來，還好青輔會工讀生阿萍適時的接手略為改善了冷清的情形。筆者提出來試賣看看，江媽叮嚀筆者和啊萍說：「哎呀。我跟你講啦。這種美食展早上來的，試吃的人多啦，買得少。」。過一會兒，前去與主辦單位洽公的林媽回來了，她發現了這個情況，立即發揮它的長才，只見她積極的端著切成 2cm 見方的小塊蜂巢蛋糕裝滿整個端盤，其中有四塊較為大片，走出櫃台站在通道旁，它並沒有大聲吆喝，略提高嗓子：「前面綁辮子可愛的妹妹，來來來。阿姨請你吃一片好吃的蛋糕。」。這個約莫七、八歲的小女孩抬起頭看了一片晃啊晃的蛋糕，當下就拉著爸爸、媽媽走了過來。不用說她的父母就走到鋪前，看著別家試吃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唯獨給小妹妹的足足有三倍大，自己也就試吃了起來。林媽接著說：「爸爸媽媽這個是石岡特有的蜂巢蛋糕，有得過名哦。買回家當早餐、下午茶點心，小朋友配牛奶，大人配咖啡紅茶都非常不錯哦。一條 130 元，二條 250 元，比吐司麵包還便宜，吃了不會油膩膩，送朋友更是便宜又大方。」。這對父母回頭看了一下吃的津津有味的妹妹，當下就說要買四條。旁邊陸續圍了一些群眾，搶著端盤試吃，林媽見狀也不急，一邊說：「別急別急。吃過再買。啊這位帥哥爸爸，再多吃一塊看看。大聲說出來好不好吃？」，林媽的誠意，不消說，這位穿著涼鞋 T 恤的中年男子，很配合的笑著大聲說：「好呷。好呷。啊拿兩條好了。」，此時旁邊的人見狀也就開始騷動，巴爪章魚般的搶購，筆者和工讀生趕忙收錢提貨，一陣兵荒馬亂竟然已經賣出將近四十條，在整個近中午的早上，就屬這一波攻勢最凌厲。



中午之際，人潮越來越多，但或許經濟真的不是那麼好，看的多、吃的多，買的少。此時林媽和劉媽交班，換林媽去顧展示區。筆者向劉媽提議，換筆者出去叫賣，劉媽笑著把我從頭看到腳說：「好啊。讓你這個讀書人賣賣看啊。」。連在一旁的阿萍也露出不信的笑容，筆者自負教書多年，經常處理對外關係，口材和膽識算是不賴，試賣應該有不錯的成績。於是端著江媽準備的盤子，就走到通道旁開口叫賣。才一開口：「來哦。好吃的蜂巢蛋糕哦。」就感到一股恐懼與害怕上來，乾扁的聲音硬是邁不開，而且，怎麼和江媽先前說的一樣啊。筆者才四十初，江媽近六十歲，筆者竟然也未超越江媽呀。當下感覺真是慚愧。心一想，或許意就通，所幸張開喉嚨豁出去了：「來來來，沒看過也要吃過。有吃過也要比過。正港石岡蜂巢蛋糕，『緊來緊買。慢來買無。(台語)』，這位小帥哥，戀愛很甜蜜，吃一塊蜂巢蛋糕更甜蜜，來拿一塊請女朋友吃。感受一下甜蜜的感覺。」。這招似乎奏效，前方那一對手牽手的年輕人，聽筆者這一叫，雙雙目視這邊，女孩還笑著向男孩噘嘴示意，男孩也似乎懂得意思，一個箭步就上前來拿了兩塊試吃蛋糕，甜蜜意的送到女朋友的嘴裡。筆者心想這下成了，這應該是筆者第一筆叫賣成功的生意，正暗自竊喜之際，沒想到兩人打情罵俏，就從攤位前匆匆走過，留下筆者一臉驚愕的目送他們又到下一攤。劉媽和阿萍笑著說：「怎麼樣？失望了？」筆者只能傻笑了。這之間試吃人潮不斷，筆者開始覺得，這樣一直只吃不買，商家怎麼受得了？就向劉媽提問，劉媽回答：「沒有錯啊。辦展示就一定會有試吃，我們這次預計一天 10 條試吃，四天 40 條，約四千多元，算是一種義賣啦，所得也會捐出一些救濟八八風災的南部災民啊。這些都有預估在成本之內啦。而且客委會和台北市文化局也已經採購約二萬多元了，早上林媽就是去接洽這個，所以不會虧本啦。」。經此一說筆者總算可以放心來。筆者的第一筆生意竟然是一位穿著休閒服、頭髮略白、帶著黑框眼鏡的中年男子，只見他慢慢的走到前來。筆者將牙籤插著蛋糕遞到他面前，笑著說：「這位先生，嚐嚐看，媽媽們做的，好吃再買。」，他接過手送進嘴裡，緩慢的來回移動嘴唇，眼睛又左右看了一下，靜靜的。筆者心想：「又是石沉大海了。」。沒想到他抬起頭來，就



用左手比一個「二」，筆者很高興立刻請劉媽拿出兩條，大聲的說：「250元。」，對方也沒作聲，從牛仔褲掏出錢來付完就離開。劉媽說台北怪咖很多，阿萍說也許是日本人，總之，筆者很感謝他。

下午的人潮雖多，但總覺得購買的人少，筆者在空檔之際，繞了展場一圈，也順道看看其他田媽媽運做的情形。各地田媽媽都有自家的特色，但是根據筆者當日觀察，除了石岡美食小鋪之外，還有台南官田「菱成粽藝坊」、宜蘭三星「清馨烘焙坊」是由家政班婦女組成的工作團體，筆者無法得知是集資或獨資，或是一人當家還是眾人當家。但是據劉媽表示，當日展場很多都雖然掛田媽媽家政班，但是幾乎都是一個人當老闆，其他的人幫忙當員工，有的老闆還是外地人。像小鋪每個人都是老闆也都是員工的並不多。筆者的觀察似乎驗證了這個說法，好幾個鋪內都是同一家人，這可以從成員間的稱呼知道。不管如何，各地方的田媽媽確實提供了一些工作機會，也讓各地的食物得以展現，同時發揮了各地的創意，讓食物具有傳統文化的內涵又兼具符合時代的現代性。

展場在下午五點便收場，由於要趕著明天第三天是星期六，有幾十床的「芋卵板」要出貨，必須在今天晚上就又蒸好，所以稍加整理後已經是傍晚六點，一行人就趕著回石岡，此時正是台北交通最混亂的尖峰時刻，在林口、桃園段幾近停擺，就這麼停停走走，回到石岡經然是晚上十點。劉媽、江媽和林媽們討論晚上二點要來蒸「芋卵板」，材料今天林姐、林嫂已經準備好了，預計早上六點能完成，由明天林姐、林嫂、游媽帶往北上輪班，呂媽已在台北等候。這一天大家都累了，筆者將林媽送到東勢，只見林媽一下車，先生已在路旁等候，林媽露出一臉欣喜的表情，竟然帶著撒嬌的聲音跟筆者說：「劉老師謝謝你。我的『阿那答』已經在等我了。」，這讓筆者感觸深刻，很不一樣的客家婦女。

這次的田野實際體驗見識到小鋪婦女不一樣的經驗。整個展區提供田媽媽為主的美食印象，也見證婦女們實際的交易的過程。以農村純樸婦女隱含著消費群過去生活懷古、念舊的概念，加上「勞動母親」的意涵所喚起台北出外人的集體記憶，同時結合現代人生態、環保、養生、休閒的生活觀念，使得參觀的人潮不

斷，佳評如潮，試吃者眾。但或許是經濟不景氣，競爭者眾，或是展出時段的因素，加上台北的進口消費種類充斥，購買的人並不太多，大部分出現的是退休的台北「歐意桑」「歐媽桑」，勇於每攤試吃但是極度小心的購買。

整個展場各個田園小吃有很多重疊的產品，這也突顯了各地農村美食發展的特性和窘境，盡管口味上有所差異，但是販售的內容還是有一致類屬的共同特性，若是不能再創新，很容易被新的競爭者或不同的消費習慣淘汰；同時資金的挹注也是一大門檻，新的研發、產銷、通路都需要大量的資本，一旦出現問題，將使得傳統小資本的農村婦女，面臨血本無歸，甚至引發家庭風暴，這也是小舖未來的隱憂。再者行銷的專業知識必須不斷的成長，正如江媽與林媽推銷的口才差別，筆者也親身體驗了這個過程，特別是對於媒體和消費族群間的互動心理，成為關鍵的一環，這也是所有田園媽媽特別是來自客庄的媽媽所極度要努力的方向。筆者透過親身的體驗，體會婦女改變自己過程中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確實不容易，無論在語言表達、人際關係、買賣操作上都很有挑戰性，這些無論這群媽媽是否已經精練，也都已表達出這群婦女生命中的重大轉變。

平日在鄉村的小舖或許不必面對如此多的問題，同時透過網路的訂購可以減少人與人實際的應對，然而網路上的行銷又是一門重要的課題，在冰冷的電腦上，仍然讓消費者能感受到生產者的用心及熱度，並忠實的確保產品的特性，也能顧及到口味上的變化，捉住客源並透過媒體來呈現另一種消費關係等等，也是這群婦女所要再用心思考的難題。

## 附錄五：訪談問題

### 壹：震前的生活歷程

- 一、成長過程(出生地、原生家庭組織介紹、自我角色、求學過程、交友情形、勞動結構、經濟維持、印象最深刻的事)
- 二、婚姻與家庭(結婚過程、配偶家庭成員介紹、婆媳關係、婚後經濟維持、婚後生活分配：修蓋房子、金錢管理、標會投資、生育子女、子女婚配、家中祭拜、宗教祭祀)
- 三、社區關係(家族伙房關係、朋友關係、公共參與、休閒娛樂)

### 貳：震後的生活歷程

- 一、九二一地震的初期經驗(地震那一天的情形、家中人員財產的損傷、心理的感覺：對自己、對親人、對他人；當時最大的負擔是什麼？最需要的是什麼？心靈的？物質的？誰給予幫助？)
- 二、九二一災後重建工作(家庭成員對重建的看法、誰主導重建工作？遇到哪些困難？如果意見不合時如何解決？誰給予幫助？當時的家庭生活如何？)
- 三、災後生活重建中找尋工作的經驗(原本的工作為何？如何選擇工作？找尋工作的過程中誰給予意見或協助？家人的態度如何？能不能勝任？傳統客家婦女的角色對工作有什麼影響？)
- 四、選擇參與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工作經驗(為什麼選擇或參加這個工作、家人的態度、對於客家美食的印象、學會製做的過程、對於自己能力的表現、對工作參與的角色、對於做生意的看法、如何面對新的事務、與顧客買賣的經驗、成長的動力)
- 五、從事石岡傳統美食小舖的工作中得到的人生經驗(對自己有無成就感？與家人關係有無變化？對工作夥伴的感覺如何？與同事相處的經驗？最困難的事？最快樂的事？)
- 六、對於參與社會工作或公益的動機與態度(過去的經驗、現在的認知、參與的動機、參與對象)
- 七、回顧九二一地震前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有什麼明顯的變化？(人生態度、觀念，包含對自己、親人、他人、社會等)